

致广州邹鲁、胡汉民等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于张垣)

密。

海滨先生并转展堂先生、陈伯南先生、李德邻先生惠鉴：兹有人自北平来报告：

甲、东日榆关已失守。

乙、何柱国现在滦州一带布防。

丙、有令调高桂滋、商震两部开滦州，惟高桂滋、商震尚在踌躇中。

丁、察哈尔队伍亦将开动。等语。

又据报：

甲、于学忠、宋哲元、庞炳勋、高桂滋、商震等部，配备于滦州、天津一带，孙殿英部调热河布防，以上为第一线。

乙、东北军配备于北平为第二线。

丙、刘峙率六师兵力开石家庄为第三线。

以上各办法，究竟能否实施，尚未可知。等语。

特电奉闻。弟祥叩。支。

复广州邹鲁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于张垣)

密。

海滨先生大鉴：顷奉惠电，敬悉一是。支日曹四勿先生带来壹万元支票一张，当即收讫矣。知注特闻，并贺年厘。弟祥叩。支。

复 邹 鲁 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海滨先生大鉴：微电敬悉。兹奉复一电，并请转展堂、伯南、任潮、德邻、健生诸先生均鉴：暴日凭陵，日益危急，倘再不全力抵抗，则华北各省，随时可沦于日人之手。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最可痛者，尚有无耻之辈，以为土地可以无故丧失，人民可以任遭屠杀，只须容忍妥协，让步屈服，则仍可敷衍目前，暂安无事。此种丧心狂病之卑劣心理，真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吾人此时，只有站在民族独立之意义上，抱定坚决意志，以毫不犹豫之态度，向日人反攻。力量之大小虽不敢预期，然必能有多少力量，即用多少力量，以与暴日作殊死战。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抗日者，皆为吾友，应互相提携之。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不知当否？并请指示。兹以目前之推测，或者抗日大战，已不在远。亟应首先筹划者，即为给养、衣服之准备，枪械弹药之接济，人员马匹之补充。在在需款，必须早为筹措。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诸公夙主抗日救国，可否在广州、香港等处，设立抗日募款之组织。有志救国者，闻各位先生之风，必能奋然兴起。集腋成裘，共襄大举，此其时矣。除另电协和、颂云诸先生请其在沪进行外，务恳早日领导倡行。时机迫切，无任企禱。再，冯祝万先生今日抵此，已面

谈种切，特此奉闻。祥。阳。

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上海军学社印)

附：邹鲁一月五日致冯特急微电：
特急。

XMB 焕公大鉴：榆关已失，华北危急。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挈，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所有详情，请时赐示。鲁。微。

致李烈钧、徐谦、 熊克武等沪上中委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于张垣）

密。

惠鉴，并转协和、季龙、锦帆、颂云、怀九、护黄诸先生均鉴：暴日凭陵，日益危急，倘再不图，则华北各省随时可沦于日人之手，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最可痛者，尚有无耻之辈，以为土地可以无故丧失，人民可以任遭屠杀，只须容忍妥协，让步屈服，即仍可敷衍目前，暂可无事，此种丧心病狂之卑劣心理，真足以亡国灭种而有余。吾人此时，只有站在民族独立之意义上，抱定坚决意志，以毫不犹豫之态度向日人反攻。力量之大小虽不敢预期，然能有多少力量，即用多少力量，以与暴日作殊死战。现在提出下列口号：

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

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不知当否？并请指示。以目前之推测，或者抗日大战，已不在远，即应首先筹划者，即为给养、衣服之准备，枪械弹药之接济，人员马匹之补充。在在需款，必须早为筹措。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诸先生为民族主义之先觉，夙主抗日救国，可否在上海设立抗日募款团体，有志救国者，闻诸公之风，必能奋然兴起，集腋成裘，共襄大举，此其时矣。除另电展堂、伯南、德邻、任潮、

海滨诸先生外,务恳早日领导倡行,无任企禱,时机迫切,并请随时
赐教。济。阳。

致广州邹鲁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于张垣)

密。

海滨先生鉴：自榆关失陷以来，华北调动正式作战队伍与我同情者，约有十万至十五万人，现已动员出发，配备于平津及前方各地。惟饷项困难，诸多未备，此时欲其积极抵抗，应首先筹措大宗款项，充分接济，以振士气，而免竭蹶。况时届三九，于冰天雪地中作战，尚无皮衣可以御寒，而工作器具，如大镐、铁锹等项，亦未具备。如在张家口作长大羊皮背心，每件约在五元上下，计共需款六七十万元，连同工作器具有百万元，即可集事。盖此二者乃作战刻不容缓之需要也。闻广东每月能收入抗日捐款五十余万元，不知能否拨作此项用途？倘以为可行，并拟请先生携此款北来，管理支配，以免滥用，究竟如何，至盼速赐一电，以便即日昼夜开工赶作，以分赠作战各部也。特贡所见，鹄候明教。弟祥。青。

致广州邹鲁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于张垣)

密。

海滨先生鉴：顷奉上阳、青两电，计登鉴察。至希早日转达展堂、任潮、伯南、德邻诸先生。并请早日赐复，是所切望。弟祥。真。

致上海薛笃弼等密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于张垣)

密。

惠鉴：华北情形，已如另电所述。平、津陷落，将在目前，忧愤之情，不能自己。另致膺白^①先生一电，甚望吾弟持电往谈。夙仰膺白先生深识远见，当能有以见教也。电曰：“膺白先生惠鉴：海上承教，沪战旋起。握别一年，时在国本〈漂〉〔飘〕摇中，度其毁忧怨愤之岁月。回首沪战之创痕未复，而榆关陷落之警耗又相继传来，此种椎心刺骨之苦痛，真不知来日之艰危将至于如何地步？先生高瞻远瞩，未识对此作何感想？有何对策？甚望有以明教之也。弟祥叩”等语。济。文。

^①黄郛，字膺白。

致胡宗铎函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

今予先生大鉴：

自榆关失守，华北垂危，日本大陆政策之实施已有逐渐完成之势，懐怀亡国忧痛，何如？先生救国匡时，定多筹策。兹托刘定五先生代致拳拳之意，至希发摅宏论，惠示周行。详虽不敏，倘有报国之机，愿竭毕生之力，决不甘坐视大好河山，悉沦异族也！迫切致词，不尽万一，祇颂时绥，诸维
荃照！

弟冯玉祥拜启

二二、一、一二

复冯庸^①急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于张垣)

急。

承德冯庸先生大鉴：真电敬悉。榆关失陷，热河垂亡，大河以北，朝不保夕，此时何时？但见军事独裁者徜徉于故乡，〈翱〉（遨）游于海上，既不闻其抗日之主张，更不见其对出发抗日军队有粮饷械弹之补充。国事如此，真痛心极矣。执事痛国亡之无日，抱歼敌之决心，犯艰险，冒风雪，矢与暴日作殊死战，引领英风，感佩无既。北门锁□，惟执事是任之。弟但能尽力之事，必当竭尽全力以助公也。特电奉覆，翘盼捷奏！冯玉祥。元。

附：冯庸一月十一日真电

（衔略）张家口冯焕章先生均鉴：东北沦陷经年，乡邦半成灰烬，饮恨啣仇，愤慨期岁，北望渤海，无泪可挥。庸潜身教育，不□闻达，苟能静处，岂欲思动？而暴日穷凶恶极，榆关烽火薄天，国祚已危，民族将绝。深耻偷生故乡，苟安庠序，遂本爱国卫国之义，抱碎颅死难之心，爰于阳偕干部抵热，受艰危，事重任，率万众以歼仇，铁明横□，惟力是视，成败利钝，非所顾计。第念热省为华北最后堡垒，存亡关系国家局危，万望国仇，大力援助，则蒙羞之山河，或得

^①冯庸，字镇雄、天铎、星旗、独慎，号汉卿。时任义勇军第七路总指挥。

见天地之正气。冒雪检军，握戈待战。大漠征人，翘盼明教。冯庸叩。真。

复广州黄建平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于张垣)

密。

建平同志鉴：文电悉。现暴日之军事行动仍甚积极。我抗日将士在此奇寒中坚苦应战，其他物质上之缺乏姑置勿论，即仅仅御寒之皮衣，亦不能得，诚可思心。兹拟在张垣赶做大皮背心数万件，现已定做一万件，约五万元，旬日内即可交齐。惟款项无着，焦虑万分，至盼与德邻、伯南、海滨诸先生商请早日筹集大宗款项，以利抗日之举，如能先汇拾万元，以济急需，至为祷切。可否？盼复。济。删。

致广州邹鲁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于张垣)

密。

海滨先生钧鉴：西南诸先生关怀华北抗日问题，极为敬佩。近来各报登载抗日军冻死目兵之事，已屡见不鲜。怒为忧之，莫知所措，固知心有余而力不逮，然又不能自己。曾于前数日定做大皮背心一万件，日内即可交齐。惟款项未到，至为焦虑。不知前电所请者，已否定有办法。倘能筹拨大宗款项，当即继续赶做，否则即行停止。盖此事只有企赖西南诸先生之援助，而不能望于南京政府之丝毫接济者耳！需要迫切，维先生与西南诸贤达早筹之，则三军挟纊拜赐多矣。如何之处，并希电示。弟祥。巧。

致张学良函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

汉卿世兄勋鉴：

榆关陷落，华北垂亡，暴日野心，方张未艾。足下于艰难困苦之时，谋捍御撑持之计，远道闻之，不胜佩慰。祥避居边塞，慷慨国忧，悲愤之情，不能自解。近兄报前方杀敌将士，冒弹雨，犯奇寒，不死于陷阵冲锋，亦死于厉风惨雪，此其可痛，蔑以加矣。刻大战当前，不克与前敌将士共苦辛，内省神明，时用惭疚。兹特募集微款赶制长皮背心一万件，托邓仲芝、李时甫两同志送上三千件，即请查收，酌发前方士兵，聊备御寒之用。其余七千件，已分赠殿英、明轩、更陈、培五诸同志所率各部。此区区之数，诚不免杯水车薪之感。然倘能再募巨款，当陆续以筹之，斯亦万不得已之中尽其心力之所能及而已。再此次榆关受伤官兵，皆为极惨烈光荣之牺牲，未能亲致慰问，时抱驰慕之忱，爰置赠品数事，一并赉去，并希代赠诸壮士。不腆之物，藉表敬意耳。现寇患益深，国仇待雪，维足下为前途珍重。

书不宣意，敬祝努力！

冯玉祥拜启

元月十九日

复北平工会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日)

北平市工会救国联合会鉴：鱼代电敬悉。承贵会属望之殷，以大义相勉勗，祥心有余，而力未逮，愤难遏而愿莫伸。兹闻贵会之言，益增无限惭愧，徒见东北数千里领土，已沦异域，数千万同胞，皆陷绝境。国人于此，方渴望武力收复失地。不幸为不抵抗者所挠阻，将使大好河山，永劫不复，则不抵抗者之罪恶，虽万死亦何能赎其万一耶！惟望今后国人以最大之努力，收最后之成功。祥虽不敏，亦绝不能爱其一身之牺牲，而必求有尽其夙愿耳。特电布复，诸维亮察。冯玉祥。号。

复孙科急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二日）

万急。南京孙院长哲生先生勋鉴：惠电敬悉。迩来暴日猖狂，益肆其囊括席卷之凶焰。东省可亡，榆关可亡，若再不断然以武力抗之，则河朔亦必再亡，华南亦必不久而俱亡。懔过去而惕将来，诚不胜其忧惧之情矣。先生报国赤诚，久所佩钦。此次入都，尤示国人以团结赴难之苦衷。兹复承电促晋京，协商国事，殷殷之情益用驰敬。弟自前岁九一八事变以来，即感于风雨飘摇，同舟共济之必要，故有京沪之行，力促团结御侮之实现。只以诚信未孚，所期辄左，外愤寇患未戢，内伤意志未一，徬徨焦虑，莫知所计。其后避地隐居，非敢苟安，实惭能鲜耳。数月以来，默察国际形势之险恶，仇国侵略之急进，国内空气之消沈，悲痛愤激，以为炎黄子孙将不复为世界人类齿数矣！然尚认为有一线之望者，榆关炮声，已引起国人之相当注意。倘介石先生，从此决心抗日，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则弟之夙愿也。尤望自今以后，不论日人以任何狡计，希图缓和，亦决不因此而转移我之既定策划，此又弟之预期也。果能如此，国乃可救。至于弟之区区一身，早已献之党国，决不敢置身事外，以貽国人羞也。披诚奉覆，统维亮察。弟冯玉祥叩。养。

一月二十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方振武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于张垣)

○密。

方总指挥叔平兄勋鉴：俭日两电均敬悉。惟烈同志来，详述吾兄牺牲一切，抗日救国之决心，弟万分钦佩。鲍、张两部得兄领导，尤属相宜，亟盼迅速动作，以利事机。惟迭据各方面情报，蒋、张有不抗日之决心，抑且某在河北增兵，某亦檄调各杂牌军队于边境，即专为消灭异己。一·二八沪变，梁冠英部有自动抗日之议，某即飞调上官部在镇江堵截之。以往事及最近平汉线上军队，估计吾兄率部抗日，必为卖国者所大嫉，率师东行，似须审慎。若以弟意，则不如迅即开拔北上。目下热河军队内变，察区将成前线。如兄率部莅此，（即）为中坚，联合一切抗日势力，则华北抗日局面必能为之一振也。此弟管见，唯兄酌之。西南电台已飭介绍矣。济。东。

附：方振武二月廿八日两电：

其一：

密。

济公钧鉴：近况已托惟烈代陈。先头部队业已出动，务乞随时指示，俾有遵循，为禱。特电谨陈，伏希垂察。方振武叩。俭。

其二：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等通电（略）。

复上海薛笃弼密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于张垣)

密。

惠鉴:我在张家口住,此间已成抗日之前线,我如何忍往南京逃跑!又如何怕死逃往他处呢①!我虽二百人在此地,决心抗日,一定能作到的。此复。济。阳。

①冯的部属们鉴于张家口地处前线,恐有危险,力劝其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冯大为不快。在日记中写道:“如为安全,此间不好;如为抗日,此间为好。”薛也是主张其暂时转移者之一,故有此复电,表明其抗日决心。

致蒋介石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于张垣)

石家庄蒋委员长介石弟勋鉴：少谷返张，奉复书，如亲雅度。协和枉顾，益悉其详。国危如斯，吾人惟有竭其力之所能，共谋挽救。吾弟能北来，藉示抗日之旨，欣慰莫名。惟望早运巨擘，收复失地。祥在抗日剧战中，深愿鞠躬尽瘁，以赴难也。专此奉覆，并候明教。小兄冯玉祥。文。

复孙殿英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于张垣)

孙总指挥殿英弟勋鉴：文电诵悉。此次承德失陷，守将豕奔，独吾弟孤军〈愤〉〔奋〕起，独抗强敌于漠北，精忠可以贯日月，伟烈足以震寰宇，举国同胞，莫不敬佩。更望鼓勇迈进，恢复河山，歼彼寇虏，使抗日素志，贯彻到底。祥与全国民众，皆当力措援助之方，以为吾弟及全军将士之后盾也。尚此奉复，敬祝凯捷，并盼时以前方消息见告为荷。冯玉祥。元。

复张人杰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于张垣)

密。

张师长和三弟鉴：元电悉。此间得沪方致叔平电，亦以弟等绕道南行为虑。盖即以抗日救国名，则应早赴前方，今南行不特启敌视者之忌，而一般民众亦易怀疑。我孤军独异，所恃者在舆论之赞助，将来之困难，无一不赖社会为援，况张去何来^①，北方情势又变，何能听弟等安然留驻，或沿平汉地带行进哉！若不改道由大同东来，则无由表现抗日救国之精神，而又在楚歌四面之中。此种危机，想弟等亦自能料及。故祥不避现住张垣之嫌，以至诚之忠告，劝弟等改道北来，此乃再四筹思而不得不出此者，希弟等妥为措决，至要至要。济。寒。

^①指张学良被调去“剿共”，由何应钦来主持北平军分会。

复方振武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于张垣)

○密。

方总指挥叔平兄鉴：文寒两电均悉。又得沪方致吾兄一电，特为转达，内称：“方叔平先生并鲍、张师长诸公勋鉴：吴同志来，敬悉近况，沪上同人钦佩之至。惟闻师出邯郸，深以不能于御敌工作急切有效，且恐中途发生意外危险，有负诸公精诚，深为焦虑。现同人意见，希望公等即刻取道大同，迳赴察边，以振士气。万一改道不易，应即转出蔚缙，再迅赴前方，庶集大势，免受牵掣，是所深盼。倘不出此，各方亦无从援助也。沪同人同叩。丈。”等语。总观前电及现在情势，兄等再四筹思，以为既全军以抗日救国为职志，若麾旗南指，易启民众之怀疑与敌视者之猜忌，增事实之阻碍，失舆论之同情，孤军独异，前途堪虞。况张走后，何已来主分会，如何能听吾兄安然经平汉附近地带行进哉！故欲策万全，当然经大同东进为是。不过祥现住张垣，颇有自谋之嫌。然目睹全军安危，深恐兄等一番救国热忱，反踏不测，特不避一切嫌疑，以至诚为兄等告，希兄等妥为措划。至要至要。济。寒。

附：方振武三月十四日寒电

急。

济公钧鉴：武于佳、灰两日率鲍、张两部分抵襄垣、黎城、涉县、辽

县、武安一带。因前谈李、徐两同志促向阎商定北上路线及数电我公请示办法,均未得覆,非常悬系,故在此间休息待命。现在大局有何变动?我公旨趋若何?此间当如何应付?祈并各方情况,时加指导,俾得遵循,是为至禱。方振武叩。寒。

复支应遴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于张垣)

汾阳支校长聘卿①弟鉴：寒电悉。自宋部大捷，日寇恼羞成怒，申言将攻华北，国难形势愈益严重。此间极盼方之全部②及汾阳各队③，早日北来。至太原领饷结果如何，希速复为要。济。铄。

①支应遴此时为汾阳军校校长。

②“方之全部”指方振武领导的部队。

③“汾阳各队”指汾阳军校各队学员。该军校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且校、队领导多系冯的嫡系，故抗日情绪颇高。

复方振武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于张垣)

○密。

方总指挥叔平兄大鉴：删电悉。绕道南行之苦心，此间亦能略悉一二，惟因时局直转，南行之危，较向大同北进为尤甚，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全〉〔余〕所谆谆为全军谋也。此种情形，量在洞鉴。阎方只有尽力疏通。至以后接济问题，到前方之时，尚可向各方呼吁；若困守现驻地，恐更难解决矣。此复。济。篠。

致上海薛笃弼并转孙科、于右任、 居正、胡汉民、李宗仁等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三日于张垣）

上海惠分转穆藕初、黄任之、江问渔、张仲仁、李印泉、陈护黄、张知本、程颂云、于右任、孙哲生、居觉生、张子廉诸先生均鉴，广东邹海滨先生转胡汉民、李任潮、肖佛成、李德邻、白健生、陈伯南诸位先生均鉴：此次宋哲元军长亲率官兵与敌血战九昼夜，肉搏廿余次，使敌坦克车、大炮、机关枪均失效力，杀敌万余，已寒贼胆。其战胜详情，登载各报，不必赘述。白刃相接，死伤甚重，该部官兵死伤约七千余名。官兵等均抱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的决心。刻下前线官兵，接济极缺，无鞋无袜，死者无棺，伤者无药，见者伤心，闻者酸鼻，幸有热心同胞源源捐助，不无小补。诸位先生，名流泰斗，对于慈善，夙具热忱，值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当宋部官兵困苦艰难之日，求诸公予以充分之援助。各请登高一呼，成此美举，精神物质，均祈尽力接济。请转知各界朋友，一体援手，使宋部官兵专心拚命杀敌，无后方物质缺乏之虑。江南同胞，轻财仗义，则官兵定捐躯以报也。掬诚拜恳，并盼示覆。冯玉祥。漾。

致孙殿英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三日于张垣)

殿英弟鉴：我弟身先士卒，血战经旬，拚命杀敌，已寒贼胆，为民族争光荣，为中华争国格，惟我兄是赖。所有受伤官兵，可运到张垣（缪）（调）治，是为至要。兄祥。漾。

复孙科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五日)

南京孙院长哲生先生勋鉴：敬电奉悉。承示介公抗日决心，无任欣慰。惟倭寇占热河，据长城，我华北之屏藩已失。现惟积极反攻，收复辽热，我民族始能于死中求生。昨已函复介石，陈述此意，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国事危急至此，稍有血气，忍言私见！以前种种，当然勾去；以后种种，当仍本患难与共之精神，共谋民族之复兴也。特复，并请指示。弟冯玉祥叩。有。

致汾阳支应遴电稿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五日于张垣)

支校长聘卿弟鉴：汾阳部队不必再等阎先生给东西。接电后，即按照预定办法，望即从速开来，不可游移！并将开拔日期电覆为要。济。有。

致上海薛笃弼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卅一日于张垣)

密。

惠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黄任之、江问渔及后援会的先生们切实的讨论讨论，若有十万人抗日的話，他们可不可负责经济上帮助？如真能办，我即要下手干，如经济不能帮助，我不能干也，因军队非有衣食军火不能作战。顷闻多伦又不保了，察绥之失，当不在远。请努力为之，盼速复。济。世。

致上海薛笃弼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于张垣）

密。

惠鉴：卅电悉。锦交来之款，可留二千元在沪，惟每日均须设法活动，能多尽一分抗日之力，则民族多得一分抗日之益。万望吾弟努力，切不可只走消极一路也。济。①

①本电稿电尾无韵目代日，但稿上书“四、一”故认作四月一日发出。

致胡汉民密电稿

（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于张垣）

密。

惠转展堂先生道鉴：自热河失陷，彼假抵抗之名，佯作抵抗之势，北来保定，实则挤张^①而取北方政权，又恐酿成事变，故向各方倡言决定抵抗。协和即于此时来张，声述南京政府及蒋之措置，并欲邀祥参加政府。惟协和表示：若吾辈另有具体办法，固可自动进行；若办法尚未确有把握之时，可屈与委蛇，以减少阻碍，而便工作进行。祥答：以先决问题，即须有真正之抗日事实，其他可置诸第二步也。嗣蒋派马伯援来，祥乃答蒋一函，请陈希文同志持往面交，原文已见各报。最近黄季宽^②、熊哲民^③又同来云，南京政府云云。但祥对赴南京及任训练总监等问题已婉答之，惟亲书一函以十二事，意在对照其现在之史实，以反证其抵抗口号之虚伪。至我方仍照原定计划，努力准备，团结北方，全力抗日。甚盼先生促进西南能与北方一致动作，抗日之师，早日出发，庶可拯救危亡。不知尊意以为何如？专候明教。弟冯玉祥叩。支。

①张指张学良。

②季宽为黄绍竑的字。

③熊斌，字哲民、哲门。

复全国各民众团体函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于张垣）

读代电^①，忧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敬佩敬佩。倭祸披猖，与时俱厉，过去二十阅月，事实之演变，尽足证明彼獠之欲壑难填。我愈忍辱，彼愈逞强，挫彼锋芒，惟铁与血。因当局之不抵抗，致有辽吉之沦亡；由抵抗之不积极，乃有热河之弃守。时至于今，我固痛于寇益深而国土益蹙。敌则以为有满无蒙，功犹未竟，仍汲汲其预定计划完成之是图。彼之大陆政策一旦告成，则我之国难，将永无己时，是可断言也。国脉垂危，危如累卵。贵会领导爱国志士，大声疾呼，全国人心，因以振奋。愈结弥坚，历久不懈，民气如此，国难必有纾除之一日。祥属国民一份子，爱国家，爱民族，不敢后人。当本历来主张，与敌一拚死活，不达河山回复，势不罢休。尚望时赐教言，是所至盼。^② 敬布区区，诸维鉴察。冯玉祥。

（《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

①此前全国各地许多民众团体，如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北平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天津民众救国会、河北自治协进会等，纷纷来电敦请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

②此为冯申言抗日壮志的信。

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六日）

上海、天津、北平、张家口、太原、宁夏、兰州、迪化、济南、青岛、开封、西安、杭州、南京、镇江、安庆、武汉、南昌、长沙、成都、昆明、贵阳、桂林、广州、香港、福州、厦门、西宁、绥远、南宁，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澈）（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迨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

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吾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冯玉祥叩。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令免除苛捐杂税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

为通令事。查苛捐杂税，为我国历年来最苦民众之苛政。今日国民经济之破产，人民饥寒交迫，固由帝国主义之侵略，亦由苛捐杂税之剥削。兹接受察哈尔省垣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取消苛捐杂税之决议，着民众抗日同盟军区域之政府机关，查明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取消，以扫官僚政治之积习，而恤民困。此令。

五月二十七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令释放政治犯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

为通令事。历年来，民众为反帝国主义与革新政治，而牺牲生命，系身縲继者，何止千万。尤其自九一八以来，民众激于爱国热情，群起作抗日运动；当局自己不抵抗，复不许民众自动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封闭民众御侮团体，逮捕抗日战士之举，层见迭出。因之民意难伸，国脉摧残。兹接受察哈尔省垣民众御侮救亡大会释放一切政治犯之决议，着民众抗日同盟军区域之政府机关，查明所有政治犯，一律开释，以伸民气，而扩大抗日战线。此令。

五月二十七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令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

为通令事。近年来民益穷而财益困，其原因多由于滥用民财之所致。自即日起，所有党费，一律不准动用人民之款，即一律不得由省县公帑开支，以昭公允，而减民众负担。并仰转饬所属各县政府，一体遵照。此令。

五月二十七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 日本停战协定通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八日）

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顷获见西南政委会宣言，及福建蒋主席光鼐、蔡主任廷（楷）（锜），通电反对由压迫所造成之妥协。昭告世界，激励民众，辞严义正，曷胜赞佩。溯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现政府有力当局，实始终站在不抵抗主义之立场。虽政策之名词，表现不一；而政策之内容，实质未变。有力当局蔽于私利，坚主安内先于攘外。究其实则为真对内，假抗日。试观政府所拥有之绝大部分的军力财力，未尝用于抗日；对于自动抗日之义勇军及各部国军，不予以公平待遇，对于自发抗日之民众御侮运动，反而加以摧残，即其铁证。迹当局之用心，非真实行抵抗以御外患，乃为饰词抵抗以欺民众。夫大敌当前，不竭尽全力而怀二志，安得不败？一败之后，即迅舍战而求和。其间步骤一贯，迹象昭然。乃犹假为出于力之不足，若干御用之舆论从而和之。其亦知民众视听有如明镜高悬之不可欺蔽乎？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投降等于亡国，主持妥协之有力负责当局，必为民众所共弃。倘使今日希图苟安自便之负责当局，能有光明前途，则签字于二十一条之袁世凯，早应帝制成功。玉祥兹已应民众请求，为真义所迫，在察省前线出组民众抗日同盟军，决心与敌死拚，成败利钝，非所敢计。其立场其宗旨，与西南政委会，及蒋光鼐、蔡廷（楷）（锜），两先生所宣示

者，不谋而同。要当同心戮力，共靖国难。谨此宣言，伏祈鉴察。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叩。 俭。

五月二十八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令同盟军各部队助民耕作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

本同盟军举义之目的，在依民众武力之立场，作抗日救国之奋斗。顾名思义，必须严整军纪，贯彻不扰民真爱民之精神。积极方面尤应竭力帮助民众，为民众谋利益。查连年兵戈相寻，征发浩繁，农村疾苦特甚，农民几于有家而不能居，有田而不能耕。民不聊生，国何以立？现在天气暖和，屡得霖雨，及时耕种，可期丰收。应由各部队长官，迅速实行三事：

一、不准拉用民间车马；

二、将军中车马，尽量借给人民去用；

三、官兵都应下乡帮助人民耕种。务即认真力行，以副民众武力之本旨，是为至要。冯玉祥。冬。

六月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告军政官员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

平津停战签字后，日阀转锋图察，进犯甚急。近来所得前方情报如次：

一、汤玉麟以沽源降日，汤部自动往投孙殿英者约四五千。

二、张海鹏全部，偕日军官数人，日前到沽源属之平定堡，与汤会议。

三、刘桂堂、崔星五分道南犯，进攻宝昌、康保一带。我第十六军李忠义部，已准备迎击。

四、已令乜玉岭、张砺生各军，驰防张北，与晋军赵承绶部协同动作。

五、本月一日，日机一架到张垣东北百余里之独石口侦察，投弹四枚，伤亡民众男女十三名。

六、此间已委张凌云为赤城、龙关一带警卫司令，率步兵一旅前往，防日军由该方面冲入。祥。歌。印。

六月五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 阎 锡 山 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

太原阎总司令百川仁弟勋鉴：平津停战协定签字后，日军转锋图察。汤玉麟率部降日，迎张海鹏入沽源；刘桂堂、崔星五各部，分道南犯。张垣张北危急，张垣东北之独石口，已来日机侦察轰炸。此间部署：

一、张凌云为赤城、龙关警备司令。

二、令李忠义、乜玉岭、张砺生，各部集中张北。与赵军长承绶部，确取联合。

三、其余各部，全数集中张垣，以方叔平兄部任总预备队。惟各军素质不一，力量太薄，请弟迅饬李军长服膺所部，进入张垣前方阵地，合力破贼。保障察省，即所以保晋障绶。希弟统筹及此，并祈随时指示方略为盼。冯玉祥叩。歌。

六月五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反对抗日有罪通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军急。

上海、天津、北平、张家口、太原、宁夏、兰州、迪化、济南、青岛、开封、西安、杭州、南京、镇江、安庆、武昌、汉口、南昌、长沙、成都、昆明、贵阳、桂林、广州、香港、福州、厦门、西宁、绥远、南宁，各省市各报馆，并转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均鉴：宥真电当荷垂察。倭寇披猖，河山破碎，曩据东省以亡热河，顷据热河以危平津，他日必更据平津以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用心至险，用意至明，稍具人心，罔不痛愤。玉祥义气所激，奋起图存，计自上月漾午以来，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各县，均已先后克复。现正进薄多伦，收复之期，当不在远。特不抵抗者，对我仍无日不在威胁利诱中。先之以兵力压迫，继之以造谣栽诬，终之以全国林垦督办相钓饵；不动，则更思以金钱收买，且再转而为兵力之压迫。妙绪回环，罔知所极。玉祥不敏，窃以彼既认我为赤化，则自就职迄今，已四十四日，而远近各报记者及民众代表之来此慰问者踵相接，试问赤化者何人？而所赤化者究系何地？又何以吾人揭橥抗日，则竟以赤化相诬，而政府所欲畀我以全国林垦督办者，似又不畏其赤化？且极似以赤化相勤勉。复按多伦失守为五月一日，沽源失守为五月廿四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实五月廿六日。坐视则国土沦胥，抗战则察东收复，事实具在，未可厚非。耳目昭昭，终难尽掩。顾必谓保察即以祸察，抗战即以速亡，然

则东省之失，是否为玉祥所招？而喜峰古北两口之战争，又是否为国人所诟病？嗟乎！塘沽协定，徒丧城下之盟；瞻企滦东，空遗媚贼之耻。谓抗日为有罪，则有罪者不止玉祥。谓言战者该杀，则宣言长期抵抗者应早在自杀之列。责人则重，恕己则轻。以如是而领导人民，以如是而自命为革命，友邦腾笑，黄裔蒙羞。东望河山，可胜怆慨。玉祥愚拙，窃以为国势至此，苟安旦夕，无补危亡；挽兹危亡，端赖努力。且我人于血泊中求挣扎，只知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不解作官；只图自存，不解媚贼。抑不解作亡国之官，有何滋味；更不知强我以媚贼者，亦再有何理由；丁国家危急之秋，正志士雪耻之日，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区区之志，如是而已。敬布腹心，唯希谅解。冯玉祥印。庚。印。

（《察哈尔抗日实录》）

向军内通报情况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

此间工作,积极进行中,各方面情形,略电达于后:

一、抗日部队业暂编为七军,内基本军四,义勇军三,又步骑师八,游击师一,独立旅二,共计约十二万余人。所有枪支约在十万左右。现正将各部队编制整齐,枪械服装给养,设法尽力补充。所属部队,皆亲自检验训话,晓以抗日大义,使能自动为民族独立而战。又设立干部大队,轮流教导官兵,加紧战时训练,务期尽成精锐之师,负抗日救国重任。

二、察省政治,一本素来主张,取消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禁止党部支用公款。关于商市之繁荣,刻正计划张库及与内地各处之通商便利与安全。农村救济,依力之所及,已令官兵于现时一律助民耕种。军有马匹,尽量供民使用,务使达军民合作之极境。

三、日敌伪军,自停战协定签订后,西侵之心,仍未稍杀。刘桂堂部由多伦沽源入宝昌,仍作南侵之准备。日军茂木骑兵旅,亦向南压迫。日机时向察省东北各处侦察投弹,情势严重,日甚一日。我军已由张砺生部,联合各友军,于张北前线,严阵以待。一俟各部队补充齐备,即行北进,规复多伦。不日拟亲率骑兵二师,赴前方指挥作战。

四、日敌除军事行动外,又复作种种挑拨之宣传。而敌方亦以有系统的宣传,尽力向我攻击,离间军民,使我军陷于孤立。现除将

真情设法电达各方外，尚望诸同志向外界努力作真实之剖释，并竭诚欢迎各地民众前来，作实地调查，而明是非。

五、关于外间不明真像之点，前次各电，都有说明。兹再揭举一二，略为言之。关于党务人员之逃去，此间自始至今，未加丝毫干涉。不意该党务人员，竟庸人自扰，对于民众抗日武力不独不能同情加以援助，反以一逃了事，事后又复散放无稽谣言，反图中伤。我军同人，实深遗憾。近日各报，虽以稍明此间真相，略改前此之攻击态度，然究竟仍未能（澈）（彻）底了解本军实在情形，或出误会，或为故意。吾人自有事实，以为证明。

六月十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驳“玉祥联俄投共”通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

军急。

北平世界日报、京报、益世报、全民报、晨报、实报、华北日报、国闻社、新民社、时闻社，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庸报，上海申报、新闻报、晨报、时事新报，全国各报馆并转全国民众均鉴：玉祥此次因察省危急，奋起挽救，不自度德量力，欲从全国战士及抗日民众之后，求伸大义于天下。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日。而造谣中伤者之于玉祥，无所不用其极，不曰玉祥勾结日本，即谓玉祥联俄投共。第一层不屑辩，谅国人宜无有以玉祥为汉奸者。就第二层言，如张库交通，今仍完全断绝，而曰玉祥已由库伦运到大量军火，又曰玉祥军中已聘到苏俄顾问二十人。如张垣秩序安静如恒，金融工商（白）（百）业仍旧进行，而曰玉祥封闭银行，提倡打倒资本家。此皆绝非事实之真相也。玉祥认定抗日非军民一致不为功，诚奖助民众，起而抗日，此与所谓工农暴动者，殆风马牛不相及。今夫赤党横行于长江，暴动时起于沪汉；若谓张垣市上，偶然发现赤党传单，辄指玉祥为共产党，则各省行政长官，不亦皆共产党乎？此等离奇之谈，决不足蒙蔽国民之明智，不待辩而自明。极望各地民众团体，及新闻界，派人惠临，实地视察，定知此间一切动作，绝对未逾越民族解放运动之范围。阶级斗争云云，实为捕风捉影。此间省政府所办之国民新报，其读者论坛中，偶登左倾言论，即

已由省政府严加取缔,举一反三,可概其余。至于前因多伦失陷,省政府人员多相率离职,宋主席明轩督师抗日,不遑启处,因派宋所委之察哈尔警备副司令佟麟阁暂代主席,固系一时权宜之计。今者平津停战,日军转锋深入,察省危在旦夕,此固日阀之预定计划。查多伦失于五月一日,沽源失于五月二十四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在五月二十六日,实逼处此,不容缓图。而人之片面宣传,竟谓因玉祥之奋起,始引致日军之来侵。果诚如此,则东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义下,完全丧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馁虎,地不尽,侵略不停。玉祥决竭尽全力,保卫察省,为国守土,不辞牺牲。宋主席明轩,此次在喜峰口一带,沐血抗战,功在国家,所部悉百战精锐,能令其移师援察,即回主席之任,固为最便。他如孙总指挥殿英,方总指挥叔平,亦皆志切御侮,国家干城,可当方面封疆之重任者,苟能公平善处,无所不宜。玉祥唯知率部对外,决不割据自雄。不然,如谓抗日者有罪,言战者应杀,于停战之后,为对内之谋,则玉祥固抱持正义,至死不屈也。耿耿愚忱,伏维亮察。冯玉祥叩。真。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何应钦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

(衔略)青电奉悉。此间军事,部署粗定,方谋规复多伦。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成败非所敢计。弟决以热血溅国土矣。惟有备方能无患,惟自固方能拒敌。倘谓因弟之奋起,方引致日军来侵,则东北四省,何以丧失?我兄高明,当必洞见及此。今日之事,义无反顾。倘政府能竭力御侮,则弟个人去留进止,实无所容心也。特此奉复,至祈亮察。弟冯玉祥。文。

六月十二日

附:何应钦请冯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电:

(衔略)佳日电示敬悉。据报,日本骑兵茂木旅,现已到多伦,并有大部步兵续进。刘桂堂伪军,已到宝昌。窥敌人之意,殆以尊处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以尊处新集之力量,应付实难裕如。一旦张北有失,察省濒危,则吾辈对党国,对人民,均将无以自解。弟意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察省军事政治,亦仍还中央。一切对内对外,统由中央负责主持。至先生对国家过去之历史,不仅中央同人,同深敬佩,即举国人士,亦莫不切望先生早日入京,共策救亡大计。行止安全,决无问题,千万请勿顾虑也。辱蒙知爱,用敢缕陈,维冀鉴纳是祷。弟应钦。青。亥。

六月九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各报馆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

(衔略)刻我军正在多伦近郊,与敌肉搏中,旦夕可下。但吾人收复失地,而不抵抗者,则诬我为汉奸。吾人决心抗日,而不抵抗者,则诬我为赤化。第张垣交通极便,顷并设有新闻记者招待所,究竟事实如何,亟盼执事惠临考查,俾明真相,且得以知是非之所在。冯玉祥叩。佳。印。

七月九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李烈钧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

庚电敬悉，现我军已进至多伦西南北城关附近，与贼肉搏中。百尺竿头，一鼓可下。顾宁方乘我多数健儿，奋死攻敌之际，竟公然调兵遣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公表率群伦，片言九鼎，能否联合三二十正人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盼复。弟冯玉祥叩。蒸。印。

七月十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全军官兵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顷接薛子良、黄少谷青电开：马相伯先生昨与章太炎先生公宴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陪客有朱子桥等三十余人。席次，马老人痛述先生悲壮抗日之义烈，最后领导全体起立，欢呼冯玉祥万岁者三次。此老之爱国热心，真令人佩服，先生闻之，定多得一番安慰，更加许多勇气也，等语。祥武人耳，而九四老人马相伯先生，当今名士也，彼独何厚于祥？何求于祥？而遂至于此。所以然者，为祥之能爱国，能抗日，能杀贼，能为民族增光荣耳。诸将士固皆雄武奋发，深明大义者。丁国家危急之秋，正志士雪耻之日。黄龙痛饮，岳武穆洒泪兴师；白马先登，庞令名挥戈殪贼；此皆古之名将，而示我人以楷模者。孟子舆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然则圣凡之分，相差一间，其始也特视其勇怯何如焉耳。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忆文天祥过丁零洋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又泰山鸿毛之辨，而为吾人所急欲知者，不可不察。且反观抗日战线，枪然四顾，犹复有存焉者乎？河山东望，热泪长挥，硕果仅存，端赖努力。所冀复兴国祚，与诸将士共勉之。而粉骨碎身以报国者，则祥愿以之自勉也。祥。蒸。

七月十一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向各方通告克复多伦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阳戌、庚午、佳未三电，报告我军血战多伦各情形，计荷垂察。连日我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总指挥，均亲临城下督战，拚死猛攻。蒸晚我吉总指挥鸿昌，更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伏前进，爬城三次，敌以机枪扫射，及猛掷手榴弹，致未得手。计是役共伤亡我团长以下官兵二百四十余名。真早八至九时，又由东飞来敌机三架，掷弹四十余枚，但多未命中。真戌，我吉总指挥鸿昌，严令各部，奋死猛扑。迄至今晨九时四十五分，我军全部始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多伦城。复经巷战肉搏三小时之久，日伪残敌，始由城东门仓皇窜出。刻我军正向东追击中。多伦至此，已为我抗日同盟军完全克复，特闻。俘获详情，另电奉告。冯玉祥。文未。印。

七月十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吉鸿昌等人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吉总指挥世五弟，① 邓左指挥宪章弟②，李右指挥丹忱弟③，并转前方各官兵均鉴：顷接吉总指挥文电，欣悉多伦业于今晨为我军完全克复。计自北征以来，我官兵壮怀奇节，奋不顾身，逐北追奔，节节胜利。兹更神武焕发，克复名城，壮色山河，增光民族。卓绝坚苦，扫逆迹于边廷；拉朽摧枯，振国威于荒塞；从知人心不死，事尚可为。既愧卖国之奸佞，尤给逆贼以教训，是非我将士指挥有方，我弟兄万众一心，不克臻此。特电嘉慰，兹并勉筹奖金五万元，聊资犒劳。希三弟公平分配，并希万勿遗漏刘桂堂，张砺生，张凌云等三部。为要。祥。文末。

七月十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吉鸿昌，字世五。

②邓文，字宪章。

③李忠义，字丹忱。

致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南昌蒋介石先生，南京汪精卫先生，北平何敬之先生，黄膺白先生均鉴：顷接前方捷电，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血战五昼夜，官兵死亡者千六百余人，兹已于文晨克复多伦，敌人向东溃窜等语。祥久□戎马，伏处山林。前只以东北沦亡，溙热继陷，多沽为四省之续，平津订城下之盟，一时为血性所驱，民众所迫，不得不奋然而起，振臂一呼，以武装保卫察区，收复失地自任。惟自上月号晨出发以来，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阴雨则鞍马尽湿，昏夜则席地幕天。且际兹酷暑气候，多有著皮衣皮帽以杀贼者。辛酸惨苦，困难万分。兹幸托全国民众之助，总理在天之灵，虽以饥寒疲敝之师，挟腐朽羸残之械，而气凌霄汉，志雪国仇，旬日之间，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今又继续收复多伦。察省地区，可告完整。惟保察之任务虽尽，而东北四省之失地未收。瞻望河山，犹深惨恻。公等执国家大政，掌百万雄师。兵械之精，何啻霄壤；饷糈之富，更不待言。如蒙慨念东北同胞亡国之痛，废停战协定之约，兴收复四省之师，则祥虽庸愚，敢辞鞭箠。否则，惟有自率此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成败利钝，之死靡他。谨电奉闻，诸维亮察。冯玉祥叩。文申。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北平庞军长更陈兄，冯军长钦哉兄，何军长立中兄，关军长麟征兄均鉴：顷接吉总指挥鸿昌文日电称，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血战五昼夜，共死亡官兵千六百余人。兹于今晨拂晓，攻克多伦，敌向东溃窜，详情另报等语。祥自维衰朽，久伏山林。前只以东北沦亡，溧热继陷，多沽失守，全察震惊。一时为良心血性所驱，不得不调集义师，为武装保卫察省，收复失地之举。今幸赖民众之多方援助，总理在天之灵，将士之奋不顾身，克复多伦，完成察土。惟保察之志愿虽达，而东北之失地未收，自当一贯初衷，再接再厉，挥师东进，复我河山。兄等皆国内贤豪，一时俊杰，爱国之心，当更切于弟。深盼即日率部，一致向溧热推进，俾得早期光复四省，解东北同胞于倒悬。届时与兄等作黄龙共饮，何快如之。谨电奉闻，伫候明教。冯玉祥。文申。

（八）（七）月十二日①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疑为七月十二日之误。八月十二日已被迫收束军事，十三日即离张垣返泰山了。故不可能在离开之前还请上述人员收复东北四省。

致马相伯、朱庆澜^①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庚通电当荷垂察。我北征部队，自阳午合围多伦后，官兵血战五昼夜，卒赖公等指导之力，于今晨九时四十五分，业将多伦完全克复。杀伤过当，我亦伤亡官兵千六百余人。敌东窜，我正追击中。惟自上月号晨出师以来，官兵食不果腹，阴雨则鞍马尽湿，昏夜则枕藉沙中。际兹溽暑天气且有着皮衣皮帽以杀贼者。更有被贼杀伤，因无医药，而举枪自杀者。酸辛惨苦，伊谁告哀？东望河山，热泪陨堕。纵玉祥有罪，彼诸热血壮士，抑有何辜？顾不抵抗者，封锁舆论，造作是非，诬我汉奸，诬我赤化。顷更调兵遣将，迫我甚力。此真人类之变局，亦一千古奇闻也。祥不敏，愿今后益努力救亡事业，复我失土，光我族类。苟利于国，虽粉骨碎身不计。惟盼诸公不吝指示，俾有所遵循也。冯玉祥叩。文。亥。

七月十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马相伯九一八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朱庆澜在北平组织吉热辽黑四省救援会。

致熊希龄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秉三先生勋鉴:接北路总指挥吉鸿昌报告,督率李忠义、邓文各部,进围多伦,血战五昼夜,于今晨九时,将多伦完全占领,俘获无算,溃敌在追击中。惟连日受伤官兵颇众,此间医药人材,均感缺乏。拟希 先生与红万字会同人,作有力之援助,使抗日受伤官兵,得以治疗,为禱。

七月十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邓哲熙、李炘、陈继淹等^①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

文电悉。兄志惟在抗日收复失地，枪口始终向外。现多伦已复，保察之志愿已遂。此后但求积极收复东北四省。如南京有整个计划，兄自当尽力赞助。明轩弟如有接防可能，只要所部二十九军开过沙城后，兄即离开宣张，交出政权，决无问题。惟希各方袍泽，能深切觉悟，对内和平，对外强硬。则民族国家，方有厚望。兄祥。元。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时邓、李、陈等正在斡旋和平。

令吉鸿昌转运伤亡官兵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

吉总指挥世五弟鉴：

一、前方伤兵，应从速运回张垣，以便治疗。

二、阵亡官兵，如能设法运回，最佳。此间备有忠义坟，拟将为国牺牲之各官兵，葬在一处，以资纪念。

三、为克复多伦所赏洋五万元，已设法分批送往前方。

七月十四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刘治洲^①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元电悉。祥就职之始，即有枪口对外不对内之表示。现多伦既已克复，态度事实，亦俱格外明显。果宋明轩能来张垣，吾人为国耻计，为国内和平计，结束军事，原无不可。惟用武力压迫我者，未必有此诚意耳。祥叩。删。亥。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时刘也在为和平而奔走。

致北平等各当局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

此间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于血泊中求挣扎，心耻国仇，人怀死志。计此次多伦战役，官兵之尸裂于日伪炸弹者，千数百余人。其受伤五团长，均已运平就医。而伤兵四百余，因政府仇我抗日之故，迄今仍滞张垣，无法运平，惨苦哀嘶，天理良心，泯灭已尽。兹更公然以十一整师之兵力，电掣风驰，迳前猛迫。其先头部队，今早已达下花园，距张仅百一十里。此固君主国家所不可见者，不图竟于我民国之革命政府见之。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知罪矣，亦既知亡矣。独不审倭贼之对我民众作何感想，而欧美列邦之对我国家，对我民族抑又作何感想也。祥不才，自知以收复失地而获罪于政府。际兹千钧一发之会，为人类羞耻计，为国家国格计，不审诸公将何以教国人？而祥又将何以自处也？引领云天，鹄候明教。冯玉祥叩。篠。

七月十七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令吉鸿昌增兵防敌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吉总指挥世五弟鉴：

- 一、据确息，日方决用杂牌军反攻多伦。
- 二、无论如何，须增加五千枝枪之兵力到多伦。
- 三、速调大部队伍集中沽源，为总预备队。
- 四、弟明日务必到多伦，布置防务后，再回沽源。

七月十九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沪上诸友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日)

(衔略)兹将最近政治军事情形,分别列叙如次:

甲、政治: 1. 前令捐除苛细,为民请命。随厉行减政裁员,及严惩贪污,以求涓滴归公,纳财政于正轨。2. 宣传工作,一本抗日救国之旨,激励军民志气,为民族解放运动。3. 佳电平津沪各报馆、各通信社,派遣记者来张,实地考察,以塞谣诼。顷并在张设有新闻记者招待所。4. 抗日本自找死,且甚愿死于抗日旗帜下,为国家争国格,为人类留正气,为民族求出路。5. 多伦战役之受伤官兵,刻正分运平津医治,或可引起国人之爱国情绪。7. 察省立各校常年经费共需洋三十一万二千余元。现决以口北十县田赋全年收入洋三十三万元,定为教育专款,以示于艰难困苦中维护教育至意。余款即用之扩充平民教育,藉以确立教育基础。8. 删令察省府组织战区整理委员会,厉行剿匪,以安民生。调查损失,设法抚恤。帮助耕种,与民合作。现康、宝、沽三县已具端倪。惟多伦地方残破过甚,益以交通财政,两感艰困,救生恤死,煞费踌躇耳。9. 素负声誉之义勇军唐聚五、郑桂林、黄守中等,均愿听我指挥,而我亦尽量容纳。盖以厚集抗日武力,以牵制媚贼口□,且以示倭贼民非亡国之民,而国亦未可视为遽亡之国。

乙、军事: 1. 元令张凌云为多伦警备司令,率所部东益半截塔之戍,北阻经棚之敌,深沟高垒,暂取守势。2. 吉鸿昌、邓宪章部,驻

守沽源、独石，以高屋建瓴之势，居中策应。内以壮张凌云之胆，外以慑倭贼之心。更令刘桂堂部驻赤城，黄守忠部守龙关。诚能万众一心，人怀死志，则中路防务，即觉稍有把握。3. 庞炳勋部刻已集中新堡、沙城，其骑师篠早进犯涿鹿下花园，距张仅百一十里，双方戒备甚严。冯钦哉、孙德荃等部，驻土木、怀来。关麟征、刘多荃等部驻延庆、康庄。冯占海部驻阳原、蔚县。何遂驻沙城。余部正在积极输送，直有平吞察省之慨。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收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所惜者犬豕横行，而人类道德，及今后我国际地位，无复齿于人类矣。

七月二十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朱庆澜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一日)

上海朱子桥先生台鉴：本军自实行抗日以来，大军麇集，财政支绌。辱承输助钜款，全军感荷莫名。兹将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所有支付各军款数，谨为先生从略开列如下。计支方振武部洋五万二千元，吉鸿昌部六万二千余元，邓文二万三千元，刘桂堂一万三千余元，孙良诚一万一千余元，佟凌阁四万二千余元，张砺生及高树勋部八千余元，富春及马冠军部六千余元，黄守忠二千余元，姚景川二千余元，服装及犒赏等费七万五千余元，克复多伦赏号洋五万元，赏伤兵五千余元，共约三十六万一千余元。至于本部各处用款，及路费、电料、医药，种种杂支，有九万余元之多。因系零星数目，不胜枚举，故未列入。惟定做服装及军用物品，尚欠各商号五万余元，又兼军事时期，受内外之夹攻，军需繁重，刻难容缓。仍希鼎力援助，藉济眉急，不胜企盼之至。特电奉达，弟冯玉祥叩。马。

七月二十一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 诸 友 人 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一日）

此间运平之伤兵车，均在半途被阻运回。张垣医药缺乏，天热疮溃，腥臭不堪，惨苦哀嘶，见者泪下。且我抗日部队，北与倭寇对峙，南受南军包围，步步压迫，亦步步接紧。望诸友主张人道，主持正义，为此收复国土而见罪于国府之诸热血健儿，特别努力，为祷。

七月二十一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吉鸿昌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三日)

养电悉。

一、多城百里内外,如有匪徒,须认真剿办,以安百姓。

二、已令姚景川师明日由张出发前往。

三、六五子弹先发给五千粒。

七月二十三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汪精卫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

南京、庐山探送汪行政院长精卫先生勋鉴：多伦克复，正义略伸，即祥枪口决不对内之宣言，亦已成为事实上之铁证。方幸伏尸流血，事且见谅于国人；而国土重光，何独不见谅于政府。顾才决东征之议，旋来北进之师，电掣风驰，边廷鼎沸，哀笳塞外，热泪长挥。顷复拜读报载先生最近言论，一若仍有不嫌于祥者。祥与公在党为同志，在友为故交，奈何煮豆燃萁，相煎如此？谓祥为抗命，则实与公之所谓长期抵抗，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揆诸事理，何曾相违？谓祥为割据称雄，则不徒祥欢迎原任主席宋哲元回主察政文电，盈篋累箱；即察省贫瘠荒陬，亦断非可以怡然自足之地。且说者谓多伦克复，初无战事可征。然则平津张垣之受伤官兵已到者四五百人，荒野哀原之阵亡将士亦数百人，一见于长春十四日新联电，再见于近顷沈阳、东京各报纸。胜固无功可言，但胜亦何至见罪。以日人为指挥官之傀儡，固不足一击。然今之滦东亦傀儡场所也。而执政者又何为忍辱迁就如此。故祥谓与其为长城死士流泪，毋宁真正抗日，尚足以慰长城死士之心也。公吾好友，亦与祥曾共生死患难者。窃以为今日之事，宜能互谅互助，共挽危局。兹悉各中委同志，率赴庐山，参加救国会议。而此间所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亦草有救国方案一通，拟派代表携往庐山，请求列入议案，缓急是非，一听公决。丁国家危急之秋，正吾人精诚团结之日。倘谓为事急求人，

则祥于傲睨一世之倭贼，且欲与之一拚死活，又奈何摇尾乞怜于国人也。披肝沥胆，敬布腹心，鹄候玉音，唯希亮照。弟冯玉祥叩。敬。申。

七月二十四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辟谣通电（一）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

我大军自五月宥日，树帜抗日以来，远近闻风向慕，武装同志相率来归者踵相接，结成坚固战线，期以保全察上，进而收复四省，为解放民族之奋斗。本身心之所安，伸大义于天下。月余以来，多、沽各县次第收复，初步志愿，方幸完成。而诬陷中伤，烟幕四起，凡所以侮蔑抗日之将士，阻碍抗日之进行者，不恤指鹿为马，飞黄流白。甚至利用新闻政策，谓此间派款征兵，收匪移民，招纳共党，结合苏联等等。揆其用心，无非以抗日工作，正大光明。收复失地，事实俱在。虽不利于奸谋，究难指为罪状。坐观成败，已自难堪，胁以兵威，名又不正。既词穷而理屈，遂倒行而逆施。例如收复多伦一事，伤亡官兵达一千余名，其重伤者二百余，运平医治，人所共见。而彼等尚宣传多伦为和平收复。近更制造新闻，谓与日妥协，业已退出多伦。吾人并非邀功，惟彼等之忍心害理，欺骗民众，于此可见矣。全国民众，不乏明达之士，本可不辩自明。近者各地民众团体代表，新闻记者，相望于道，前来视察。所言如何，谅所共晓。惟恐远道情隔，尚易滋疑。用再诚恳声明，尚希亮鉴，至祷。冯玉祥叩。

七月二十四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李烈钧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六日）

李协和先生鉴：现康庄停有徐廷瑶兵车十七列，王以哲第七旅开怀来。而康庄、怀来、保安、下花园间，复停有中央铁甲车六列。即关、庞、刘、李等部，亦正向我采取大包围形势中。弟本抗日救国之旨，曾迭作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声明。望公努力和平运动，区区之意，实不愿以抗日武力，为国贼作鹬蚌；且在步步紧迫之下，更不愿鹬蚌相持，徒为渔人快意也。弟冯玉祥叩。宥。

七月二十六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翁照垣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六日)

香港翁照垣①先生惠鉴：先生淞沪、长城诸战役，增光民族，功在国家，每企虎威，至深敬佩。此间多伦一战，微幸成功。特保察之任务虽尽，而东省之失地未收。瞻望河山，犹深惨痛。亟盼先生坚定志气，抗日到底，更来此共同奋斗，为东征空军主持一切②。现多伦方面，除原有吉鸿昌部负责固守，顷更增调三师，前往协助外，所不东进者，厥为财政之太感艰困，与国贼之迫我太急。而复虑倭寇空军残酷，实无良法抵拒之耳。如肯毅然北临指教，则重围可解，东征计决。先（士）（生）当与有同心也。冯玉祥叩。宥。亥。

七月二十六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翁照垣，名滕辉，以字行。参加一二八和长城抗战，后任华侨救国总指挥。

②翁早年在日本和法国学习航空，一二八抗战后曾到南洋组织中国航空协会，号召华侨捐资建设空军。

安 民 布 告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八日)

为布告事。热河继失，察东沦陷，父老之苦倭贼苛暴也久矣。玉祥义愤所激，志切图存，揭櫫边荒，誓湔国耻。差幸出师以来，将士用命，迭挫凶锋，乘胜长驱，多伦克复。瞻河山之无恙，羨国土之重光，正义已伸，私衷稍慰。独是军行所至，重苦吾民，征调频繁，良非不得已。虽毁家纾难，楚子文大义已昭，而发粟济贫，亦汲长儒公忠所急。兹为培养地方元气计，已训令察省政府，迅即组织察省战区损失调查委员会，俾便设法抚恤，用厚民生。痛剿土匪，用靖民社。诸父老务各安居乐业，勿事张皇。本军民合作之精神，策救亡御侮之至计。一俟整理就绪，即当拔队东征，继续杀敌，决不以救国者而反以祸国，亦断不至以救民者而反以殃民。掬诚奉告，唯我父老察之。此布。

七月二十八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庞炳勋函

(一九三三年七月①)

更陈我弟如握：

杨君来，又展惠书，并叙雅意，忠厚诚恳，气节凛然，企首旌麾，且感且佩。祥之集合义师，崛起抗日，完全激于四省土地之丧失，停战协定之误国，良心所使，不得不然。故就职之始，即有枪口对外不对内之表示。虽嫉我者中伤造谣，无微不至，然我弟兄多年患难生死之交，度必能深信我也。枪口既非对内，和平自无问题。今日之事，但阴谋陷害者直视吾人为毫无知识之老蒙古，肆意挑拨离间，欲使我弟兄自相残杀，而彼则坐收渔人之利，且藉以造成清一色之梦想。我弟兄如能洞烛其奸，一致立于抗日战线上，共同抱定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决心，则和平自然实现，团结更属必然。盖今日国内形势，非急起对外，不能一致，不能团结。否则，愈对内愈纠纷。吾弟明达，必不河汉斯言也。至此种对外不对内之风气，则惟赖有力者主持，吾弟兹更首当其冲矣。多伦已复，深盼当局悟于不抵抗主义之失，废弃断送四省永危华北之塘沽协定，迅速出兵，以谋收复东北失地。但无论如何，我弟兄不可不努力为祖宗基业及数千万人民之生命一拚，此则尤盼我弟能共同动作也。专此布臆，余词托杨

①原电无时间，从内容判断，当在七月中下旬。

君面尽，不赘。专此。祇颂
大安。

小兄冯玉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秦德纯等人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卅一日)

秦绍文弟^①并转邓仲芝、李显堂、陈希文诸弟鉴：世辰电计达。顷再阅汪、蒋俭日通电，既自谓其确有极好办法，以应国难。而国人似皆确信其有此办法，以挽兹国难。但平绥路今早已不通车，而事实之所昭示于吾人者，又复如此。当此国难严重之下，自相残杀，所不忍为。决自即日起，收束军事，并盼转知前途，即来接管察政可也。祥。世。午。

七月（三十）（三十一）日^②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秦德纯此时任第三军团副总指挥，协助宋哲元指挥廿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抗敌。

^②世的韵目代口应为三十一口。

通电批驳蒋介石、汪精卫之俭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卅一日)

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顷接读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俭日通电,不知两先生爱祥如此其切,祥虽不敏,敢不敬从。顾祥生性戇率,终有不得不为国人告者。自民元以迄今日,国人之苦内战也久矣。乃者倭寇西侵,国土日蹙,热河为东边之续,平津订城下之盟,此何等时,此何等事,稍具人心,岂复容意气用事,而置我国家民族于不顾者。祥悲愤填膺,举义边塞,区区之意,亦欲利国家,卫民族耳,微特无对内作战之心,抑亦断无爱国而反以祸国之理。故自上月号日出师以来,诸将士壮怀奇节,奋不顾身,旬日之内,克康保,克宝昌,克沽源,而多伦血战五昼夜。不惟河山已复,正义已昭,即祥枪口决不对内之宣言,亦已成为事实上之铁证。方谓伏尸流血,事且见信于国人,而国土重光,又何为不可见谅于政府。乃才决东征之议,旋来北进之师,电掣风驰,边廷鼎沸,近且愈迫愈紧矣。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固君主国家之所不可见者,不图竟于我国民革命之政府见之,此真千古奇闻,亦一人类变局也。谓祥为抗命,则祥之所为,与政府所标榜之长期抵抗,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果何以异?谓为割据,则不徒祥欢迎宋哲元回主察政文电,盈筐累箱,即察省贫瘠荒陬,亦断非可以怡然自足之地。且我军多伦战役,官兵之受伤及尸裂于日伪炸弹者,千六七百人,而政府不惟禁运伤兵,抹煞事实,且缓则诬之以赤化,急则迫之以兵威。

纵玉祥有罪，而诸为国受伤义士，抑又何辜？世有此人，人有此见，国之不亡，亦迟早间事耳。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知罪矣，亦既知居今日而言爱国，不自量矣。顾念国难之严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复如此，虽当局自鸣得意，但不审倭贼之视我民众，作何感想。而欧美民众之视我国家，视我民族，则又作何感想耳。摘三摘四，民命已艰，骨肉相戕，虽胜不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至谓中央政权因察省而分裂，祥殊不解中央何以不使宋哲元回察，而必欲以武力消灭此抗日军队也。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六十七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具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敬布区区，唯希亮照。冯玉祥叩。世。印。

七月三十一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附：汪精卫、蒋介石七月廿八日俭电（节录）：

今日之中国，外患共祸，交相煎迫，舍全国人士精诚团结，一致努力，无以挽救。内部（即）（既）有问题，惟当屏除意气，认清事理，以求解决。对内用兵之说，非惟不忍言，亦不忍闻。数月以来，察省纠纷即其一例。中央对于冯委员玉祥在察省一切举动，深为国危惧。然冯委员若能接受以下诸原则：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寢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

以上诸端，中央认为不仅关系察省存亡，且关系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如冯委员果能深体党国艰危，民生凋敝，自当接受此原则。中央亦必开诚相与，极愿共赴艰巨，始终维护也。要之，今日国难之严重如此，共祸之猖獗又如此，吾人惟有忍辱负重，努力和平，实现救亡图存之根本方策。任何方面，皆不宜横生枝节，危及根本。中央同人以此自勖，唯国人共鉴之。汪兆铭、蒋中正。俭。

七月二十八日

辟谣通电（二）

（一九三三年七月卅一日）

兄所最痛心者，即国内执权秉政诸公，亦有不以国家大局为重，反似与日本沆瀣一气，捏造谣言，淆乱黑白者，诚不知是何居心？此次收复多伦之役，我吉鸿昌、邓文、李忠义各部，明明血战五昼夜，三进三出，继之以巷战肉搏，始克收复。伤亡官兵不下千余人，因此间无医无药，始将重伤官兵，送平疗治，事实俱在。即日本方面，明明亦曾有警告消息致不抵抗者，大意谓：抗日军屡次猛攻多伦云云。乃军分会发言人，偏偏捏造事实，谓克复多伦，并无战事，系先令邓退刘进，后又令刘进李退云云，直言之如儿戏。而秉中枢者，居然亦据以为实，公布谈话。是非颠倒，能无痛心？至日本方面，造谣本其能事，所尤可笑者，此次倭贼竟以恐吓不抵抗主义者之态度吓我。本月铣日，关东军部向我方要求取消抗日，退出多伦。我当复以日军应退出东四省。篠日，该部复限我三日不答覆，即以全力取察省。我亦限日寇于三日内退出热河。日寇黔驴之计既不能售，乃捏造我军自动退出多伦之谣。其实现在吉鸿昌部之张凌云军、乜玉岭师、胡云山师、任平治师，均仍集结多伦城厢内外。其余吉、邓诸部，亦均集结于多伦附近，方进为规复热河之图。此种无稽之谣，诚不值识者一笑。惟自兴师抗日以来，不独外为帝国主义者所仇，且内为不抵抗主义者所嫉，均愿我早日取消抗日名义，结束抗日军事。逞一己之私心，置国

家大局于不顾，为尤痛心耳！

七月卅一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辟谣通电（三）

（一九三三年八月初^①）

宥电悉，造谣诬伤，乃□日之惯技。前固指我为汉奸，为赤化矣。今之诬我与日妥协，更不值一笑。查多伦克复之后，即令吉、张两军驻守。嗣闻日寇有反攻之企图，乃派姚景川、任平治两师，前往增防，并于感日成立收复四省计划委员会，师长以上，处长以上者，皆为当然委员。同时各省名流，亦有不少参加为委员者。现正竭力进行；待逐步实现之后，不知倭蒋又将诬我为何。凡此种种，务望向各方切实说明。不然，吠影吠声，无人敢再言抗日，国家前途，又何堪设想耶？

^①原电无时间，从内容判断当在八月三日至四日。

复邓哲熙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

东致省三电,悉。平绥路,今日仍在封锁中。若辈固自以为得计,特良心天理,则已泪没无余矣。此间世日通电已拍出,冀公是非于社会。然今之社会,又何是非之可言。我固力求让步,特恐倭寇之对我国家,未必肯让步耳。且今日之华北,一俨然朝鲜亡后之东三省。彼以塘沽协定为根据,则二三年后,又俨然南满特殊势力范围。惜国人之不悟也,哀哉。世电云云,盼努力,毋徒苦吾民也。祥。冬。亥。

八月二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告邓文被害真相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

东电敬悉。近来□□党侵入张垣甚多，方叔平之厨役，李忠义之参谋长，均经查明实据枪决。邓宪章同志，系于上月马日回张报告防务，恒夜宿本埠福寿街十六号友人金声家。不料为□党所悉，竟于世早二时许，结伙十余人，冒充找人，迳入斫杀，伤六刀，卫兵三人，亦同时被难。综其线索，确系□党所为。残忍卑污，痛心已极。除委该路参谋长檀自新继任总指挥并拨治丧费二千元外，刻正悬赏严缉凶犯中。不为宪章同志报仇雪恨，决不罢手。闻当局现正向平津沪报造谣，果尔，则最近杨杏佛之被刺，白健生之遭险，亦皆以弟为主动矣！何无耻之如此也！

八月四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通电被迫收缩军事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

各省市、各报馆、各团体、各机关，并转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均鉴：曩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俭电，当于世日通电诚恳答复。乃六日以来，舆论之封锁如故，交通之封锁如故，而军事之压迫亦如故。即向未参加对外御侮之南京飞机队，顷亦飞抵怀来，准备攻察。窃以为内战之在今日，不惟玉祥所不愿见，抑亦国人所不忍闻。连天烽火，遍地灾祸，寄感慨于河山，凛危亡之国祚，正国人同舟风雨，生死相恤时也。纵无曲突徙薪之计，宁不解于扬汤止沸之非。祥爱国，决不忍以救国者而反以误国；祥爱民，亦断不肯以吊民者而反以殃民。曲直公之国人，是非裁诸万世，唯悯豆萁之泣，实羞鹬蚌之争。且如此而徒为外人造机会，特智者所不肯为，亦仁人之所不屑道。爰再作世电表示，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否则，唯资渔人之利，徒苦吾民，祥实不忍为也。幸国人共起图之。冯玉祥叩。歌。印。

(《察哈尔抗日实录》；《大公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

通电将察军政交宋哲元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

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此间本和平爱国之旨，曾于世、歌两电，一再申叙衷曲，是非有在，当可见谅于国人。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现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特电通告。冯玉祥叩。麻。

八月六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令张凌云拚命抵抗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①)

多伦张军长凌云弟鉴：阳子电悉。敌如来犯，必须督饬所部，认真拚命抵抗，不要害怕，不可稍有游疑，须要坚决。此间即派大军前往增援。特覆。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原电无时间，从内容看应为八月七日至八日。

复吉鸿昌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吉总指挥世五弟鉴：齐已电悉。以双方夹攻之联合军，对我作战，务要妥为戒备。努力抵抗，不可稍忽。嗣后情形，望随时电告为盼！祥。齐。亥。

八月八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复令张凌云努力备战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①)

多伦张军长凌云弟鉴：齐电悉。贼引外寇，至堪痛恨。望弟努力备战，沉着应敌，为天下奇男子，伟丈夫。世五弟已抵多伦否？大队援兵，即行开到，望大胆做去。为要。

(《察哈尔抗日实录》)

①原电无时间，从内容及数封电报判断似应在八月八日至九日。

复蒋介石、汪精卫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南京汪精卫先生，南昌蒋介石先生惠鉴：阳电承以友谊相督责。惓惓之情，私衷至感。刻察省军政各权，以次交替完毕。所有总部人员，亦决于明日遣散。特比月以来，困苦艰辛，牵复旧疾。山居养静，似较秣陵为佳，稍瘥当驱候也。冯玉祥叩。佳。戊。

附：蒋介石、汪精卫八月七日致冯阳电

冯焕章先生惠鉴：阅报载，知吾兄通电，交还察省军政，并催促明轩兄回任主持，至级公谊。惟明轩兄前次迭受平军分会平政委会明令，敦促回防，迄未奉行。其濡滞之苦心，人所共喻。今吾兄既有此廓然大公之表示，切盼克期离察入京，共商大计，俾明轩兄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并自由处理。现在察省军队庞杂，而日伪军攻多伦消息甚紧。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非当机立断，必致债事。吾兄明达，当不以为河汉也。掬诚奉达，伫候裁夺。蒋中正、汪兆铭。阳。

（《察哈尔抗日实录》）

祭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文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谨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诸阵亡烈士之纪念塔而言曰：军阀祸国，倭寇跳梁，东北四省，坐视沦亡。□□抗日，不如投降，塘沽协定，腾笑列邦。国人气短，壮士心伤，斯时察省，风云紧张。民众奋起，自动武装，陈师鞠旅，慷慨激昂。血战经旬，卒复察疆，维我烈士，英勇异常。多伦一役，遽丧元良，裹尸还葬，蔚为国殇。丰功伟烈，志凛雪霜，河山无恙，邦国之光。强权既戢，公理斯张，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弥沦宇宙，云汉天章，昭垂万古，姓字流芳。愴怀往殡，我心实伤，记勋勒石，永志不忘。灵兮不昧，来格来尝，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察哈尔抗日实录》)

告抗日同盟军将士书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离张垣前）

自祥与诸同志揭帜抗日以来，相从患难，已三阅月矣。于此三阅月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犹忍苦撑撑，迭摧强敌。其精神之伟大，志气之卓越，魄力之沉毅，虽古圣贤豪杰之用心，当不过此。是特国人之所一致崇拜于诸同志者，固非徒祥一人己也。乃近顷以还，不抵抗者，以我军克复多伦之故，嫉忌愈深。外则封锁交通，内则实施分化，楚歌四面，险象环生。顷虽歌电暂作和平表示，特一时权宜之计，稍存变通。至祥抗日救国之初衷，实未尝变更其毫末也。兹原任察省主席宋明轩君，刻已抵张。明轩为祥旧友，且喜峰口战役，雄武奋发，功在国家。征之抗日历史，则又诸同志极好友也。此次回察，不惟暂缓我军一时之压迫，即诸同志今后衣食所需，亦决有其相当办法。祥为抗日前途计，更为诸同志一时饷糈困难计，拟即涵容退让，暂离张垣，一以保抗日之实力；一以谋诸同志之安全。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唯冀诸同志，精神愈奋，团结愈坚，拯兹危亡，挽兹国祚。且先总理以四十年之坚毅奋斗，卒底于成，无他，唯志向坚决耳。今日之事，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决心继续抗日，亦决不足以明吾人之初志；非努力联合各方同志，更不足以言成功。则所以亟谋〈澈〉〔彻〕底办法，以贯〈澈〉〔彻〕此初志者，祥愿以此自勉；而所以求团结以赴此志者，则祥愿与诸同志共勉之也。除分函外，特函奉告，并颂台祺。

（《察哈尔抗日实录》）

致 冯 洪 国 函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

洪国吾儿：

前次曾寄一信，想已收到，兹有数事告知。

一、不论作什么事，非有学问不可，你的学问太差，尤其是汉文太差，应当自己造就自己，应当自己兴奋起来，应当自己要自新起来。

二、不论什么学问，非有好的师友不可，希望你在广西认识几位有学有识有德的师友，指教你、约束你、规劝你，使你在学问上、在道德上、在身体上，均日有进步了。

三、说话是成事败事之门，万不可任自己的意思随便发言，须要预先考虑一次，再行说话。古人说谨言，诚为极要之事。

四、写日记、写晨勉。日记，写自己的每天经过和每天的感想。晨勉是早起来，即写自己本日对人、作事必要如何，方不愧本日的活着等等。

以上四条是我想起来就告知你的，我不希望你升什么官，也不希望你有什么钱。我只希望你作一个能日有进步的、有学问的、有道德的一个革命的新青年，这就好了。

好儿子、好孩子，你能如此努力，就是最好的儿子了。此问你好！

父手此

二三、十一、五

致冯弗伐、冯洪志函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弗伐、洪志吾儿：

前几天你们来的信和你们的像片，均收到了。你们在外求学，身体康健，精神活泼，我是很喜欢的。洪志能乘自转车，走的很远的路，尤为难得的很。兹有数事告知你们，写在下边：

一、你们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须要处处留心作人的道理，求学须是真求学，努力须是真努力，不可自己欺骗自己，为父母的不能常常供给你们。

二、时时须要注重自立二字，要自己管理自己，要自己教训自己，更要自己打自己，自己骂自己。每天都查得出自己的不对在何处，对的在何处，对的要加意向前作，不对的赶紧改正，方是好学生。

三、事事须代他人想一想。如老师教员，他有他的困难；如同学的人，他亦有他的困难；如房东，他亦有困难。学生在外读书有困难，父母在国内更有困难，能如此一想，则用力责备自己，就少责备人了。能责备自己，久之自能作一个有觉悟的学生。能改造自己，定能作一个很好的学生。

四、我们国内的执政，对外是不抵抗，对内是不妥协。把国家弄的一天不如一天。这是最痛心的一件事，你们亦应当知道。

五、我自己是抱定抵抗日本的，他们既不抵抗日本，我只可在

山中读书,努力找自己应作的事,你们不要挂念。你们年岁长了,不是小孩子了,凡事须要想一想,须要往远大处想一想。

以上五条,你们各人要读五遍,记在心头为要。此问你们近好!

父手

二三、十一、七

致 冯 弗 伐 函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

弗伐爱儿：

前天曾给你同洪志一封信，想已收到。兹再写信给你，特特的告知数事。

一、凡事须用脑子想，并且要细细地想，想这话可以说，或是不可以说；或是可以作，或是不可以作。能用脑子想，就是学问的第一步，你要万分注意此事。

二、凡事须替别人想一想。各人有各人的困难，如先生有先生的困难，学生有学生的困难。你离开父母很远，到外国去读书是很难，若没有人招呼应管，是就更困难。可是请人照管，如不给人家一点好处，那么人家为什么来帮忙？诸如此类，都须要想的，能如此，学问就长进了。

三、求学是在学知识、学技术。如读书，就须像个读书的；如做工，就须像个做工的。近年以来，无一处不是财政困难，我为给你们读书，实在不容易，房子、土地都变卖完了，凑了钱汇往德国，是为你读书，很不容易的。你要不努力学本事，你不但对不住我，就连你自己你也对不住，你想想是不是？

四、平民化的生活。不论什么人，只要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只管自己享受，不问别人的困难，这是罪恶。钱来的怎么艰难，全不问，只要自己玩乐挥霍，这也是罪恶。国家的不安，人民的困苦，皆

由于此，各国都是如此。我是穷小子出身，我爸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因为穷苦，我就不能不苦作，不能不苦学。直到如今，我认定衣、食、住、行，须同平民一样，不可自己享受太好。我认定少爷、小姐，个个是废物，是社会的寄生虫，必须打破少爷、小姐的念头，方能有真本事，方能学得真学问。每逢吃的时候、穿的时候，先闭上眼，想想老百姓是如何难、如何不易，自然就好了，我盼望你注意此事。

五、找自己的不是处，自己管教自己。你在外读书，父母离你们太远，不能说你们。如此，就非你自己找自己的不是，用力悔改不可。如此，方能成一个好学生，你要特别注意。此问你同你弟好！

父手

二三、十一、十

致 冯 洪 国 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洪国吾儿：

前天寄一信言像片未收到，昨日像片已到，看你的光景，是稍微好点，惟左眼有一点肿，不知是不是〈还是〉光线不好的过呀。兹有数事告知：

一、在外作事，学问道德固极重要，而最要者则在通达人情事理，此种要点，不能不多看书，又不能不多与有知识的人谈话，你须自己体贴体贴。

二、学问中重要的事是少说话，实作事，多看书，不懂的就说不懂，不明白的就说不明白。

三、道德是有些因时间空间不同而有些改变，可是有许多是不改变的。如不要钱，不争官，为大众不为自己。这种原则大多是不改变的，愿你仔仔细细的详细想想看。

四、下笔说话，如不能动笔写三千字的文章，就一辈子受人支配，如要写成东西出来，非真读书不可，更要知道书不在多而在熟的道理。

五、笔能写的成东西，必须从每日写一千或八百字入手，如不下苦的坚决的〈工〉〔功〕夫，就是肚内有也不能写成。至于要好要快，更须多练、有恒的练，方能有成。

六、体力的注重，须有运动，饮食、运动要并重，用饭二十分钟，

运动就二十分钟。至于打拳好还是走路好，这就看环境了。

七、新的报纸和杂志，须看一份或二份，世界上发生何事，国内发生何事，看了必须剪下的、必须记下的，均须随看随办，日久必有所得也。

八、〈我〉（这）几天我患牙疼，把左边上方最后一个大牙拔去之后，已经好了。现在仍是读书、写字、打拳、走路，我同你母亲及三、四、五、六妹、小红弟均康健、均好，不必挂念。

盼望你在吃东西上、在穿衣服（上）格外小心，不可受凉，因为一百种病有九十种是因受凉得来的呢！此问近好！

父手

二三、十二、二八

致冯弗伐、冯志理^①函

（一九三五年三月卅一日）

弗伐、志理吾的爱儿：

每逢看到你们的来信和你们的像片，都使我们喜欢的很，因为你们一年年大了，一年比一年知道的事情也多了，学问增了，体力也增了，从此要特别注意言语行为，就是如何说话，如何对人，如何作人，如何听话，换句话说，就是谦字如何用？诚字如何用？勤字如何作？劳字如何行？不可有一点骄傲，不可有一点自是，谨慎小心，特别注意，看人家谁对谁不对。多听、多问，多请教，一日复一日的努力，久而久之，自能成为有用之人，千万要注意告知你们的这话。

有许多少爷们、小姐们，什么也不懂，专会吃好的、穿好的，不是玩便是乐。对人，是看不起人，对己，是极其懒惰，没有一个人看的起他，久而久之，成为社会上的废物。你们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

你们的父亲我是穷小子出身，我的父亲也是穷人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不论对什么人不敢骄傲，不论什么事，不敢不小心，所以方有今日。我是很盼望我的爱儿们能真诚、能谦和、能勤苦、能耐劳，作一个在社会极有用的人，这是我同你的母亲最大的希望，决不希望好说话、好得罪人的懒孩子啊！你们要切（记）啊！

^①冯志理，即冯洪志，在德国读书时改用是名。

问你们二人好!

父母手
二四、三、三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三日)

急。

南京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关于党务者：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不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二、解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亡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是。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能竭其所长，以报国家。关于政治者：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欲全国一致救亡，必先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作之，否则除去之。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份子，严加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予重用。五、起用抗日

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以容赦，更应畀以重任，此均与民心有关。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前途至大，应即分别敌友，确定外交亲疏方策。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叩。梗。

（《蒋冯书简》）

附：蒋介石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密电

泰安探呈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秘。京。

（《冯在南京第一年》，一九三七年五月
三户书社内部铅印）

复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南京蒋委员长介石吾弟尊鉴：密。艳电敬悉。兄即日来京，惟盼真有开会议之精神，不似每次开会之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也。小兄冯玉祥。卅一。

附：蒋介石密电

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藉〉〔籍〕扫墓，昨始回京，捧诵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诲，而慰契阔之思。务祈即日命驾，无任祷盼！^①弟中正叩。卅。侍。秘。京。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蒋介石在此电中表面接受了冯梗电所提之主张，冯不顾在泰山部属的劝阻，毅然决定赴京与蒋再次合作。

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以容赦，更应畀以重任，此均与民心有关。关于外交者：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前途至大，应即分别敌友，确定外交亲疏方策。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关于军事者：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牲，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叩。梗。

（《蒋冯书简》）

附：蒋介石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密电

泰安探呈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秘。京。

（《冯在南京第一年》，一九三七年五月
三户书社内部铅印）

复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南京蒋委员长介石吾弟尊鉴：密。艳电敬悉。兄即日来京，惟盼真有开会议之精神，不似每次开会之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也。小兄冯玉祥。卅一。

附：蒋介石密电

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藉〉〔籍〕扫墓，昨始回京，捧诵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均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诲，而慰契阔之思。务祈即日命驾，无任祷盼！^①弟中正叩。卅。侍。秘。京。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蒋介石在此电中表面接受了冯梗电所提之主张，冯不顾在泰山部属的劝阻，毅然决定赴京与蒋再次合作。

致陈济棠、李宗仁等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

万急。

广州分送陈伯南先生，萧佛成先生、邹海滨先生，西南政务委员会诸先生，南宁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勋鉴：谨密。山河修阻，未获晤谈，遥忆宏谋，恒殷景慕。今日之事急矣！数千年来国危民困，未有甚于斯时者，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欲达此伟大目的，必须举国奋起，聚天下智能，同赴国难，乃克有济，而各地同志，咸集中枢，商决大计，尤为至要。故弟等先后入京尽瘁襄辅，诸先生忠怀沉毅，念切苍黎，海内钦仰，睹兹大势，蹈厉发扬，雄图可想。中央同人极望诸公即日命驾晋都，救民在斯，唯衡察之。临电神驰，无任企盼。冯玉祥、阎锡山。江。辰。京。

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

伯南、德邻、健生吾兄勋右：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还，外患日殷。日人侵略我国，具有整个的计画与分步的方策；我国出全力以赴之，犹恐不足；南北贤豪，莫不谆谆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者以此。苟吾国团结之象成，则寇方迫凌之焰可煞。今六中大会业已开幕，五全代会即将举行，大计共筹，此其时也。尚希吾兄克日命驾北上，则信使传商之累可免，而聚首切谈之便可期。弟之莅会者亦缘是耳。今藉季陶、星樵两兄前往促驾之便，敬布拳拳。即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胡汉民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胡展堂先生勋鉴：○密。祖邦多难，贤人去国，缅怀道范，恒切钦迟。弟入京访晤，诸友恳挚，殷勤咸望公旋，指导大计，故大会有同样之决议。昔毛公、薛公谓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以有魏也。”云云。先贤之言，弟今亦欲以语公也。伟怀何似，伫盼示音。弟冯玉祥叩。真。

致韩复榘、宋哲元、张自忠 及各将领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济南韩主席并转各将领，北平宋主任并转各将领，察哈尔张代主席^①并转各将领均鉴：密。与诸兄相别，或久或暂，均切驰思。念袍泽畴昔爱国爱民之精神，当今日之大难与冲要益萦回难置也。祥入京相辅，尽瘁图存，荷诸贤推诚相与，遂恒建议。诸兄素娴韬略，履险如夷，肩兹艰钜，尤望沉毅撑柱，据理周旋，勿退让，亦勿轻进，品将士以大义，示群伦以正气，巩固现势，整饬军旅，以备雪耻。中央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必有善策与实事以慰我爱国者。特达区区，殊神往焉。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张自忠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二月十二日任主席。

致汪精卫函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①）

精卫吾兄院长伟鉴：

此次开会之始，奸人肆恶，重伤吾兄，遂使大会临期失一领导，怅惘何如？所幸者，吉人天相，尊体日就安复，痊可有望，不禁额贺。

顷闻台旆赴沪，沪上名医群集，设备亦完（善），治疗甚便。当祈珍重为国，静为调摄，无任盼祷。

兹请薛子良同志前往申候，并代陈一切，即祈亮察为荷。专此，
并颂
痊绥

冯○○

①原件无日期。函内称：“此次开会之始，奸人肆恶，重伤吾兄。”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开六中全会时，汪精卫在会场被化装成晨光通讯社记者的孙凤鸣枪击受伤一事。此件时间当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后。

致宋哲元密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

北平宋主任明轩弟鉴：密。顷闻大公报已照常邮寄，至慰该报在国内颇得信誉，三日报所著社论，当为爱国家爱吾弟而发，恐无其他恶意。年来国事如此，人民每苦言论不能自由，吾弟亦为主张开放言论最力之人。此次之事虽予警告，旋即照寄，所见极是。尚望此后本此精神，对于言论力为保护，为国人倡。是所企禱！兄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介公惠鉴：

昨晚承招饮，相谈甚欢，所陈三事，颇蒙嘉纳。回寓之后，筹思终夜，觉政事之重要无逾于此。惟党政殷繁，集于一身，所叙之语，虑或偶忘，而兄之于弟，公为同志，私属莫逆，区区相助为理之心，既殷且切，特将谈话逐项录出，送陈左右，以备采择。

一曰得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知立国于大地之上，非民无以图存。故古圣王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总理创造三民主义，而尤汲汲于民生，其重视人民，而不肯稍失其心者，先圣后圣，其揆如一。惟如何而后可以得民心？亦在所志所图，事事为民而已。处今日之时局，农村破产，民穷财尽，纵不能衣之食之，实惠普沾，而薄赋轻徭，相安无扰，所欲予之，所恶勿施。治国者所易为，民之所求者，亦不过仅止如是。如于就职之初，首先注意及此，以恺悌慈祥之意，剴切详明之词，严令内外官吏，重民生而体民意；凡不利于民及民之所恶者，除之蠲之，使能衣食粗足，安居乐业，其爱戴之心，自油然而生。虽有外来之威胁利诱，断不至于盲从。古人谓得民者兴，失民者亡，可不慎欤！

二曰重监察。时至今日，人民之困苦，官吏之泄沓，尽人而知，无可讳言。救斯弊而挽颓风，厥惟提高监察权。在昔承平之世，人各尽职，然摭失言过，史不绝书。即满清末叶之际，处专制淫威之

下,而弹劾渎职,义正词严者,犹不乏其人。况今名为民国,以民为主,设官分职,无非为民。乃人民处极困之境,而官吏少负责之员,贻误因循,积弊殊甚。应请提高监察之权,实负监察之责。其有人不称职,事不利民,以及贪婪之徒,邪妄之类,亟须破除情面,认真纠弹,查有实据,依法惩办。如是始足副我总理提倡五权而尤重监察之意。此尤极盼注意者也!

三曰抗日图存。日本之对我,昔在蚕食,嗣又易蚕食而并吞。故初步即侵据东四省之大,继复经营蒙古,今则渐及华北。我愈让,彼愈迫;我愈退,彼愈进;退让无已时,进迫无止境。长此不已,伊于胡底!故居今日而欲收复失地,救亡图存,舍抗日实别无道路。夫抗日之举,全在自身,然徒以一己之毅力奋斗,而不运用外交,仍非万全之策。故鄙意以救国须抗日,欲抗日须联俄;而英美为忌日特甚之国,亦宜加意结合,以张我之势,而怯敌之心。惟我国遗习,自视颇大。在昔对外视若夷狄,后虽觉悟,仍自视平等。殊不思国势陵替,主权日削,人之视我,几若无物。若不效申包胥之泣援秦庭,痛述利害,婉言合作,而犹庞然自大,恐不足动其心而得其力。此非故为卑下,实以救亡心切,抗日心切,不得不于卧薪尝胆,努力自奋外,希望联合苏俄、英、美各国,有所协助,易于生效。吾国果能自强不息,蒸蒸日上,虽今日谦逊为怀,彼欧美宁能不刮目相待,视为强国,此似无足虑者也。

以上所陈,即昨日面谈之语。草草布上,尚乞垂察。顺颂时绥!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介公惠鉴：

昨晚聚谈，以鄙见所及，妄加言论，荷蒙嘉许，笔之日记，具征虚怀若谷，有闻必采。佩钦之忱，何可言喻。爰依前例，仍将所言者，完全录出，送备参考。

一、华北之应付。查华北年来受日之压迫，以种种恫吓欺诈之手段，达挑拨离间之目的，致殷逆倡伪于前，平津危迫于后。幸中央从容镇静，而吾弟运用有方，且派何、陈、熊诸君衔命北上，多方接洽，卒得转危为安，保全国土，暂可告一段落。至于近日学潮，并以为青年学子热度特高，结队游行，唤起民众，原其用意，实出爱国之至诚。惟以血气未定，误会易生。是在处理者，善为解释，妥为安慰，使其了然于怀，安心上课。此等重大事体，若专依军人应付，或不免操之过切，反激事变，将演出如“三一八”之惨案，不特为舆论所不满，亦且有伤夫民气。似宜特派德望优隆识虑深远大员随时北上，循环周游，藉以宣达吾弟之精诚，且能明晓地方真相，随机应付，措置裕如。庶几爱国之士有所秉承，不肖分子无所凭藉，而帝国主义者亦难以施其技。防患未然，实属要图。

二、蒙、藏、回各民族之待遇。尝读民族主义，有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民族，及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民族之语，仰见先总理亟谋中国各民族团结之意，至深且殷。况蒙、藏、回地居边陲，为我藩篱，

若仍如往昔之痛痒无关，视若化外，未免易受外来利用，若不及早图之，恐其土其民，将非我有。救济之术，约分四端：

（一）欲使其有爱国之心，先使知国为其国，政府为其政府也。盖我之对彼既少关切，则彼之于我亦漠不加心，此固人情之常，亦势之必然。蠲除此弊，必自录用其人始。亟宜选择各族中优秀之士参与政权。倘因人才缺乏，难得明通之流，不妨降格以求，令该首领等酌量择荐，具有常识即可当选。然后于各部会中分发采用，其优者给以稍高之职，次则给以末秩科员。能胜其任，固菲素餐；下焉者虽无片长，而薪俸所费，能有几何。徒手取薪，亦似无伤。但求相习既久，感情融洽，其爱国之心，自能油然而生。风声所播，可使全族化除畛域，为国效忠，较之仅优待班禅、达赖、酋长、王公辈以为联络者，其功效奚止十倍。

（二）欲使其永久爱国，必先开其智识；而开其智识，必先普其教育。譬如家族，兄之学识优长，不能视其弟之愚昧而不顾也；必也教之导之，循循善诱，令其有所成立。然后父子兄弟同具才能，同负责任，其家未有不兴者；治国亦然。拟请于教育部增设筹办各民族学校之专司，宽筹经费，令各该地多设学校。其有不能自办者则由部派委专员代设之、指导之、监督之。不数年间咸知求学之益，自收普遍之效。智识之程度日进，爱国之程度亦日增矣。

（三）该各族民智不开，迷信遂甚。遇有疾病，不求医药，专媚鬼神，而卫生之道，尤瞠乎不知为何事。故一旦疫病流行，不但人民之夭亡接踵相延，而牛马羊之死伤亦不可胜计。该各地人民逐水草而居，专事畜牧，仰事俯蓄，胥赖乎此。偶遇此变，一家八口几至绝种，富豪之家，立成贫寒。言念及此，殊堪悯恻。应请令飭卫生署妥筹办法，于该各地或设医院，或教医术，兼培植兽医人才。一面教以卫生之道，庶几丁口日多，地方富庶，足增国力也。

(四)自卫之道,为团体所必需。而蒙、回、藏民性强悍,非短于自卫,实短于无械也。常见其对于外族,抵抗之力尚强,徒以人多械少,苦无训练,往往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以有用之人,使无自卫之具,为国家固守边圉计,殊属可惜。况我靳不与械,人则故使有械;我不许其自买,人则反故为赠予,是以本国之人民,驱而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远如英之于藏,近如日本之于蒙,甚至现在察东宝昌、沽源之役,由日本招募蒙队,直前冲锋。前车之鉴,可为寒心。应如何给予枪械,加以训练,鼓励自卫,尤应亟为注意焉。

总之,华北事态危如累卵,蒙、藏、回各地为我门户,各族人民为我同胞。大公无我,天下一家。以理论,以势论,均宜提之,携之,优予成全,力加联络,既固我圉,自少外患。

昨所谈者,大略如此,用特照录,陈请察核,并颂
勋绥!

冯玉祥拜上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三日)

介公赐鉴：

窃维刑法之设，原所以惩治凶顽，亦即以促其悔悟。是于处罚之中，兼寓改过迁善之意。其有情可原谅，事非得已者，犹或减刑，或假释，或缓刑，或赦免。对于普通犯罪，尚且如此体恤，无微不至，而况因政见不同、行逾常轨之政治犯。核其行为，诚系犯罪，察其心迹，不无可原。酌理审情，殊觉悯恻。故祥于六中全会提议管见八条，首请大赦政治犯，旋蒙通过。俯顺下情，良深感佩。今者台端总秉政权，普施德化，百废俱举，焕然聿新。凡属国人莫不欢忻鼓舞，翘首望治。祥忝列交末，企盼尤殷，拟请于下次中政会议，首先提议明年元旦宣布大赦政治犯之令，一新国人耳目，一新天下人耳目，使皆知豁达大度，咸与更新。夫刑犯而属于政治，当为才识明达之流。倘蒙不追既往，策其将来，一经大赦，必皆感奋图报，勉效驰驱。行见济济英才，同受陶冶；曩昔难驯之士，都成有用之人，其报国家，正所以报台端也。昨阅报章，登载波兰为庆祝新宪法通过大赦案，计圣诞节前可望恢复自由者二万七千人；另有一万五千人，刑期可减半；已判死刑者，减为长期监禁等语。所赦者似非尽为普通犯，政治犯亦当在其内，其被赦人数又若是之多，披读之余，殊甚钦佩。吾弟为政，素主宽厚，省刑之意，时流露于言论间，谅不让波兰善政，独美于时。值此新政伊始，其命维新，同戴盛德，岂有涯既？辱

荷垂爱,引为知己,故不揣固陋,聊申鄙怀,务乞鉴纳,是所至禱!手
肃,顺颂近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章太炎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太炎先生道鉴:

久违雅教,结想为劳。顷闻新年一日,为先生古稀诞辰,并于是日为世兄行结婚嘉礼。想樽开北海,颂献南山之际,佳儿佳妇,齐拜堂前,绕膝承欢,其乐奚似!况先生领袖儒林,文章山斗,盈门桃李,争相称觞,济济一堂,殊多胜况也,羨甚!弟远在金陵,未能躬亲祝贺,谨书联语,并备贺幛一悬,区区微仪,聊表忱悃,尚乞哂收为幸!专此奉布,敬颂道安,诸惟
葛照!

弟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介公赐鉴：

昨谈甚快。回寓后，详细思索，觉关系甚大，兹特写出，送请赐览。自日本谋侵华北，利诱威胁，用种种压迫手段，冀达目的；而甘为汉奸，图利忘耻者流，随波逐浪，宣传“自治”，遂引起各处学生爱国热忱，游行示威，唤醒民众，结合请愿，志在救亡，热度所激，不免有越轨之嫌。但此种举动，于国家实多（裨）（裨）益。何以言之？一、可以寒汉奸之胆也。曩闻阎百川言留学日本之时，课余闲游，见民众多人，在街前捣毁一家住宅，人声鼎沸，势甚汹汹，而警察袖手旁观，不问闻，不排解，不干涉，殊以为怪。密询该警，始知某议员运动选举，慨许人民以种种利国便民之提议；迨已当选，食言而肥，且反种种病国害民之措施。以故民众同动公愤，誓除此伦。而为警察者，知议员之无人格，知民气之不可遏，故宁作壁上之观，而不为左右之袒。使吾国亦能若此，彼汉奸卖国之徒，岂惟毁家，且将危及生命。人非木石，能弗恐惧！二、可以协助政府也。当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战胜国家，逞其余威，饱其欲壑，思攫利益，尽属一家，然为彼时国际形势所不许，故未能尽如其意。乃国民俱以交涉失败，退让太过咎执政，聚众示威，胁制政府，其越出常轨之态，远甚于我国今日游行请愿之学生。乃彼日政府遂有所藉口，多获权利，裨益其国，良非浅鲜。

就以上两例观之，然后知我国莘莘学生请愿救国之运动，不特无伤于国体，实且有益于国威。彼侵略无厌者，或因此而稍挫其气。盖民气愈盛，他国之欺凌愈缓，政府之交涉亦愈易，势也亦理也。今各方有此良好后盾，倘能因而善用，相助之力，实多且大。若挫折之，抑压之，破坏之，是无异乎自伤元气。况有此表示，足征中国虽弱，人皆爱国，外来压迫，决当排斥，则世界俱必刮目相待，增我国人格。尝见欧美各国，凡有对外之举，类多鼓动民气，有益无损，堪为明证。或谓此爱国学生中，隐有反动分子，别有希冀，人数既多，良莠不齐，假此施彼，容或有之。然设法区别，加以防范，似不可因噎废食，自令消沉。且日方贪心无厌，得寸进尺，得尺进丈，我愈退让，彼愈进迫，我愈示弱，彼愈强硬；反之，我若一鼓作气，持以正理，备以兵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彼或不肯衅自伊开，遽然作战。盖一经决裂，未必胜算独操。况东有美、北有俄，皆虎视眈眈，将欲得而甘心。若对我先伤实力，其何以抵抗俄美？近日有自北平来者，谓日人十余，持枪射鸟，行近二十九军司令部，突欲冲入，言院内树多鸟藏，将欲射之。卫兵严词阻止，责其含有侮辱性，敢进一步，当立击毙。言下愤愤，立实枪弹，日人遂诺而退。又有日人多数，欲登城照相绘图，卫兵告以城垣禁地，外人不得擅登，且在我内地为此，更为国际法所不许。若不退，为自卫计，立当以炸弹饷之，该日人亦遂散去。由此观之，果能人人尽职，人人负责，虽强者亦莫如何。亦以见我具抵抗心，虽强者亦未必真来牺牲也。

以上系昨晚匆匆写出，失之繁冗，然急欲抄呈台阅，未及裁简修正，尚希教之。肃此，敬颂
勋绥！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函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①)

明轩我弟大鉴：

此次冀察事件，吾弟在敌人重力压迫之下，艰苦支撑，赤肝忠胆，若心孤诣，不惟为兄所钦佩，即一般当局与国人，亦无不体谅弟处境之难，操心也危，而大有所期待于将来也。

青年学生不明了实际政治之复杂，罢课游行，有所表示，此种纯洁之民众运动，一方可表示中华民族之伟大与倔强性，他方且可为当局外交后盾，即令偶有其他分子掺杂其间，亦应略迹原心。如太炎先生致弟电所言，诚以青年为民族之生命力，逆之者，无不旋踵归于失败，段合肥、张雨亭往事可为殷鉴。所贵因势（力）[利]导，苦口晓喻。南方学潮皆由当局过语慰劝，瞬息恂平息，其明证也。知弟者，莫如兄；爱弟者，尤莫如兄。至一万分注意。不尽之意，统请○○○同志面陈。顺祝

新年康健，
为国努力！

^①原信稿无日期，根据信的内容推断，该函当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下旬。

致梁永江函

(一九三五年^①)

永江先生大鉴：

顷奉手书，备悉一是。报告详尽，建议确当，甚慰！惟半工半读一层，务要办到，不可怕有退学的人，而变更原来主张。须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人，充其量亦不过是个蛀书虫，大痴子而已。

半工半读既充其知识，又授其技术，所谓读书万卷，不如薄技一身者此也。

更须知劳工神圣，并非低贱之阶级，如律以做工，始配吃饭之义，则人人均须劳动而操作矣。呜呼！有贵贱之分，此种封建式的传统观念务必打破，国家社会始得有救。望本此旨大事宣传，家喻户晓，则收效必宏矣。专此布复，敬颂教祺！

冯玉祥启

^①此信为函稿，无日期，从相应资料推断，该信写于一九三五年。

致蒋介石函

(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

介公赐鉴：

日昨就职后，促膝谈心，荷承赐教，并垂询殷殷，足知好善之怀，不亚于禹。愚见所及，敢不尽情奉陈，以期就政。立国大经，政治为先。而谋政治之改善，促善政之实行，全赖乎人才。祥闲尝留心考察，得有三人，即朱子桥^①、萨镇冰、梁建章是也。此三君皆当世之贤者，学问优长，品行端正，急公好义，常存慈善之怀；忧国爱民，实行仁厚之政。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者，已多年于兹，其勋望热心，昭昭在人耳目。朱、萨二君，品学毅力，久为吾弟所深知，亦为国人所赞仰。而梁建章虽久在外省，亦服官多年，为人行事，或未大著。然祥与相处有素，故知其学有本源，识特超卓，其忠诚坚忍，孺慕孝思，尤属难能可贵。盖国家用人，各取所长，或以旧道德取，而旧道德正今日新生活之主旨；或以富经验取，而富经验正今日治事能力之首要。古人谓宰相必用读书人，以读书多，可望通达大义，深晓治体也。又曰来自田间，以久居乡野，足以知人民疾苦，闾阎安危也。以上三君，兼而有之。置之政府，宣布德化，实惠及民，托以省政，视察周至，抚绥人民，而总其效力，不外乎辅佐盛治，日益宏

^①朱庆澜，字子桥。

大。敢祈附诸夹袋之中，酌量授职，俾资展布，以图报国。祥以为大而治一国，小而治一事，俱以搜罗人才为第一要义。如举网者必提其纲，如振衣者必提其领，得一人而千万人才俱随之而来，岂犹虑才不足用乎？故前日趋谒汤山，汲汲然以此为言；昨日面谈，又及于此。盖祥生平所知，以三君为最，遂不惮其烦，琐琐渎陈。吾弟求贤若渴，或以祥言为然也。又蒙下问军政一节，此中窍要，吾弟高明之见，胜我十倍，何待哓哓？第既承垂询，谨略陈管见三项：

一、查各国立国，或以陆军见长，或以海军见长，近且俱注重于空军。我国之海军，自废清移军费于建筑园林，从此废弛，未能再振；今则不但为时间所不及，亦且为经济所不许。揆诸事理，只能暂付〈缺〉〔阙〕如。为今之计，应首以保国防御外侮为第一义，复以经济财力为第二义，空军之应如何加增，陆军之应如何充实，而空陆之人才，又应如何培植，是宜用非常之法，妥为计划，切实筹备。而尤必核明财力，量入为出，以免捉襟见肘之虞；或另行设法，以扩充飞机，训练军队也。

二、军人之要，首在人格。废清之时，规定官长之薪俸甚廉，而又益之以公费。明知薪俸不足，故使以公费弥补私亏。就公言谓之违法，就私言谓之失人格。迄至民国以来，仍不免〈延习〉〔沿袭〕此弊，乌乎可？祥以为人格必须扶持，军需必须独立，无论大小军官，似宜酌其仰事俯蓄，优定薪俸，俾无内顾之忧，而有报国之志。至于军师旅团营之公费，一律责成军需主持，实销实报。培养军官之人格，谨守军法，胥在乎是矣。

三、练兵固在实力，而实力之表见，不专在于器械之精锐，尤在于精神教育之陶冶。能注意及此，虽弱必强，反是必弱。吾弟治军老手，当早已洞悉斯理，可否令行各方军事长官，对此特别注重，收效当更宏远。现祥正拟同鹿瑞伯同志编制此项教育之书，并及查考

方法。一俟编订就绪，再行呈请指示。以上各项皆管见所及，率尔直陈，未知是否，伏候裁夺，敬颂时绥！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

介公赐鉴：

昨谈各事，备蒙采纳，想当着手进行矣。窃以此中关系，甚为重要，当此敌方愈迫愈紧之际，决不能不速为预备。某虽小国，自图强以来蒸蒸日上，其钢铁制品尤为特长，而为我所短所需者。果能切实联络，〈稗〉〔裨〕益于我，实非浅鲜。况某介于强大之间，故对于小国弱国，宿具同情，而对我尤表关切。良好机会，未便错过，敢乞我公三致意焉！

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世界各国类如某者，正复不少。若能多方接洽，竭诚联合，皆所以增我实力，助我抵抗，有事则互相为助，无事则同求自强，实为利多弊少之策。（中略）^①

处非常之变，济非常之急，宜用非常之法。我国向因故步自封，事事落后，以成今日之局，及此不图，前途宁堪设想？如大修铁路大开各矿等事，皆图强致富之源，而我国历来视若无足轻重，动曰国库支绌，以待将来。殊不思坐以待时，徒见江河日下；就使数十年后，果有办法，而各强国精进不已，虎视〈耿耿〉〔眈眈〕，岂能从容以待？愚意己之财力不足，似宜假诸他国，甚或与其合办，或使其先

^①原文如此。

办,于不丧权不辱国不损失之下,慎审研究,妥订条约。如苏俄对某种矿山,无力自开,而在遵守其国家的法律之下,允由他国负责作纯商业的开发,于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将原矿及应用一切机器、建筑,完全收回。曾忆吾之正太铁路,由法国承办,似亦依此方法。诚能如此,则修路、采煤、采铁、采煤油,俱可同时并举,相继而行,即金银各矿,如能相度开采,似不妨皆以此法为之。行见十数年间,交通便利,遍于全国,诸矿俱开,取之不竭,致富致强,胥赖于是。

日前常务会议以两小时间,议案将四十件,似觉时少事繁:回忆曩昔政府,尝有以重大之事,委之于微末职员,可谓之责重人轻,窃以为两者俱失计也。夫行事期乎敏捷,而议事则须慎审,国家大计,非同泛常,彼此讨论,求得适当,岂可略一瞻顾,即便决定,草草了之,鲜不愆事。愚见以为似应略为变通,庶几从容讨论,详细研究;易于解决者,自仍片言而定,不强拘泥终了时间也。在昔习气太重,官僚尤甚,长官惰于应付,一切委诸所属。不知事有专责,岂可委卸;况以极重之任,付之于无力之人;极大之事,付之于微末之员,宁能不一误再误?愚见以为关系重大者,必应责成勋崇望著,或道德高尚,或学问优长,或学识超卓,为人之所仰者为之,自举重若轻,迎刃而解;或其人虽资浅望微,而长才卓识,实属有用之才,则宜高其位置,养其声誉,使人知其能,庶免竭蹶之虞。

吾国幅员辽阔,民智未开,国家政令,政府教化,往往不能遍施;至求家喻户晓,尤非容易。盖文告不易传播,而教育未普及,人多不识字,条文虽布,非视若具文,即等于未见也。昔者科学尚浅稚,文明未启,诚属无可奈何。今则无线电收音机到处皆有,虽不能每村俱设,而一区一机,当为财力所许。然后由我公与主席及各院部会声誉并隆诸公同负其责,逐日轮流讲话,或教以孝悌,或教以爱人,全国皆知,尽人可闻。行之既久,则人民脑海,时有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盘旋于其中,有不规过劝善,同登文明之域者哉?

以上所陈,或宜提前实行,或宜逐渐推广,我公自有权衡。惟兄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琐琐渎陈,不自知其言之冗且直也,尚乞谅之!

至于党员有罪,应由上级党部同负其责,及党员舞弊,应较平民加重治罪之提案,现正着手起草,一俟脱稿,即当呈阅。手此肃布,诸希亮察,顺颂
勋绥!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董升堂函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升堂弟台青鉴：

接来书，知现驻蔚县，并能本素日之精神，以训练士卒，更能以不扰民真爱民为主旨，阅之良为忻慰。仍盼于公余之暇，努力读书，以期为救国用也。此复，即候近祉！

冯玉祥

附寄书二十本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辛海岑、叶荆州函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一日）

海岑、荆州同志青鉴：

接来书知驻军万全边界，守土有责，练兵卫国，顾名思义，当知立场。有非常之人，方能作非常之事，望于不丧权不辱国之下，有以善处之。寄去赵傲时小书四十本，公余详加披读可也。此复，顺候勋祺！

另书四十本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八日）

介公赐鉴：

昨晚畅谈，诸领教益，心神为之一爽。所陈各节，备荷嘉纳，虚怀之雅，钦佩何如！惟明公责重事繁，日理万（几）（机），匆匆述怀，恐未能尽邀督照，用再逐条笔之于书，送请鉴察。

一、交邻之道。处今日之时局，等于畴昔之战国，弱肉强食，纵横是尚。断无以一国之力，足以抗多数，以一国之力，足以阻强暴者，相提相携，端赖交邻。然事之缓者，纳交于平时；事之急者，纳交于患难。诚以时在患难，为人所摈弃，为人所轻视，己虽仰而攀之，而人皆俯而视之，艰苦万状，莫可如何。忽有人焉，不以己为可鄙，反以己为可敬，勤勤恳恳，竭诚相纳，扶之持之，若惟恐交之不深，谚所谓雪里送炭，则被交者未有不感极而涕，虽牺牲生命，以报知己，亦所不辞，此盖势之当然，理之必然者也。后汉宋弘曰：“贫贱之交不可忘。”贫贱之时，犹之乎患难之时。交友如此，国交尤甚。今吾所处之境，正应于联络交际中痛下工夫。然结交于富者强者，以彼之顾盼自雄，盛气凌人，岂不漠然视之，淡然忘之，一若毫不介意，安得有效？似宜择贫贱患难，所受之欺侮，所忍之凌辱，四面楚歌，环而伺隙，其困苦艰难等于我，或且甚于我者，与之携手言好，以诚相见，盛谊隆情，时加照拂，无事则频通音问，有事则尽力协助，其收效之易，利益之大，必百倍于得意时也。此愚见以为首要之

着,乞我公特加注意,不胜企盼之至!

二、抚恤之案。为国牺牲,本在应恤之列,况死者不可复生,残废者不能工作;受伤之士,虽或勉能自活,然伤之轻重不同,家之贫富不等,其伤重而家贫者,将何以谋生?民家佣工,尚多因劳加酬,矧勇敢杀敌,为国牺牲耶?而愚见重要之点,尚非尽在于此。国难频来,侮辱日甚,无论已失疆土,理当收复,而今日之强敌相欺相逼,永无已时,有欲吞声忍气,大度包涵,而不可得!至避无可避,让无可让时,本我良心,顾我责任,势非出于努力抵抗,宁折不屈,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再无一线出路之可图。爱国之士,自能洞明大义,不待激劝;而普通人民,未免仍在名利之间,不有以诱导之方于前,安能鼓其勇气于后。盖今兹之抚恤,其名为怜悯先死者,其实为鼓励后进者。故所拟抚恤之案,既琐碎,又隆重,表面视之,一似多从民间之俗例,而本意则欲易入平民脑筋,使知崇荣实惠,兼受并得。觉杀敌立功,生荣死哀,不惜拚命;为国计固应尔,为己计尤应尔也。盖今日何日,一发千钧,救亡图存,舍此莫由。昨以提案草稿,陈请指示,务祈不吝赐教,有所纠正,期诸实行。

三、大赦之案。作奸犯科,罪在不赦。独政治犯,以当时之情况言之,或属违法违令,肆意妄行,不能不加以惩治,以昭国法;而事后察其居心,或因政见偏执,或因思想错误,尚非怙恶不悛者比。故各国对于政治犯之处理,俱稍形优异之意。矧人才本不易得,而御侮又在需才孔殷之秋。凡犯之涉于政治者,多属奇特之士,摈而不用,未免可惜。是以去岁函请于元旦日大赦政治犯,为爱才计,为爱国计,非有私于诸人也。昔诸葛武侯擒孟获而不杀,而反纵之激之,使其再接再厉,卒至心悦诚服,南人不复反,实有深意存乎其间。素稔我公豁达大度,执法无私,故专函以是言进。昨又面谈及此,并将报载北平新赦八九百人,且送款安慰之一段,剪取陈览,极蒙采纳,

慨允俟值纪念日,宣布实行,仰见大公无我,深用佩铭。惟愚见以为既觉其当,则宜早行,可速收得人之效。区区怜才之意,当能见谅也。

四、公务员治罪法。公务员为国服务,多属知识分子。清介勤谨,职宜尔尔。有功则赏,有过必罚,此系公理,非为苛求;其长官负监督之责,有举措之权,若果失察,自应连带受惩。不然则玩忽职务,相与袒护,恐吏治江河日下矣。依此理由,故于去年五全大会中同阎百川主任及诸同志提出议案,请求公决。乃论者拟为立法过严,有失厚道,以致未能通过,殊不思正所以行其仁术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贤明训,岂尚欺我?且惩一儆百,益可减少违法之人。昨阅报章,知山西已见诸实行,曾将此段剪出,面陈明察。尚祈我公设法主持,实为公便!

五、邹函所谈事件。敌方谋我,无所不用其极。既在华北到处鼓动,兹复渐至南方,仍用威胁利诱之手段,以达其蚕食鲸吞之目的。海滨函中,言之綦详,证据确凿,断非捕风捉影之谈。盖其贪得无餍,居心叵测,愈让愈进,是其专技。应如何严加防范,妥为应付,尚乞注意,俾免蔓延。

六、长官巡阅考查真相。近见司法行政部王部长用宾,屡次出巡,躬自考查,与鄙见深相吻合。询其用意何在,有无利弊,据谓长官衙署,办事论事,向以纸片行之,曾未亲临其地。上以此令行之于下,下即依此意覆于上,究竟是否遵令,是否实行,及行之有无利弊,无从详知。若为长官者,不辞劳苦,随时巡视所属,是者益勉其是,非者立为指示纠正,使归于是;并能以此方之适当措施,转令各方,俱仿而行之,其改善进步,收效大而且速,较之徒以一纸公文,不啻数倍。聆悉之余,觉与鄙见若合符节。兹当国难严重,外患频仍,允宜首以军政为务。窃以为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参议院、军政

部、训练总监部等处，俱宜采用此法，定以为制。虽首领长官，责重事繁，不克分身，而选派晓畅军事大员，分地履查，既可分别纠正指导，尤可励其自行改良。为政之善，似莫善于此者矣。其他各院部及外省以至于县，倘亦能规定此制，国家前途，实多利赖。

以上六项、仍是昨谈之语，特为录呈尊处，以备公余披阅，有以教之也。谨此奉布，敬颂
勋安！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周百镗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

百镗仁兄县长大鉴：

前居泰山，诸承关注，殷殷盛意，感不能忘。近维政成民和，至以为慰。前因泰山附近居民甚多，失学儿童，为数不知凡几，故陆续设立小学十二处，以资上学便利，且宏造就。惟事属创办，未尽完善。兹拟设完全小学一所，内分五六年等级，以期程度增高，立其升学之基。曾经去人请韩主席主持提倡，希阁下亦赞襄此举。想热心兴学，必能设法办成。如有为难之处，尽可秉商主席，相机处理。科学馆一所，储藏约值五六千元之仪器，原有者请妥为照料，勿任遗失；不足者请量为补置，力求完善。至图书馆存书，仅五六千册，似尚嫌少，现正在京陆续采购。鄙意以增足万册始可勉供参考。一俟购齐，即当寄去。而所倡办之苗圃树林，尤觉其少，原意欲栽植柿树、栗子树、苹果树、核桃树四种，各一百万（本）（株）。现始仅各一二十万株，为数相差尚远。望阁下设法帮助，广为移栽，期于二三年内为泰山一般同胞补齐斯数，于愿已足。现范、张两君，尚在南京、杭州各处参观，不日即可回泰。先令魏营长、梁秘书两君持函走访。阁下治泰，数年于兹，化行俗美，业已有口皆碑；与地方人士，感情融洽，几等于第二桑梓。一事一物，均当（澈）（彻）底计画，造福地方。盖为地方谋，即所以为己谋也。安知久治是邦者，不复有多年之施設耶？弟虽热心提倡，然戎马倥偬，不暇专门研究及此。阁下

为政多年,当有心得,甚望邀集地方品学兼粹之士,悉心商办,亦可与魏营长从事商酌,总期成效卓著,不徒以虚名了之。此外弟尚有不能忘情于怀者,水坝与道路耳。泰安地势干燥,旱多潦少,一遇久旱,不但无灌田之水,且感饮料之艰。弟曾在五贤祠修坝三道,每道约七八尺不等,储水颇多。前年天旱之时,山居竟不阙水,可知打坝之益。拟请于黑龙潭相度地势,增设水坝多处,或宜于高或宜稍低,期能多存水量,于民食救旱,实大有关系。又由大众桥至车站,向无正路,交通甚感不便。亦欲阁下设法,自桥之西端起至车站止,顺河沿创修马路一条,以便交通而利行旅,此皆为政者所应注意及之也。昔欧、苏为一代名家,然其经历州县,其政绩之见称于当时,足法于后世者甚多。阁下起而效之,安知不为今世之欧、苏也,勉之。前途正未可量! 匆此布托, 即候
政祺!

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朱其华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

其华先生大鉴：

二月四日手书奉悉，爱国血诚，溢于言表，至佩至佩！祥曩昔自动抗日于张垣，虽云收复察东，转瞬即成泡影；枉牺牲我无数爱国健儿，无时不痛心泣血也！故知欲贯〈澈〉（彻）收复失地之主张，须扩大救国之范围，集中救国之力量，方克有济。此次入京，即本此而来，欲于此最危亟之时，实施精诚团结，敢以身为天下倡，安于禄位有所希冀哉！所示欲阅拙著各节，此间所存不全，已令友人搜集，自当陆续奉寄，请释念为荷！国难方殷，各尽所知，各竭所能，以救亡危，愿与先生共勉之！专复，再颂
撰安！

冯玉祥拜复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章太炎函稿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太炎仁兄先生阁下：

远违丰采，时用神驰，昨奉惠书，如亲警欬，承藻饰之过当，益感愧于莫名，伏维道履康娱，潭祺增胜，定荷臆祝。所示三项^①，洵关大计，老成谋国，迥异时辈，当即转交介石委员长，冀能有所取法，利我民族。蒋公捧读之余，尤为倾倒不置，日内当作书奉候，藉聆教益。吾兄为国楨干，文章道德，久所钦迟，尚乞不遗在远，方略频颁，俾资遵循，有以匡益也。专此布复。敬颂
道安，诸惟
蔼照！

^①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九日章太炎致冯信中，认为“敌人所以侮我者，亦非械寇兵赢之由也”，而是因为“一者上下相疑，二者人心渐去，三者赏罚倒置”，提出要“捐猜疑，除苛政，明赏罚”的主张。

复杨伯峻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伯峻先生大鉴：

接奉手教，如亲晤谈，久别积悃，予以稍慰。近想潭第多绥，至为忻颂。贵友贾君国永，刻苦耐劳，学有根柢；远游异国，力求深造。此种心胸，洵属有志之士，闻之甚为赞佩。兹特勉筹千元，先为汇去，以济其急；俟后如有困难，仍愿接济，冀成其志也。此复，即颂时祺！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三日)

介公赐鉴：

日来未暇畅谈，结想殊深。辰维政履康娱，颂颂。回忆去冬面谈赦免政治犯一事，旋因波兰于圣节日，大赦至二万七千人之多，遂又肃函，详论大赦之益，请于元旦日发表。次日即承楚侗兄枉顾，转述明公极为重视此举，已令司法机关，分别详查各案，准备实行，以择重大纪念日正式发表。仰见恢宏大度，为国怜才。聆闻之余，既佩且喜。窃以此事关系于招致人才，符合民心者甚大。欧美各国，无不注意及此，而区区之意，尤为爱惜多数人才计，非为一二人谋自由也。盖违犯刑法涉于政治者，往往逾越常规，其行为均属极大错误，然其人必多奇特之士。当此国家多事，需才孔殷之际，若能从宽予以自新之路，大事开放，人非木石，必当知感，顺受驾馭，力图报〈达〉〈答〉。于国于私，均或有益。乃鄙见果与我公不谋而合，亟拟实行此举。雅量高怀，钦佩无似！伏查三月十二日，乃总理逝世纪念日，为全国所注视，倘于此日发表，尤足昭隆重而示仁厚也。未审尊意以为然否？手此，敬颂
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韩复榘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

明轩、向方我弟勋右：

为国宣劳，驰念曷已。滦州革命，事最壮烈，关系于辛亥革命之成功者尤伟，而为吾党极光荣之历史。经时既久，尚未表扬，每一思及，既惭且念。前于国民军时代，曾建滦州烈士铜像于中央公园；山居之时，又于泰山建立滦州革命烈士祠，聊尽吾人之心，然究属个人钦佩之忱，而非国家纪功之典；必由中央表扬，方足以示隆重。故前曾提案中央，请立纪念碑于滦州，建烈士衣冠塚于北平西山，后经决议交由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委员长膺白兄负责办理。旋又因事搁置。此次来京，旧事重提，又荷中央常会通过，于北平西山修建滦州革命烈士衣冠塚，山东泰山树立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责成两弟分别主持办理，不日当有中央正式公文通知。惟兄以此事重大，夙夜在念，二十余年，未尝忘怀，为民族、为国家、为朋友，均应如此。兹幸如愿以偿，务盼弟台于建塚立碑事，指定专员负责，妥为计画，预事布置，总期周密伟大，以表崇拜革命先烈之诚，兼以昭示后来。吾弟热诚过我，谅必具有同情也。专此布达，顺颂勋祺！

小兄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函稿^①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

介公赐鉴：

日来未及畅谈，想动定必多佳胜也，念甚。窃以治国之道，首在民心，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败，此自然之理，无或稍爽，如船之有舵然，舵之运用适当，则左右咸宜，风浪无险。欲使船舵适当，责在主舵之人，而民心之得，实在治民得人。得其人，则百废具举，四民得所；不得其人，则主之者虽明智学识，超越群伦，夙夜在公，废寝忘食，结果神疲力尽，而人民仍不能普沾德化。群情感洽，盖一人之力有限，抚民之事无穷，故古圣王选贤任能，求才若渴，惟恐人才之不尽为我用，而一民之不得其所也。

是以祥于目前，专函详言朱庆澜、萨镇冰、梁建章诸君，均堪大用，以佐盛治。

现在梁君已由平来京，专候接谈。伏念梁君品学端粹，器识闳通，历任外省政治，成绩卓著。兹以年逾六旬，无复出仕之志，惟经验极富，于国家大势，地方情形，人民疾苦，无不知之甚详，言之成章，倘荷公余之暇，约其晤面，作长时间之谈话，必能尽陈利弊，有所补益，务盼定时延见，是所至禱。

^①原稿旁批“不用”、“存”字样。

又前日孔庸之、覃理鸣^①等六君，所提努力生产以图自救一案，事关国计民生，鄙意以为亟宜逐条实行，以收宏效。如生产教育，应责成教部，改良课文，教师切实讲授。如人民生产力量，究以如何办理为宜，办至如何程度为止。如重工业之中，尤以建筑铁路为大快人心之一事，资财不足，似可利用外资，努力专办。欧美各国，虽称富庶，然兴办实业，尝有借资先例，我自可仿而行之。如促成工业合理化，恐非一般商人所能喻，似应委派专员，专负其责，以指示改良之。如提倡家庭工业，宜先由中央委员及政府各领袖家庭入手，以资倡导，俾有观感。如利用荒废土地，恐人民散漫，不易实行，应由国家主持，各省协助，自收事半功倍之效。如统一国营事业，原议统一集中及裁汰骈枝机关，其法甚善。总之，各条俱为吾国目下首要之图，所言尤中肯綮，幸承我公嘉许，拟交行政院，于一月以内决定办法，次第实行。仰见虚怀采纳，钦迟无量。务祈督饬各主管机关，详加讨论，如期实现，将见国计民生而获其益，固皆出自明公之所赐也。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敬颂

勋绥，伏惟

督照

^① 覃振字理鸣。

致程潜、唐生智、何应钦、 朱培德、杨杰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

颂云仁兄大鉴：

频接叔度，快慰时深，比维潭祉绥和，勋祺茂著，定符私颂。近闻陆军大学招收学员，规定由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北方军官学校、中央军校、保定军校等处毕业者，始准升入。诚以大学为最高学府，必求学有根柢之士，入校受课，方能易资深造，用意至深，法尤良美。弟十四年驻军张垣之时，正值“五卅”惨案之后，各方大学学子，纷纷从戎，遂设立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以宏造就，因多属优秀分子，以故成绩颇佳。嗣至河南，仍依此意，又设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认真授课。故陆军大学在十三期以前，有收纳以上两校学员，均能遵守校规，孜孜求学；自十四期以后，限制綦严，遂致向隅。窃以原定限制，系为征求真才，有裨实学，以防滥竽起见。洵属慎重办法。惟上两校学员，学识尚优，且俱在第三路、第二十五路、第二十六路、第二十九军，及其他各师服务多年，颇有革命经验，尚非毫无根柢者可比。兹该学员等因兵学日新月异，进步甚速，纷纷前来，要求升入陆军大学，冀受高等教育，学习新知，以为报效国家计。弟既喜其求学之切，更嘉其报国之心，顷已函请介公，准予通融，由该两校出身者，亦得升入大学，以遂其愿，且于政府广事培养，及该员等增进学识，两有裨益。吾兄乐育英才，栽培后进之心，素所敬佩；务

乞曲予成全，顺便代向介公一言，他日储材益多，要皆吾兄门下之桃李也。专此布托，敬颂勋祺！

弟冯玉祥敬启

附上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同学录一本
注：本函分缮专送。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日)

介公赐鉴：

日前炮兵学校邹校长作华函称：十八日上午，步炮联合演习，嘱往参观，当于早九时驰往。是日晨间寒冷异常，雪花飞舞。初则炮兵演习，发弹两枚之后，因雪大风烈，遂改为步兵演习。于寒风飘雪之中，精神勃勃，不少松懈。足见该校教职各员训练有素，亦以见我公之监督有方矣。钦佩之忱，何可言喻。惟祥顾名思义，遂生两种感想，试为我公言之。

一、宜设最大之练兵场。查我国练兵，均有场所，然范围甚小，仅足容纳各个之一部分，假使各方合演，则莫能容矣。闻德法各国，均有大至百余里之练兵场。祥前在俄国游历，见其场地段之大，设备之周，尤有过于所闻者。尝觉民国建立已逾廿年，国势飘摇，练兵为重，此场尚付阙如，未免憾事。况在昔圣王尚多设囿，或方七十里，或方五十里。降至满清，为一己之娱乐，建极大之园林。兹为练兵卫国计，岂不可易园林而为练兵场？且中国土地广袤，择地实易，假因地势所限，不能不稍占及民地，而以公允价值，收归公有，似仍无伤于民。鄙意如能于练兵总区，谋以百里之地，至少方六七十里，作为大规模之练兵场，分以步骑炮之界限，加以合法之设备，庶几尽美尽善，乞公注意及之！

二、宜设电力牵引之活动靶场。守土保疆，非有能战之实力不

可。练兵之法，固亦多端，而实弹射击，尤为要着。愚以为宜于练兵场内，设备活动能进能退的步、骑、炮兵各种人形，连以电机，一经发电，则各靶行动自如，而射击军队迅速动作，一如真正身临疆场。可使官兵使用各种器具，而能命中，久之于实战，定有极大助力。此虽用款若干，然实关军国大计也。

愚见如此，未知尊意若何？如承采纳，即乞指定专员，特拨专款，积极筹备，以期提前告成。此属实事求是，有裨于练兵及战事者甚大也。感想所及，率以书陈，即颂勋祺，伏维朗照！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兰州市灾区华洋灾民乞赈会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日）

赈会诸执事先生均鉴：

奉读大札，无任惻然。窃敝军历住贵省有年，本期努力建设，以发扬西北在历史上之伟大精神。惟以完成北伐时代，军事运动多于政治设施，方拟于国事底定后，次第开发，俾诸父老均能足衣足食；孰意事与愿违。深愧无以对父老也！此次药库酿灾，殃及群黎，祥虽远处数千里外，闻之亦甚怆然。故无论如何困难，靡不竭力赞助，以图救济。知关廛注，特先奉复，并颂大安！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韩多峰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日）

秀岩我弟大鉴：

接来书，知公私顺适，甚慰我怀。所言改进训练民众事，关系救亡大计，未可忽视。一面须特别努力，一面须详细同韩主席说明重要情形，同时须注重人才，兹将兄在军事委员会关于民团训练案稿，抄寄一份，可作参考。万望设法改进，积极进行，俾收实效。此复，即颂
近祺！

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三日)

介公赐鉴：

溯自去冬来京，忽忽四阅月矣。光阴如驶，岁不我与，时艰莫补，黯然神伤！然我公施政布化，与日俱进，为国宣劳，钦佩无量。（中略）每念丰功，辄用向往。惟国事殷繁，岂止一端，此后应如何主持，应如何实行，应如何改良，茫如烟海，非可并举。敢本所知，先言其要：

一、关于军事之宜注意者：

（甲）我国军政各事，向系自为风气，迄未画一，尤以各方军队之不一致，为人所诟病。举凡军师旅团，人数之多寡不同，饷项之盈绌不同，军械之良窳不同，马匹之优劣不同，至于纪律训练强弱，更不啻有霄壤之别。似宜先将不同各点，务归一致，然后可责其勤加训练，严守纪律，转弱为强，自属易易。

（乙）自古兵之强弱，系乎将之一身。民国肇造以来，党派分歧，界限过清。为将领者，或为依人作嫁之计，或存五日京兆之心，甚且有朝不保夕之虞。是以敷衍塞责，因循玩忽。将领如此，尚何望兵之能强？必也一炉溶化，待遇同等，除其门户之见，消其南北之分，推诚相与，患难相同，自收负责训练蒸蒸日上之效。韩信自谓善将兵，而推高祖善将将。我公豁达大度，不让汉高，当必有以善处之也。

以上两事，为目前要务，拟请精选知兵大员数人，作长时间详细讨论，俾得正当办法，冀收实效。祥只知此为要图，尚无成见也。

二、关于抚恤阵亡官兵及大赦政治犯两案，前曾屡为谈及，兹复分别略言之：

（甲）抚恤阵亡及残废受伤各官兵一案，悯其为国尽忠，固应从优议恤，而藉以鼓励后来，尤须提前宣布。昨闻已荷明公发交主管机关，依法办理，然尚未闻作何办法。祥终觉此系要着，应有时间性，务乞督促速行，是所切盼！

（乙）大赦一案，两次肃函，均邀采纳。惟前未详谈者，尚有四项，兹补叙之：

1. 政治犯之外，有所谓普通犯，尤居多数。闻省县监狱，俱有人满之患。就军中送押人犯于县监一端而言，往往送押之后，其军开往他处，或被改编，或经解散，将领易人，自不知先有送押情事，当然不复置理。而县长既不知所押者系何罪犯，系何刑期，未便冒昧释放，遂致极微之罪，反押数年之久。准此以推，其未经判决，而已监押甚久者，比比皆是，言之能弗怜悯？此应请斟酌轻重，速为赦免普通犯也。

2. 十九路军官佐，恃其前功，致逾常规，罪有应得，夫复何言。然念其苦战抗日，实增历史光荣，应请原情恕罪，特为赦免。

3. 多数青年，本非共党，不过因其形迹可疑，或以频阅此类书报，或以喜谈此类言语，遂致株连，不可胜数。青年有为，未免可惜。拟请将查无确实证据，而仅涉嫌疑者，一律赦免，以示宽厚。

4. 前年大赦，仅及普通轻犯，其犯危害民国，及与惩治盗匪法相合者，俱未邀赦，致令向隅。窃以此两项犯罪颇大，固不能与他犯相比拟，然如赦之不可，减之未尝不可也。拟请于此次大赦之时，准依减等办法，或以五年作抵，或以十年作抵，例如死刑减为永远监

禁,而永远监禁减为十五年徒刑。等而下之,或各减五年,或各减十年,未始非仁政之一端。陈独秀,牛兰夫妇,杜重远诸人,均虽罪有应得,然执行已久,似可赦释;而杜重远闻正在拟赦间,因报章登载其与某人通函信稿,遂又搁置。窃以为过去之事,似无吹求必要,拟请仍照原议省释,未知可否?

三、关于会议事宜,谨将管见两项,约略言之:

(甲)国事殷繁,诸待急进,时艰共济,端赖集思。虽中常会、中政会、行政院暨军事委员会每周各开会议一次,而议席过多,时间有限,或欲言而无机,或甫言而时尽,甚或存明哲保身之观念,而不肯轻于发言。取决多数,尚属无妨,研讨策略,恐非所宜。拟请于每星期一或星期六下午,开谈话会一次,邀集老成练达,博学卓才之士四五人至六七人,详究御侮安内之良策,著为具体有序之计划。然后提出于大会,表决于群贤,庶言无不周,意无不尽,内收集思广益之效,外无专擅独断之咎,裨益国家前途,当非浅鲜。

(乙)会场坐位之设,多以为无关大体,而鄙意则觉其未可轻忽。颜鲁公上郭汾阳书,洋洋数百言,以坐位是争,岂无意哉?尝见军事委员会会议场内,参谋总长一席,似嫌太后,觉有未合,鄙意应于主席之次,参谋总长居第一席,办公厅主任居第二席,其余亦分别秩序列席。如此设座,似觉确当。其参与纪录之座,以背向议席,亦觉不合,若易而相向,则无可疵议矣。是否适当,尚乞核酌!

四、监察院之设,所以澄清吏治,除去贪婪,为施政之最要机关。自汪先生以三条相拘束,遂致此院等于虚设。且只以空言弹劾,而无实行之权,仍为缺点。伏念右任具革命性,同盟旧侪,本党先进,必使其意满权高,当可望弊绝风清。拟请明公与于君详密研究,妥商办法,庶几顾名思义,实行监察职权。廉洁政府,可实现矣。

五、章太炎先生学问道德,冠绝一时,昔年革命,尤著荇筹。闻

其讲学苏州，生活殊感拮据，是诚勇于谋国，拙于谋身，忠实之同志，刚介之君子也。晚年困厄，不胜感叹。明公革命半生，甘苦毕悉，于其贫老交迫之际，拟请每年由国库提赠三万元或五万元，以公之名义致之，以为维持之费。谓之为尊贤也可，谓之为敬老也亦可。面面俱到，宜若可为，惟仍以秘而不宣为是。

六、京、浙为吾国要区，自宜积极整顿，积极建设。然愚意以边疆为全国门户，较之腹地，尤应注意。前代明君贤相，徒用羁縻之方，以求其不反动为得法，卒之边情隔阂，与各民族毫无联络，因画界失地者有之，反复背叛者有之。即今日英、俄、日本各国之煽动，亦何莫非不相联络，不生感情之弊？诚能规定边远省分之各厅委，每年分期来京一二次，详陈蒙、藏、〈缠〉回各方民情风俗，以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种种施政方针，而政府详为垂询，酌为采纳，其裨益实非浅鲜也。

七、前(略)蒙特派某君往上海等处检阅钢铁及各项机器等事，前在庐山，已经报告。此次与祥晤谈，据谓各处所存钢铁等物颇多，因系中国土产，弃而不用。盖皆以吾国产品，不及外国之佳也。鄙意以为未必俱不若舶来品；就使果不相及，而设法改良，设法制炼，未必终不可用；乃竟弃此取彼，使外货入超日增，利权外溢日多，宁非自毙之策？此尤请注意及之为禱！匆匆手布，顺颂勋绥，诸希 鉴照！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

介公赐鉴：

昨谈各事，快甚！兹复分项，开陈于后：

一、略。

二、章先生道德冠绝一时，而清高是尚，致感拮据。是以前函请赠送国币三万元或五万元，以表尊贤敬老之诚。我公采纳之下，复虑其一介不取，致遭拒绝，卓见高明，益用钦佩。惟溥泉^①兄与章公相契合，托其转致，或当不负所委也。

三、梁式堂先生所著之书，于水利研究有素，言之有则，为刻下治河导渠之极可取法者，昨已面陈，想当赐览。其已印之《儿童德育歌》课本，精采处尤多，曾谈大意，荷承赞许。此书尤为叶楚伦先生所倾〈到〉〔倒〕，亟欲速印数十万本，以广传播。惟鄙意拟先将原稿底本送请鉴定，然后付印。现正改写插画各图，俟二三日画图齐备，即当送上。

四、军事委员会，每星期例会一次，事属军政，关系綦重。以我公秉政中枢，一日万机，由祥代为主席，分任其劳。然会议之后，自当面陈颠末，庶合体制。拟请自本星期起应于散会后，由副委员长偕同办公厅主任，或参谋总长，或军政部长，立往尊处面陈会议情

^①张继，字溥泉。

形,及表决经过。倘公别有要事,时间不许,应请临时以电话约定,于午后四时左右谒晤,需时不过十数分钟,即可说明详情。此事为衔接起见,固应如此,似仍不致误其他要政也。

五、介绍丁君慕韩,已荷允许。查丁君学问渊博,擅长军事,待遇优厚,定多裨益。回忆日本之强,固由于明治维新,事事进步,而主要则首在治军。盖日本仅得一德国之中校军官,用种种方法联络之,逾格尊崇之,又以天皇之贵,相与结交之,不数年间,尽得国防之办法。我国前亦得日之司马传授国防真意,惜仅传授一载有半,尚未窥其全豹,因保护不周,致被日人忌而刺之。失此良师,殊堪浩叹!现在陆军大学尚聘欧美教员多人主讲一切,然祥参考数日,知其多属皮毛,尚非国防大计。缘种族不同,区域各异,彼邦之士,断不肯以其秘密战术轻授于他邦之人,应如何妥择善者,优为待遇,妥为保护,使其有所感于我,而复无意外之虑,然后可望其倾心讲授也。是尤汲汲所望于公者。丁君曾受日方司马之训练,当有特长,并希延纳,是所切盼!

六、略。

七、处此时局多艰,国难严重之秋,需才孔亟,惟虑不足,储以备用,实属要图。祥平居思维,首重于此。故或旧友相依,或新识甫来,其有学问宏深,见识特超之士,固欲留备大用,共佐盛治;即才具展开,经验宏富之员,亦欲广为延纳,藉有建树。日昨单开诸人,即不乏练达明通之才,幸荷储诸夹袋,允予委任。行见济济英才,尽集公门,尚乞早为发表,以安士心!

八、沪上各方如陶知行先生、章乃器先生、江恒源先生等多有救国会之提倡,或奔走呼号,或广事宣传,无非抱爱国之热忱,期达救国之目的。然因内外隔阂,情愫鲜通,往往有人故意报告,致疑其别有作用。而各方复疑政府故事压迫,遂致时生误会,益复支离,猜

忌愈严,反动愈易。如能时派妥员,频与接洽,自可恍然大悟,明了政府之苦衷矣。最好请其来京,我公亲与接谈,种种设施,种种用意,何事不妨揭明,何事应守秘密,推诚相告,不复隔阂。该会各士,洞明大义,不特无轨外行动,或能尽力协助,作我后盾,裨益国事,当非浅鲜。

九、胡展堂先生颇负重望,共谋国是,足助苻筹,我公盼其早日回国,速莅都门之意,至切至殷。祥体公盛意,前曾发电于展堂,以信陵君因魏见重之理,委婉譬喻,以证其因我中华而见重于各方之情。展堂明达,翻然有动于中,立买直至上海船票,克日首途,乃不知因何行抵香港,辄复裹足;或者风浪远涉,暂时休养,以待气候温和,亦未可知。尚乞我公频与周旋,多通音问,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如有疑虑,因可藉以释然;如无别情,更可藉以亲善,为国为友,俱当尔尔。昨谈及此,极荷采纳,诸希鉴照,并颂勋祺!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

介公赐鉴：

章乃器、陶行知、江恒源诸先生，因爱国心热，有文化救国会之设，纯系出自热诚，欲图补救，其居心实与各方学生请愿救国如出一辙。事之有无效力固当别论，而发愤爱国，实为国人所共谅。或因素少接洽，或因不悉底蕴，往往非疑其别有作用，即疑其另有背景。甚至报告之人以疑似之悬揣作正式之传报。闻一说十，成杯弓蛇影之谈。其实以讹传讹，误会滋多。久之两相揣测，彼此猜忌。本属一方之疑，反成两方之误。诚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念及，甚抱杞忧。尝读宋史，每叹关闽濂洛诸君子同是救国之心，同为误国之人。何则？救国之心相同，而救国之术各异，乃不相联络，反相猜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己为是者，必以人为非，卒之互相攻讦，不能相容。至愤恨至极时，徒知意气用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反不论是非矣。故历代国事，以君子与小人争，终归于败，而宋则君子与君子争，而究也失败与小人等，诚为可叹。祥意今日章、陶、江诸君，同为救国之事，将成两相误会之局。纠正之方，窃以宜速由多通款曲，时通情愫为入手办法。盖政府于国事，有不能不暂守秘密之义务，而彼等远处沪滨，不知政府之苦衷，未能相谅。职此之故，拟请我公于万机之暇，频召诸君来京晤谈。委曲详情，诚以相告，杯酒往来，情义渐洽。使其知我之爱护国家有更甚于诸士

者；知我之爱护诸士有更甚于自爱者。则必倾心相感，同力合作，不惟无制肘之虞，益当有交融之益。朝野一致，其效倍大；裨益大局，岂有限量？日前布函，曾言及此，惟语焉不详，恐不足以邀察照；兹复尽情奉陈，尚希鉴纳。现在江恒源君业已来京，如荷见邀，谅当乐聆教益也。一得之愚，谨以奉布。是否之处？伏乞核夺。专此。敬颂
勋祺！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介公赐鉴：

窃维中国之贫，由于利权之外溢；而利权外溢，由于实业之不兴。而大开矿产，大炼钢铁，尤为振兴实业之基，富民强兵之本。盖百业之机器，农民之用具，练兵之军械，何莫非钢铁所造成。是钢铁者，几为国家须臾不可离之品。乃吾国铁矿极多，开采极少，固因办之不得其法。而根本实为资财所限。以故坐令货弃于地，而反购之于外洋，卒造成入超日增，利尽外溢，以达今日国与民交贫之现象，可胜慨哉！鄙意以为吾国目前建设要政，不外修铁路开铁矿两事。月前铁道部发行一万万二千万外债，以建筑川、黔等处之路，提议于中常、中政两会，祥曾首先赞成。诚以交通便利，如人身之血脉贯通，于国于民，裨益良多。虽今日大发公债，而以后之收入源源而来，利莫大焉。较之因他事而发公债者，实不可同日而语。至采炼钢铁，似更要于修路。实业部吴部长，曾有借款开矿之计画，卓见宏论，钦佩莫名。惜吴君鉴于国贫款艰，未敢大举，仅拟由渐而来，以期易成。鄙意窃以如此要事，亟应速从大处落墨。应仿照铁部办法，即加高二三倍之外债，以从事于钢铁之采炼，将不惟永足国用，且可售之欧、美，一反入超之弊，而收出超之效，岂虑外债之无力偿还？谚所谓一本万利，洵非虚语。拟请我公特别注意，提倡办理；或令实业部扩大计画，壹意进行。倘能提前着手，早日采炼，富国利

民,正自无量;或因钢铁日多,而藉以增高吾国制造枪炮之程度,则兵坚国强,永树无疆之业,关系岂不更大。一得之愚,谨以贡献,想我公当以为然也。务盼采纳,是所至禱!专此奉布,敬颂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冯洪国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

洪国爱儿：

前天得你来禀，知你已到北平，在你伯母家住了。你信中说被父亲责罚之后，面子上觉得难看，似是无颜见人……。我曾告诉你过古时辕门斩子之故事，当时若非余太君以母子之情迫之，恐宗保不免一死。于此可见先贤之先公而后私，又可见非如此不能使大家都知道国法人情不能不兼顾之道；决非宗保之父无父子之情，更非宗保之父不给宗保留脸面也。此中重要之点，尚希吾儿于读史之时看戏之时得些深的教训，以期有益于你的为人和立身也。你觉得无颜面见人，便是你“知耻近乎勇”的好关键。希望你时时刻刻知道要做错了事，人家便要看不起你，如此，则不可不谨慎不小心也。你的生性是很纯很厚，只是读书的根基太浅，又加上近十年来，你日日过的逃难生活，所以不免学些“一瓶不满半瓶摇”的东西。你把这几年所遇见的事一条一条的写出来，则知道一切欺骗、幼稚、虚伪、自哄等等真是不对了。谁无父母？谁无国家？若一切不讲，直是乱说乱来，结果则成为今日不堪设想之局面。张先生对我说，他本是革命的，后来在北平被抓获，当中坐而审案的就是曾负责的同党，而今转变了的、抓人的亦是陪审的。于是他才知道昔日骂人不革命假革命，而到了紧急关头反倒出卖了革命。此点关系太大，你能留心于此，则人对人对己就有了准备了。你喜欢周济苦朋友，我是最喜

欢不过的。但是须要认清他是真正贫苦，真有危难方可助之，不可帮那任意胡为的人为要。你能在北平找点小事作很好，可是你要特别小心。北方多数军官，曾为我的旧友，你如果能约束你自己，勤朴好学，诚实可靠，则必无一人不愿助你成功。然你若不自检束，放荡乱来，则不但你的事难成，反之代我买许多骂名了。国儿、国儿！你要切实记念此语！为你能升陆大起见，你能在北平抽暇补习功课为最好。只要你立一个坚决志向，定然有成功之一日。你父年过半百，尚每日到陆大听课，吾儿能升陆大读书，可算雪父之未入陆大之耻矣。国儿、国儿！盼你努力上进！你的婚姻的事，为父向来主不干涉主义，然而至今已悔之不及。深愿吾儿念及为父老矣，两鬓斑白，行将就木之人，跟你也跟不了几年，还有什么希望你，只是希望你作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大人物，而对于你的本身的事，有个确定的打算。至于你的几个弟弟妹妹，虽然是个人许他自立，但是不能不望作哥哥一面给他们些好样子看，一面还不能不希望你处处留心帮他们的忙呢！此语亦很重要，望你留心！以上各条，拉杂书之，盼望你好好的记着。余不多嘱。

父手此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

介公赐鉴：

日前偶尔不谨，致为风伯所欺，故各方会议均未能依时参加，正自愧恨间，忽承驹从惠临，殷殷存注，隆情盛谊，感何可言。并因时局杌隉，辱荷下问，惟祥学识浅陋，又以病中未能详谈，不足裨益高明，然继而思之，前日所言，多关大局，谨将原意录出，送请存阅。

一、日俄交恶之事，或将先行破裂。祥再四思维，恐敌方之意仍先在此而不在彼也。盖敌与俄之不能相容，固属不可讳言，然其敌俄之心甚切，则谋我之心必益急。以侵我之后，既可集中其力量，又可免后顾之忧。故祥料其对于俄方仍以敷衍手段，暂作缓兵之计。一面先以全力直接据我土地，即攫我之财，用我之民，以扩大其敌俄之力。是其与俄冲突日甚，而我之危险亦随之日甚也。管见早已及此，故迭函请用各种方法，联络英、美、苏俄为实行抵抗之策，今仍自信颇坚。务乞特别注意，须有专员专责专款，多方筹备，是所至祷！

二、敌方国内多事，环境恶劣，目下或不暇以强大之力横来压迫。然此言幸中，仍未可视若缓冲，而充实国力实为不可稍缓之计。欲求充实，则仍以大炼钢铁，大设各种机器厂所，振兴实业为要图。在尊意觉从事钢铁未免使其疑忌，卓识远见，计虑周详。惟鄙意终以富强之道，系为国者所应卧薪尝胆，汲汲于此，不得因避其疑忌，

而遂不办也。矧生死关头，存亡枢纽，要政之兴，似不容缓。且采炼钢铁，不必专为军械，农工商业，何莫非需用甚殷也。

三、日本政情，将成革命之势，但其结果，仍似无利于我。我亦不得因其内乱，遂存幸免之心。昨我公论日方形势之劣，譬如下坡然，业已开始而下。而我则已下至半坡。喻之甚当，钦佩无量。惟我之下也，应有止境，倘由此力思振作，凡能充实国力者，努力为之，积极筹备，不断地努力前进，正为我发愤图强之机。

四、略。

五、陶行知之任教育，承公评其既非研究共产主义，又非无政府之训诲，漫无纪律，甚不为然，推而至于某某虽皆鼎鼎大名之教育家，究俱有无纪律之嫌。仰见眼光四射，确中其弊。惟陶之遇事有识，颇具热诚，而性各有偏，或不免流于奇僻之处。尚祈多与接洽，有以纠正，为益良多。至教育无纪律，师生无感情，几为今教育之通病，祥每一念及，尤不禁痛心疾首也。记有数事，试琐言之，以资证明：

（一）王铁珊先生年近七旬之时，尝与祥谈及幼年在乡读书，塾师怜其父老多病，家况寒素，颇为接济药费。一日买笔四枝，以佳笔二枝给铁珊，其劣者给己之子。铁珊方以为疑，师为解之曰：汝家贫父老，赖谋生计，故以佳者予之。吾尚能教书，吾子不急谋生活，笔劣无妨也。铁珊言至此，泪下如雨，感师恩也。学虽以后举进士，官省长，至老犹不忘其师。前辈师生间如此融洽，相视如父子；今之校，安能有此？

（二）二十年前，与耶教内诸友谈心，见其女仆之子向（毋）（母）索要手表及踢球鞋。其母谓寒家安用手表？其子言校中同学俱有此物，我若独无，恐为人笑。如不予，宁不入校也。任教育者如此提倡，寒士岂能求学？闻近年益复崇华黜实，南京、北平各大学学生每

年非数百元不能足用，竟成贵族学校，无怪贫家之裹足不前也。

（三）闻各校有资质聪明、学业精进之生，虽至将毕业之期，因无力交纳学费，致被迫退学者有之。虽荒唐懒惰学生，但能依期交费，仍可卒业。果属如此，安望其造就人才？

（四）明公有鉴于教育退化，救国乏才起见，欲建立国难教育方案，以资培植，而应国用，实为切要之图。请即召集明通教育家，悉心研究，期尽美善，以收树人之效。

六、章太炎先生为国家人瑞，士子师表，尊之养之，理所应尔，且以示尊贤敬老之意，感佩何已。祥以病中，未能多叙，草草奉此，敬颂
勋祺，伏维
警照！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复 龙 云 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二日)

志舟仁兄主席大鉴:

唐副主任来京,交到华函,备荷藻饰,迴环展诵,感愧莫名。就
审勋祺茂著,仁政普施,翹企清晖,殊殷忭颂。弟之临池涂鸦,不过
兴之所至,藉以消遣,岂足当大雅之一盼。乃承远道函索,弥增惭
愧,特撰联语十六字,书以奉上,尚祈指正瑕疵,有以教正。专此布
复,顺颂

近祉

弟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三日)

介公惠鉴：

日来未及畅谈，殊以为念。想履祉绥和，诸凡畅遂，且颂且慰。近来边疆日紧，风云频传，凡能收拾边地人心者，均应特别注意，藉收相助之效。顷接班禅额尔德尼来电，其文曰：“冯副委员长勋鉴：密。久违教益，弥切葭思，敬维道躬安适，为无量颂。班禅抵青数月，回藏事务，大体就绪。维中央核准旅费，尚余三十万元，未蒙发给。迭电罗处长等就近催领，迄无结果，首途在即，深为焦念。青省购办各物欠价，即待清理，而人夫驼马，延迟一日，即受一日之损失。前项经费，实属待用，诸多孔急。年来诸事，仰叨照拂铭感无似，一篑之功，尚祈设法玉成”等语。窃以班禅此次回藏，关系于维系人心，巩固西陲者至重且钜。若任令久羁青海，似非所宜。现其束装待发，需用旅费甚殷，究应如何办理，乞即核夺，俾速成行。专此奉布，敬颂

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杨 虎 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

啸天仁兄勋右：

侧闻荣任新职，曾专电奉贺，谅达典笈。日前驰从莅京，辱荷枉顾；适因外出，有失迎迓，旋即专诚答访，亦竟不遇。彼此相左，未能把握畅谈，深用怅惘。昨接马相伯先生手书，知复旦大学学生被捕七名，尚在羁押，希望为其缓颊之意。该校亦有两青年女生，前来陈述，语意亦殊可悯。弟于此中真相，不甚明了，惟弟于日前在广播讲演之时，记有吾辈对于青年学子，应视若己之子女，有善则奖励之，即有时非申斥之不可，亦须循循善诱，使其改过迁善，成为有用之才之语。今此七人者，其言语行为，如何失越常轨，无从悬揣，敢乞费神详为查询，如果因少年激烈，尚非有意为恶之流，似可明加教诲，示以大义，从宽释放，俾便自新。弟与吾兄既系同志，又有同乡之雅，复佩高风，相称莫逆，用特率直一言。专人驰送，希冀采纳。可否之处，仍请核夺。匆此布臆，顺颂勋祺！

弟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密电

（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

急。

北平宋主任明轩我弟勋鉴：亲译。密。时事艰危，全国人民皆思奋起救亡图存，中央尤积极筹策。蒋公宵旰贤劳，于吾弟撑柱河朔，倚畀殊殷，意极诚恳。现将有太原之行，冀、晋密迹，吾弟宜届时诣谒，报呈请示，其余高级人员，能有数人往尤佳。中央对河朔事盼望既切，则地方之希望于中央者，允宜及时陈请，期得指示与援助。知吾弟将有恳挚之表示也。除俟蒋公启节时，再行电达外，先此密闻。兄祥。庚。午。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马 相 伯 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相伯先生大鉴：

前接尊刺，于裁覆之后，即专函杨啸天司令，婉言解释，请将被拘复旦学生，曲为成全，早予释放，俾免久误学业。顷得覆信，因案已上呈，未便擅专，现经电请保释，想一经该处专电疏通，则系铃解铃，自可消化于无形矣。兹将杨君原函寄阅，藉释锦注。专此布达，
顺颂
道祺！

冯玉祥启

附杨司令原函一件。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石敬亭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

明轩、筱山我弟如握：

千万对于学界联络已失之感情，吾人万不可得罪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分子，因他们都是国家将来之主人也。先贤之教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万恳弟等注意也。此问军棋！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萨镇冰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

鼎铭先生惠鉴：

久违光霁，寒暑屡更，远念故人，时深驰慕。当此日丽风和，即维潭祉多佳，老当益壮，翹瞻雅度，忭颂惟殷。弟壹是如常，羌无善状。每思国难，忧心如焚。先生当国多年，勋猷并茂，济时之术，定必有以教我。陈君国梁因事赴闽，特修函嘱代致候，一切近情，皆可垂询而知也。尚乞不遗在远，时锡箴言，俾有遵循，以匡不逮。专此奉布，敬颂道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 杨 虎 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

嘯天先生大鉴：

顷接华械，敬悉台候康胜，至以为慰。前捕之复旦学生，荷承逾格原谅，曲为解释，得一律恢复自由。具征爱护青年，无微不至，私衷钦佩，莫可言宣。匆此复谢，敬颂勋绥！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秦德纯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明轩、绍文我弟勋鉴：

为学界事，日前曾数函驰告吾弟。顷忽接章太炎先生来书，亦同此意，并囑婉为劝解，以为台端开除荆棘，所见甚大，极如鄙意。查此事之发生，远道闻之，不甚明了。但青年学生，热度过高，感国难之严重，不免有激烈之言论，此属少壮恒情，且为吾国之好现象，不宜过于抑制也。况学生关怀国事，可为吾辈之后盾，若能利用，于以后各事正多裨益。否则处理失当，将感情日趋恶劣，动生齟齬。不特于前誉有碍，而事实上尤多制肘之处，无形中反为吾救国御侮之阻力矣。此中关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慎审以处之。总之，以后对于类此之事，防范不可不严，而处置必宜从宽。至此次所捕，如知识分子，鄙意如无特别情节，即希早为开释，以示宽厚之意；且足以释群疑，而免谣传日多，误会滋甚也。章太炎先生来函，照抄一纸，寄上，请参阅可也。专此布达，顺颂
勋祺！

小兄冯玉祥启

附：章炳麟先生四月十三日函

焕章我兄左右：

前闻北平学界因开郭清追悼会被捕五十余人。郭清本非有重

要事故,追悼亦属恒情,而逮捕如此其广,且羈之陆军监狱,殊不可解。如以为别有阴谋,则防范不妨加紧,而处置务必从宽。若屡作过分之事,从此政界学界势如水火,虽小事必化大事矣。明轩似未悟此,弟以事非紧急,亦不欲琐琐言之。兄宜婉为劝解,非只为学子求全,而为明轩开除荆棘亦不少也。特肃,即候起居万福,不复络缕。

章炳麟顿首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阎锡山密电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

急。

太原阎主任百川兄勋鉴：密。都门畅晤，快接雄谈，别远会希，仍增惆怅。前传烽鼓，京友惊走相问，弟则深知台端运筹有方，奠安河朔。远道翹止，钦佩弥殷。弟等枢畿襄辅，但竭愚虑，无足告语，惟冀公有以慰故人也。临电神驰，伟怀奚似！弟冯玉祥、张继、李烈钧。巧。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 李 炘 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二日）

显堂我弟大鉴：

顷接来书，敬悉整顿警政，足征贤劳。此事关乎地方之安危，闾阎之宁谧，以阁下长才处之，自必绰有余裕。然区区之意，尚有数事奉告，尚希注意：一、谨慎小心，该请示者必须请示；二、多看公事，小心字眼；三、用人宜慎，知人宜明；四、发出公事，更须特别加慎；五、此间有过之庄、马冠军、戴树勋、王玉玺、李登州五员，均充军会谘议，才尚可用；惟在此无所事事，如君处有需才之处，可派去也。请酌之！专此布复。顺颂
近祺！

如小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韩复榘密电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二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我弟大鉴：密。顷接号电，敬悉巡视返省，贤劳卓著，佩慰何如。长官出巡，为行政之极善办法，既可视察地方，问民疾苦；又可考核官吏，有所指导；而已亦藉以详知一切，为移风易俗之一助。故多到各处查看实为要图。参观日舰谅必多有心得。科学日见发达，战术战具亦日益精进。吾国事事落后，深用疚心。兄尝谓处今之世，国家宜多集资财大开矿产、（练）〔炼〕铁钢，以为造器造械之基，而免仰给于外人。惟政府虽提倡主持，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各省疆吏能本自己力之所及努力为之，亦不无小补。希弟台图之！兄冯玉祥。养。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李贛鹏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二日)

贛鹏^①世兄青鉴：

送别行旌，深用恋恋，想足下当具有同情也。远涉重洋，留学异国，务盼孜孜不倦，研求实用之学，以冀不负此行，并不负仆与尊大人期望之心。黄少谷先生函谓宜于牛津或剑桥大学择入一校，所言甚善，宜与商定。且凡事皆可向其请教，庶有把握。兹将应守应戒各事分叙于下，希为注意，并望身体力行，不疏忽，不松懈，则幸甚矣。

一、少年之士易涉轻浮，富贵望族尤易染此。务须力求忠诚沈厚，不欺人，不自欺为要。

二、任事以忠，待人以恕，为处世要诀。

三、谦字为束身、涉世、求学、交友之要道，宜终身服膺之。

四、求学须专，并宜于思字、问字上痛下工夫。

五、求安逸、喜游荡、思美食、爱鲜衣为今日少年之大病，宜力戒之。总以崇实黜华为主。

六、抛离祖国远涉重洋，是为求学来，非为游历来，时时刻刻将此分辨清楚，自能埋头用功日有进益。更宜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校中功课为我国所无及所不知者，务须切实研究，期有心得。

^①李贛鹏系李烈钧之子。

以上六端，系就关于足下者言之，非谓求学处世之道尽乎此也。聪明人必能悉心领略，知所戒守。其余未言及者，是在随时随地善为体察矣。匆匆草此，不尽万一。即候文祺，诸希珍卫！

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刘必达信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七日）

必达先生大鉴：

接来书，敬悉荣任南宫区行政督察专员，欣慰无似。阁下为诚实君子，人所共知，值此际会，正宜本其所长，力图建树。专员之职既为亲民之官，又为县长之领袖。察吏安民是其专责；移风易俗端在学识。而目前之要政约有六项：一、不嗜杀人；二、爱护青年；三、亲近知识分子；四、普及教育；五、多同百姓谈话；六、练民兵。以上六条，仅就现今时局及地方情形言之，盼能依此实行，国与民同受其福。若能扩而充之，时时以地方为念，事事以人民为念，合乎民情者尽力做去，违反民意者痛加戒除，是又鄙人之馨香所祝祷者也。并希多通信函，规我之过，补我之缺，尤所感盼！专此布复，顺颂政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丁树本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七日)

树本同志大鉴：

接来书，知新任濮阳县长职，慰甚。惟县长为亲民之官，所负责任及应尽义务，较任何官职均为重要。兹信手书有县长必要八条，抄寄一份，望即注意及之！专复。即颂
近祺！

冯玉祥

附：县长必要八条

一、求民隐必须时常下乡，使官民如家人父子；随时演讲接洽，毫无丝毫阻隔。

二、察掾属必先以身作则，然后责若辈改进，或自勉。否则徒劳无功，转多笑柄。

三、清慎勤三字为不磨名训，勿论何时，古今一辙。

四、昔人以官称父母，今日以官为公仆，然必须父母其心，公仆其身，民众方面才能得到益处。

五、官吏之俸禄何来，民众之脂膏攸关，此念应于五更头，借平旦之气，静静思之。

六、虚伪二字，为亲民之官所最大忌。以一身系全县安危，一念虚伪，而全县无真实之风化。

七、境内有匪为知事大辱。然匪之来源不外二端：一为饥寒之

所迫勾引外来；一为风化之不良有隙可乘。有匪时重在官民协力；无匪时重在正本清源。

八、民刑各案各县情形容有不同。有县长办理者，有县长居留察地位者。勿论如何，案情轻微者应随到随审，随审随结，必以勤，免误农时。案情繁重者应多方征询，人证不足取之以物；物证不全准之以情。而人物二证，尚须酌理而必以细，藉免冤枉。

以上八条，为一时随手写出，如采用，当不少裨益。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秦德纯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七日)

绍文弟台大鉴：

顷接四月二十二日来械，敬悉被捕学生已释三十余人，闻之大快。其余十数人情节虽重，要不过失之过于激烈，此属青年常态，似可原谅。尚乞阁下努力设法，以完全释放为要！圣人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言最有道理，尤近人情。愿吾弟细为玩味，则对于青年，自必乐予成全也。北方学界时有来京者，每当接见谈及阁下时，佩服之余且深仰慕之意。倘吾弟对于学生事宜，力为周旋，以后互相联络，易生感情，收益当复不浅。甚盼注意及之！专复。顺颂勋祺！

小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马翼云函

(一九三六年四月)

翼云先生足下：

昨奉华翰，足下怒忧国事，情溢楮墨，甚佩，甚慰！国步艰难，非团结不足以救危亡，非抗日不足以挽国势，此祥数年来之主张，一切言行，未尝或渝。四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所载之广播演词及天津《大公报》所载萧乾君之《首都访冯记》，表示尤为显豁，岂足下未曾见之？兹并奉上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辞两册，亦足据以窥测祥之本衷。足下于祥关怀甚切，词意甚厚，苟检阅上列数文而细思之，则并知祥之言行，幸未负足下之雅望。至于平、沪学潮，皆由纯洁青年而发，祥极为同情。其被捕系狱者，亦已力为营救，次第保释矣。足下爱国之殷勤，私心甚许，尚希善用此热忱，以图有报于国，此则祥所望于足下者也。专此！顺颂
文祉！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冯洪国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洪国爱儿：

收到你的两封信，知道你在南苑已有正当的事情。我们为你喜欢，又为你害怕。喜的是加入二十九军，他们为革命曾流过成千累万的鲜血，为民族曾牺牲过许多的性命，他们是有很光荣历史的团体，吾儿得以实行加入，我们如何不为你庆幸喜悦呢？害怕的是因为许多前辈对你过于客气，不肯说你，不肯管你，凡事对你都有些例外，久之久之，必定把你害得不成一个人了。古人说：环境好，定糟糕；环境险，出好汉。其中很有教训。我们因为你处的环境太顺，如何不替你害怕呢？

吾儿年已二十多岁了，你父我的头发已白了很多，人生在世，像我还能活多少年啊！还能照管你多少年呢？惟有希望你本你自己所知立个高志向。我知道中山先生说过，必有高深学识方能革命，方能救国。你此时若能埋头读书，用功追究事理之根本所在，三五年后必有大进境；但不可太急以求速成耳。

《纲鉴易知录》实为最好的历史书，须仔细圈点一二遍，或另用纸本记出，或将重要之点，书于书眉之上，均无不可，惟贵在有恒二字。按吾之经验，无恒心之人，即是无毅力之人。凡无恒心无毅力之人，大事固不能成，即小事亦万不能成。所以我们希望你在不懈二字上特别努力。

军中之事，重在纪律。若纪律一坏，则万事无成；若维持纪律，必须自本身始，即自己不能宽容自己是也。为明白何为纪律起见，希望吾儿将二十九军之简明军律详细记熟，则一言一动，定有所标准矣。

谦下和平，为待人接物极要之秘诀。我幼时读书太少，所以说话过于自是，以致得罪人很多，发生之误会也很多。每一念及，惭愧万分。希望吾儿切实注意此点，时时不忘我有所不知，我有所不能，我有所不明，我有所未行，谦谦以待人，下下以接人，久而久之，则同人自无不谓吾儿为知礼之军人，行礼之君子矣。昨章太炎先生对人说，孙中山之长处有四不可及：一为蔼然可亲，二为不念旧恶，三为不怕人骗，四为有自信力。按此四事，而以蔼然可亲为首，其为万分重要者，乃持己待人之根本态度耳。吾儿其注意焉！

家中均平安，问你近好，盼你对于衣食格外小心。此嘱！

父母手此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杨 虎 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

啸天先生勋鉴：

久不把晤，深以为念，伏审履祉康娱，且颂且慰。兹有上海大夏大学之学生李耿者，陕西长安人，闻因参加援助复旦被捕学生会致亦逮捕。窃以青年学生往往重视团体，有会必加几成习惯，未必真有若何反动意也。李生年甫十九，尚属幼童，其学其识，或未充足，敢乞台端详加调查，如无重大嫌疑，或无其它确据，可否从宽释放，尚希核酌！专此布托。顺颂

勋绥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阎锡山密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

太原阎主任百川棣台勋鉴：○密。奉读齐电，敬悉种切。此次贵省事变，几成蔓延之势，幸吾弟计划周详，布置严密，以最短之期，结束此最重要之军事，为民为国，劳苦功高，聆悉之余，无任钦佩。惟外侮日亟，前途茫茫，夙夜筹维，忧虑何已！值兹大难将临，不努力即无以图生存，必须早为准备，届时方易应付。吾弟老成谋国，胸有成竹，当以鄙见为然也。临电神驰，翘盼曷极。如小兄冯玉祥叩。元。

复安临来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

安临来^①先生：

得到你五月七日的信，一方面使我佩服，一方面使我惭愧。佩服的是：先生的博爱精神，处处为贫苦的人想法子来帮助他们，这种仁善慈祥的心，正是耶苏基督所诏示而劝勉我们的。先生能够细心体会而发挥，施惠于泰安孤贫的人，我应该替泰安孤贫的人来感谢你！惭愧的是：居然也有许多不相识的外国朋友看得起我，为着我的名字来捐助钜款。这种一举数得的事情，我怎能推辞呢？我现在便寄上榻枕半打奉赠，请收到后诸祈斟酌为之。尚此奉复，敬祝康健！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安临来时为泰山教养院院长。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

介公赐鉴：

周巡博察，车驾云劳，勤政亲民，至于宵旰，而愚等备位襄辅，鲜补时艰，驰驱不效，深资愧悚。然未尝不欲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冀德泽之衍流，兴邦家之不振也。今倭寇横行，益肆其极，一误再误，岂不坐亡？往者已矣，奋起未迟。谨陈三事如左：

我国形势，虽重中原，然长城险阻，足固边圉。今之议国防者多言凭河为守，斯诚惑矣。愚见以为国防设计，应去数年来后退之策，而为前进长城之线。前此抗战已覩其效。虽山海关至古北口方面为敌侵占，其余仍为我有。现张自忠部扼守察垣，南口天隘，且在其后。故国防第一线，当以长城为根据，庶可翼辅天津、北平，防敌西进。是不仅为军事上的要着，安定人心，振作士气，亦非此不可也，此其一。

夫离心离德，殷是以损，同心同德，周是以兴。人心离合，系乎存亡。自政府对北方诸省停党部、撤驻军，人民已疑中央将弃之如遗矣。所赖诸将领之一片丹忱，得保疆土。愚意阎锡山、宋哲元诸同志，在学识上言，容有高下，至其精忠爱国则决无二心，此可以断言者。政府对于北方诸军允宜寄以腹心，示之以大计，补充其军实，不仅与中央各部无所轩轻，甚至优遇而有过之，务使上下一心，心悦诚服，乐为效死，则士气大振。北方形势一殊，全局改观矣，此其

三晋形胜天然，河朔壁垒，西北锁钥，控察绥而连鲁豫，为历代重镇。此次中央大军进驻，正得其时。顷闻有南旋之议，此不仅更失人心，抑且有乖军略。且敌图察绥，窥伺方亟，视平津若囊中物，雄师厚集太原，尚可收遏其西进之效，若遂旋师，是何异如敌之计耶？此其三。

总之，今日之事，非抗敌不足以图存，非固守河朔，不足以抗敌。南宋季明，前车可鉴。苟北方不守，偏安难期。矧今古情势大异耶？愚等鄙见，若按甲盘桓，缓图资敌，甚或退师延颈，自贻亏恤，徒使狡虏凭陵，苟延岁月，诚期期然以为不可也。国势危殆，有如累卵，蒿目所及，敢不尽言！披沥以陈，惟衡察之！

冯玉祥、李烈钧、张继敬启

（《蒋冯书简》）

复赵登禹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

舜臣我弟大鉴：

顷接五月六日来函，阅悉一切，藉知弟台痛下决心锻炼身体；又以清乡余暇攻读史书，闻之极为欣慰。曾文正公云，养生之道，健康之方，养生要常起早，健康要多走路；常起早精神爽快，多走路血脉周流。闻弟台之病已复原状，更为喜悦，务望努力挽救危亡，是所至盼。兹将应行注意事项数条，随笔开列于后，即希查照，不无小补也。此复，即候时祺！

冯玉祥复

(一)吾辈军人，文字原非特长，凡遇公文，务须用心细看；或用心细听。

(二)杀人原为万不得已之举，东汉邓禹，带兵四十年，未尝妄杀一人，所以为东汉第一名将也。遇事总宜细心体贴，以不妄杀人为第一要紧事。

(三)剿匪，宜剿抚兼施，仁义并重，仁则民感其德，义则民服其力；宁可过乎仁，不可过乎义；义必由仁中产出者方为大义。此层要特别注意。

(四)古人有言，民犹水也，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如军民一体，民皆载舟之水；上下相离，民皆覆舟之水。此节更当留心。

(五)社会任事，举皆不易，必心到、眼到、手到，三者缺一不可。

曾文正公实行此三到，所以前清文人带兵，无出其右者，吾辈当效法之。

附：赵登禹五月六日来函

委员长钧鉴：

离别尊前，转瞬数年，想念之心，与日俱增。每忆受钧座二十年来教养之恩，得有今日；虽离别日久，而训诲之言犹铭刻心中，念念不忘，宛然如在目前也！日前石总参谋带来手示，拜读之余，感激涕零，遵即痛下决心锻炼身体，俾得效忠党国，仰副长官之厚望。稟覆迟迟者，因身体尚未复原也。刻下贱躯已复原状，每日除整饬部属，暇即攻读史书，藉增智识，请释远念。现在河北省分四区剿匪，职率所部担任第四区，共六十一县，师部住任邱。表面尚平靖，惟汉奸匪徒暗地潜伏，极堪顾虑，现正一方进行清乡，以遏乱萌；一方积极训练，准备为国效力。无如自愧才浅，学识缺乏，兢兢业业，如临深渊。敬祈时赐训诲，俾资遵守，是所盼祷！肃此稟闻，敬请
崇安！

职赵登禹叩稟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函稿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日）

明轩我弟如见：

昨瑞伯^①弟回京，得读手书，知为国贤劳，苦撑北半天下，诚不能不敬佩也。

至于有过无过之说，兄每读“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之句，使我深知先贤光明磊落，自言无大过，可见小过不免。自言学易之后，可以无大过，可见朱学易之前，不免有大过，而又言“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一语，更为吾辈之指针，然公过和（私）过有不同耳。今日吾弟一身当北门锁钥之大任，只要把握住为国家保疆土与权力，为人民谋真正幸福，其他过失多少，无人不原谅之也。

弟台同筱山等有一善之微，兄虽在远处，闻之实有喜而不寐，至于三数日之时，且逢人便大声呼喊，非见好于弟等，乃为国家民族扶正气也。然微闻弟等，有时意见相左，则又不免忧心如捣矣。此次之事，兄以为筱山应承认自己专断之过错及说话不慎、写信不谨之过失，如此方不愧为光明磊落之大丈夫。弟台亦应以长官之地位，表示既往不究之态度，言归于好，将来三五个月之后，不妨再谋共患难也。兄意如此，不悉弟意如何？

兹有四事列左：

^①鹿钟麟，字瑞伯。

(1)万分注意军队。非多见官兵不可,万不可稍有放松,愈多见
面愈好。

(2)提倡真勤真俭。尤须大禁烟赌,万分提倡,只得几分成效
(亦可),如不提倡,则不堪设想矣。

(3)外交非请中央负责(不可),不可地方担任。阎百川先生凡
事均推中央,有心人也。

(4)努力补充军实。应请者请,应造者造,惟须特别注意筹之。

以上四条,拉杂书之。至于大找军事高等人才,找林立先生细
细的详谈,军事尤为万不可少之事也。余请〈峰〉(瑞)伯同志面谈。
此请
军棋!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五、五、廿

复冯洪志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七日)

洪志吾儿：

前者接到你的信，知你已经到了德国，并且已经入学。兹有数事，分条告知：

一、读书须要专心。如在此时，你不能学成一个很忠实很勤苦的人，将来谁也看不起你。

二、饮食起居，穿衣脱衣，均须格外小心，以免受凉受热。若在国外有病，我们听见了，必是万分难过。

三、对于先生要恭敬，对于同学要和气，不可有一点自骄自傲之处，须以谦和为要。

四、不论何时，须要注意礼貌，待人不可大意，一言一动，均须有条有理，不可乱七八糟，惹人轻视。

五、不借人家的东西，不动人家的东西，尤为万分重要；不论小刀小剪等物，均须自备妥当。

六、每月至少要来一封长信，我们都保存起来；至于我们给你的信，你也须好好地粘存起来，不要失掉为要。

七、家中都好，不必挂念。

八、国事，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真是欺侮得喘不出气来，盼望你努力努力！

以上八条，望你细细地读几遍，遵守去行。问你好！问你们先

生好,房东好。

父母手此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 汪 澈 函

(一九三六年五月卅日)

澈君足下：

前奉大札暨第一二两期通讯，均经敬悉。美邦社会素称天富，文化发扬，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足资吾人借镜者，比比皆是。即以第一期通讯中，纽约人民制衣一项而论，“市上虽有较良之外货陈列，而真正之美国人仍多愿采购其本国所产者。”即此一端，亦可强国致富而有余。反观吾国洋货充斥，国民争以服外国衣料为荣，其贤不肖又何如耶！足下读书余暇，尚能注意彼邦社会情形，用心之深与用意之远，甚与鄙人私衷相契合也。类此之通讯，尚希每月按期寄来(每月四次，每周一次)，愈详愈好。鄙人月助足下国币廿元，按时寄上，聊充纸笔之用。兹随函奉上廿元，敬祈察收是幸。尚此布达，顺颂学安！

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西南执行部、政委会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会勋鉴：密。冬电奉悉。诸公矢葵藿之忱，心如赤石，进忠谏之议，气作山河。据理直陈，如诵诸葛出师之表；见危难默，再读贾傅痛哭之文。雒颂回环，莫名景佩。频年外患煎迫，举国忧惶，咸思奋起图存，雪此大辱。中央感责任之重大，作未雨之绸缪。五全大会以还，筹维大计，夙夜匪懈。意谓纵不能策画于万全，亦未敢付之孤注也。愚等入京襄辅，原为抗敌救亡，勉尽言责，惟冀内外契合，共作长城，还我河山，御彼强暴。今诸公本当仁之义，扬分阃之威，中央正作辅车之寄矣。则关于筹维国事巩固国防者，知悉能如中央之旨也。谨电奉覆，明察是幸！冯玉祥、李烈钧。佳。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勋鉴：密。缅怀良友，每以不获晤对为憾。马晓军来，乃欣然喜知公等救国伟抱如昔，而絜诚拥护中央也。读执行部政委会冬电，诸公支电，壮心县白日，义气薄青云。弥增佩慰。国危若此，宁非提剑奋起之时乎？顾师克在和，谋定后动，先贤有训；而用兵贵如常山蛇，《孙子》尤剴切言之。抗日图存，五全大会既决策矣。委员长蒋公饮食不兼味，听乐不尽声，吊死问疾，慈幼长孤，原欲乘众人之志也。两兄与诸友既久赋同仇，复夙姻韬略，则凡有快敌意之虑者，必知趋避；而有促进全国团结之望者，必能谦冲以求之也。临电神驰，信公有同意矣！弟冯玉祥、李烈钧。佳。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林云陔、刘纪文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林云陔先生、刘纪文先生勋鉴：都门晤教，曾几何时，而耆贤上宾，国危日甚，不胜慨叹！弟等备员中枢，战战栗栗，深惭无补。读执行部政委会冬电，愤强邻逼处，起而图存，君子虎变，声应遐迩，斯固全国一致奋起之时也。两粤英贤，秣马蓐食，整军待发，此大勇也。遥企南天，弥增佩仰。惟自冬电发出后，欧、美人士之处京、沪者，奔走仓皇，咸相询讯曰，此奚为者？甚望能举国一致，应兹大难。而敌国朝野则欣然而喜，如彼之望也。此虽由于外人未瞻堂奥，而时事之严重可知矣。夫事以密成，军以和克，中枢决计，既如人民之望，则全国军民之行动，应一如中枢之令。斯事得失，胜负系焉，存亡亦系焉。甚盼两兄与伯南先生暨诸友详为商讨，务使步伐整齐，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庶几以天下之大，不致从夫六国之故事也。弟冯玉祥、李烈钧。佳。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白健生先生勋鉴：密。佳电计已达览。接奉阳电，适出席中政会议，比详告诸同志，莫不兴奋动容。蒋公阅电，且谓余与健生，今虽远隔，昔共患难，固知其为公忠体国者；观桂省近年建设日新，胥出筹策，益见其身体力行。此次两粤慷慨请纓，外报虽有讹传，然智珠在握如健生者，余深信其能俟中枢之统筹而不致单独行动，示敌以分歧也。蒋公之言极为恳挚，已见辅车之寄矣。顾诸兄伟抱，海内素钦，我国之贤，敌国所患；用间不售，斯无虑矣，尚俟水落石出耶？弟殫虑襄辅，一本夙怀，亦以抗日救亡，中枢既早决策，诸凡准备，积极进行。惟用兵首重庙算。选将遣卒，量敌度地，均待熟商；千里馈粮，不能不虑。二中全会，为期伊迩，甚望秣马砺兵，以须明令。弟此时惜不克南来，然深盼诸兄能早莅中枢也。专肃奉覆，续盼示音！弟冯玉祥。蒸。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

陈伯南先生、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勋鉴：密。久不亲教益。国步艰危，恒钦英略。接奉两电，欣审抗敌图存，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忠义之概，薄于云霄，弥殷敬仰。国事急矣！九一八后，敌肆横暴，倍于昔时，今夕协定方签，明旦要求又至，折冲忍辱，曾不能获一口之安。灭人国家，斯为独甚。此不共戴天之仇，事固无可再忍者。弟等竭愚襄辅，辄思振奋，远承策励，至庆同心。委员长蒋公，宵旰忧劳，怒蛙是式；而于顺民心集众议尤所注重。鼓钟于宫，度远道亦能得其真也。顾用兵得失，安危系焉；师克在和，众擎易举。欲冀举事不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谋我者所快，则统筹全局，整齐步伐，愿共努力。即望迅令前队停止待命。至诸公所欲言者，弟等自当详陈，所欲行者，亦必与诸公共筹之也。谨贡其愚，维明察之！冯玉祥、程潜、何应钦、唐生智、张学良、李烈钧、朱培德。真。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陈济棠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

陈伯南先生勋鉴：密。远障关山，莫由晤教。接奉灰电，如对清辉。强邻逼处，国事危殆。如今日者，欧、美人士，犹道不平，凡属邦人，宁不奋起，而况怀抱英伟，志气宏邈如诸公者乎？将以攘寇讎安疆宇也。中央曾决大计，特是车马兵甲卒伍尚待备具耳。今得兄等赤诚倡导，更当积极商筹，步骤精神，相与为一。至外报所传，不足为间也。昨与诸友共致一电，想既邀览矣！弟冯玉祥、李烈钧。文。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

急。

南宁白健生先生勋鉴：真电诵悉。密。陈师边境，重申前议，续俟商筹，极佩硕画。此次两粤举动，中央自能知之，特冀步骤精神，相与为一。至一般人士所以有微词者，以有参差之虑也，然能明真相者亦不少。弟在此自当随时分别努力陈说，但望采纳诸友真电①之意耳！特覆。弟冯玉祥。元。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指与程潜等七人本月十一日密电。

唁章太炎夫人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

苏州探投章夫人礼鉴：顷闻太炎先生逝世之耗，曷胜悲悼！伏维先生，文章道德，冠绝当代，尚论古今，以待后学。此次清恙偶沾，当冀早复健康，共挽颓风，何图恶耗传来，竟返道山，有怀明德，伤心何已！尚希夫人等勉抑哀思，以襄大事！特先电唁。冯玉祥。寒。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

覆示诵悉。中央统筹全局，顾虑较为周详，事亦应尔。诸公陈师请命，忠义使然，既大白于天下矣。非特足以促进中央之统筹，并可唤起全民之一致。粤、桂事即国事，诸兄事即弟事，弟等备员于此，纵言或逆于耳而忤于心，苟有应言者，自当披历陈之也。弟冯玉祥、李烈钧。咸。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白崇禧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

急。

南宁白健生先生勋鉴：师旋原地，甚善。删电已转诸友为具体之商筹。中央计划与实行步骤，文电难详奉告。现粤东已加派代表入京，桂省必有困难，兄等必更有愿望。能告车趣驾，亲自晋京，此为最善；否则先派代表，诣参启沃之谋，并随时遥电委员长，陈叙军情民意，均极有益，缘蒋公所寤寐思维者惟在救国也。特覆数行，愿兄采纳！弟冯玉祥。篠。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刘遗民函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

遗民先生大鉴：

奉读来书，词意殷挚，爱国之情，至为感佩。祥一生以复兴国家为职志，迩年以来，无时不努力于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祥信抵抗暴邻，终必成事实。足下怀抱牺牲壮志，决有报国之日也。便中希时有见示，是所至盼！专复。即颂

大安！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 吴 剑 丰 函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二日)

季甄先生大鉴：

两奉朵云，敬悉壹是。台端以七十老翁，尚思挟弓带矢，保卫国家，英武之气，不让赵廉颇独美于前，使后生读之，能弗愧死！翘瞻矍铄，钦佩何如！时艰日亟，国难愈重，鸿谋远略，端在老成，尚盼时赐教言，俾资循守！专此布复。顺颂
健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七日)

介公赐鉴：

自日人增兵华北，国事日形严重。近又发生西南之事。派兵调防，时有所闻。奸人挑拨，风影滋多，一似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爱国之士，同抱殷忧，奔走呼号，思有以和平解决之。而全国民众，尤以内战为惧，谈虎色变，群相惊骇。盖人民受外来压迫，皆知民族险状，其惟一希望，却内争而御外侮。民意如此，大势可知。我公公忠体国，气概宏深。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依据，委曲求全，竭诚应付，于事急势迫之际，仍出之以镇静。以坦白之心理，求和平之途径。翹企大度，祥钦佩无似。瞻念前途，有感于中，谨言衷曲，幸垂采纳！

一、两广之事，关系国家存亡，处之稍形激烈，其患不可胜言。约略述之，厥有三端：

(一)内忧外患，相迫而来。华北严重，较前益甚。万不宜于对外之前先与西南发生冲突。盖一经决裂，虽有善术，一时不易收拾。况敌对行为，两方同消实力，损失既大，将藉何以御侮？不为日人造成机会，使收渔人之利？且事缓则圆，当有挽回之策；而逼之太急，万一彼方〈挺〉〔挺〕而走险，以抗战者反致助敌。则我之前途愈不堪问。关于中央与地方之意见甚小，关于国家之存亡实大。此中关键，不容稍忽，万乞大度包涵，力主和平。

(二)对于西南之办法,第一务设法使其遵循常轨,以服从中央命令为主。第二为勉求和平,委曲求全,思其所欲,而不便形诸言词间者,辄婉转给予之以满其意,彼自可服从于中央,既免战争又足增国家实力。第三能于二中全会以前,令他人与其疏通,当能收效。以上所言,不知者以为似失威信,其实为国图存,果能有利于国,则忍而又忍,正大英雄之本色。孟子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者也。”是公之长也,非公之短也,于威信乎何伤?

(三)白健生前复之电,内有扼要三语:即一欲抗日,二欲服从蒋公,三何时抗日,如何抗法等语。如此措词,此事自易解决。但求开诚布公圆满密告,使其了然于怀不复置疑,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二、华北增兵,外侮日亟,抵抗之准备,允宜先有以维系人心,并谋诸将领之和衷。试分项简述于下:

(一)宋、韩二人,赋性忠诚,祥与久处,素所深悉。察其平时之为人及经过之事实,必能拥护中央,人所共知,望即推诚相与。所谓推诚者,不过与中央军一律待遇也。如此必可报国家并报我公也。

(二)日人在华北一带,仍习其故智,沿用利诱、威吓、分化、离间各手段,希冀不费一兵一枪之力而攫我尽有之地。在彼至为得计,在我实为寒心。此不能不特别加以防范,使无用其技耳。

(三)欲防其离间各术,应先从联络我内部入手。鄙意于华北各将领土兵人民,亟应善为收抚其心,使信之坚,决非外人之奸计所能摇动。尤宜体恤将领之苦衷,谅解其心志,倘能事事得如其意,曲予优遇,则得其心者更大,盼注意及之!

三、处今日严重之时局,外交实与自强并重,未可偏废,似宜速定外交方针,以收臂助之效。

(一)俄法两国,前俱可与我国相联合,或订中法协定,或加入俄法协定以资互助。此诚千载一时之机,未可自误。曾将详情为公言之(中略),万乞注意!

(二)英国闻现已与俄方订有海军协定,然则我之联俄即并以联英也。应如何与之相结,似宜积极进行!

(三)对日交际,向主和平,致使得寸进尺,启其轻侮之心。鄙意应即改变方针,自今日起,不能再事退让矣。

四、近考各方军队,训练有方,不特步武整齐,技艺娴熟,而精神上亦有朝气,有奋发现象,很好。惟闻各军、师、旅人数之多寡既不同,饷项之优绌又不一律,器械之新旧亦不一致。在平时稍不划一,尚无伤于大体,当此各方多事之秋,若有不平均之待遇,恐不免嫌疑顿生,谣言易起,致失事机。尚乞通盘筹划,力求均平一律为禱!

五、立国之道,首以经济为命脉,然民穷财尽,筹之维艰。惟近所通过之所得税,吴部长提议大加芋酒税款。窃以芋酒为消耗品,各国对此及化装各品课税独多,诚以无益之消耗,不妨寓征于禁耳。吾国消耗尤甚,似乎加税虽重,决不为苛,拟请提前办理,以增收入。

六、吾国练兵,近代采用招募之法,平日训练,已弊端百出,偶届战时,补充为难。思维再三,似仍以征兵为宜。今日尤须行之,不可不早,以图实现全国皆兵之计。

七、用人之法,亦以统一为主。目下之急需,参谋为尤要。鄙意各军、师、旅之参谋长一职,必皆由参谋本部精选委派,庶可收指臂相顾之效。或令各方保人来部,冀彼此易通声息,亦属内外结合之一道也。

以上七条,就管见所及,简单陈述。惟区区之意,不能自己者,

以一二两项最为重要。对于西南，使之服从中央命令，而不用兵为尤要。明达如公，或以为然。专此密布。敬颂勋祺！

冯玉祥启

(《蒋冯书简》)

复张学良密电

（一九三六年六月卅日）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世兄鉴：密。顷接敬电，承询两广近情，足征关怀，钦佩无量。此次西南事起，曾与往返电商，不下十余次。敝电大意，详言抗日救亡，中枢已早决策；惟选将遣卒，量敌度地，均待筹备熟计，以期万全。劝其停止北进，力求团结，听候中央统筹全局，作一致之行动，并出席二中全会，共商国策。统计前后电中数千言，无不畅论利害，反覆推阐，冀能不生误会，不生内战，留彼此有用之实力，以为救亡图存之工具。而陈、李、白三君来电，均声明志在抗日，决无他意，惟疑中央因循推演，空言抵抗，故有行动表示，促中央觉悟，下抗敌之决心，以领导全国之意。惟健生电内有扼要三语，一曰抗日；二曰愿服从蒋公命令；三曰何时抗日，如何抗法等语。似此情形，或当有转圜之余地。幸蒋公顾全大局，亦盼西南觉悟，避免内战为怀。世兄卓见如何？盼有以教之！冯玉祥。卅。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马占山函

（一九三六年六月卅日）

占山先生勋鉴：

久耳抗日鸿鉴，以时地睽隔，未接尘谈，歉甚。忽奉雅教^①，欣悉同志报国为怀，雄心犹昔，至佩！国难日益严重，非自强无以图存；自强首在抗敌。同志勋绩具在，必终有为国效命之日也。尚此奉复，尚希时惠德音为盼！并颂勋绥！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马占山于是年六月十八日函冯，表达自己抗日决心及要求冯给予抗敌机会等。

致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急。

南宁白健生先生勋鉴：密。日来时通电问，情形互能明了。中央诸公于吾兄及伯南、德邻两兄爱国热诚，尤为钦佩不置。惟国家大计所关于国势兴替、民族生存者甚大。是宜集思广益，取决公论，始得万全之策。弟顷已电邀陈、李两公同来都门，出席二中全会，共商国是。万一伯南兄不暇偕行，即请吾兄北上，诚以兹事体大，断非一纸电文或一人传语所能〈澈〉〔彻〕底详言者。必须负责者一堂面商，反覆妥议，以期折衷一是，同定大计，实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地方也。兄至诚为国，两无猜嫌，弟可保绝对安全。吾兄胸怀豁达，相信素深，当不河汉弟言也。掬诚奉布，惟乞亮察^①！弟冯玉祥。冬。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是日以同一内容密电广州李宗仁、陈济棠。

复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南宁李主任德邻兄、白副主任健生兄勋鉴：密。寒电奉悉，欣慰何似。兄等主政桂省以来，澄清吏治，整饬军威，并训练民团，使皆知御侮自卫，以振其爱护民族之气，树全省皆兵之基，治化一新，昭昭在人耳目。尝与友朋谈及，无不钦迟。中央当局尤赞佩不置。此次兄等鉴于国势濒危，请缨抗日，志在救亡，爱国之心，人所共谅。不才如弟，亦认为处今日之时局，更非坚决抵抗，不惜牺牲，实不足以御侮图存。惟区区之意，以为时机不同，措置宜慎。弟与吾兄心印已久，交非恒泛，苟有所见，不敢不掬诚以言。兹就抵抗之事言之。譬如家人正聚谈之际，忽有贼匪入室，白刃相加，当此呼吸顷刻之间，自应立即徒手抵抗，断不容由他处取械，或由他处呼援也。至如贼匪虽撞门而入，然甫入外门，他室有械，不可不取，他室有兄弟，更不可不合谋计议，共同御贼，以求万全。弟前在张垣之时，日伪两军，既占热河，复据察东，当时知友，有以弟未负守土之责，更无军符之握，似可置诸不问。而弟则觉寇逼察省，距张垣不满二百里，一夕数惊，犹之贼已入室，只知杀贼御侮，成败利钝，非所敢计。况弟自九一八以来，即重抵抗，岂有敌来他去之理。故决计不走不避，收复多伦各地，武装保卫察省，尽我国民天职。迨至息影泰山，无日不以抗敌收土为志。去冬五全大会，荷承诸同志殷殷相邀，弟毅然来京，参与会议，诚以全中国形势观之，敌虽深入，然尚有呼兄召弟，

携械计议之机。盖为全国计，非精诚团结，不能救亡；非举国一致，无以抗敌，似犹贼未入堂奥之前，亦可略事布置，从容谋御也。议者或以为此是而彼非，或此非而彼是，弟则谓张垣独力抗敌，及今日求举国一致抗敌皆是也。时机不同，易地皆然。两兄素具热忱，健兄且有中央大计一定，即单骑来京之电，光明磊落，中央同人，无不钦佩。现在二中全会，已决议设立国防会议，并蒙国府特命吾兄与诸同志为会员，相聚一堂，共商大计，救亡图存，此其时矣。尚乞体念国艰，速谋合作；以现在国势计之，合则足以共存，分则灭亡立待。弟与兄等情逾骨肉，义切救国，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兄等谆谆为念者在抗敌，抗敌即所以救亡也。据弟所知，中央当局，已有确实打算，抗敌可成事实，此敢以为告者。罄布腹心，佇候明教！^①弟冯玉祥叩。谏。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是日又致广州陈济棠密电，除告知其为国防会议会员外，其余内容与此电基本相同，故略。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五日)

庐山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顷接德邻、健生两兄养日复电。其文曰：“谏电奉悉。屡承明教，示以腹心，诚挚之情，令人夜思不寐。目前局势，合则足以图存，分则亡可立待，诚如尊示。仁等过去所以一再请求中央领导者，惟此而已。中央当局救国既确有成算，抗敌可成事实，则仁等复何所求。望就近请示委座示以机宜，苟利于国，自当惟命是从也。掬诚奉复，谨乞垂察。李宗仁、白崇禧叩。养”等语。是其服从中央，具有诚意，并属请示我公示以机宜，应如何推诚相与，以安其心之处，即乞核夺！冯玉祥叩。径。

(《蒋冯书简》)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七月卅日）

南宁李德邻兄、白健生兄勋鉴：密。频通电问，驰念倍殷。窃以处我国多事之秋，凡我同人，均应互相原谅，互相包容，始足以救危急而度难关。尝见有留学英、美、德、法各国归来者，言及吾国人之在外国者，研究学业，进境甚速，每应大考，多列前茅；虽该各国之通人学士，俱深佩中人之脑筋及聪明才力，实不劣于西人。然一经服务社会，经营事业，独立支持，尚能勇敢苦作，逐渐发达。若藉数人之经济，合股同谋，则嗜好各别，酸咸回殊，愈久愈谬，其荒废失败有不可胜言者。此无他，独善之心重，而团结之心微，群育之修养差也。西人则不然，个人之聪明虽平常，而合作之人益多，其发展之效益大，两相比较得失显然。业务如斯，国事亦然。故当今日之危局，精诚团结，共御强敌，实为天经地义，而不容稍忽者。两兄治桂多年，言吏治弊绝风清，言武备忠诚精锐，而训练民团，尤为成效独著，誉望独高，有口皆碑，举国同佩。倘能以此善政，传之他省，甚且风行全国，吾华之兴，可拭目以俟，翘足而待矣。两兄爱国情深，素主团结，当不以弟言为河汉弟长夏无事，即寓金陵，然将来亦或赴庐山一游也。冯玉祥。卅。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介公赐鉴：

午前畅谈甚快。广西问题如能和平解决，实为国家之福。公之为国忠，对友诚，尤为敬佩。实则凡事皆持宽则完，操切则变。粤事已顺利解决，桂事当更易着手。祥以为处以宽大，势不难就范。李、白来电，疑新命与二中全会决议不符，似为违法，或另有用意。又云：张伯璇曾自沪发电，劝其就绥靖正副主任职。谓只要就职，不取消抗日名义亦可云。祥当复电，引国外留学生为喻，意促其与中央一致。大意谓有留外归来者云：我国留外学生，多试列前茅，足见智力并不后于外人。毕业后独立经营事业者，又多能坚忍从事，故皆有小成。然合作之事业，类多失败，揆厥原因，皆因意见不一，志趣难同，不能收合谋之效，反致两智两力相消，言之不胜惋惜。外人则不然，人愈多，力愈大，成功愈伟。可见我之不如人者，非关智育、德育、体育，乃群育不及耳。国事亦然，若能同心同德，集各方之才智经验，国家必能强盛。如桂省近年以来，有弊绝风清，路不拾遗之誉。若能贡之中央，施于全国，或推及邻省，必较一省独善之为得。此勤其与中央合力谋国者也。祥素谄我公左右济济多士，勤赞筹划，不遗余力，又皆能竭尽智虑，知无不言。我公复虚怀下听，博（采）群言，致左右有忠诤之士，无逢迎之徒，此种良好现象，为政治修明，复兴民族之先声。故祥此次奉电邀来，兹即认为广西问题为

当前要事,敢以“持宽则完”为言,力主宽大。祥所言当否自未计及,惟所言者在应说与不说耳。区区愚见,深恐国力之损耗,即增强敌之凌逼也。况李、白皆在我公指导之下,致力党国者有年,同生死共患难之旧谊犹存。其部属中有勇敢善战者,有足智多谋者。谚云:“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此类将士,皆我公经若干之牺牲选拔,方以有今日,安忍未及用之于外,而使彼等自隳于内。祥常见我公于院中拾半砖,亦欲使之适用,固知我公对桂军将领,纵有微愆,亦不肯忽然置之也。故祥以为求事之有济,无防新命重颁。健生如有隐衷,不愿主浙,则不妨设全国民团总监以畀之,或可展其所长。至季宽一时不愿赴桂,则无防明令未到任以前,由德邻暂代,以安其心,然后定期赴粤,详与商讨,庶达我公和平统一之期。祥拟进言者多,惟以桂事较为迫切。将先专述,又恐语有遗漏,〔具〕为函陈,以备采择。专此。敬颂
钧安!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南宁李德邻兄、白健生兄勋鉴：密。祥离京前曾电左右，谅邀朗答。迩奉介公电约，于冬晚抵庐，今晨获晤，畅谈国是并及两兄近事。祥窃以为今日谋国，舍精诚团结外，实难有更善之办法。敌人倾全国之力以图我，我能合则复兴，分则必趋灭亡。区区愚忱，屡渎清听，两兄高明，必不以斯言为河汉。祥与两兄交非恒泛，万望博采逆耳之言，勿纳巧令之辞。大敌当前，报国有日。祥信过去参差，多以当事者未能直接面商，无由竭诚共议，如两兄能设法与介公在粤或他处相晤，详为倾谈，必可解决一切。特闻。弟冯玉祥。江。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介公赐鉴：

顷承下问两广之事，意见如何，谦德久蓄，感佩交并。祥当以对广东须用全副精神使之早日成为顺理成章，凡军事、政治、财政等，如能妥妥当当，则广西事件自然不解决而解决矣。言李、白为公指导下之革命将领，或长于筹划一切，或勇敢善战，要皆为流血多年所造成之人才也，宜使之为国家用，为公之臂助为上，万不可有用兵之事也。言日本自去冬北五省之破坏未成，其势已穷；法币施行之绝大成功，而日本始言不出半月必倒，后言不出三月必溃，然至今已八九阅月，我之法币日见巩固，此给日人之打击极大且重。至于走私更为日人最毒之一着，至今无大成效，反增欧美各国视日本为强盗之国家，而更使吾国人民增强抗日之决心，此亦为日本失败史上之一要事也。而今日人惟一之企望，则在中国国内自起纷争，乃赖公之潜移默化，使两广不但释愆而更为一致，此给日人之打击，尤为最大者也。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万希公在“为国相忍，不急不气”八字上特别努力。交在知己，不敢不言。为国家计，为朋友计，都应不顾忌一切详言之也。不妥之处，尚乞原谅，此请

政祺！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

明轩我弟如握：

闻世军同志言：马不日可到南京，谢谢厚意！十月十日如行阅兵礼时，兄亦可以乘马矣。国民代表大会为国民之喉舌，政治不论专制或共和，均不能少此。美与英如此，而德与俄亦不能不如此，我国亦不能例外也。现在各省均在进行中。冀、察虽有很大困难，亦不可不办。盖此事不但关系二省二市人民之公权，且关系中国全国之统一甚大。此尤不可不速办之理也。以利害论，则一百多代表，不但月有六百元之用费，且一任六年，实为无冕之皇帝矣。能选出许多人材，各个人谁不欲各有发展呢？此不可不办之又一点也。至于代表之责任及职权，更为重大，不但大总统、副总统由其中产出，即立法监察各委员，亦莫不由其产出，其关系之重大可知矣。总之，吾人列身行伍，关于此类麻烦事情，不愿闻问；吾人所抱负者在救国救民，在牺牲性命而求国家人民之利益，何必干涉此头绪顶乱手续至繁之事呢？此为弟台与兄二三十年来所认定之办法也。但是吾人所以不能旋乾转坤者，即在有此缺点。世界种种都日进复杂，且政治为一切事件之根本，若弟台今日之责任，尤应百分之八十的精神，须在政治二字上特别研究，特别注意也。此事可以商量之人员，以兄之意，如梁式堂，如张吉墉，如贾玉璋、秦绍文均可请到一起，细细商谈三五次，定有极高明的相当办法也。因为关心此事，故

拉杂书之,余请世军同志面达可也。特此,即请
政祺!

小兄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勋鉴：密。顷接德邻、健生两（日）（君）佳电，当即裁复，其文曰：“奉读佳电，抗日之思，时存怀抱，忠于谋国，深用钦迟。弟之愚忱，亦素以此为职志。惟念图存救国，端在团结。合则心德一致，易于复兴；分则筹谋分歧，难于御侮。现在蒋先生赴粤，思欲以诚相见，敢乞命驾前往晤谈，共商国是。吾兄鸿谟远猷，识特超卓，同堂聚首，发伟论，定大计，知必能情愫相通，立策万全也。为抗日救国见蒋先生，非为其他，无人不谅。弟区区微悃，出于为国家为公义之诚意，尚乞亮察，无任神驰。”等语。伏念两君为我公一手栽植之革命同志，为国干城，尤属不可多得，务乞纳祥临别所谈之语，且爱护而成全之，俾能同德同心，共极国难，于公于私，两无所憾。我公前途之殊勋，从此益远也。冯玉祥。元。

（《蒋冯书简》）

复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奉读文电，敬悉安抵粤垣，正在商磋一切，欣快莫明。惟命驾之时，未能躬赴机场送别，深用愧歉。广西之事，经我公开诚处理，谅必易于解决。第兄区区愚见，仍有不能已于言者。窃以为解决此事，厥有三策：倘能如别前所谈，变更办法，使德邻维持桂局，调健生来中央赞襄，此为上策；或于两君中择一留桂，以一人主持无论何省政务，此为中策；若夫以其他方法迫令两君离桂，则为下策；而其要尤以决不用兵为主旨。察绥日急，桂事之和平解决，愈速愈佳。在山时频相过从，兄以敌人利用时机，加紧逼来，为抗敌救国御侮图存计，断不容稍有隔阂。故凡有所思维，有所见解，无不尽情贡献，不顾忌，不隐避，纯以恳切真诚出之，冀邀采纳，利我国家；幸承鉴谅苦衷，均荷赞许。而对于桂事频频表示不主用兵，仰见公忠体国，器量闳深，钦佩之忱，莫可言喻。仍乞始终采择愚见以解决桂事，然后专谋大计，国与民同受福利矣。居觉生、朱益之、程颂云三兄赴邕之举，似宜早日成行，盖人有见面之情，一经晤谈，自易谅解。倘因三兄之往，竟能使德、健一人来粤，与我公面商种切，则涣然冰释，大局立定，更属意中事也。机不可失，惟公图之。掬诚奉覆，统希亮察！冯玉祥。铕。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三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顷接德邻、健生两兄马电，文曰：“元电敬悉。我公忠诚谋国，指示周详，团结救亡，名言至佩。迩来中央迭派大军南下压迫，飞机时入桂境侦察，似此大信未昭，罔知所措。尊旨嘱仁、禧赴粤，此更不成问题。惟开诚布公，团结御侮，在蒋委座一念转移之间，以昭大信耳。敢贡愚忱，专复乞谅。李宗仁、白崇禧叩。马”等语。祥有漾电复之，文曰：“奉读马电，以开诚布公，团结御侮为怀，卓见特高，至深钦佩。惟因中央措施有未能尽洽尊意之处，弟窃以国家大难当前，我辈为救国家救民族起见，惟有捐弃末节，为国相忍，舍小忿而谋远略，冀达御侮本旨。况同为中国人，无论孰是孰非，而比较日人之侮我，岂不有天壤之别乎？此愚意为国相忍重要之点也。交属知己，不敢不言，仍望不顾一切，请拨冗赴粤与介公面商，隔阂既无，解决自易。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地方计，均莫善于此。尚希朗照”云云。伏念日伪狡谋，察绥紧急，我之仇敌在彼而不在此。务乞忍之谅之，善谋转圆长策。盖宽大为治国之本，有容见器量之宏，我公为国任重，必能力主和平也。冯玉祥。梗。

（《蒋冯书简》）

复沈钧儒、章乃器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七日)

钧儒、乃器两先生大鉴：

辱承赐书，及由 宋庆龄先生处获悉种切。诸先生爱国热诚，适时指导，敬佩无已。盖我国今日之问题，虽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然其一切对外对内之枢纽，乃为如何组织抗日及获取抗日之最后胜利。为适应五年来演变之情势，既不是无条件的含辱忍垢，亦不是部分的冒险行动，而必须是计划的组织的全国之抗日决死战斗。在此方针之下，外而公开加入互助集团，以取得国际之确切援助；内而加速有计划的团结及发展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之抗日力量，允为根本之要图。抗日本为全体国民之神圣职责，历史之必然趋向，无论国家个人，均不能违此而幸存。过去自己抵消力量之行为，或由于认识差异所生之隔阂，或由于行动之过与不及所生之误会。今 诸先生改正策略，深入抗日工作(如缉私工作)，一方面推进民众，另方面与当局开诚合作，不激不随，理论实际，综而一之，此堪为全国统一抗日阵线之前途庆者也。专此布复。敬颂
劳绥！

冯玉祥拜启

附：沈钧儒、章乃器来函

焕章先生勋鉴：

钧儒等参预救国运动，目的在导青年于正轨，培国家之正气。八月以来整个阵线之态度，由向之与当局易趋于对立者，改正为与当局开诚合作；工作之方式，由向之专趋于浮表者，改正为群众之深入；最近推进民众缉私工作，为政府后盾，尤为显著者也。回忆八月以前，舆论销沉，人心愤懑，不归杨则归墨，几满布于人心。青年误入歧途，危险何极！开辟一中和之大道，使青年得以发挥其热情，国家得以增加其力量，计有善于此者乎？我公党国柱石，谅荷同情，兹因宋庆龄先生来牯之便，托其说明一切，并为代募捐款以利进行，一切谨恳援助。对于进行方针，如能时赐指导，尤为感盼！祇颂 勋安！

沈钧儒、章乃器敬上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九日）

南宁李德邻、白健生兄勋鉴：密。顷闻中央驻在湘、桂边境各军，为避免误会，均已撤退，足知介石兄和平解决之诚意矣。尝思苏俄与法，本为仇敌，因各方之谋侵日亟，遂翻然改图，言归于好，且订军事协定，以期互助。敌国尚且如此，遑论同人！今吾国现状，分则速亡，合则必强。同属国人，同为国事，抗日之志俱同，惟迟速之见稍异，倘能合而为一，窃以为正是御侮复兴之大转机。务乞速谋解决之方，以成合作之局。幸勿因他人挑拨，致形决裂。弟本拟早日下山，因行政院在此办公，消息较灵，拍电较易，久留山中，职此之故。谬布愚忱，万乞采纳。弟不日亦即离山也。冯玉祥。俭。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范 明 枢 函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九日)

明枢先生有道：

本日赵澄之先生北上,托带一函,想可收到。顷连读手教二封,均为学校事件。如某人要助款之事,途上出了错误,此事因其人既吸大烟,又有发辮,决非有志有识之士明矣。送来则可,取之则不免为其利用矣。不可不慎!至于鲁宝祺先生,少年老成,且极富于爱国心,即对于同事有些言语失检之处,还仗先生多多教训指导,使之知碰一次壁,长一次见识;多碰几次壁,则多增些学识,久而久之,自然磨练成人材了。万不可急于更换,致使后继无人,实非吾人对于后进应有之道也。先生看事极明,实不愧老成持重,祥敬佩极深而知之亦多。请先生放心放手去办,凡学校之事应兴应革,应去应留,一手负责主持,祥无不放心也。惟希先生注重节劳,饮食,休息,沐浴,刻刻留意,多活三十年,则泰安贫苦同胞,定然蒙福不少矣。

下列数事请倡之：

- 一、背诵讲解《儿童德育歌》；
- 二、择些武训先生小诗歌教学生读；
- 三、大事提倡木工；
- 四、大事提倡粗石工；
- 五、大事提倡浅俗农业问答；

六、认真考察先生、学生是否真正实行孝道、悌道及友爱助人之道，亦算入学分之内；

七、竭力提倡诚实二字。不诚实的先生学生须特别训教，切实改正之。

以上各条，过于拉杂，因过于爱我泰山贫苦同胞及小弟弟小妹妹起见，不觉言之过切，有不妥之处尚望先生教我为禱！外有庐山小册三本，一赠雪门先生，一赠海门先生，一赠先生，亦可见庐山之大概了。不多赘，此请道安！

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顷奉俭电，敬悉陈、李各位通缉案业经取消，佩甚。惟桂事尚未解决，殊极焦灼，祥顷致德邻、健生东电一件，附陈左右，并请察阅。文曰：“日来尊处之事尚未解决，远道驰系，时萦五中。愚以为亟宜面见介公，和平办理。盖以理论，中央有统辖全国之权，各省有服从中央之义。今若争执，名颇不顺。即以势论，军力财力，均极薄弱，徒捐国家精锐，将何恃以抗敌救亡耶？两兄识见高远，素所钦佩，谚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弟言不无可采，务盼容纳。迭次去电，由和平方面着手，前途光明，实所企望，掬诚率布，诸乞亮照”等语。冯玉祥。先。

（《蒋冯书简》）

复 赵 登 禹 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

登禹同志大鉴：

接来函，欣悉积极训练官兵，以野外战斗、实施打靶等动作为急务，知所扼要，快慰无似！兹寄去岳庙碑帖一全份，详加披览，不特书法文章有所师承，而于其精忠报国之诚，尤多可取法。又织物四片，俱杭州之物也。希警存。此复。顺候时绥！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杜 重 远 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

重远先生大鉴：

久钦光霁，时用驰思。以言论正当竟遭无妄之累，深为扼腕。兹闻恢复自由，可知公道在人，想旷达如台端，当不以前事介意也。因佩卓识，特拟赠联语一付，手书寄上，聊表同情，不计工拙，尚希哂存，并望有以教之！专此。即颂
文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顷接德邻、健生两兄江电内开，“对外要求抗战，对内隐忍求和，系弟等年来一贯之主张。现正与觉生、颂云、益之诸公面商解决办法，详情容续奉陈。当此国难严重之际，全国力量合则可以御侮，分则足以召亡，务望我公排除万难，向介公进言，爱护桂省抗日力量，一致对外，则感荷隆情，岂只弟等与桂省军民而已。临电无任迫切待命之至”等语。祥当复以阳电，文曰：“接读江电，欣悉两兄酷爱和平，一致对外，雅量伟论，所见特高。吾国今日之重重国难，非寻常为难之事所可比拟，必须化除意见，切实团结，合全国为一体，始足以谋自强而弭外患。虽有拘成见持异议之人，亦宜勉以国事为重，趋于和平，诚如来电所谓“合则可以御侮，分则（可）（足）以召亡”也。素稔德兄气度宏绰，健兄仁民爱物，务乞藉居、程、朱周旋之机，为国相忍，委曲求全，以达合作抗日之目的。弟自此次之事发生以来，极端主张和平解决，无论对于两兄，对于介公，均时以爱护桂省，爱护国家，爱护民力为言。只愿两方互相忍让，不愿稍违和平本旨，区区愚诚，想早见谅。兹者重承雅属，自当再电介公善为处之，以期不负吾兄对外抗战，对内求和之初衷耳”等语。伏念察绥紧急，成都又生波折。国难严重，相逼而来，务乞乘德、健两兄意渐一致，志在合作之际，本平昔宽大主旨，速求解决，化

干戈为玉帛，合两方为一体，国与民实同拜惠矣！冯玉祥。虞。

（《蒋冯书简》）

复程潜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

广州行营确投程颂云总长勋鉴：密。顷接东电，敬悉一切。桂事由先生同居、朱两公飞邕斡旋，闻以无条件和平解决。逖听之下，喜跃莫名。自此事发生以来，介公始终以宽大为怀，以和平为主；李、白两公亦能顾全大体，从容相商，故迄不至于破裂；然若非兄等不辞劳苦，善为周旋，安得如是之圆满？为国宣劳，钦佩无似。承嘱为高君恩九游扬，自应如命办理，期得贤才也。冯玉祥。阳。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广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顷奉佳电，欣悉桂事和平解决，完成统一。拜读之下，喜跃莫名。我公宽大为怀，国事为重，以精诚之意志，特委曲求全，卒能感动人心，贯〈澈〉〔彻〕初衷，处理精当，举国欢腾。从此联为一体，群情一致，大而且宏。瞻念前途，欣快何似。专电奉贺，并颂勋祺！冯玉祥。青。

（《蒋冯书简》）

致居正、朱培德、程潜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广州投居觉生先生、程颂云先生、朱益之先生勋鉴：密。顷闻桂事和平解决，彻贯初衷，逖听之余，欣快无似。自此事发生以来，酝酿多日，难期谅解。今三先生大驾一行，统一告成，非以精诚相结，安得如是之圆满？为国宣劳，可敬可佩！专电布贺，并颂勋祺！冯玉祥。佳。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南宁李德邻兄、白健生兄勋鉴：密。顷闻尊处之事，已与介公往返磋商，彼此谅解，仰见两兄光明磊落，为国求全。喜信传来，曷胜雀跃。乞即早日就职，共救危亡，盖国人实一致仰望二位先生也。专此电贺，并颂勋祺！冯玉祥。佳。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明轩我弟如握：

鉴三兄北行，曾带一函，想已登记室。兹张子岷^①兄北上，再书数言，请作参考！

一、组织须重严密，以免言语走漏，致坏大事也。

二、“有备无患”四字，须特别注意。日人何时动手，从何处袭击，三路同来或二路同来，均须立成方案，分为一号二号三号，有事发生，各部可预定计划动作。

三、选举事不可不办，有何困难，须详细说明，中央无不准许，请特别注意。

四、有人来信须细看，不可不看完，以免不详之病。

五、复信时，重要之件，必须亲笔详复，以昭郑重；稿子可自说，而秘书起之，借此亦可练字也。

六、批公事须把如何办法说明，以免办事者无所适从，尤不可只批一复字也。

七、起居、饮食、会客、办公、看军队、读书，须定一计划，如无特别事件发生，必按表进行，久之自能成为良好习惯。

八、对待以前阵亡官兵，须派专员负责办理请恤表册，送京请

^①张之江，字紫岷，一字子珉。

恤。

九、对待残废官兵，一面呈京请恤，一面须设法百般优待，以收大众之心。

十、对于有病官兵，分别轻重，每月一日及十五日两次慰问，并给以赏号，尤为此时重大之事。

十一、医务人员须多培养；即看护人员亦须多多培植，以便有事应用。

十二、官兵均以有必读书为最好。须找各高级官一商，究何书为不可不读之物，有一规定，则读书声一多，气象亦为之改变。

十三、官佐眷属须读书，须学看护病人，须提倡俭朴，即有些人反对，然吾人之良心，觉得非如此无以对同胞也。

十四、官佐子女须读书，须严管，能使子女吃苦耐劳，诚为极根本之事也。

十五、军事为性命根本之事，须用全力以训练之，非此不能挽国家民族之劫运也。

十六、政治为最复杂之事，学一生亦学不了，因其变化无常也。全在弟台用最灵敏之心思及精细之神念，以应付之为好，不必多及也。

余请之江兄详谈可也。此请
军棋！

小兄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魏书香^①、张吉墉^②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兰田、幼青我弟大鉴：

中央为全国行政最高机关，而各省市皆受其统辖者也。如人之一身然，中央为首领，地方政府为指臂，必互相联络，互通声气，然后发号施令者。知各地之情形，遇事可斟酌损益，有所标准；而省市政治概况随时陈报，俾地方之安危，人民之疾苦以及行政者之因革措施，皆能使中央详明了解。中外一体；情愫相通，言公则两无隔阂；即以人情论之，款洽愈密者，其情谊亦必愈厚也。近查各省对于中央，均按月报告行政情形，此种办法于法令于手续俱甚相合。未知河北亦系如此办理否？兹检寄山东省报告书一本，两弟仔细斟酌可否仿照具报，用以表示政法统一，事事均依手续，不生隔阂也。勿此，即候
勋祺！

小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魏书香，字兰田，时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②张吉墉，字幼青，时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复程潜密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广州程总长颂云先生鉴：密。读篠电，敬悉偕同德邻、旭初两兄到粤，面谒介石先生，曷胜欣慰。桂事未能解决之先，各方均极关切，幸经我兄往返奔走，不辞舌敝唇焦之劳，竟收和平圆满之效。今兹国内之团结，实为真正抗日之工作。言念国事，顿增光明，瞻望勋劳，益用钦佩！冯玉祥。皓。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宋哲元、韩复榘、刘汝明^① 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一日）

明轩、向方、子亮我弟勋鉴：

相别久矣，虽鱼雁频通，藉知近状；然想念之私，殊未能自己也。日前偶得《贞观政要》一书，见其中体国经野，嘉言懿行，实多可采之处。盖太宗为有唐贤君。当时之贤臣，佑治善谏，如王、魏、房、杜诸公者又甚多。故贞观之治盛称一时，且足为后世法也。日前已托人带去一部，想邀察收。请吾弟公暇之余，随时流览，裨益当匪浅鲜。专此布达。顺颂

勋祺！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刘汝明，字子亮，时任察哈尔省主席、冀察政务委员。

致刘汝明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

子亮我弟主席如握：

刘来得手书，敬悉一切，此为国防大计，当代为设法也。尚有应行注意者数事，兹书于后：

一、须将此计划详陈于明轩主任，以便秘密大举办理。

二、日人谋我益急，须刻刻备战，以防意外之袭击。

三、军事一切均日新月异，须注意军学之提倡，如各级官长军学明通，定能增大战斗力而减少错误也。

四、设法把已往作战之经验用白话文编成小书，以教官兵，定有实在之帮助。

五、其它小的教条，或缝于衣袋上二三句，或缝于底衣襟上二三句，均于训练有大关系，请注意也！余请刘回面达，此请军祺！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六日）

介公赐鉴：

吾国开化最早，而进化甚缓，近数百年来且反形退化。推原其故，良由社会之中，风俗不能改革，科学无所发明，教育向不普及。故知识阶级，泄泄沓沓，仅知图一己之福利，而无公共之道德。求如林肯、华盛顿其人者，为民众谋利益，解痛苦，沓不可得。甚至家庭之内，不能和谐，友朋之间，都无诚信。而一般民众，愚昧无知，惟以迷信是向。酬神念佛，卜课相面，一切委之于命，无竞争进取之心。间闻嘉言懿行，然亦漫不经心，一暴十寒，如栽树然，徒知多于栽植，而不知勤加灌溉，仍不能蔚为茂林。无怪乎文化日渐落后，知识日渐闭塞，若不急起直追，竭力整顿，恐人心涣散，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矣。其整理进行之法若何，计惟自推动社会始。夫欲推动社会，当先开通民智，改良风俗。然以文告出之，而不识字者居多数。仍不能尽人而知。以演讲导之，而素少此种习惯，仍不易踊跃聚听。故虽有善政，无从传播；是应有新的办法而后可也。

尝见欧、美各国于普遍教育研究科学以外，区镇乡村俱设有礼拜堂，每周之星期日，必同聚于此，表面上似亦不外迷信，其实藉上帝耶稣，以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研究学问，躬行实践各语。日计不足，年计有余。每次以一时计之，一年之中，五十二礼拜，则人民即受五十二时之教训。若至十年，其成绩实已蔚然可观。故感化普

遍，人多信从，虽穷僻之乡，寒素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社会之间，亦皆秩序整齐，风俗淳朴。回视吾国人民之程度，与之比较，其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所谓新的办法者，即仿照欧、美办法而导民实行新生活也。惟中国宗教独多，儒释道回，宗旨各异。若纯依礼拜堂之法，藉宗教以教民，不但易误会为迷信，且纳各教于一堂，不免有意见冲突之虞。苦思多日，得一善法，即不若师其意而易之为新生活公所，实行新生活公所教育耳。

何谓新生活公所？拟请于每二百家之村庄，各设公所一处，其不及二百家者，以附近二三村共有二百家左右，合设公所一处。内设所长一人，助手三人，其三人一为医士，一为女看护，一为善武者。劝人民于每周之星期一日分赴公所，听讲一二时。由所长畅论为人道理，新的知识，分门别类，逐项发挥，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必使切于事情，合于潮流。使皆知孝友家庭，互助社会，捍卫国家，守勤俭之素风，求科学之进益，则新生活之完全实行，不出十年，可收大效。并于每公所设置收音机一具，政治设施，随时传播，收效之速，更不待言。惟所长程度不齐，思想各异，必须加以训练，始能教诲得法。其受训练人数，约由五千至八千人为度；其训练之期，约以二年或八个月为限。使其有充分新知识外，此项人员，尤宜于仁厚和平，勤苦忍耐三致意焉。而忍耐为养性治事之原，实应特别偏重，养成习惯。能如此，而后能负新生活教育之责也。至于编制之法，应以新生活公所六处为一组。其组长拟命名为新生活排长。而每六组又合为一大组，其组长拟命名为新生活连长。即用此六六制，推而上之，亦递以新生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总指挥等名义行之，以直属于政府。则政府朝发一令，夕可传遍全国，俾共遵守。数年之后，皆成新生活之人民，而全国皆兵之基，或亦肇始于此。岂不休哉！盖外国之动员令，出之于礼拜堂者有之，吾国则将

由此公所出之也。至于公所之建筑，各员之薪俸，办事之经费，统由国库支出，丝毫不取诸民间，人民必乐于观成，而推动社会之目的可达矣。鄙意如此行之，使人民每月相聚数次，既可互联感情，更可知新生活之有益于国家社会，以及己之身家，则不强其实行而无不实行者矣。人情之进善，风俗之改良，社会之推动，皆基于此。管见如斯，未知尊意以为然否？尚祈核夺为盼！专此肃布。敬颂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佟麟阁函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九日)

捷三我弟大鉴：

顷接来书，敬悉。寄去“九一七”纪念联语已荷收存，慰甚。敌方对我时存侵侮之心。御侮抗敌，实为天职。吾弟应唤醒一般友朋，刻刻备战，以防意外为要！此复。顺颂勋祺！

小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牯岭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时局严重，至斯已极。只有抵抗，方能图存。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期邻邦友谊之助，何国可藉声援，何国可助实力，亟应分别亲疏，斟酌缓急，专员联络，互为匡襄，裨益于我，当匪浅鲜。敢乞特别注意，相机进行。临电迫切，无任翘盼！冯玉祥。江。

(《蒋冯书简》)

致李宗仁、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南宁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勋鉴：密。久未通讯，向往时深。日来想庶政进行，军务调度，均当部署就绪。勋劳在望，无任钦迟。现在时局严重，贵处诸政，已由德邻兄负责主持，敢乞健生兄从速分身来京，共筹大计，盼即命驾！冯玉祥。江。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何香凝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香凝先生大鉴：

接读手书，畅论政治犯应早赦免各节，卓见特高，敬佩大教。敝意亦尝以此为念，兹承谆嘱，当努力为之，以副雅命。先此布复。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介公赐鉴：

相别两月，无日不思。日前台驾返都，欢然道故，所积忱悃，尽情畅谈，忻快之私，曷可言喻！伏念我公粤东之行，为日甚久，辛劳甚多，而成绩尤甚大。于抗日之表现上、力量上、精神上均有莫大之收获。盖日方谋我愈急，手段愈险，以挑拨分化之能力，作内乱互倾之阴谋。殊不意公料事之神，处事之速，粤事早平，已减其侵略之力量，桂事解决，实增我抵抗之力量。皆无异对日迎头一击，饱以老拳，使彼全盘皆输，所谋皆空。不特我辈中心悦服。即全国人民，亦欢声雷动，同庆此次之成功也。惟是敌方一波甫平，一波复起，时至今日，严重万分。管见所及，于昨日面谈之时，罄尽无遗，兹特写出，敬请存阅，或可备万一之采择耳。

一、折冲 日方挑拨两广，冀造内战，以收渔人之利。彼自以为得计，乃竟事与愿违，着着失败，故恼羞成怒，欲泄其忿。藉无谓之小事，用极大之压力，派兵派舰，复继以七条件，用示威吓。假使允其一条，即足以失我人心，亡我国家，并永为世界各国所轻视，则我之损失也为何如？乃公竟不然，于彼之七条，严厉拒绝之，而反提出五条。义正词严，光明正大，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开以后强硬外交之先例，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第时局严重，事不宜缓，现应不顾一切，速作战事准备，彼或可以不来，我不能不应付也。其准

备维何？

1. 得军心 军队之待遇，最宜平等。闻各军之饷项盈绌不一致，器械良窳不一致，人数多寡不一致，甚至有团长月薪仅三十元者。似此相差过钜，军心何能维持？无论为官长，为目兵，其任职之师旅地界虽各异，而要皆非亲即友，互通见闻，相形之下，未免难堪。惟在未统一之前，鞭长莫及，固不能悉明真相，即不免参差不齐。今则国家统一，外患日急，必须先由平等待遇，为收拾军心之入手办法。军心齐一，众志成城，爱国之心，谁不如我，同志抗敌，当可立不败之地。

2. 优恤以前阵亡残废受伤有病之官兵 鼓励兵士，为作战之不二法门；而优恤以前阵亡残废受伤有病之官兵，正为鼓励今日战场之兵士也。其对于残废等兵之本身，应如何优为待遇，善为安抚；对于阵亡者之父母家属，应如何优为给恤，曲为怜悯，则死者知感，而生者知报矣。尝见有伤兵在院，一经长官亲往抚慰，无不感激涕零，誓以死报，可知人皆有心，恩惠决不徒施也。

二、国防 国格不立，则人皆无格矣。欲立国格，当由建立国防始。吾国自清季鸦片战争后，藩篱尽撤，国防空虚，从此弱点毕露，一蹶不振，外人侮我，相继而来。民国以还，犹不省悟，各方要人，均知起高楼，建大厦，问及国防，毫无建设。殊不知无国防，即无以自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高楼大厦，将何以永为保存耶？故管见以为亟宜罢免一切不急之费，速布国防，虽需款甚钜，决勿吝惜。盖时至今日，寇已临门，虽不能驱之远方，宁不思聊固吾圉？果国防永固，则人皆敬我之不暇，尚何虑外侮之有？

三、钢铁事业 钢铁为造械之原，各矿皆与有相互之关系。故春间会议，通过以一万万二千万为重工业专款，乃时逾半载，尚未举办，遗误要政，殊觉可惜。在平时虽一钉一器，皆须取给于外，漏

厄已属不少，在战时来源断竭，军械无从制造，其害愈不知伊于胡底。是宜请查照原案，速行倡办者也！

四、重责任 吾国人之处事，只顾外表局面，而不负实责，几成为习惯性。例如机关愈多，愈无负责之机关，职员愈多，愈无负责之职员，遂成此萎靡不振，互相诿卸之局。欲求实事求是，真正负责者，竟不可多得。敷衍若此，尚安望日有起色？管见以为宜以科学的方法，明分责任，必使用一人收一人之效，设一官收一官之效，办一事收一事之效。现当抗敌救国之时，倘人人皆知以国家为前提，任何事，负何责，庶几事无钜细，俱免遗误。

五、明赏罚 仁爱宽厚，本为美德。刻薄寡恩，君子不取。然处乱世，用重典；当兹外患纷乘，侮辱迭来，所恃以彰公道，免徇私，励勤廉之士，戒闾茸之流，赖此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耳。若有过不罚，有功不赏，不仅非此时所宜有，即在平日，亦非立国之道。重罪固近于刻，而重赏实是宽厚，且益见宽刻之适合于中耳。

六、注意外交 自强有道，当戒依赖。就内政言之，固应尔尔，而关乎军事之胜负，国家之安危，以及财源器械各事，实有利用邻国之必要。方今敌势日张，谋我日急，决非孱弱如我国者，所能应付裕如，是应借外力以相助也。况英、美与敌，渐形破裂，俄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彼三国者，与我利害相等，将不免有相需合作之处。正宜借此机会，好与联络，感情既洽，关切自深。或以声援，或以力助，或分其势，或乘其危，皆于我有莫大之益。是在负外交之责者；善为运用而已。

七、全国宜设立新生活公所 新生活公所之设，实为推动社会，强兵强国之具。其用意及详细办法，已另函专陈，兹不复赘，惟事属要图，万乞 注意！

以上七项，皆昨日面谈之语。现值庶务纷繁，军事倥偬之际，深

恐未能全忆,特依次录出,请公余赐览,有以教正为盼!专此奉布,
敬颂
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谷正伦^①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

纪常先生大鉴：

现羁押于中央军人监狱之张培龄、王伯阳两人，平日尚知大体，近复悔过自新。日前面谈，荷承允予设法，早为开释；彼等皆系知识分子，知恩图报，自在意中。务乞鼎力关照，俾得早脱纆继，恢复自由，以示体恤，是所至盼！专此奉布。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①谷正伦，字纪常，时任宪兵司令。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

明轩我弟如握：

此次张参谋长来京详谈北方情形，京中诸友无不确悉弟台年来对外不屈不挠之精神，皆都以为安慰快愉，而更愿以全力助弟台之成功也。

兹有数事请注意焉：

一、须特别注重意外事发生时之各项预定办法，把叶〈明〉〔名〕琛之在广东，张雨亭之在奉天各事都算一次，如何办？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莫如之何也已矣。”此语深有味也。

二、大量的扩充战车队，至少须有一混成团之兵力，能在汽车上往来运用。如此，则应援固易，即出抄亦多方便也。努力为之，并不困难。

三、改良装甲汽车，至少须有百辆。

四、阵地的堡垒群，为极新之办法，不可轻视。须找有学识而能负责之人切实办理，如用游击战，若阵地不固，则无以为后方，是以各国无不注重阵地战也。

五、日人演习于良乡一带，可知北平南苑之军队，后方已有断绝之虞，须急速设法在永定河之各处能以架桥，同时须将门头沟一路查清；而各官长迅速研究平、津、保之地图，及实地的考察、演习，尤为极要之事也。

六、设法奖劝面粉公司之设于顺德、大名、正定各处，或给以津贴，或减其捐税。如此，有事时粮食缺乏可稍免也。

七、大局危险已极！外面可表示和平，内中须昼夜不息的准备作战，如此方不至有大不利也。

以上各条，请作参考，或亦不无一些补助也。特此。即请道祺！

小兄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一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杭州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敌谋绥远，日益迫切，故利用伪匪各军，济以饷械，并以实力加入，由其军官指挥，大举侵犯。绥力单薄，势甚危殆，务请特别设法，以保领土为禱！冯玉祥。篠。

（《蒋冯书简》）

致 邹 鲁 密 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日）

广州探投邹海滨先生惠鉴：密。本月二十五日，为胡故主席展堂先生国葬之期，弟已派熊观民君前往代表致祭，并携有祭文挽联等件，届时乞照拂一切，并盼转致诸同人为荷！弟冯玉祥。简。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张学良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三日)

汉卿世兄勋右：

远违清标，时深结念。前接马电，藉悉履祉绥和，以欣以慰。赴郑一节，系属传闻之误，荷承邀赴长安，重遊旧地，足征厚意，铭感殊深。特此奉复，并布谢悃。顺颂

勋祺！诸惟

朗照！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宋哲元函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五日)

明轩我弟大鉴：

戈同志来京，得读手书，并悉为国贤劳之近况，甚慰遥念。京中负责同志，每逢谈及无不曰：“北方如无宋明轩及二十九军各同志，此一年以来早不保矣！”此为张溥泉、李协和、蒋先生等之常言。又曰：“北方之事，他人实不能当此大任。能找明轩担此责任，为用人者用的好，亦为被用者可以表现其爱国本领也。”此为叶楚伦、于右任诸友之言也。又曰：“论军事，宋部日日在抗敌之中；论政治，则人民蒙福，强于商震、于学忠多多矣！”此为丁鼎丞先生、邓孟硕先生、张溥泉先生等所说之言也。至于其他好论，多不必详述。可见社会有公道、有真理、有是非、有黑白，有许多后盾，有许多大力为吾弟之援助也。今日以前之苦心未有白用，今日以前之努力，未有白负也。此后之用心，此后之努力，更宜于速为之也！兹有数条请注意焉：

一、对于团体生活，对于会议制度，请特别研究。今日已为中央委员之一员，到底其性质如何，原则如何，应如何利用此中委名义，应细细加以讨论。

二、对于中央，对于各部院，对于各省，对于各军师，须加以来往通信，并使之感情加深，关系加厚。某人忠诚大方，可以负交通中央之任；某人言语有序，动作知礼，可以负交通各省之责；某人资历

深久，言行可信，可以负军界之交通。责任分开，有事则喜庆婚丧，吊者吊、贺者贺；即有疾病灾害，亦应慰者慰，问者问；如此行之，稍久定有极大之助力也。兄每一思之，辄觉吾人所短在此，弟台不可忽略之也。

三、文武人才之留心请求帮助。昔刘备之对武侯三顾之礼，实为极大之教训。吾即是武人，又是兵出身，平素用人，多找孙乾、简雍之辈，很少师友之流。弟台责任且重，人才尤要多请，二三十位最高顾问，新旧学问皆有者不为多。至于武人，则必须陆军大学毕业，而深知其有风格者，高级参谋不可少过三十位也。能找似秦绍文之文武全能之武人二十人亦可，然万不可少过十人也。

四、慎言语，慎行动。既为北方高级官吏、最高将帅，则一言一动，关系太大，不可不慎重，不可不考虑。万不可打牌，万不可随便。“九一七新生命”仍望弟台倡之，此为救国不可少之根本也。

五、要竭力提倡读书。京中友人，很有人持弟台所印之皮面小本之《孟子》、《论语》而读者，由此足见其关系之大。很望弟身体力行，负起再兴文化之使命！来年十月二十三日为极大之纪念，可以此日为本军一新生命之日，即非求知不能救国，亦非求知不能存在也。

以上各条，不免拉杂，然因爱之深则不觉言之切，希弟台谅我可也！此请
军安！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一年》）

复马步芳函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子馨先生大鉴：

顷接惠函，敬悉勋祺懋著；并知藏兵内犯，日人亦于二里子河附近停有大批军械。边事荆棘，隐忧颇多，台端调度有方，令玉树驻军加意防范，肃州驻军相机保护，足见事事以实在存心，诚为敬佩。务希本此精神，莫安边圉为要。近况如何，仍望随时见告，俾知确情。尚复，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孔祥熙函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庸之仁兄部长大鉴：

昨接赵友琴来函，知其专使行署经费尚未发足，以致不能西进，尚留兰州，闻之殊觉焦灼。此次赵君西行，负责甚大，今班禅已往玉树，而护送者犹逗在内地，似非所宜。故赵君亦因此焦急，特派马鹤天参赞来京领款，拟请吾兄先其所急，将此项经费提前饬发，俾友琴早赴玉树，与班禅共同前进，以安边疆，为荷！匆匆布此。敬颂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

介公赐鉴：

日前接奉来电，嘱与颂云先生面商国防会议各事宜，当先肃电奉覆，谅登典签。连日已与颂云会商两次，按之实在情形，已议有下列办法，特检齐送上，尚乞采择。

一、制度问题：查国防之制度，因国势情形各异，故各国之设置不同。兹就我国大势计之，已制定一表，其是否相宜，有无更改，请核酌。

二、关于实际用兵：用兵之法，亦议有计划书，请参照地图，详为察酌。

以上两项系与颂云先生略商者，鄙意关于根本问题，尚有重要意见数点，并叙于下，敢乞注意：

(一)吾国之事，不患负责机关之太少，而患负责机关之太多；不患一机关之负责，而患各机关相互之负责。故遇事非互相诿卸，即两俱延误，其结果为同不负责。关于此弊，其例不胜枚举，而国防为尤要，拟请大加改革，以免牵延。

(二)吾国军队本不为少，惟编制待遇及种种办法，多不划一，以故军心不齐，难收实用。已往之事，无烦赘言，兹当国难严重，国防紧要之际，拟请自今日起，举凡各军之编制，人数之多寡，餉项之优绌，器械之良窳，以及其它一切待遇，必须速为改革，一律同等，

则官兵虽稍困难，自无闲言。收拾人心，得其死力，全在于此，务祈特别注意，万不宜稍忽者也。

（三）吾国官场办事之迟缓敷衍，几成一种习惯性。间尝与外宾相谈，询其知否中国之利弊之所在，初则嗫嚅不言，继谓“迟缓”两字，足以蔽之。与国内各上级将官谈及，询其办事感何痛苦，则谓有所请示，往往太慢，迨得指示，业已时过境迁。是可知中央机关之因循迟缓，无可讳言，尤非根本改革不为功也。

（四）国人嘲政府者，恒言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此属实情，洵非谰语。尝见一事之起，今日开会议，明日订章程，一经细则宣布，便尔置之高阁。依照执行者，不为是；永置不问者，不为非。窃以为自兹以往，宜少去空言，侧重施行，或者积习渐除，有裨实际。

（五）今日何时，风云日亟，外侮愈甚，战事之起，或在目前。军队之运用，至少当不下四百万之人数。其衣食用具，依此筹备，始足以资应付。鄙意东南自江西之南昌起，西南自湖南之桃源、常德起，西北自陕西之长安起，东北自河南之郑州起，在此四周围之内，应多设面粉工厂，以备四百万人之食料；多设纺织工厂，以备四百万人之衣服；多设钢铁厂、机器厂、兵工厂，以备四百万人之枪械子弹；多设医院，以备四百万人之医药。无事则储藏，有事则取用。此实为布置国防，预备战事之首要也。盖战端既开，则口岸非被占据，即虑炸毁。虽有种种设置，势难保全，不得不急急建设于内地也。

以上五项乃祥之私见，实国防之根本办法，草草并陈，伏候察核，顺颂
勋祺！

附陈表一份，计划书一本。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复佟麟阁函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

捷三我弟大鉴：

顷接来书，并尊照一帧，悬诸室中，如相对语，数载之别，藉此稍慰矣！兹亦寄去敝照一张，及《贞观政要》一部，以酬雅意。此书详载太宗一代善政，名言闳论，多可师法。尚希暇时勤加披读，得益当不浅鲜也。此覆。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阎 锡 山 密 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太原阎主任百川仁弟，赵主席次陇先生，并转绥远傅主席宜生先生
勋鉴：密。匪伪犯绥，举国痛愤，幸荷诸公督师严剿，大义凛然，各将
士冰天雪地之中浴血苦战，捍卫国疆，忠勇功高，实深钦佩。务乞再
接再厉，歼灭匪虏，以竟全功。特此电达，无任神驰。冯玉祥。有。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宋庆龄函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孙夫人惠鉴：

顷由哲生先生交来大函，读悉种切。章乃器诸先生被捕之事，祥亦有所闻知，已与哲生先生设法营救，并为介石先生去电请其早日释放，乞释雅怀。其他详情，晚间拟再与哲生谈商，容另奉告。专覆，顺颂
时绥！

冯玉祥敬启

附：宋庆龄十一月廿三日致冯函

焕章先生大鉴：

径启者：昨夜夜半时候，全国救国联合会委员章乃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先生等住宅，被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派探搜查，将章乃器先生等七人捕去，诬为共产党，现拘禁于巡捕房。庆龄闻此消息后，殊为愤慨。我国东北失地，几及六省；而绥远战事，又已爆发，国难严重至此，正国民急应奋起救国之时。章先生等系救国会办事人，救国为全国国民责任，岂救国者即为共产党乎？请先生主张公道，迅电蒋介石先生，立即释放章先生等七人，民族解放前途幸甚！关于营救章先生等事，兹托孙哲生先生与先生共同商议，如须廖夫人及庆龄联名加入发电时，即

将名加入可也。尚此奉达。即请
大安！

孙宋庆龄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杨虎城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西安杨主任虎城弟鉴：顷读有电，敬悉于二十八日举行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嘱往参加。适因诸事羁身，不克前往，有方雅命，抱歉殊深。西安围城八月，承弟与李虎丞及诸将士共同坚守，不屈不挠，卒使敌人败退，名城保全，足为军人模范矣。当此外侮频来之际，提倡抵抗精神于御敌救国，尤多裨益。特此奉复，顺布贺忱。冯玉祥。宥。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洛阳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昨闻章乃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等七人在上海被公安局拘捕。窃以章等之热心国事，祥亦素有所闻，尚非如报纸宣传之为共产党及捣乱者。且其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若恐有轨外行动，应于释放后，由祥同李协和、孙哲生、陈立夫诸先生招其来京，共同晤谈，化除成见，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势力；并责令其募捐购机及抚慰前线将士，藉此以促进国人，更团结于中央抗敌御侮之宗旨下也。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匆此布臆，无任期盼！冯玉祥。宥。

(《蒋冯书简》)

附：沈钧儒等十一月九、十一两日致冯之函电

其一：

焕章先生钧鉴：

敬启者：兹此间有华联通信社社长郁建中君，最近忽为警备司令部所逮捕。郁君为一极纯正之爱国人士，其所办通信社平日多暴露日帝国主义之消息，以是日人恨之刺骨，此番被捕，闻即因此。被

捕事之策动者，亦系日人。现郁君已解送南京，务恳先生大力赐予援助。先生历来爱护爱国分子，不遗余力，对于郁君，当能为之解脱也。专此敬读，即颂勋绥不具。

沈钧儒 章乃器 王造时 史良
沙千里 张云麟 李公朴 同启

其二：

冯副委员长钧鉴：上海日本纱厂十余家，工人两万余人，因不愿再忍受奴隶的待遇，已一致罢工。此为工人自动觉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表现。我不愿做亡国奴之全国同胞，自应全体奋起，合力援救，以奠定全国大众抗日阵线之基础。钧座国家柱石，号召救亡，举国景仰，务乞迅予以精神物质之援助。又本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各界在女青年会广场举行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请求政府：停止剿共；出兵援绥；反对妥协秘密外交，援助日厂罢工工人。合电奉闻。临电不胜迫切。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张治中^①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吴县张教育长文白先生勋鉴：奉读卅电，荷承藻饰逾恒，既感且愧。尊论全国军民宜以誓死不屈之精神，为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奋斗，说言伟论，无任钦迟。特此复谢。冯玉祥。东。

(《冯在南京第二年》)

^①张治中，字文白，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复韩复榘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弟大鉴：密。两电均已读悉。彼方狡诈异常，请严加防范，以免疏虞为要！兄祥。庚。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张自忠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

荃忱我弟大鉴：

接读来函，敬悉种切。并荷惠赠虎皮两条，足知厚爱，感何可言！绥事甫起，青岛又藉口生事，平津之地，尤为重要，务盼妥为防范。兹派吴咨议青旺往候，请与畅谈可也。专此布谢，顺颂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邓哲熙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

仲芝我弟大鉴：

接本月四日手书，披读一过，其快活如病人出了透汗的一样。如此办法，实属相宜。无论什么人，与正人学者时常相聚，即如入芝兰之室，久则与之俱化。况且明轩现负重大的责任，更应该薰陶濡染，以求有益身心。所以我觉弟能请陈先生等给明轩讲书，比赠明轩一万万现洋还好呢，比赠十万兵还好呢。请注意提倡，是为至要。专复。即候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张学良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覆，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不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元。

附：张致冯电

京冯副委员长焕公赐鉴：元电敬悉，辱承爱护，感洽肌髓。介公力图自强，诚人所共知，亦良所深信。惟国事日非，不容自讳。统一仅坐形式，外交不忘妥协，出兵援绥，尤未能倾注全力。在国家未至存亡关头，尚可从容处理，而今则河山半壁，几尽沦亡，国势之危，已如累卵。若犹讳疾忌医，始终隐忍，则民族立国精神沦丧殆尽，何以为国？何以为人？良等以为国难至斯，事事须求彻底，空谈团结，决不能搔着痒处。我公素抱抗日决心，为海内青年志士所共仰，一切言行，尤异凡庸，还乞进一步开诚赐教，俾救国之策，得早施行。总之，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他人或有不知，而坚决抗日如公者，应能见谅。至先送介公回京一节，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势难遵行。我公关怀良等困难，并愿为之担保，具佩隆情。惟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致国本日危，复兴无望。此外私人方面，固无困难可言，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公爱良至厚，良望于公者亦至殷。痛切陈词，敬希鉴察。张学良叩。谏。午。印。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戈定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戈秘书长卓超弟鉴：密。元电读悉。顷致张汉卿元电，文曰：“（电文已见前）”等语，读此可知大概情形，请即转知明轩主任。各省来电，均称拥护中央到底。俟续得确信，当复电告也。兄祥。覃。

附：戈定远来电

冯先生钧鉴：叩别后，昨午到平，当将钧座面谕各节，一一详达宋委员长^①，深感指示一切。顷悉陕变发生，群情惊骇，此间不明真相。对蒋公安全，尤深切念。至恳随时训示，为祷！戈定远。叩。元。

（《冯在南京第二年》）

^①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立派戈定远北上，向韩复榘、宋哲元等部属传达其意见，要他们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勿生意外。

致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西安杨主任虎城弟，兰州于主席孝侯先生，兰州邓军长宝珊弟大鉴：顷读汉卿来电，得悉西安之事。当即以元电复之，文曰：“（电文已见前）”等语。值此国事螭蟾之秋，亟待和衷共济，力挽狂澜，万不宜意见丛生，多滋纷扰。望即就近维持，务以介公回京为要。特此电达，诸惟察照。冯玉祥。覃。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秦德纯等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北平市政府秦市长绍文、陈局长希文、高法院邓院长仲芝、冀察政委会王秘书长式久诸弟鉴：密。接读元电，敬悉一切。西安之变，此间于文日午后，始得蒋公被劫消息，系由华清池胁迫返回西安居住，尚属安全。中央得讯，当下令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其军队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一面候其觉悟，护送蒋公回京。倘不放回，定有最后之办法。此即蒋公被扣，及此间处理之大概也。此次之变，有关于国事者甚大，故人人有设法营救之义务，以为公私两尽之道。兄昨已致汉卿一电，大意谓：应以国事为重，早释蒋公。若因军队有困难情形，尽可当面直陈，蒋公必可包容采纳。倘以事已至此，虑难挽回，或恐有所反覆，于己不利；我可完全担保，甚至多约知交，前往西安，以为释蒋公之保证云云。至于中央其他办法俱已发表，想北平当知之矣。望即转达明轩弟善为营救可也。兄祥。盐。

附：秦德纯等人十三日致冯电

急。

京副委员长冯钧鉴：密。西安非常之变，举国震骇，想中央定有善处之计。惟此间尚不明真相，拟请钧座赐示详情，以便转陈宋公，是所至祷。职秦德纯、邓哲熙、陈继淹、王义桧。元。午。叩。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余汉谋、黄慕松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广州余主任幄奇先生、黄主席慕松先生勋鉴：密。接读元电，敬悉关切蒋公，并以安定地方，严防奸究等事为怀。具征谋国之忠，卓见之大，深用钦佩。都中自十二日得到西安之讯，即由中央决定办法，俱已正式发表，尊处当已闻知。祥为蒋公之安全计，曾于元日致张汉卿一电文曰“（电文已见前）”等语，现尚未接覆电，然蒋公之安全，想无问题也，请释锦注。冯玉祥。寒。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韩复榘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我弟大鉴：密。西安之变，此间于侵日午后始得蒋公被扣消息，系由华清池胁迫返回西安，尚属安全。中央得讯，当即下令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其军队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一面候其觉悟，护送蒋公回京；倘不放回，拟以武力解决。此蒋公被扣及此间处理之大概也。此次之变，有关于国事者至大，故人人有设法营救之义务，以为公私两尽之道。兄昨已为汉卿去电，大意谓应以国家为重，早释蒋公。若因军队别有困难，尽可当面商陈，蒋公必可包容采纳。倘以事已至此，虑难挽回，或恐有所反覆，于己不利，我可完全担保；甚至多约知交前往西安，以为释蒋公之保证，云云。至中央其他一切办法，俱已发表，想尊处当知之矣。如有营救之方，望即设法为之。兄祥。寒。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庞炳勋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新乡庞更辰军长大鉴：密。顷接删电，敬悉关切国本，以靖难为己任，独见其大，敬佩良深。此间现正设法救护蒋公，以为急务。知念特覆。冯玉祥。谏。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余汉谋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广州余主任幄奇先生大鉴：顷读删日致张汉卿之电，掬诚相诚，大义昭然，而援救介公早日出险，尤为目前之急，卓见极是，钦佩殊深。此间亦正竭力设法也。特此布覆。冯玉祥。谏。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龙云密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日）

昆明龙主席志舟先生勋鉴：密。黄君蘅秋来，携交大函，于蒋公安全，极荷关切。厚情公谊，无任钦迟。自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同志俱殷殷以此为念。祥亦曾专电汉卿，责以大义，请送蒋公回京。日前蒋铭三^①先生遄返都门，知蒋公居陕，诸称安适，决无危险。知念特覆。冯玉祥。马。

（《冯在南京第二年》）

^①蒋鼎文，字铭三。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介公委员长礼鉴：顷惊悉尊兄介卿先生长逝，国步方艰，老成凋谢，缅怀耆德，感痛何堪？我公情殷手足，尚希顺变，为盼。谨此奉唁，敬请垂簪。冯玉祥。俭。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 龙 云 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志舟先生勋右：

前者黄君蘅秋到京，携交尊函，当以马电布复，谅邀青照。日昨高蕴华君来谈，带到瑶章，读悉种切。现在蒋安全回京，于大局实多裨益，洵为国家之福。其余情形，俱与高君面谈，自能代为详达也。

匆此布复，顺颂

勋祺！

冯玉祥拜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何香凝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香凝先生惠鉴：

顷承邮赐大作古松条幅一张，枝干夭矫，苍劲古老，具见笔力雄厚，钦佩莫名。悬之中堂，令人望之，不禁悠然意远也。专此布谢，顺颂文祺！

冯玉祥
李德全 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奉化蒋委员长介公赐鉴：密。珂乡息养，海屋添筹，必符远颂。九八老人马相伯前辈，硕德遐龄，海内宗仰；移居都门，尊公约也。现国府委员出缺，祥与诸友欲请公专电政治委员会提补相老。祥等亦径联名建议，然深望九鼎一言也。敬老尊贤如公者，必蒙延揽矣。冯玉祥。齐。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

介公赐鉴：

年前旌节回京，不禁距跃三百，为国庆幸。謁谈两次，本拟畅论始末，以罄所怀，因尊体违和，未便烦琐，致扰精神。兹谨以笔述送陈，尚乞鉴照采纳。窃思西安事变，固由作乱者肆行妄为，然祥之辅佐无状，岂能辞咎？言念及此，愧慙滋深。毖后惩前，正宜注意。鄙意此次之事，原因颇多，欲以后永祛此弊，宜力求以前之因。而最要之因，要不外乎应注意得民心，得军心两大端，包括既宽，关系实大，试约略言之。

一、得民心有六点：

（一）为人民谋幸福。欲得民心，须真正为人民谋幸福。虽不能事事尽利，然竭政府之全力，择要以图，必多裨益。1. 如兴水利，定有专章，惟负责无人，卒鲜实效。倘能一致努力，认真举办，不惟有土地者同沾实惠，即贫而作工者，藉谋升斗，俱易生活。2. 如大修铁路，输出运入，惟路是赖。况一经普修，职工各员，因皆各有业务，虽掘地拾土之小工人，亦随之受益匪浅，政府对此，是应特别努力也。3. 如开采矿务，人皆知地面上之事业渐已发达无遗，非复自地中大开金银铜铁等矿不为功。我国矿苗特多，采取独少，亟宜竭力提倡，则人人有工作，即属为人人谋生之方。4. 如栽种树木，极须讲求，以我国之地大人多，年年种树，其结果树未成活，而一切需用仍皆仰

之于舶来品。不但木材，即食物之橘子、苹果、香蕉，犹来之于美国、日本。经年提倡国货，而所用无非外货，岂不痛哉？以上四项，皆属人民之直接易见之幸福，似宜加意扩充实行也。

（二）解除人民痛苦。幸福之反面即痛苦也。我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无日不在痛苦之中。其最显而著者，莫过于监狱及感化院等处，以言人数，则到处皆满；以言居室，则到处污秽。考其犯罪之因，未必皆罪大恶极，偶因过失之微，同居囹圄之内。枷锁瑯瑯，言之伤心。前者波兰、德国、美国都大赦犯人，被释者数万人之多。最近北平之释放罪犯，亦不下数千，中央何不特为赦免，以示宽大。此次汉卿犯上作乱，犹可立邀特赦，平民偶蹈法网者，似亦可特为赦免，以示体恤。如虑其怙恶不悛，然有犯必惩，当可重行科罪。鄙意以为公回京，似宜自动特赦一次，且不必由司法部查卷开单，徒延时日耳。

（三）纳税不平等。我国之税，向多取之于穷人之身，即间接税也。盖普通物品，如食盐、米、麦、火柴、粗布、棉花，俱属贫家衣食。人人必需之品，无一无税，即贫家之用品，俱须纳税。而富贵者，虽亦需此，然区区之税，不足为累。奢侈品之税，又复过轻，故等于不纳税耳。似宜由大处落墨，将奢侈消耗之物，如所得税、汽车税，以及富家喜用之烟、酒、装饰诸品，富女喜用之珠、玉、化装诸品，凡属消耗美观各物之税，一律特别加重。而将穷人日用各物之税，应减者减之，应免者免之。夫而后可谓平均矣。

（四）注重卫生。卫生之于人所关甚大。然人民终年劳苦，安有暇讲及卫生；人民十九贫寒，安有力服食药品。是以各国比较，人生寿数，欧美俱平均在四五十岁之间，而中国不过三十左右，无怪乎种之不强，而人丁之发达亦远不及他国。试往省外县考察，尝见病人累累，到处皆是，而请医生需款，购药需款，甚至诊病一次，服

药一剂,用钱有至数元数十元者。故贫家有病,往往坐以待毙,无以诊治。言之岂不痛心?应大量造就医务人员,药务人员,以每县设立中西医院,十处为目标,并研究制造药品,甚至应用刀剪,一切治病器具,统由本国自造。既可使民有卫生常识,少生疾病;间遭传染,可立时预防调理,即所用工匠既多,又可以增职业,以谋生活。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

(五)奖励廉洁官吏。欧美各国人民多能自治,官之贤否,关系稍轻,且亦少贪婪之员。吾国自古以官为父母,治民如牧养,故数千年习惯,俱赖官以治理,有好官则地方宁谧,人民安居,否则贪暴风行,乡民鱼肉矣。乃有爱民如伤,清介自持,虽来慕去思,口碑载道,而清风亮节,一钱不名。其服官一生,几不能维持生活,渐濒于饥寒之境者,固大有人在。为长官者,曾不一念及之;或仅于故后多年,始知其清廉贫困从而奖励抚恤。然何如于其生前,予以要职,畀以重任,使国家尽得良好之官?而贪鄙之流,反居要津,得满欲壑,其显官之贪者,亦更无人干涉。两相比较,是廉吏真可为而不可为也。无惑乎民生日苦,流离颠沛,至于此极。窃以为奖廉惩贪,实为得民心最要之务,似应由行政院考核现任官吏,访问田野遗贤,懋官懋赏,以成郅治之世。

(六)鼓励忠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先总理之遗训!而京外等处,亦均于墙壁满书此八字。试问能真有此懿德而无愧行者,果有几人?是宜由行政院随时详加察访,优为褒扬。其忠孝何在,仁爱何据,宣布国内,俾众效法。不然徒以标写为雅观,则人民亦觉此为敷衍门面,虽真孝真忠,仍无誉闻,安得使其尽为良民哉?祥非为提倡割臂事亲之孝,盖欲实行总理遗训之八字,盼国内之多有其人也。

以上六端,关于民心之向背者甚大,果能注意行之,使人民安

居乐业，实惠同沾，知必能铭感于心，终身爱戴。欲民之反抗，国之不治，乌可得耶？为民之事，岂止于此，兹先言荦荦大者耳。

二、得军心有二点：

（一）宜平等待遇。天下之事，最虑不能平等，且多失之于不能平等，而军队之待遇，尤关重要。盖他事之偶有高下，人或不甚注意，同一官兵，虽统系不同，驻地不同，然或属乡邻，或系亲友，互相传述，真相毕知。果因库款支绌，饷糈遇艰，同穿破衣，同食粗粝，虽亦有感痛苦，然知非得已，犹可谅解。万不宜显分彼此，故分等第，饷项之有多寡，器械之有优劣，致闻者不平，受者益怨；遂不免军心涣散，同床异梦。况长官之与士兵，尚宜同甘苦；以求能得其心；而同为国家之军，此则优裕，彼则困难，人孰无心，能弗怨尤？甚且闻有非因打仗而死者，邀蒙优恤；而打仗死难者，反致向隅；虽此言不必尽实，要或挂万漏一，在所不（兑）（免）。是以种种待遇，俱宜力求平均，不宜有稍厚稍薄之处也。

（二）须亲切体贴。上官之于属员，官长之于士兵，必亲如骨肉，待如手足。彼之衣食，我为谋之，彼之痛苦，我解除之；夫而后上下一体，感恩知报，既得其心，便可得其死力矣。“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岂非因武穆之于士兵亲切体贴，有以致之？兹将宜特别注意者试述于下：如士兵有病，最为痛苦，应考察医官，是否尽心；考察药品，是否完备。或亲为慰问，言词恳切；或赠以物品，有关实用。在夏宜凉，在冬宜暖；最高军府，倘能重视病兵，则师旅各官自亦尽心于此。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如受伤官兵，其痛倍苦，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应如何善为调治，期能速愈。其一切待遇，必优于不受伤者数倍，始足以示体恤。如残废官兵，以公言为国牺牲，以己言终身废弃，较之鳏寡孤独，穷无所告为尤惨。是不独加意医治，更宜扩充残废院，增设教养院，使残废者均得入院，轻者教育技术，重

者养其终身,庶免流离,而知观感。乃阵亡家属,非为衰老,即系孱弱,贫苦无依,何以为生?虽政府依法抚恤,而未经受抚者,仍比比皆是。似应一三四各集团军阵亡官兵之父母妻子,详为查明,若有尚未给恤者,一律补恤。并宜于驻在地,每隔三五日,由最高官长聚集父母,慰以温语,赐以饮食,借表系念之忱。以上四项,前曾详为函陈,荷蒙嘉纳,明令办理,举国欢腾。然依令实行者,不过百分之五六,虽我公之意甚善,奈各级官长不能实力奉行何?允宜再筹继续进行之方也。

明公一身,关系国家之安危。此次西安之变,处极险之境,而得安全返京,固公之福,亦国之福,祥欢忭之余,窃思有所贡献,以补十一之缺。千头万绪,要政多端。惟区区之意,以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必以得民心,得军心,二者首务,则国基可定,抗日可期,收复失地有日矣。我公知虑过我,或亦以为微有可采否?尚乞核夺为禱!事此肃具,敬颂勋祺!

职冯玉祥启

(《蒋冯书简》)

复 刘 湘 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二日)

甫澄先生惠鉴：

傅参谋长真吾来都，交到大函^①；并询悉德祉翔华，禔躬懋鬯，为颂且慰。西安事变，殊出意外，现正共筹消弭之方，期能妥为解决。承示精诚团结，以救危亡，远虑深谋，独见其大，佩甚！兹值傅君回蜀，特托代答一切，尚乞不吝珠玉，时赐教言，为盼！专此布复。

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①一月三日，刘湘来函，希在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精诚团结”，“以救危亡”。

致李宗仁、白崇禧函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德邻、健生两兄同志勋右：

前承惠书，久未奉复，甚歉。比维政履绥和，为颂无量。迩者三全大会开幕在即，留京各同志，极望两兄命驾北来，共商大计，两兄如不能同来，至少亦请推一位来京出席，以慰喁喁众望。兹值刘、张两同志赴桂，特附数语，并托代致拳拳。诸惟台照，敬请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

介公赐鉴：

久不晤教，神往时劳。当此陕事未结，〈团〉（国）事日繁之际，凡百庶政，悉待主持。我公养病珂乡，行将一月，闻健康早复，精神胜常，务乞以国家为重，尅日命驾回京，正不必拘于假期，非正式销假，而不前来也。昨接梁式堂先生来函，详述西安事变后，全国钦仰我公精诚感召之峻德，是知人心向背，非可强求。兹将原函附呈台阅，可知各方佩戴之真象矣。专此布臆。敬颂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韩复榘函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向方我弟大鉴：

前闻腿伤渐次痊可，近当大愈矣，念念。有刘少陵者，本属守分之人，二十一年在青岛船上，与一同行者相遇，互相攀谈，适其人为共产分子，当被捕去，刘君亦连带被捕，判处徒刑五年。今已超过刑期三分之二，且因反省院人额已满，现仍羁押于济南最高法院之看守所。因路遇株连，已堪怜念，而縲继已久，尤觉悯恻。吾弟省免刑罚，怜爱青年，可否从宽释放，免其久困囹圄之处，尚希核酌。专此布达。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四月廿五日）

介公赐鉴：

日前驰赴珂乡，吊令兄介（卯）（卿）大兄之丧，见我公重手足之情，尽骨肉之谊，近情近理，举施咸当。其可为法者，为四有四不：即有礼、有乐、有序、有节；不啐经、不烧纸、不乱哭、不用刍灵等物，其简单而隆重，叹为得未曾有。回京后与诸友谈及，众俱啧啧称羨，以为影响于世道人心者极大，实是以移风易俗为改革丧葬之肇端。翘企楷模，深用钦佩。溪口面陈各节俱荷嘉纳；惟仓卒之间，又值我公哀痛之际，所论既多，记忆为难。兹复本其原意，逐条缮陈，备储夹袋，聊资微助，尚乞便中详答之。

一、国事繁重，全在一人之身，而群众所仰望者亦公一人耳。为国尽责，贤劳过甚，似宜思所以自养之道，采医士节劳之语。近今新科学国家，无不尊重大夫，诚以精神为万事根本，大夫为卫生导师，甚愿于宵旰之余，善自珍重。其无关军国重事，宜暂委人襄理，以节其劳。来日方长，国家之依赖正多也。

二、抗日工作，全国一致拥护中央。此为我国最好之现象。正宜乘此机会鼓励之，提倡之，立确定之方针，促一政之进行。而海陆军尤须积极整顿，使俱足负国防之责，然后可期有御侮雪耻、收复失地之力。应选派知兵大员分省专查，奖励与指导兼施，而后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近有自日本回国者，谓该国一般人士对于侵略中国

之举，嘖有烦言，尤以工农大众极为不满，抨击殊甚；而于中国反称誉不置，其所言约分三点：

（一）谓中国之道德心优于其国者甚多。例如西安之变，领袖以精诚之感召，脱不测之大险。张学良以待罪之身为良心所驱使，公然亲送回京。杨、于诸人，俯首听命，同就范围。皆由道德中来也。较之其国“五一五”之变狙击其首相犬养毅，“二二六”（之）变杀其各省之高级长官，一经倡乱，虽僚属长上，反眼若不相识，尚知道德之谓何？以视中国，因政治意见不合，偶生冲突，而决无生命之报复者，奚啻霄壤？

（二）谓绥远之侵扰，大损其国格。盖表面放明不预其事，而实际全权主持，结果失去餉械既多，伤亡士兵尤夥，其中下级军官，亦丧亡近二百人。受创如此，而不敢言，真谚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也。

（三）谓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之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两项系最善之制，为世界各国所不及。日本亟应师此良法，逐步实行，以限止财阀之压迫，而为平民开生路。

就日人工农大众所言以上三点观之，是知其倾心同意于我，且甚直我而曲彼也。足见公道在人，非可右袒。倘能于此时，积极筹备，分别布置，将来实现抵抗，我气锐而彼气馁，我一致而彼涣散，胜负之数已在预料之中。

三、立国之道，在乎明是非，是非既明，奖惩自当，而人皆知所勉励，益能同心同德，拥护领袖。如去冬西安蒙难，中央自十二月十二日午后得讯，至二十五日回京，中间之决大计，运措施，步骤甚合，悉中肯綮。其鸿谋远虑，实以吴稚晖、居觉生、于（左）（右）任、孙哲生、戴季陶、孔庸之、李协和、程颂云、叶楚傖诸君为首选，丰功伟绩，迥异寻常，应如何褒扬奖叙，借酬勋劳，似宜与林子超公一言，

由国府明令嘉奖，以彰其谋国之忠。

四、酬勋纪功，以勋章表现之，而实有勋章与官章之别。官章者，聊以为普通酬劳之鼓励而已，非可与大功于国家者相提并论。若夫立志革命，为国牺牲，其功在党国，永不磨灭者，如黄花岗诸烈士及以后屡见奇功之选，俱应早有隆重办法，切实表彰。此案已由诸同人提陈请中央通过，仍须我公主持为荷。

五、同为国家之官，而为有客气官者，有为责任官者，有负责之学识，有负责之经验，有责任之地位，则谓之责任官。反是者，则谓之客气官。故国家重大事项，皆宜授之于位崇学优资深之员，不但其能力学识，足已应付而有余，而其声誉所至，亦足以见重于人，言信行果，收效实宏。至于其他之流，经验既寡，誉望尚无，委之重任，未有不误事者。尝读唐史，见魏征曾以此意陈太宗，殊佩其见远虑深，能持大体，不愧为一代名臣。兹值国事日繁，动关大计，委托要务，不能不极端审慎也。

六、北伐之前，政治未跻轨道，军阀跋扈，各私其军，中央殊少节制之权，固无所谓待遇之是否平等。今则国政统一，各方军队已完全听命于中央，同属国家之军队矣，自宜待遇一致，以收人心。举凡饷项之多寡，衣食之优劣，器械之良窳，皆须一律平等，不稍歧异，同甘同苦，军心贴服，拥护中央，惟命是从，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七、今日之环境，正在艰难困苦之中。以言国内，尚未能尽履人望，故口是而腹诽者有之，面谀而退多后言者有之。譬如张杨之举动，固属极端荒谬，然积怨生乱未必无因。是宜彻底考察，有速改善之必要。以言国外，日本之耽谋我无论矣；而列强环伺，可虑正多。环顾国防尚极空虚，分别布置，断难延缓。而各国之宜与联络，宜与合作，宜与委托者亦当悉心审度，以收偕助之功，而为抵抗之计。我公明达，当早筹及于此。

八、处今日之时局，察人修己，未可偏废，仅献三个二十之策，或可补益于万一。其办法分列于下：

（一）国之所立，积省而成。疆吏得人而省治，省治而国治。鄙意宜选择品学并优，明通政体者二十人，分赴各省，巡环居住，于疆吏之善者，保奖之；其有不合者指导之，或规劝之；有难言之苦者，为之报告之，使省政清明，而与中央成为一体，作县政之楷模，为国家之基础，裨益中央，当非浅鲜。

（二）木从绳则正，人从谏则圣。人孰无过，且孰能思虑周至，所见皆是哉？鄙意可于政军界中，择聘平日议论不合己意，及事指摘于我者二十人，时与畅谈，始能尽量发挥，无所避讳。庶几有过必闻，择善而改，裨益于明公，即裨益于国家也。

（三）一人之智慧有限，而万事之应付无穷，并明新旧之学，尤非容易。鄙意宜于各大学专门教授中，择延品学誉望极优者二十人，公余之暇，即与研究，不独增我学问，而其应我公之延聘重视，群以为荣，从此情谊融洽，借以收拾学界之心，得力处当复不少。

以上诸项，俱在溪口面罄，荷蒙采纳者，兹复缮录，备公察览，逐次实行。其余各事，业于溪口开单面交，兹复不赘。专此布泐，敬请
勋祺。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致陈布雷函

(一九三七年四月廿六日)

布雷先生赐鉴：

溪口夜话，益审先生文章道德蕴蓄素深，尤其志虑忠纯，计划周匝，钦佩之至。至谦为怀，更令我心拆无似。返京数日，每感回忆，引瞻光霁，弥深向往。为沈君钧儒等七人事，日前曾话及之，用再书而叙之。沈君等见事之未尽美善，不无义气磅礴，致出过激步骤，或远于事实，此固人事所难免，而正须随事匡救者也。前承先生言及，对于该七人事曾派人征询意见，以便设法种种，并以该七人未能完全接受，以至中止。弟到苏州，曾请薛子良为之探询，并得书面消息，大可以洽商。并可以接受种种，不似前谈之结果也。兹特专函奉达，并加附薛函及附件，派张秘书锋伯进谒崇阶，用陈台览。余有未便尽书者，悉由张秘书面为详述，可否参照薛函内办法设法办理之处，尚希鼎力设法，请求先生曲予周全，为国家惜人材，为伊等尽规补。运筹在握，两全其美，庶彼等早日开释，咸知所感。将来为国效用，来日且方长也。专此。敬颂
筹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叶楚伧函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

楚伧先生大鉴：

频聆教益，欣快莫名。就谕履祉多佳，慰如所颂。郭松龄将军死难一事，及“一二八”阵亡之苏州英雄冢，前经同人分别提请抚恤及修理坟墓两案，为时已久，未闻见诸实行。不知已否通过，或已议决而尚未举办？每一思及，系念良深。即请便中查明见示，以慰点点。专此布托。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宋哲元、韩复榘、刘汝明、 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函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

明轩、向方、子亮、仰之、绍文、荃忱诸弟大鉴：

沿江各要塞年来积极布置，均于地下及人不易知之处秘密建筑，故局外人多不明了。现在各处工程渐已告竣，蒋委员长请兄逐处查看，昨日已开始看过一处，兹将所见所感者分别详述密告，约有四点，请注意及之：

一、吾辈多年练兵，注重于坚忍耐劳，谨慎勇敢，其优点长处，盛极一时，为各方所赞佩。近年旷观各国，战术日新，科学发达，已疑虑我之旧法，不足应用。自昨日察看上项要塞，益感觉惊人进步，不可限量。古人谓：“学然后知不足”，现在我亦谓：“看然后知不足”。然则考察参观为必不可少之举，希望我诸弟亦抽暇前来看看，以为效法仿行之资。

二、所看沿江阵地，均依新式办法建筑于地下，用洋灰铁骨造成，有四五丈之深，坚固伟大，设施完备。如电话、电灯、发报机、防毒器以及一切关于军用所需，无不应有尽有。发号施令，无不指挥裕如，而地面上则无丝毫显露之处。详察一遍，叹为奇观。此系德人代为设计，足知其研究之深，进步之速也。

三、天津海河发现浮尸，层出不穷。闻警察方面，多方侦探，明轩弟亦悬赏严缉，期早破案。兄早疑其为日人设施秘密机构，杀工

人以灭口也。自此次考查要塞以后，益坚信为日人在津门一带建筑工程，招用华工。事毕，杀害遗弃无疑者，此可知其用心深而险矣。

四、华北数省之地，数千万民众均寄托于诸弟之身，而为所肩负者。况日人谋我日急，抗敌御侮为不可避免之事。若仍仅以大刀杀现代之敌，不特难操必胜之券，恐一经接触，将如秋风之扫落叶，其败将在我而不在彼也。时机迫促，危在旦夕，故如欲保全中国与华北，亟应从速聘请军事专家，密建要塞。宜于北平、天津、保定各大城市，依照有法，如南京之设施，赶为筹办，庶几有所凭借，而不至为人所乘也。

以上四项，系就鄙怀所感触者言之，其实用兵之道，设备之方，有非可尽以言语形容者。望体会斯旨，努力谋之，是所至盼。专此密布。顺颂

勋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泰山各学校小学生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

诸位小同学文鉴：

我离开泰安将近两年了。回想以前在山上的时候，常常同你们谈话，常常看你们的功课，如今久不见面，很是想念。兹特寄赠数语，希望你们各抄一通，贴在座右，随时详看，身体力行，一定有点益处。

一、孝亲：孝为百行的根源，所以不论中国外国，为人子弟，没有不重视孝顺父母的。甚至鸟反哺，羊羔跪乳，虽然无知无识的禽兽，也知道孝顺父母。人为万物之灵，自小就受父母的抚养，长大了又受父母的教育，受父母的培植，若是不孝敬父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

二、尊师：在家受父母的教养，到了学校，全依赖老师的教训，教你们读书、讲书、习算、写字，以及各种科学都要老师口讲、指授，费尽心血，然后你们才能心领神会，得到益处。是你们的学识能力，都是从老师身上得来的，其恩其德实不亚于父母，岂可不尊敬服从，以尽弟子的道理？

三、合群：同学们在一校读书，很是不容易遇到的事。今既于无意中相聚一堂，即应相亲相爱，如同兄弟手足一样，实行合群主义，互相勉励，互相规劝，互相照料，互相帮助，才能彼此有益，就是以后毕了业，学识能力足以服务社会国家的时候，仍要一本此旨，不

忘合群的意义，以期望彼此都能成功。

四、公德：中国古来的人最注重道德，晚近世风愈下，人情愈薄，私德已缺，公德更不讲究。所以许多的人只知道利己，不知道利他；甚至利己损人，亦所不顾。所以外人常笑我们中国人不重公德，岂不可耻么？你们应该趁此幼小的时候，注意及此，久而习惯成性，自然不至于失德了。

五、勤劳：人在世界上是个动物，是个负责任的，并不是应该饱食暖衣，坐在家里不动弹的。况且在家度日，父母何等劳苦，为人子的，敢不勤劳么？在校上学，教员终日劳苦，学生敢不勤劳么？异日学成担当诸事，若不勤于职务，劳力作去，更何等成功呢？所以勤劳是事业的根本，须要先从今日做起，万不可忽略过去的。

六、努力：古人说：“少（小）（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说假若你们小的时候不努力求学，以后到用着学识拿不出来的时候，后悔也晚了。现在既然有求学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他，一分一秒的时间也不要轻易放过。书自然要努力读，但是一本书读过了之后，便不再管他，也是不容易得到他的益处。所以我们只是努力读新的书，到还不够，对于读过了的书，还得多多的温习。古人又说：“温故而知新”这真是读书人须有阅历的一句话，愿你们常常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要忘记。

以上六项，是我郑重赠送你们各位的话。因为将近两年没有见面，此次本想为你们送些糖果点心以表我想念的意思。继思这些东西，一经吃去，即算完事，毫无益处。反不如赠送言语，可以永记不忘，于身心道德有莫大帮助。至于求学读书下苦工的话，都没有说，因为这些话有教习们天天耳提面命，你们各位已都知道了，所以我不复提及。希望大家把以上的话，切实履行，都成为一个完人，那就不辜负我今日的谆谆苦心，更不辜负我在泰山设许多的学校了。勉

之，勉之。此祝
进步！

冯玉祥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泰山各校教员函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

诸位教员先生公鉴：

久违芝宇，驰想良殷。当此夏令已届，气候炎热，尚荷诸君依时授课，备极勤劳，远道思之，佩感何已？而久不畅谈，萦念弥深，特拟数事，书以奉赠，以当面叙，且相策勉焉。

一、为小学教师者，往往以为责任甚轻，职位稍卑，似不足见重于人。殊不知小学为培才之基，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其责至重，其分至尊。日本战〈甚〉（胜）俄国之后，皆推功于小学教员，其重视已可概见。武训先生一乞丐耳，集资兴学，成绩斐然，全国之人，无不钦佩而景仰之，甚愿诸君以武训先生为师，以兴学育才为己任，他日盈门桃李，皆成国士，其欣快为何如？

二、历来办事之人愈多，即不免互相推诿，甚〈致〉（至）互生意见，因而误事者时有所闻。吾泰小学为设教养正之地，非如其他机关有何权利可言，而诸君俱属积学有为之士，热心教育，久所钦佩，固无虑推诿，意见之失，尚望谦以任事，和衷共济，集思广益，收效必宏。

三、处事接物，贵以诚恳相见，而教训童蒙，尤以诚恳为要。盖学生俱属幼年，离家庭而入学校，不但各门功课以教习之讲授是遵，虽一言一行，一步一趋，亦〈为〉（以）教习举动为法。若事之出以诚恳，并以身作则，自易使其感动领受矣。

四、训蒙之法与大学教授不同。幼年学生,天真烂漫,知识尚未发达,固无举一反三隅而反三隅之见。而日当所授之课,虽经耳提面命,反覆讲解,犹恐不能明白了然。故为教师者,应有耐烦心,一事一物,详为解答,不嫌其烦,亦不自以为烦,则学生自然亲近倚依,视若慈父母,有疑必问,随时请益,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学问之道无穷,而新旧又各有所长,际兹科学发达,社会事业日新之时,无论自修教人,必求新学问、新知识,以增己之学力,且可启童蒙活泼思想。然旧学亦未可偏废,孝于亲,忠于国,以及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皆为吾国旧道德中之精华,兼收并蓄,允为至当。

六、事业以学问为基,亦以体格为本。体格强则事俱可为,体格弱则委靡不振,所关诚非浅鲜。故于教授之际,必使学生注意于此,或体操,或拳术,随时练习,俾成强壮之躯。

诸君虽为人师,亦在壮年,前程远大,未可限量,锻炼身体,要亦首当注重,幸勿放于人而反忽诸己也。

以上所叙六项,就鄙见所及,约略述之,以为言赠,聊代东修之仪。其漏而未言者,想诸君学有根底,自能互相自勉,固不待鄙人之哓哓多读也,尚希亮察为幸。另与学生一函,如其有不明白处,并乞代为讲解之。匆此。顺颂
文祺!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郭汝台函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

纪云先生大鉴：

顷接来函，藉悉一是。栽树不难，保树最难，栽而不保，与不栽同。古人十年树木，非贵于临时种植，而贵于长期保护也。尚希台端在地方倡一保树委员会，以期大家保护大家的树木，庶不至践踏而无所顾虑也。专复。顺候时祺！

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明轩我弟同志大鉴：

溽暑逼人，里居复何如也。引领北望，想定为劳。我弟兹次归里，凡所用心，国人莫不共喻；在兄尤不胜其同情也。弟戎马半生，久离乡园，今得小住，与父老话桑麻，共亲戚谈家常，身心感触，当另有一番情趣。兄前回巢县，心境即是如此。惟农村社会经济破产，人民生活达于穷困，兄曾量力之所能，及为举办数事。虽无大惠，亦有小补。我弟可乘在乡之便，为乡人谋永久之利。爱乡即所以爱国也。兄意可办以下数事，不知我弟以为然否？

一、兴水利，除水害。中国人到处都是靠天吃饭，一有旱涝即成大灾。全国皆是，北方为甚。我弟在乡可依地理关系，多替乡人凿井、挖沟渠，旱时用以灌溉，涝时用以泄水。如此天灾可以减少，民生乃大有利。

二、举办无利借贷。农村金融，到处困乏；民生彫残，坐以待毙。兄意应创一借贷机关，贷款于贫民，不取利息。本金以三两万元即可。凡有切实保人，能于一定期间归还，成为经营小本生意，或为购买种子牲口、置办农具者，均可借与。其办法如今之农业信用合作社，然此可为乡里添无限生机也。

三、兴办中小学校。农村教育，极不普及，失学儿童，到处都是。文化既已落后，风气因而蔽塞。我弟在本村镇可设一中小学校，使

一般贫寒子弟,能有机会读书,为地方培人才,亦儿童之福音也。

四、建设村镇公园。我弟在家,客人来往,当至繁夥,应在本村镇建一公园。园内添筑房屋,乡人有遊憩之地,友朋得下榻之所,公私两便,事至可为。

五、多与乡人聚餐。家居而不与人通来往,是自外于乡里也。兄意弟可常与乡人聚餐,每次百人,分坐十桌。先亲戚,后乡里,可造成一团和气也。

六、敬长老。凡乡人之可在五十、六十、七十以上者,分其贫富,赠送礼物、钱面。今就夏季言之,如夏布、蚊帐、蚊香、蝇拍、瓜果之类,其贫而无力者,应与钱及食粮,派人送去最好。

七、恤孤独。凡无父母不得其养之孤儿,应设法保育。如各地孤儿院之办法,找本地公正绅士主办一孤儿院。为存一百元或二百元,使之长大习艺谋生,我弟功德无量矣。

以上所谈,系一时想到者,特为我弟条陈之。弟个人力量如有不逮,可商之向方弟,与地方合办亦可。兹请张锋伯同志趋前恭候起居,并携土物数事,敬赠太夫人;藉表微意。余由锋伯同志面达。夏日多〈厉〉〔痲〕,千祈为国珍重。欲言之怀,书不能悉。专此布臆。顺颂

时祺!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委员长介公赐鉴：

顷间畅谈，至快，至快！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祥信此辈今日，拥护中央，与国人当无二致；此后如有反动，再为逮捕，国人当无不谅政府者。近读我公笔记，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愿以耶苏爱人精神待之，高怀海量，令人钦佩。愿对沈等亦以此宽大待之也。党部工作同志对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专此奉陈，敬颂
刻祺！

冯玉祥敬启

此事如果办到，定能收与西安一样之意外效果，全在努力如何耳！又及。

附：沈钧儒等七君子七月卅日致冯玉祥电文
京冯焕章先生钧鉴：

儒等业已蒙中央宽大处置，先予交保。出狱后，拟即日晋京，谒

见介公及钧座。恳赐先容，请电覆张仲元先生转。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
王造时，沙千里，史良。

（据《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阎 锡 山 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百川我弟赐鉴：

久不把晤，渴念为劳，谅有同情也。近于报端阅悉，并有人来谈及我弟政躬违和，肝部肠部罹染疾病，至为悬念。兄意此种病症，最好请西医专治，万不可乱投药剂。我弟年来抗敌御侮，费尽心血，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人格，每念贤劳，弥增钦佩。今者国难尤急，北半天下，全赖我弟一身支持，还祈为国珍重也。兹派张秘书锋伯，趋前恭候起居，并陈土物数事，亦献曝之微意也。专书布臆。敬祝痊安！

小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张市长荩忱，秦市长绍文鉴：密。齐电悉。委员长下山讲话未回，先复数字。敌人外强中干，诸君乃革命军人，守土之责所在，不容稍有退让，以保诸君千万年之光明历史也可。冯玉祥。佳。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冯 治 安 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仰之我弟如握：

国家养我辈军人，为守土也。此次芦沟桥之役，大放军人之光明，亦足见弟等平日教育有方也。致人而不致于人，诚得其道矣。革命军人，加以数十年千百战之经验，必能败敌。中央大军，业已动员，共努力为之，定有好果也。此请军棋？

小兄冯玉祥启

于牯岭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张 自 忠 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荃臣我弟如晤：

北方存则中国存，北方亡则中国亡，此近年以来中央各同志皆有之见解之认识也。此次芦沟桥之役，我军为守土与敌死拚，全国闻之，同伸敬仰。此实表现弟等之训练有方，教育有素也。致人而不致于人，为兵家之要语，如各将领人人明白此法，定获良果也。现大军已动员矣，希弟等努力为之。先贤言“不成功，必成仁”，兄愿与弟等共勉之也。余等请高、王各同志面达。此请军棋！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于牯岭。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弟,张市长荩忱弟,秦市长绍文弟勋鉴:密。佳两电及蒸申电均敬悉。敌寇日逼,国难日急,须仗大家努力,为民族争生存,望弟等务下有敌无我之决心,作正当自卫之抗战。前方情形,并盼随时见告。特复。冯玉祥。真。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冯治安、张自忠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弟，张市长荃忱弟，秦市长绍文弟勋鉴：蒸亥电敬悉。倭寇既来侵犯，须以全力抗战，尤须注意制人，而不制于人之语。特复。冯玉祥。真。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韩复榘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弟鉴：密。蒸酉电敬悉。日人早有打算，凡事须早日想出几种办法，临时方不致无办法。情势如此，非拚命抗日无法图存也。特复。冯玉祥。真。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韩复榘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弟勋鉴：密。元申电敬悉。盼派干员到平、津两地，查探一切，并随时电告。特复。冯玉祥。寒。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弟，秦市长绍文弟，张市长荩忱弟勋鉴：密。覃亥电敬悉。喜峰口抗日精神震动全国；其坚持到底，保我国土，歼彼凶顽。前方情形，随时见告为盼。特复。冯玉祥。删。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冯治安、秦德纯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弟，秦市长绍文弟勋鉴：密。寒、删、铄三电均敬悉。希努力固守，加厚工事为要。前方情形，仍盼随时见告。特复。冯玉祥。篠。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韩复榘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日）

济南韩主席向方弟勋鉴：密。篠、巧两电均敬悉。希派干探侦察，并随时电告为盼！特复。冯玉祥。寄。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李烈钧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三日）

协和先生我兄赐鉴：

每读大教，辄觉惭感。此次手示，未读毕已汗流满面矣。兹国难益深，非拚命抵抗，不能挽回劫运。中央亦有办法矣，惟盼先生早复健康，共赴黄龙痛饮也。此请痊安！

弟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冯治安、秦德纯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五日）

北平冯主席仰之弟、秦市长绍文弟均鉴：密。敬电敬悉。此次芦沟桥之役，各官兵均能振作，为国效死之大无畏的精神，全国军民无不敬佩。此等明知危险在前，而仍不惜牺牲其性命之决心，全国各界无不大受感动。希本此精神，努力倡之，收复失地，定能实现也。敌人外强中干，东北四省之民军日有活动，高丽之义军纷纷发作。台湾、琉球反帝声浪日益扩大。而其国内工农大众，因不欲参加侵略战争之故，日有骚动之事发生。证之其军人自杀之事发生，可以知其士气颓丧如何矣。我军乘此时机与之抗战，则收复失地之期当不远矣。兹有数事列后，请注意焉！一、自黄村经南苑至永定河之铁路，应迅速动工完成，以利军运。二、自涿里至门头沟之铁路，迅速修成。则平汉、平绥之交通便利多矣。三、由徐水至满城、由满城至保定须增铁路一条，则满城附近之山地，可以作最坚固之山洞、地下室，以存粮秣。我军防空安全，而敌人之飞机无能为也。以上三条，若能星夜动工，不久定可有成。希努力图之！冯玉祥。有。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七日)

明轩我弟如握：

顷张参谋长来京，得读手示，并谈悉一切。国家大难已临，二十九军在芦沟桥之英勇抗战，中外无不敬佩，大战已开，更应努力也。

兹有数事，请注意焉：

- (一)兵力贵集结，对准一点使用，不可过于分散；
- (二)飞机如此轰炸，须努力于伪装的指导，以期减少损害；
- (三)对于中央之报告，须有专人负责，以期接洽周密；
- (四)中央与军队各有所需，而地方所要之物，须明白要求，不可只是等待发给；
- (五)军队有十万人，而补充兵须有十万人，不可少，应早日下手办；
- (六)精神教育仍须特别努力，不可因战事而少松弛。

以上六条，为兄思想所及，拉杂言之，请留意可也。余请张同志回军面谈。此请

军祺！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八日)

介公赐鉴：

日来策划国事，夙夜在公，瞻念勤劳，敬佩何已。兹有数事奉布，尚希鉴察：

一、大赦政治犯，此其时矣！以俱属知识分子，有抗日之志向、抗日之精神也。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虽一丝一粟，一草一木，皆为国家必需之品；况属中国之人，而又为有用之人，安可置诸闲散，以减少国家之力量。极宜公开明令以赦之，增加人才，一致对外。如虑其将有异谋，则事实俱在，仍可逮捕，重加惩戒。然似乎决不至于如此也。

二、前在牯岭曾请迅速成立国防计划委员会，今觉此益为不可缓之举。现在战端已起，如遣将调兵，固属至要，而预备后方粮秣，设立后方医院，训练民众，以足二百万之补充队，提倡人民，使皆能输款助粮，俱系最要之事。非有大规模组织不可，非各负专责不可，应速成立此会，令其分别办理。再此大战方兴，军事委员会为负专责之地，各重要职员，皆宜常以驻会办公，夜以继日，其上班下班之恶习，亟应除去，祥亦随时可以到会，不辞劳不避烦，甚且求在会中，亦无不可。

三、广西、四川、陕、甘、青、宁等省距京较远，中央一切措施，或有不能彻底了解之处，似应派任大员前往以上各省，详告此次不得

不抵抗情形,以免奸人造谣,横生阻力。现住京之中央委员颇多,每省选派二人,驰往宣传,则地方官绅士民,皆晓然知中央苦衷,将助粮助力,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四、吾国公设工厂为数不多,值兹战争之际,势必供不应求。惟利用民间工厂,尚可勉补不足,然散漫无稽,仍不能得心应手。应速图组织之方,然后我以何物要需,人民应如何以帮助,上呼下应,自收相互为助之效。

五、郑州铁桥、济南铁桥恐为敌所注意,倘被炸毁,则交通阻滞,受困滋多。应速于郑州以北及洛口一带,多设浮桥或准备民船,以备运粮运械运兵之用。

六、军纪为行军之主脑,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军纪佳者,虽弱可强,虽少必胜。近年来承公努力于此,较之往者,斐然可观;然不能恪守纪律者,仍恐有所不免。拟请妥订军纪多条,通令各军,切实遵行。盖不特行军,本应如此,且大战之际必有欧美人士参观其间,稍一不慎,将不免贻笑外人。

七、精神教育,收效为宏,前在庐山海会寺训练团毕业观礼之时,因我公训词,有国事愈难,建设愈速之语,祥深佩之,故祥继续为言精神教育一节,其主要之语,不外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八字。盖吾人能为国而死,方为善终,非然者,死于床褥之上,死于儿女之手,不但非正死,且甚可耻也。拟请飭由内政部以此训练民众机关,教育部以此训练学务机关,军政部以此训练兵事机关,实业部以此训练建设机关。推而广之,各院部均应于所属机关,认真训练,无形中全国皆成爱国之士矣。

八、梁式堂先生为国奔驰,冒暑来京不三日,已因病去世,老成凋谢,悲悼殊深!我公追念耆儒,致送治丧费三千元,并派员照料后事,高情厚谊,既感且谢。回忆祥与式堂结交垂十余年,深佩其道

德、学问、励行三者俱备，素重实行，不尚空谭，故其著作，关于建设水利等事者为多。前经宋明轩提请任命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所长，辞而不就，旋蒙我公请任为监察院委员，亦谦辞不遑，乃回保定担任莲池书院院长一席。盖欲造就多士，而为实行建设之基也。其将宋明轩之赤诚为国，拥护中国，及我公之推心置腹，爱护平津将士之真诚，往返宣传，使内外一致，互相信仰，厥功尤伟。闻其尝说明轩曰：“御侮抗敌，须先求国家之统一。君能时时听命中央，在蒋公指导之下，为卫国恤民之计，始可以对天地，对祖宗。”明轩对曰：“所言如出我肺腑，谨当受教，然君为此言，岂尚不信我耶？”时人两美之。乃兹者，当明轩赤裸裸的表现其抵抗守土，听候中央解决之时，而式堂歿矣，岂不重可悲乎！

以上各条，粗举大概，未知有当不？祥本喜多言，昨与公面谭，承属代为思虑，故不揣庸驽，就所思者言之，祈采择为幸。专此。敬颂
勋祺！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致宋哲元、张自忠等密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日)

北平宋委员长明轩吾弟并转冯仰之弟、张荃忱弟、秦绍文弟、刘子亮弟、赵舜臣弟、石筱珊弟勋鉴：密。大战已开，全国动员。连日苦战，中外同钦。祥身在京城，心同一地。惟希诸弟，秉大无畏之民族革命精神，努力杀敌，保我国土，民族国家，实利赖之。兹有数事，请注意焉：

一、防空之设备，以伪装为主要，不但军队须力行之，即民间亦须努力及此。

二、集中兵力，对于一点，我军主力不可过于分散也。

三、抄敌之侧背，往往能获意外之胜利，须努力行之。

四、防敌绕我侧背，各处之工事，须求坚固。

五、报告，通告，须力加讲求，以免有失联络。

六、抗日乃为民族为国家而战，如再有言语模棱两可，动摇人心者，须处以严刑，以免分化我军。

七、弹药虽多，不可不力求节用，因战事才开始，时日尚远也。以上七条，须努力行之，并希捷音时报为盼！冯玉祥。艳。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李根源函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印泉先生大鉴：

正切怀念，忽奉朵云，藉悉潭第增绥，至为颂慰！华北变化，已见报端，想尊处当知其详。现在中枢正定大计，谋挽危局，尚乞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专此奉复，顺颂勋绥！

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谷良民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周村陆军二十二师谷敬轩同志大鉴：接巧日代电，敬悉安返防次，慰甚。当此大战将兴之际，诸事须充分预备，而于防范飞机来炸，及唐克车来攻之法，俱应切实研究，万分筹备，不可大意，是为至要！
冯玉祥。东。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

明轩我弟大鉴：

久不晤面，念甚。芦沟桥事变，官兵沐血抗敌，以大刀杀死敌人甚多，我军勇气百倍，强敌胆寒，全国人民精神大振。南苑一役，我军悲壮牺牲，平津失守消息传来，国人闻之，莫不悲愤填胸，同仇敌忾，大有灭此朝食之气。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祸〕福”，况胜败兵家之常，与日寇作战，胜不足喜，败不可忧。务望我弟振起精神，抗战到底，无论如何，不可灰心，以求最后之胜利。回忆十九年本军过河^①时，不过万人，数年来发扬至此，从此振臂而起，力求进步，三五年内发达必能远过此时矣。勉之！勉之！今请鉴三兄携同吴青旺、刘允三两同志送上些许物品。请即查收，发给各官兵使用。区区之物，聊表微忱。其余各情，由鉴三兄面达。尚此，仍祈努力！

愚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①指一九三〇年十月，冯的第二集团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残部过黄河退至山西，被张学良收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为军长。

致冯治安函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

仰之我弟大鉴：

日久不见，极为惦念。芦沟桥之战事发生，我官兵奋不顾身，以大刀杀敌甚伙，我弟素日之训练有方，已可概见。南苑战事激烈，悲壮牺牲，继而平津失守，国人闻之，莫不悲愤填胸，同仇敌忾。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祸）福？况胜败乃兵家之常也。现在敌焰愈炽，国难愈深，务望我弟咬定牙关，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今请鉴三兄携同吴青旺、刘允三两同志送上些许物品，即希查收，发给各官兵使用。其余各情，由鉴三兄而达。尚此，仍祈努力！

愚兄冯玉祥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刘汝明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

张家口刘主席子亮弟鉴：密。十五年南口之役，因工事坚固，及吾弟沉毅应战，故屡摧强敌，驰名中外。今日寇犯我南口，望仍本昔年精神，利用天险，加强工事，以资拒敌为要。冯玉祥。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鹿钟麟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

张家口鹿委员瑞伯我弟鉴：密。江电悉，全盘皆有办法，提示各节，可以无虑，并请转告刘主席子亮弟，发扬昔日镇守南口之神威，与倭寇大战。此次抗战，实为民族革命之神圣战争，全民族之生存与解放，均在吾人肩上担负，切盼格外努力，努力！愚兄刻刻望弟等成不朽之大功也。特电奉复，不一一。小兄冯玉祥。齐。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 闻 承 烈 函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

朴庭我弟：

 靳同志来，得悉近况，甚念。非抗日不能救国，非长期战争不能制敌死命，此多人皆知之事。况全民族战争业已开始，希我弟益加奋勉，共同努力。发动大众，组织大众，训练大众，定能收最后之胜利也。余请靳同志面谈，此请
大祺！

小兄冯玉祥敬启

（《冯在南京第二年》）

复刘汝明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张家口刘主席子亮我弟鉴：密。接灰电，敬悉，各防布置情形，均极周密。当此寇氛日急，首宜团结军民精神，以巩固抗敌力量，其次则为工事之加力也。务望注意！祥。寒。

（《冯在南京第二年》）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本日赴南翔晤文伯，适向华、啸天均至。询知前方士气旺盛，逐日战况，均有进展。惟敌依据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故未能迅速达到扫荡目的。但已准备遵照钧座指示，明日总攻，如能乘敌陆军未到以前，一鼓歼灭，自属甚善。否则似有增厚兵力之必要。再昨今两日各处所遇敌机，均属低飞，故铁路及公路沿线，即感高射兵器不足，亦宜饬令各地驻军设置防空排，出其不意，加以射击。此外多设医院，准备干粮，均请饬知主管机关，特别注意。文伯、向华联名具申增加数线工事之意见，实为持久抗战切要之图，乞钧座早予核定为叩。职冯玉祥叩。铣戌。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此次南口战役，我军以爱国之热血，敢死之精神，予敌以重大打击，不惟振起全国军民之志气，坚固全民族之信仰，即在国际地位上，亦应另眼看我。深谋远虑，钦佩曷极！惟现在大沽方面，敌军纷纷增援，非窥察我津浦，即扰乱我平汉，请特别注意。宋哲元之廿九军，新败之余，士气不免不振，尚须特加鼓励，以期振奋。第一线至少须备十万以上之兵力，而有三四万之预备队，如此，他处方可措置裕如，（不）（否）则堪虑殊深。管见所及，敢供芻蕘，希熟察焉！冯玉祥叩。皓。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日)

南京委员长钧鉴：密。兹将玉祥出发以来在前方各处所亲见暨所想到各事，分〈浙〉〔析〕陈列于下，以备采纳：

一、外交：外交在目前最为重要，〈为〉〔如〕对某一国多往来一次，则多发生一次效力。孔庸之之往来欧美收效不少。日本此次对我作战，军费追加到四万万，其中有外交费六百万。我亦极应选派得力外交人才，不分派别，使之充分努力活动，自能收效异常。

二、兵力：此次对日作战，恐非短期间所能结局，即预备一千万后备军，亦不为多，至少应先成立二百万方能足用。

三、人选：各地环境不同，人才因之而异，各有长短，各有需要。例如江苏一带财富之区，人文蔚起，谋略有余，对于征兵，反有所惧。最好北由冀、鲁、豫、皖等省，南由滇、黔、桂、湘等省，迅速招兵，不至误事。

四、生产：工厂之生产，无故不可使之停工，应为之筹备多量煤炭，使其努力生产。有愿自动代政府制造军械者奖之，定能收大效也。

五、动员：发动民众，使之受训练，服工务为最好。惟发动绅商则不同，应使一般老成持重，在社会负有重望者，最为相宜。若朱子桥先生等联络数十人，负责办理，定能收效。

六、负责人员：各地方因军事长官开往前方应战，以致后方多

负责无人,防空防奸及后方医院,均未能周备,极应指定专员办理。

七、防空:敌机注重之事有数项:(一)各级司令部;(二)各飞机场;(三)兵工厂;(四)弹药库;(五)兵站之粮秣库及汽油库;(六)炮兵阵地;(七)所有一切交通桥梁;(八)密集部队。我各路之桥梁均太暴露,应变成土色或绿色为好。由南京以北以西之桥梁,尤应如是。至于运用军队除万不得已外,无论何项运输,总以夜间为宜。而南京由国府、军委会、中央党部以下各机关,均应使房舍变成土色或绿色为宜。兼宜在地下室办公,以避危险。否则敌机一百架深夜来袭,实为可虑,请万勿大意!再我之步枪屡击落敌机,亦应组织步枪防空小组部队。管见所及,用供采择,尚祈鉴察!冯玉祥叩。哿。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函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日)

介公赐鉴：

自敌分道来犯，在我公领导之下，全国抗战，一德一心，气象一新，有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精诚团结，斯有此表现也。敌之图我利用分化，我能团结，敌技穷矣。去岁两广之事，不放一枪而能统一。西安之变，对犯上作乱之人免其罪过，不予苛责。再者对追剿五六年之陕北某部，改编之后，开赴前线。此皆宽大为怀，人格感召，笃行忠孝仁爱之民族道德，及服膺总理博爱伟大之至高精神，故有以蔚成如斯惊天动地之局面也。国人相与，无虞无诈，坦坦白白，不念旧恶，风气之变，实自我公一人倡之。反观敌人，短浅窄狭，浮嚣暴躁，对志成谋国之犬养毅之不恤。“二二六”之变，祸起萧墙，元老重臣，同罹惨祸，全国人心，栗栗危惧。以与我较，其宽厚残酷，真不可同日而语。我以仁，敌以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也。感怀时事，略论及之。兹有恳者：查李任潮、陈真如两同志，革命以来，同艰苦，共患难，过去因意见相左，遂致隔离，已蒙宽大，原其已往，今当对敌大战，祥意似应请李陈二同志来京，酌量任用。抗战力量，当见雄厚，世人耳目，必更为之一新也。可否？敬祈卓裁，专函奉恳，肃颂
尚祺？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七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江浙两省乃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之中心。军事之胜利既能振作全国之人心，又能使敌国内之工农大众对其本国之军阀发生反感；而于欧美各国之观感影响尤大。（详）（祥）职审近情，实有速增重兵之必要。理由如下：

一、敌源源增援，分扰沿海各要点，时有登陆之举。虽登陆后又被击退，然其力量已日渐雄厚，故我方增兵实为必要。

二、上海附近陆上之敌人应速解决，以免其援兵获得掩护，继续登陆。

三、抗战以来，我方颇有伤亡，增兵可以鼓励士气，增我实力。有此三因，敬乞钧座于一周内再调拨十万大兵，增援首都以东之战区，以固此全国精华之要地，不胜迫切，祷恳之至！又此次抗战非千万精兵不足制胜，伏恳迅派大员，主持后方训练事宜，并依钧座手编《抗敌战术汇录》第十二条所示各项，督促地方长官编练民众，构筑工事，以免将来兵员补充困难。至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对日抗战若有精兵，何需千万之者。殊不知我之对日，乃系应战而非求战，故须处处设防，处处备兵。以我国幅员之广大，交通之困难，及输送机关之简陋，非有精而且多之兵额实无以应付。德名将鲁登道夫之言曰：德人昔主张兵在精不在多。不听渠多兵之建议，故不得不于欧战半年之后增兵四军；又半年，又增四军。若在开始之初即多此八

军之兵力，则一战便可解决西战场之敌，何至有后来之失败与革命？兹者，倭寇挟其优良之武器以临我，我所恃者肉弹耳。对于兵员之补充，若不及早为周到之准备，后患将不堪言矣。是以职近三月来叠次上陈，以为兵贵精，尤贵多，诚以非有极厚之兵力，不足以收最后之胜利。而江浙方面，欲首先击溃敌人，尤非有雄厚之兵力不可。此职之所以有于一周内增援十万大兵之请也。谨陈愚见，敬乞采纳，示复只遵！冯玉祥叩。感。机印。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八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据张总司令发奎感申参电称：敌舰敌机不时在浦东及杭州湾沿海一带肆意轰击，企图登陆。本日据报，敌舰集结黄浦江，炮口指向浦东，似有特殊企图。查本区兵力不敷，迭经电呈，本晨阮师复奉顾长官、陈总司令调遣，赴暨南新村。是本区所属除戴民权师，尚待数日始能到达外，仅恃四五旅及五五师、六二师，二师担任此沿江沿海数百里警戒任务。虽该师官兵忠贞自（矢）（矢），罔敢或懈，但虞防线过广，部署容有未周，倘一隅疏防，牵动全局，职虽粉身碎骨，仍难偿贻误之罪。迫切〈阵〉〔陈〕词，务祈统筹核办示遵为禱，等语。除严令注意防范外，谨按增厚兵力，万分重要，伏恳早日实行，以固边防，如何，盼示复。冯玉祥叩。俭。机印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案奉军事委员会八月六日执一字一〇二二号令开：任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遵于十五日在苏州敬谨就职，并成立司令部，除司令部组织表册另行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冯玉祥。艳。参一印。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介公赐鉴：

盖闻萧何荐韩，而汉得灭项；鲁肃荐陆，而吴得败蜀。甚矣，战争之际用得其人，所关者大也。今者吾国举抗日之旗，以求民族之生存，其事端之大，旷古无比，而我公为国求贤，大有周公吐握之风，故凡其能抗敌者，莫不罗而致之，其用心之公，昭如日月。当此之时，知贤不举，是深负我公也。查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学识兼优，谋略出众，且曾佐我公运筹帷幄，卓著贤劳，是亦军界中之人杰也。今当战争方殷，用人孔急之际，尚犹置之后方，未免可惜。在我公知杨之才较祥为深，而统筹全局，或者另有任用，然依管见所及，似宜早为重用，以利戎机。伏维察纳是幸！尚肃祇请钧安。

冯玉祥拜启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兹有数事谨呈如下：一、太湖有指挥官而无实力，实为可虑。据报匪首王凤仪者已受日人之委任，将在太湖发动，断我公路交通。为防患未然计，在此重要地点，须有兵一营附以小汽船十只，来回游击，方资镇慑。二、苏州、无锡等县须有戒严司令，以专责成。现在淞沪作战，后方治安机关重要，而苏、锡等县汉奸颇多，或割电线，或偷消息，时常有之。亟应设戒严司令，带有相当军队驻守其间，以便查拿而维地方。三、前方设立宪兵。查前方汉奸极多，为害甚大，非严拿不能肃清，亟应选派宪兵二三连驻吴县，一连驻无锡，一连驻各处活动。以上所陈，颇关重要，伏乞采择施行！玉祥叩。鱼。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近在前方视察所得，计有两事，谨陈如下：一、查新组织之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等近已就职，经默察其情形，款项均甚拮据，惟皆仰体中央财政困难，不肯向长官启齿。查军中派员联络及时受轰炸，以及其他种种，无在而不需款。如无充分款项以资运用，办事必至棘手。值兹拚命抗敌之时，可否批发各该总司令等大宗军事费，俾资存用，以利戎机，敬乞钧裁。二、查调前方各部队；其中人强马壮、武器精良者固属不少，而军装破旧、枪刀不齐者亦时有之。似此军队不但不能抗敌，且亦有损军容。敬请饬知主管机关，嗣后对此格外注意！谨此电陈。冯玉祥叩。鱼。午。机。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

介公赐鉴：

顷接徐季龙来函，对暴日侵略，义愤同深，身虽在野，义无反顾，情词肫挚，并属代陈 钧右。窃意季龙与任潮先生志同道合，前曾联衔电京，枕戈待命，其志切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诚，谅邀垂鉴。值兹非常时期，各方同志均应集中团结，增加抗战力量。谨据情转达，可否邀其来京。敬祈
钧裁，专肃奉陈，敬颂
崇祺！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窃谓军队之组织以适应环境而定。现在我方步兵每师两旅，每旅两团，其兵力极为单薄，以之攻守，而当机械化之强敌，实感困难，亟宜速谋改革，以期增加抗敌之力量。兹将近日观察所得，谨条陈如下：每师工兵应编成一团，其中一营为坑道队，应把坑道掘地各物配齐，应受每一点钟在地内挖地多远之训练，二营为电雷队，坑道掘成，地雷即时下好，攻则可以破敌之坚固工事，守则可以远出，设下各种埋伏，毁坏敌之坦克车等。无论攻防，均能使敌受极大之打击。其次每师应有重迫击炮一团，威力极大，而费用甚小，因其弹道弯曲，口径甚大，毁敌之阵地，为极好之利器。以上所陈，窃意颇合目前需要，是否有当，伏乞钧裁！冯玉祥叩。虞。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委员长蒋钧鉴：密。玉祥以樗栎之质，蒙公召之至京，既三载于兹矣。承推诚相待，事无巨细，多赐咨询；陈无当否，恒荷采纳；自来服务政府之人，未有若是之幸者。倭人入〈冠〉〔寇〕，复启战端，又奉令兼顾战区，驱蚊负鼎，其何能济。未敢递辞者，欲稍分公之忧也。惟用兵必得人民之助，而人民平昔多受指导于地方贤士大夫。公署组织简单，拟略延聘地方英贤为顾问、参议、咨议等各数人，藉资襄辅，同济战事，则歼灭敌军，战区巩固，或不致辱公大命也。专肃密陈，敬候裁示①！冯玉祥叩。阳。午。机。

（《蒋冯书简》）

①蒋于是月十三日复电赞同。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玉祥虞夜赴昆山晤陈辞修，庚日复抵安亭，与健生、墨三、文白及黄琪翔相晤，备悉各部士气极盛，我官兵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为国牺牲，矢志不渝；此种精神，堪以仰纾廑注。惟观察所及，有敬为钧座缕陈者：

一、各师编制有应改进者四：(一)应添坑道队，此项士兵不惟利于攻势，即防御守势亦极得力。请饬调中兴煤矿掘地工人酌带工具及抽水机，编成十大队，每队至少五百人，发给各师，每师一队，以资应用。(二)应添电雷大队。查各部旱水雷均感缺乏，仅恃轻重机关步枪等，实难胜敌方机械化之武器。故电雷器械材料，均应补充，每师至少一大队，每队五百人方能敌用。(三)查十五生的以上之重迫击炮，效力甚巨，沪、汉均有此项管筒，制造甚易。祥在巩厂曾制二百余门，费时费资，均属无几，敬请饬属速制，俾每师增重迫击炮一团，每团五十四门，以资战守。(四)各部山炮、平射炮、陆炮三种过少。愚见每师最少应较旧有加倍，即前清制度为五十四门，现应增至一百〇八门。如此则一师可作一师之用，必能制胜。否则步枪机枪等弹命中不易，半属虚耗，非计之得也。

二、前方工事，张向华部队已动土，并发动八千民众加紧工作，不久可成。吴沪方面虽在筹办，尚未发动民众积极进行。此为救国第一问题，请钧座电饬赶办，并饬专员发动民众协助，期收速效。

三、军食问题。查前方各部队食粮兵站发米，大锅造饭，昼有烟，夜有火，值此敌机四出，危险殊甚。且鏖战期间，无暇煮饭，士兵竟有两日不食者。改善之道，宜用干粮，敬请特饬速筹改善，备办大量干粮。如无大宗饼干，即用大饼馒头，亦较便利。非此不能久战，此系重要大事。

四、医院仍应添增。查各后医院，经明令改善后，效率业已增加，惟院址较少，设备亦尚欠完备，且无担架队，伤兵每不得救护并有无从寻得医院者。亟应增设，以加强战斗力量。以上各节，就愚见所及，谨电条陈，上备采择。是否可行，敬祈钧裁！冯玉祥叩。青。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苏州以东各阵地之构筑，自鹿钟麟辞卸监督之责后，关于该方面工事之状况，无时不在念中。敬请迅派大员，督促加紧进行。又祥道经徐州时，东望海州，一片平芜，实敌发扬新兵器威力之最好战场。我于徐海铁路两旁，应亟构筑深沟高垒之阵地二十道，每道距离十里，沟必须三丈宽，二丈深之大工事。由省府发动民夫构筑，军委会派工科军官指导，并派大员监工，严限动工及完成日期，以防患于未然，窃思此举，有百利无一弊，敬请采择施行，幸甚！冯玉祥叩。寒。亥。机。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日昨函请增厚兵力，并请令保定我军向唐家（官）屯方面采取攻势模样，藉以巩固沧州以北之阵地一节^①，谅荷鉴及。途中思虑再三，觉就该方之现势言，增兵实为刻不容缓之举。而保定方面东攻，既可收协同作战之利，又可收敌各个击破之弊；盖敌若进至沧州，则平汉线方面，非进至石家庄无以掩护其右侧之安全，理至明也。区区愚见，敬希采纳施行！又唤醒民众，关系于全面抗战者至巨。民众若能觉悟此次战争迥异于昔日段吴之战，而乃民族存亡之战，则父将诏其子，兄将勉其弟，妻将劝其夫，一心一德，输力输财，以为政府助。能如是，则征兵募兵集款皆属易易。窃祥在苏州时曾印《国民必读书》一万份，对于日军之暴行，揭发详尽，可谓唤醒民众之一点材料。敬请令饬军委会重印三五百万份，发给前方将士及后方各省民众，使知中日之不可并存，抗战乃为自己，则抗战前途无形中必增伟大之力量。即各省县政府亦须多印若干，以为唤起民众之利器也。如何？敬请卓裁！冯玉祥叩。删。亥。机。

附：蒋介石九月十七日致冯之任命电

^①此时冯已到津浦线沧州地区，旋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冯司令长官：

密。兹为作战指挥便利起见，将第一战区划分为两个战区：平汉线仍为第一战区，津浦线为第六战区。特任冯玉祥为该战区司令长官，辖宋哲元、庞炳勋、吴克仁、刘多荃、李必蕃等五部，与第一战区之作战地境为河间、吕公堡、文安、信安镇、安次县之线，线上属第六战区。除分令外，仰即知照！中正。篠。一。作。京。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谨查津浦线两旁地区多属平原，在军事上颇有利于敌之飞机战车及大炮。我军补救之法惟有改造地形；即如钧座手编《抗日战术》所示，一方赶筑深沟高垒之阵地，一方就各乡村原有堡垒四周加挖壕沟，并增益其围墙之强度云云。玉祥此次北来，视察所及，实觉各地对于钧座所示各节，多未能切实奉行，军事上之损失有由来矣。目下沧北积水甚深，沧东水潦亦大，敌战车行动不易。若乘此时令派多数官吏发动民众，依上述改造地形之法，星夜加工办理，并指定大员监督严限日期，分明赏罚，败敌之火器虽强，亦无奈我何。若待雨水既消，诚恐有所不及矣！除分电河北、山东两省府商办外，钧座如以为可，敬请指派专员，并通令该两省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政府，迅速办理为祷！冯玉祥叩。巧。午。机。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奉钧座九月霰日令开：特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因，奉此，遵于即日在连镇就职。誓以至诚，敬率所部，在钧座命令之下，歼灭倭寇，复我失地，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谨此奉闻！冯玉祥叩。皓。未。机。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文未侍参京电奉悉。钧座杀敌决心，读之感奋！所示抗战应行遵守各节，遵即转饬本战区各将领切实遵办矣。玉祥恭领师干，一息尚存，当督饬所部遵令誓死拚战，不成功便成仁，决不敷衍因循，重劳廛念谨复！冯玉祥叩。皓。申。机。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前方关系重要，必须有足智多谋耐久苦战之大员，方能运用自如，不致僨事。查鹿钟麟智勇经验，实堪胜任，可否任以本区副司令长官以资臂助之处，请钧裁示遵为禱！冯玉祥叩。皓。未。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二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密。近到前方视察各军，及至二十九军防地与官兵晤谈，听其言论，察其心理，皆知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亟愿拚命杀敌，为国争光。只以主将误信和平，坐失机宜，以致苦战连月，损失奇重。对外无胜敌之功，对内有失地之辱，故愤慨羞耻，益思奋战以报国。惟物质缺乏，体力疲〈备〉〔惫〕，纵有杀敌之心，而无杀敌之器，仰天惟心，亦惟徒唤奈何而已！查该军平素训练，原以对外为职志，今更知耻而奋发，其士气良好可利用。诚能予以相当时期之休养，复有相当物质之补充，一转移间，可成劲旅，较训练新兵，事半功倍。加以知感再造之恩，其敌忾之心，宁可限量？昔曹沫能雪三败之耻，孟明卒得封淆而还。彼二子固贤矣，然使不遇鲁庄秦穆，亦终败军之将耳，安得立功？钧座爱〈让〉〔护〕将士，近世无匹。职以此事亟关重要，故不畏烦渎，再为一言，明知增调大军，原非易事，但实逼处此，不容壅蔽。敢请设法增兵三四万，以便撤换，使之休养，予以补充。盖天气已凉，该军官兵尚穿单衣，终日在泥水之中，战死不惧，惟夜间实难支持，故时有逃亡。且战事激烈，无生力军接防，亦万难更换；然不更换，又危险殊甚！所请是否有当，敬候钧裁！冯玉祥叩。养。午。机。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查职区数日以来，前线各军因指挥不统一，通信不灵便之故，致使各队之动作，颇欠协同一致之精神，人自为战，不相应援，长此以往，危险堪虞，既不足以纾钧座兼顾之忧，复不能贯彻抗日作战之愿。言念及此，良用疚心！爰于宥日再令鹿参谋长钟麟遄赴前方，从事整顿，并与各军再事商洽，决定职区最近作战指导概要，略陈于次：

一、军以巩固作战基线，占领坚固阵地后，相机转移攻势之目的。拟检拔有力部队占领泊头镇南皮迤南一带地区，拒止敌人南进，并以一部奇袭敌后，其余部队令在东光连锁一带地区集结。

二、第一线兵团系五九军、四〇军、四九军，占领尹官屯、南皮县、老庄、杨庄、钓鱼台、董庄、泊头镇、孝杜李庄一带之阵地，构筑坚固工事，采用纵深配备，各军后方沿宣惠河各渡河点，须确实保持，并有架桥准备。

三、军之两侧配置两旅为两支队，任两侧之掩护。

四、游击支队约两三千名，由右翼迂回敌之后方，施行奇袭，破坏交通。

五、第一百三十二师位置于上仓周庄间，取待机姿势。

六、其余各部队在东光连锁间一带地区集结整理。

七、本区各部队统由鹿副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冯军长治安副

之。

八、俟命令下达后,随即行动开始,其作战经过自当随时呈报,特电报告。冯玉祥叩。宥。酉。参。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七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自到前方旬余，观察战事所需，有亟应办理者数事，兹条陈如下：

1. 广西北开三军，闻已开到两军：而前方需用军队甚急，其余一军，亦请令其迅速开拔，若能再编两军开来，以厚兵力，尤为最善。

2. 华北战事甚烈，而川军开拔太慢，兹为抵抗强敌计，请严令先开来十团或二十团为最好。

3. 抗敌须作持久战，而军队补充，将来成大问题，为照平时办法，须经种种手续，殊属缓不济急。当此非常时期自应用权宜之计。窃意派旧有军事官长，分批到各省招兵，先招十万或二十万加紧训练，以备应用。

4. 在此抗战时期，前方各部军事费，似不宜太为固定。兹举一例：六八师，七七师，及五九师，自平津作战南退，忽遇大水，官兵均在水中抗战鞋袜皆无，腿皆泡肿，经向军政部请发鞋袜，则言无此旧章。但经玉祥与何部长详言，官兵日在水中，亦无此例，乃得照准。因系友谊关系，可以无话不说；若各军对于长官，即有实情亦不能说，岂不误事。可见不可太拘泥也。至于兵站电雷等项亦然。关于上列各项，拟请钧座下一手谕，令主管机关发给款项，予以伸缩余地，以利戎机。

5. 沟垒战争，欧战已然。钧座所著抗敌战术，言之尤详。窃意此时为节节抵抗计，凡战区内，均宜发动民众，将所有城镇乡村，墙则加厚加高，沟则加宽加深，以防万一。惟此事须派大员分头去办，并带五六十人，督率县长加紧办理，或可不误。玉祥现在鲁北直南，已开始动作，但能否济急，尚不可知。以上所陈，谨贡愚见，是否有当，敬候钧裁。冯玉祥叩。感。酉。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七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甲)据冯总司令治安敬午参电称:(1)养梗两日敌由兴济方面向我李寨,马落坡黄维纲师阵地攻击,当被击退,黄师长乃令李村之游击营,向兴济附近,扰击敌后。(2)敌以五六千人,炮三十门,唐克车四辆,自马日向马落坡,姚官屯西花园四十军阵地猛攻,养早迄夜,战尤激烈。敌并以飞机轰炸,褚官屯姚官屯以北阵地,尽成焦土。我军奋勇血战,敌未得逞。(3)我姚官屯四十军之二二三团伤亡过半,一〇九师已加入前线。赵官营亦有敌数千与我激战中。敌尚有后续部队,陆续增加。(4)漾夜敌将四四军阵地攻陷,当今三八师及刘多荃部由两翼绕敌侧背晨已将庞军已失阵地恢复。(5)查敌军以主力向我大举来攻,目前实为敌我生死关头,除督饬各军坚忍撑持外,谨此报告。

(乙)又据冯总司令治安敬戌参战电,转据李副军长文田报称:(1)本日敌对我李寨阵地射击,其气球整日向我阵地观测。(2)敌机午后在于家桥投弹数枚,伤我官兵数人。(3)昨日马团与敌激战后,经调查伤亡官兵共计三百余人,各等情谨此呈报。

冯玉祥叩。感。午。参。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九月卅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顷据职署高级参谋张克侠由连镇电话报告称：关于我军反攻及袭击敌侧背命令，已由鹿副司令长官亲到南皮及莲花池面交四十九军、四十军、及五十九军，并已商妥实施办法，诸将领甚为振奋，预料即可发动，收效如何，容当续报等情。谨先电闻。冯玉祥叩。卅。酉。机。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

谨将职署近日达前方各部队着其反攻及袭击敌侧背之命令录呈如下：一、沧州以南之敌，其兵力不过一师，目下其先头部队在泊头附近与我冯军激战中。二、本战区以击灭碱河以南敌人为目的，决抽拔精锐部队，于明(三十)夜开始袭击冯家口、泊头镇、北夏口各附近之敌，务各力行局部包围，一举而歼灭之。三、各部队之任务及行动如左：(一)第五十九军挑拔两旅于今(二十九)日薄暮秘密向双庙五拨以北地区集结，务于后日(十月一日)上午一时以前到达目的地，开始袭击冯家口附近之敌，同时务将该处南北铁道尽量破坏，以断敌之归路。右项两旅之协同，须详密规定，行动间对于北翼尤应特别注意。(二)庞军长指挥第四〇军第四九军之一部及第二三师，于今夜(二十九)秘密在南皮附近地区集结，务于后日(十月一日)上午一时以前到达目的地，开始袭击泊头镇、北夏口各附近之敌，同时应尽量破坏各该处之铁道桥梁，断敌归路。四、各部应带无线电，于明夜开始动作后，架设通信。五、各部应带三日给养。六、各部须各带担架队。七、予在莲花池庞军团部云：顷据冯代总司令治安在德州电话报称：据五九军李副军长文田无线电报称，该军已占领冯家口等情，谨先呈闻，详情续报。冯玉祥叩。东。戌。机。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德州以北之战，庞军团长炳勋及刘军长多荃两部于姚官屯之役及向后移动之时，虽损失甚大，然士气并不稍懈，及鹿副司令长官钟麟到前线指挥，抗敌精神益振。包抄敌之侧背时，黄师长维纲、刘师长振三奋勇争先，率部占领冯家口，杀伤敌人甚众。黄维纲、刘振三应该各记大功一次，所部每师赏法币三千元。庞军团长指挥若定，率部攻下泊头，至堪嘉许。庞炳勋及所部师长马法五应请各记大功一次，所部赏法币五千元。刘军长多荃在受挫之余，总能鼓励士气，毫不游移，率部攻下南北两段口，虏获重炮二门，杀伤敌人甚多。刘多荃及所部旅长赵销藩应请各记大功一次，所部每师赏法币三千元。李师长必蕃督率该师掩护庞军左侧，并确保南皮，所部赏法币一千元。余如津浦正面之程希贤及何基沣均有志抗敌，不辞劳苦，应请传令（加）（嘉）奖。至于鹿副司令长官钟麟当新败之后，冒险徒步至前线，鼓舞士气，奇袭完全奏功，予倭寇以意外之打击，鹿钟麟应请记大功二次。以上所拟，是否可行，敬候命令！冯玉祥叩。微。亥。机。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

委员长蒋钧鉴：在涿口呈上数电后，职即登车南来。今晨到达郑州即特赴新乡视察。第六战区现况至少应增请拨三师兵力，控置于后方。其用途如下：一、前方部队有一（回）〔部〕份疲敝已甚，应依钧座前者所示，速调后方休养整理，即以此新增部队交替换防。二、钧令凡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之部队，应立予缴械，若无此新增部队，殊难执行。三、前方交绥，变化难测，此新增部队可用应付临时事故。有此理由，用敢恳请令调有力部队前来增援。如未能同时抽调三师请先将驻陕李兴中之一七七师所余之一旅，另以警备旅一旅补足一师之数抽调前来；余二师并请陆续令调。如此不特军纪可振，意外可防，即前方疲劳之部曲，亦可以从容休养矣。是否有当，敬候示遵！冯玉祥叩。阳。机。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①)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职自奉令调任第六战区后，遵于九月文日由无锡行营回京请训，翌日乘津浦军（车）北上，为指挥导督饬计，即行进驻桑园，嗣后战况推移，艳日移驻德州，隔日移驻禹城，十月江日移驻涿口，虞日移驻新乡。兹将前后作战情形，据实节报告如下：一、前面战线遍地水潦，正面过广，兵力欠厚，敌因得集中飞机大炮突击我正面。更利用救生圈及汽划等物四出攻击。我却无此利器，形成处处受制。二、原二十九军，即现之七十七军、六十八军及五十九军，自平津退出以来精神物质损失甚巨，加以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脱离部队，军中骤失统帅，兵心涣散，士气不振；所余冯治安之三十七师，自芦沟桥事变后转战千里，伤亡过重，疲惫不堪，且退却时所有服装粮食军用物（资）交通器材等物颇多失散，事后又未能补充，士兵除身上单衣及步枪外，别无长物，以与敌较，相差悬殊。三、姚家屯东西花园之役，在战斗剧烈之时，正面庞炳勋及刘多荃部，三十八师竟未适时出击。而刘多荃部仓猝应战，亦以密集队形指敌，死伤甚多，几难支持；此时李必蕃师奉庞命向前增援，尚未加入，即被退下之部队冲散一团。足见使

^①该电原无日期。从电文中“虞日移驻新乡”一语，证明冯已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故应为十月十三日。

用预备队时,未加充分研究,更为吾人战术上之良训。四、交通器材缺乏,又常发生故障,以致敌我交绥之际,命令报告,多未能及时递送,连络形成中断;及庞刘两部由沧州离开铁道线向南撤退时,久无报告,在沧州西南铁道线上休息整顿之冯部,突受沿铁道线前进之敌猛击,竟疑庞刘两部已完全退却,恐孤军失援,遂不敢彻底抵抗,其实庞刘尚在南皮莲花池,相惊伯有,竟致僨事。五、铁路正面既节节后退,不能立足,不得不另思制敌之法,借挽颓势。遂令鹿副司令长官钟麟,遑赴铁道东侧,掌握并指挥庞刘及五十九军三十三师各部,实施绕攻,颇收效果。计先后克复泊头镇、冯家口、南北霞口等处。其所以不能予敌致命之打击者,其原因有三:1. 由平津退之部队,抗战意志颇形薄弱,正面既屡次开放,故侧击多不奏功。2. 连络本不确实,友军互相猜疑,常恐为敌所乘,不能坚决抵抗。3. 中央曾令山东增援两师,论理应在九月二十三日可到,而后至二十日,敌军已趋桑园。又开到德州者仅有一旅。及临德州,鲁军之开到者尚不及一师。其后陆续增加,终不免被敌各个击破。最初未用全力,终致退出德州,锐气受挫,于尔后作战指导上必生困难。以上所陈,系职到前方后津浦方面作战之大〈概〉〔概〕情形。据实直陈,伏祈明鉴! 职冯玉祥叩。元。未。参。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五日 ①)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密。别后次晚首途，因沿路略加察看，车行稍缓。廿三日，行抵郾城，以旧友颇多，下车探候，并接见该县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人员，其所陈述两点，颇有关系。(一)该县已愈伤兵有四百余人，希仍编成队伍，切实训练，可再赴前方作战；并陈有意见书，以字太多，拟付邮寄上。祥览其所拟甚当，似可照办。(二)郾城官绅，希望由军委会指派专员，训练县壮丁队，以备作战。以各方自为训练，其法参差不齐，恐不得力。亦拟有意见书，当即邮寄。此层似可试办，请公鉴核。有晨至西平，该县对于伤兵照料尚好，惟伤兵千余名之多，因天寒无衣，频至县府索饷，不免诸感困难。故祥以为无论西郾伤兵，均应指定专人，严加管教；亦免日久发生不良事变。况党政军终日工夫，全用于对付伤兵之身，每言及此，颇觉难办；祥觉此事如有妥善办法，(1)可望伤兵不滋事，(2)可望伤愈仍能作战，(3)可免地方官吏之为难；其最不安者，恐其滋生大变，然后以军法处之，则各方都难为情矣。鄙意请军委会派人会同后方勤务部，及军医署，军医监，沿平汉线到处详为察看，能发者发给，能筹者筹备，或应如何改良，或应留地方办理或应由军会办理，事权统一，法令严肃，办事者免棘手，而伤兵亦得其所矣。是否可行，即乞

①此电原无日期，经核实有关史料判定。

核夺。冯玉祥。有。

(《蒋冯书简》)

致韩复榘函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向方弟大鉴：

民族国家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现在华北战争的重心在山西，山西不保，不但河北不易收复，就是山东也难以保持。这几天敌人正在围攻太原，形势紧急万分。这个时候，平汉、津浦两线我军若不积极反攻，以策应山西，打击敌人，则一旦太原失守，敌人沿着汾河和同蒲铁路进犯，往南可取潼关，往西可取陕北，千里黄河，可渡之点太多，那时华北形势将不堪设想，平汉、津浦两线想反攻也来不及了。

本月三日以来，比京正在举行九国公约，个个国家都把眼睛看着中国，上海的战事是在拚命地撑持着，这是一里半里的土地，也要几出几进地争夺。问题就在北方战场，万一局面坏下来，各友邦就想援助，这时于我们是多大的损失！

敌人兵力少，最怕我们袭击，更怕我们每条战线同时对他袭击，所以敌人的办法，是兵力没有配备好的时候，讲和平；军队集中好以后，便翻过脸不认人。明轩弟就是受了敌人的骗，到现在觉得无脸见人。日本现因苏联在北满边境增兵，正要同日本开仗，因此军队抽调出关的很多，所以平汉、津浦的敌人只留下极少数。今又集中大军攻取太原，不得不用小部军队进攻安阳，津浦线的敌人更差（不）多全抽到别的路线上去了。在这个时候，敌人自然要欺骗我

们,讲甚么互不侵犯,可是等到他取了山西,统治了河北,他就会掉转头来,违犯和平的约言,向我们进攻了。要知道,敌人最怕最嫉恨的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有训练的十万大军,敌人岂能放心得下?华北别的战线被突破之后,一定要来消灭我们的。明轩前在平津的殷鉴不远,我们千万不要再蹈覆辙。

日本最恨的(是)谁?有人说是国民党。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真正的独立自由的国家。不然,为什么日本不恨安福系,不恨奉系呢?

日本最恨的,是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在日本军不断压迫之下,坚决地起来保卫国家,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不然,日本为什么不恨北洋军阀的政府呢?

弟等都是革命军人,都是盼望国家强盛民族独立自由的,一定认得清楚,敌人所恨的,正就是最主要的是一心一意,一致抗敌。因为国家亡了,军队决不会存在的,个人生活亦不会安全的。弟等在此时候,要作大贤大智的人,不(要)从小恩小怨处着想,从子子孙孙千万年的命运上着想,赶紧抓住时机,神速动作,创造弟等千秋万世的光荣事业。

现在国家同仇敌忾,八路军放弃过去的成见,替国家打了许多光荣的胜仗,广西、四川也各出了××师人,陆续运到前线作战,都是决心拥护中央抗日到底的。云南也出×万人,大部分已经运到常德。另外还有××师在后方准备着,听候命令,参加战斗。在军火方面,均有极好的办法。目前华北方面敌人的得手,只有沿着铁路一点一线占领,并不是面积的占领,这简直孤军深入,决不是他们真正的胜利。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如一,中途妥协绝不可能,当然继续和敌人作长期的拚死斗争,我们要洞晓国家的总路线,在统一的原则下面,完成自己责任。

明轩弟等受了敌人的骗，现在觉悟起来，集中二十九军各部，沿平汉线竭力抄袭敌人后路，已达到顺德，旦夕就可抵石家庄，以断晋东敌人归路。明轩弟等此种行动，是聪明果敢的，否则被敌人步步压迫，一旦不得不退到黄河以南，试想是否还有我们苟安偷生之所？而且也有何面目（见）全国父老兄弟！上海战争中，守大场的朱耀华师长，因为阵地被敌人突破，影响全线后退，用手枪自杀以谢国人。现在全国的舆论，就是千百年后历史上的根据。我再重复一句，为国家，为自己，弟等都到了要赶急动作的紧要关头。

为今之计，弟等要趁津浦线上敌军最单薄的时候，用机密的军事命令，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集中所有兵力，立即沿津浦线以东以西反攻，即使不能下天津，也要一举收复马厂，只要做到这一点，弟等将不仅为国人所崇拜，就是全世界的人士也要交相赞誉了。我敢保证对弟等一定有大大的报答，决不会辜负弟等的。

弟等有的是十四五岁或是十七八岁，就和我在一起共患难，共生死，我们共同过了几十年的生活，比骨肉还亲切。以上所讲的，我若不知道，就不必说了；我若知道了，不对你们说，我第一是对不住国家，第二对不住朋友，第三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所以我想到看到的，不能不对弟等说，不能不劝弟等勇敢地去作，而且除了自己下决心以外，还要劝你们的长官，苦苦敦劝，用血泪去敦劝，学先贤申包胥哭秦廷的榜样，不达目的不止。希望弟等忘去身家，不要有任何顾虑，快快完成这伟大的事业！尚此，即颂努力！

致蒋介石孔祥熙电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①)

武昌 委员长蒋钧 鉴：密。祥于视察工事之余，查得信阳县长李孔院长庸之兄勋德纯于改善征兵、教导人民，颇有可述可法者。原信阳因勒罚苛派，上下隔阂，抗兵抗捐，政令不行于二十里外。李县长到任后，整理保甲，改善征兵手续；并亲至最不听令之乡间访问。当其初至东乡红枪会区内，集合示威者三千余人，该县长即偕同宣传员，首与地方父老闲话家常疾苦，互通情感；继请观描述日寇暴行之戏剧，人民因之哭泣愤恨，融合于敌忾同仇之一致精神，而皆要打可恶可恨的日本鬼子。然后县长问曰，打日本鬼子就要有军队，今你们抗兵，岂不〈防〉〈妨〉害打鬼子？你们砍断电杆，岂不〈防〉〈妨〉碍打鬼子的军事，而违犯法律？老百姓把好官叫青天，你们前此种种行动，岂不是无法无天吗？经此教导以后，所谓红枪会区现已诚心奉行政令。又因公平执行兵役法规，痛革弊窦，征兵亦较易，第一区且有三个先逃役而今归来的志愿兵。区长问其何以先逃而今来？答曰，今始知当兵之意义与光荣。先前应征者绳捆练锁，情同罪犯，今则官绅欢送，家中挂匾，故先逃而今自来。视察所及，敬以报闻。是否实在，请再派员一查。县长精神如此，似可加以奖励。如此动员方法，亦

^①原电无时间，根据相关史料判断而定。

似可令各地仿效也。事关抗日，敢请酌裁。冯玉祥。虞。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二日^①)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顷据濮阳行政督察专员兼冀鲁豫属八县保安司令丁树本函称，自三月中旬收复清丰及常庄获胜后，即化整为零，伺机破坏公路，袭击敌人，颇有斩获。三月底将部队集结濮阳之文留镇，拟夜攻县城；而敌因扫荡计划失败撤换小抹、笠井两指挥，改任木杉，复由大名、彰德调集联合兵种六千余，分四路向战部围攻，职乃以机动运动往来于濮阳清丰及滑县之间，实行扰乱，疲惫敌人。四月七八日与六十八军李金田师协同击溃经过陈营村之敌，毙敌百余，马四十余，我伤亡官兵六十余名。元日后探悉敌有北退之信，遂将部队分开，配合民军，删日一度收复清丰，捕杀汉奸二十三名。号个两日收复濮阳、清丰、南乐，捕获重要汉奸三十余名。并据报，濮县观城内黄无敌踪，卫河南岸已一律肃清。敌之退却为有计划，故除收复城市及少获辎重车辆外，无所得。随即协同民军渡过卫河，围攻大名，敬日与东窜之土肥原部，激战两小时，并分队游击，以实行扰乱，与阻滞土部之东进。唯战部游击三月，毙敌千人，虽士气振奋如故，而经济已到山穷水尽。原由宋总司令月助河北票万五千元，自宋调任已停止发给。而程司令长官处，始终未领分文。第一战区所发给之面粉，又以敌情之限制，不能过河。现伤亡官兵

^①原电无时间，根据有关资料判定。

家属随队环哭,无法抚恤。伤者无药治疗,谍报路费,均不能发给,饷项菜钱,更谈不到矣。前途危险,急须对经济办法,予以解决,云云。究应如何迅速接济之处,请酌量赐予。再前者范筑先处曾领有洋伍万元,子弹十万,炸弹一万,请照批准发给,可否?请告鹿总监亦可。冯玉祥。养。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①）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职连日视察各地工事，均嫌太薄太弱，实有不足抵抗顽敌之感。昨经尚店，见其寨工均极宽深坚厚。彼为保一村安宁之工事，尚坚固如彼；而我为全国全民族之工事，又草率简陋若此，诚为无专员专部负专责之故也。拟请钧座严令军队，分段负责，重重构筑，必须高深合度，不厌多，不厌深，不厌厚，总以使敌之大炮很难击破，坦克车不能越过为目的。说者或以为洋灰铁筋的工事之经验，而轻视土木砖石之工事，只要做的又多又坚，隐蔽适宜，再配合战略战术之灵妙运用，必可歼灭强敌也。是否有当，敬请钧裁。职冯玉祥。篠。

（《蒋冯书简》）

^①原电无时间。据有关史料判定为五月十七日。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①)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寒电计达，所陈志愿投军之事，日来更多可歌可泣可为模范之情节，兹择其尤者，继陈如下。泌阳县春水镇王庆赓亲送其子王曾思，侄王曾亮当兵；像河关王顺贤之妻亲为其夫送盘费；舞阳县王店之李自贞送子李德泽侄李载泽，高照中送其子高士珍，张青云送其孙张保苍；尚店之刘先敬送其子刘喜运，侄刘德庆族孙刘国治；愿街和庄之张清海送侄张凤寅，张聚寅，张茂林，张恩成；又张书让送其弟张书芳，及同庄郑天增刘增修，刘庆水刘恒德等五人当兵。以及自负行李追赶数十里而前来投军者，为数尤伙。凡此志愿兵均为年青力壮志行纯朴，中小学毕业，曾当小学教员者，亦甚多。除舞阳县王店之李自贞尚店之刘先敬，已面告该县县长着给荣誉，似此爱国热心诚堪为国民从军之良好模范。拟请酌为奖励，以为推行兵役之劝勉。凡此所陈，敢请钧裁。职冯玉祥。巧。已。

(《蒋冯书简》)

^①原电无时间。据有关史料判定为五月十八日。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①)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文日视察信阳一带主阵地，所见条陈于下：

一、三角形外壕，系依照教范规定构筑，太浅太窄，难合实用；且土质太松，崩塌很多，积土太高，有碍射界。

二、各机枪掩体，多无排水设备，满壕皆水，无水者十不及一。

三、各掩盖均无伪装，太暴露，只有小部已播种棉花。

四、一带系大起伏地，构成交叉火网，大致尚可。

五、以北掩蔽部尚合用。唯出入口崩塌，应加修造。

六、掩盖因材工人员他去，铁丝钉子未发足，故尚有许多未完成。

七、以上各地为国防线之主阵地，现有工事实太简单，急应尽量加工，多筑交通壕，并加掩盖。壕宜加深加阔，盖宜加强加厚，且急播种自然物，以作伪装，使愈能持久愈好。

八、文酉抵春水时，适七四军五一师李孔两参谋亦来看工事，已将下列各要点面告该参谋：（甲）外壕应加阔至三丈，加深至二丈，并应多挖孔道。（乙）掩盖应加厚，散兵坑亦应斟酌加盖。（丙）应用堡垒群式之纵深配备，并播种自然物以作伪装。以上所陈，敬请钧裁。冯玉祥。元。

（《蒋冯书简》）

^①原电无时间。经查相关史料而定为六月十三日。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日 ①)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思想所及，敬陈二事：

一、倭寇对我之战略，常以佯为主攻，渐次牵制我之全部兵力后，即以大部兵力，蹈隙突进，完成其大迂回计划，而致我不得不大退却之地位。淞沪战役之从金山卫登陆，徐州战役之从淮南鲁西迂回，其著例也。现敌之猛攻长江两岸，似又在企图集中我之兵力，而后，不意的从黄河北岸和豫东以奇兵袭南阳，而下襄樊荆宜，以达其下武汉之目的。故拟请钧座，于豫西一带常驻充分有力部队，真实作工，以防敌之此种战略；并可乘时出击，而收牵制敌人之效。

二、平汉路附近各县之监犯，少者二三百名，多者五六百名，均尚无妥当办法。一旦暴敌临境，恐未有不在利诱欺骗之下，转而为敌人效力者。如得钧座预令各县妥处，激发其爱国思想，似亦可变为一分抗战力量也。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请钧裁。职冯玉祥。号辰。

(《蒋冯书简》)

①原电无时间，经查有关史料判定为六月二十日。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九日）

武昌委员长蒋钧鉴：密。阅报悉马当附近正在激战中。兹有数事敬陈于下：

一、武穴附近两岸工事皆太薄弱，没有外壕，线式阵地，不是堡垒阵地，更不是堡垒群阵地。

二、如派大员督饬军队昼夜加工，虽期限紧迫，尚能作成极坚固之阵地。

三、目前最要之事，在三令五申，唤醒各级将领重视阵地之构造，非加宽加深不能阻止敌人。盖因有许多将领并不重视阵地故也。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祈裁夺。职冯玉祥。艳。酉。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五日）

委员长钧鉴：

玉祥未能善自持摄，致患恶性疟疾，我公于万几之中，亲来医院探视，隆情厚谊，感何可言。出院后，本拟奉函申谢；属草未成，又承派杨祝两位先生，代表慰问。当兹国家存亡之会，祥未能竭其心力，以匡弼我公，反劳眷顾不忘，实昼夜不安之事。祥当病重之时发热至一百零五度，亘四昼夜，神智渐觉昏迷；自思设或与世长辞，别无所念，惟觉愧对国家愧对友好耳。所谓愧对国家者，祥受国厚恩，不为不久；而当民族解放战争之际，毫未得竭其智能，以雪国耻，而致国家至于今日之危急，每一念及，愧恨无地自容。所谓愧对友好者，祥之与公，以公论，则长官与属员；襄辅之务，所不敢辞。以私论，则情同手足，义同一身，匡过补失，尤所当然。实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助成我公之伟业。盖我公之成功，即中华民国之成功；中华民国之成功，亦即祥之成功也。助公亦即助我，此祥后半生之志愿。有生之日，便当自勉之事。设或半途撒手，未克竟此心愿，虽死不瞑目也。当发热最高神智昏迷之际，念及国家，念及好友，觉有三事，不得不言，亦不忍不言。今托公之福，幸而稍痊，岂敢再为隐匿。为求良心之所安，故冒昧陈之于左：

一、民众尚未发动也。今日之抗战，实为全民族解放之抗战，必发动全民众之所有力量，然后方能持久，然后方能取胜。民众力量

之伟大,固已人人皆知;军队脱离民众,所遭之困难,各军队类皆能言之。抗战已一年有余,所以败退至斯者,民众未能发动,实一大因。我军之所恃以获最后胜利者,曰消耗战,曰持久战。其所以能消耗能持久者,必自己时时有新的力量产生。此新的力量何自来,必发动民众,然后能有成。若怀疑民众,使民众之力,无从献给国家;不知己力渐消,何以为继?祥前次视察鄂东豫西工事,顺便考查民性,觉民众之淳朴真诚,不但可用,而且可爱;不但不必怀疑,而且对于政府,忠实绝对可恃。惟希望我公,毅然决然,打破此包而不办之恶现象,以开崭新之途径。此种意见,忆曾当面言之;惜言之未尽,不能动我公之听耳。此祥对友不诚之罪也。故不辞烦琐,再申言之。

二、军队之弊病太大也。如军队尚未接敌,已三日无食,此多在各高级军官,只知打〈马〉〔麻〕将而不问军事也。甚至军行三日,不见一个老百姓;军纪之坏,亘古未有。不知管军事之机关平素所司何事耶?至于作战至今,待遇仍是不平;党派成见,仍是太深。忆我公前曾明白言之,能作战者,必首补充;能牺牲者,提前补充。此论极其正大,国人莫不敬佩。赏罚公正严明,然后可言胜敌;此理之当然,毋待解说者也。而事实竟有大谬不然者。能作战能牺牲者,未见多补充;不能战而溃败者,未必少补充,反日渐扩大其军力。论远论近,论亲论疏,左右执事者,仍是未似我公之大公无我也。此种弊端不除,定能害及全军,定能阻碍我公伟业之前途也。我公固已忘却连年内战之谁是谁非,而惟以国福民利是谋;惜襄辅不得其人,仍在刻刻算旧账耳。此事关系极大,他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祥若不言,实为昧尽天良,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好友也。

三、国有大才而未重用也。昔春秋之时,卫国有史鱼者,死而不殓,属其子曰:“国有蘧伯玉之贤而不能重用,有弥子瑕之不善而不能

去,吾之罪也。”夫去恶举贤,关系国之安危者极大;故史鱼不惜以尸谏。今日我国,文有宋子文,武有李任潮,其德足以服人,其才足以济世,而皆不得效其力于国家。昔赵国之亡,在不用廉颇,而郭开忌而谗之。郭开之私仇,固已报矣,而赵国亦因之覆亡。德国起用兴登堡而大胜俄军;法国重用福煦而败德军。今日我国危矣,若再不起用老成,势将一败再败,不知伊于胡底也。祥每一念及,亦欲效史鱼之尸谏。曾诫妻子曰:“余若死,不可棺,不可坟,死何处,裸埋何处,上植有用之树数株,公葬国葬,更不敢受,是以彰余之罪也。若委员长来吊,必以此言陈之。”今幸而不死,祥尤当为我公言之。若宋李两先生,真我公之左右臂也。公之伟业,必待左右臂助成之。我公知人极明,当不河汉斯言也。病中念及此三事,恨不得我公在前,执手言之,庶稍尽匡弼之义,谅公当能体察其苦心而恕宥其愚直也。伏案神驰,顺笔而书,不知所云,敬祈垂察。尚谨
钧安!

冯玉祥。二七,八,二五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

汉口委员长蒋：密。祥昨由常德返长沙，拟今晚转往南岳，向湘省集训学生讲话，并视察衡阳军队。此次湘西途中，观感颇多，谨先择要电陈：

一、征兵机关与用兵机关连系多不确实，或兵已征齐，不肯接收，或限期交付，不能足数。察其原因，大半由于领装领械及经理问题，耽延时日。如能于各军管区军司令附设一完备仓库，俾得就近统筹分配，指导监督，当可减少困难，增加很大效率。

二、滇黔军队东开，长途跋涉，劳苦异常。似应尽可能方法使其减少疲劳，保存锐气。如到桃源后，以小火轮拖到民船八支或十支送至岳阳长沙等地，则行动既较迅速，又可在船上恢复精神，否则，前方用人甚急，如一到即用，观其疲乏情况，万难作战。

三、湘黔国道，长沙益阳常德等地汽车渡江，仍用汽划来回拨载，设遇缓急，难免贻误。似应速架浮桥，以利交通。又常德东南之德山桥梁两端坡度太急峻，且曲折太大，车经其地易生危险。亦有速行改造之必要。

四、据宪兵第一团，李团长面称，宪兵逃至其他部队，往往得任排长连长，至前方抗战。放纵既为法所不许，究治又使人心难安，等语。查宪兵素质，率多优秀，久充兵卒，实亦可惜，似宜妥定提升办法，俾各展所长。至宪兵缺额，亦应设法随时予以补充，藉增实力，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祈鉴核施行为祷。职冯玉祥。灰。午。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

汉口委员长蒋钧鉴：密。祥来邵阳后，见地方新兵尚称踊跃。惟刻据此间刘司令秉粹面陈三事，有堪注意者：

一、有兵无官，不但营长营副时难凑齐，即团长副处长至今尚各缺一，因此管理训练，均感困难。

二、有兵无枪，每连中有枪不过数杆，且皆窳败，不能使用；至新式机枪，更无之矣。若有枪训练，只须一两月工夫，即可作战；今无枪训练，将来拨发入车，拿得真枪，即加入火线，势必不能应付。

三、新兵皆缺乏被服，虽蒙部批发，但向储备司请领，则以耽于请客花钱之官场恶习，很久尚难领得。今天凉风大，无以御寒。新兵多因此致病，情形至为可忧。以上三事，意甚简赅，而关系重大，用特转陈钧座鉴核。职冯玉祥。籛。平。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六日)

衡阳南岳探呈委员长蒋钧鉴：密。职于号日抵贵阳。

一、养日检阅贵兴师管区所属部队，因各团营最近奉令拨补前方，此间仅余官兵六百余，精神似欠振作。干部能力较差，教育方面仍偏重制式教练，已饬彻底纠正。

二、漾日检阅集训学生及公务员义勇队，训练成绩尚好，很有朝气。

三、敬有等日分别对民众团体各校学生及全市党员讲话，勗以努力宣传征兵各实际办法。

四、贵州对于优待军人家属办法，因叠电军部请示，复电尚未得，故至今尚未实行。

五、贵州全省有苗夷民族数百万，党政人员对于苗夷民族问题，似未十分注意。对当地苗民同胞，祥以为当由各地遴选数位优秀者任为副县长，或提数人任以其他副的位置，总以使之参加政治工作，而能以政府为其自己之政府为原则。贵州情形与他省不同，其办法似应特别。

六、各县散匪甚多，现虽未成大患，而对于地方治安，及战时工作，不免影响。拟请转饬地方当局，特别注意，限期肃清。所见当否，敬祈钧核。职冯玉祥。宥。午。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

桂林衡阳探呈委员长蒋钧鉴：密。

一、职在镇远检阅完毕，冬日离镇西返。途中曾在施秉黄平等县招集汉苗民众，讲解抗战问题，江日到达贵阳，拟日内转往重庆。

二、查贵州已成后方中心根据地，交通问题，关系重要。现在由贵阳至湖南只有一条公路，既感拥挤，又易阻塞。对于军队调动及后方运输，均甚不便。应速添筑平行公路两条，一条可由遵义经湄潭凤冈思南印江江口铜仁凤凰至乾城，一条可由马坊坪经麻江丹江朗洞黎平锦屏靖县会同至洪江。至于路线是否适当，应派技术人员勘定之。

三、湘黔公路沿线各站，大半住户稀少，旅店缺乏，队伍经过，多数露宿。如能饬由各方建茅屋百余间，当可减少旅途疾苦。

四、征兵最大缺憾，莫过于随征随用，不暇训练。欲谋补救，似应将三个月以后需用之兵员，提前征集；俾能予以相当训练后，再使加入作战。

五、征兵流弊，尚未清除，顶替贿卖，所在多有。对于兵役行政之推行，影响甚大。似应饬由各省彻底纠查，认真惩办；务期逐渐公平合理，纳入正规。

六、兵役办理困难，由于宣传工夫未能作到。如能从唤醒民众方面努力，使其认识从军抗战为当今义务，兵役推行，自较容易。

七、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办法，地方官吏多未能切实推行，致入伍壮丁，后顾之忧；影响军心，殊非浅鲜。应再通令各省，限期实施，不得借故推诿，视作等闲。

八、补充部队之团营连长，原定由军政部委派。但队伍编成数月，官长多未能派到，或已派出而迟不报到。致一级一级，都是代理，管理教育，俱感不便。此后主要军官似应先期委定限期到达。

九、补充部队，因缺乏枪械，不能作战斗教练。虽编成两三月，仍无战斗能力，似应速筹发必要数量之枪械，以免影响教育进行。

十、时届冬季，气候寒冷，各补充部队尚多无棉衣，士兵易生疾病；且棉衣一套，部定价格四元多，贵阳市价非六元多不可，往返请示手续烦难，实无以适应部队需要。窃以军队衣食两事，必须适时准备妥当，借以减少带兵官困难及士兵痛苦。请飭主管机关注意改进。

十一、据报补充部队军官将新兵送到前方交付后，前方部队一个官长不要，且一文路费不给。官长拿自己薪饷作为路费，返回贵州，而此间业已开缺，仍须另找工作。故一般军官，都怕当补充部队官长，似应通飭前方部队，不得拒收官长情事。

十二、补充部队官长，多半程度过差，实有特别予以训练之必要。此项训练，除注重军事学术外，对于精神教育，及带兵方法，尤须特别注意。如贵兴师管区第三团由贵阳开至马场坪，即潜逃官长九员。又常见送兵官长，对于病兵，多遗弃途中，无人闻问。影响人心，殊非浅鲜。似均有特别注意之必要。补充部队之军士，大都能力过差，以致教育进度迟缓，似应于各军管区设训练机关，多多造就后补军士，以应需要。

十三、军队教育，应以战斗教练为主，而后方各部队，仍有注意制式教练及阅兵式分列式者，应再通飭各部，切实加以纠正。

十四、军队中应有信仰最高统帅，服从长官命令，牺牲救国复兴民族之精神，而新成立之补充部队官兵尚有迷信相面扶乩算卦者，应即通令切实禁止，以正风气。以上各项所陈，是否有当，敬祈鉴核。为禱。职冯玉祥。支。未。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八年^①)

委员长钧鉴：

查兵员补充问题，对于抗战前途，关系甚大。现在征集训练，补充使用各种制度，彼此既无适当之衔接，又多严重之矛盾，故费力甚多，成效未著；似有迅速改革之必要。谨将管见所及，详陈如次：

一、于每一个师管区所在地，设一个补充兵训练处。此师管区所征集之壮丁，即交该补训处训练，既能彼此密切连系，又可免去往返运送。且交接手续，征发日期，亦能协商办法，当能省去不少周折也。

二、每一个补训处，应辖补充团之数目，视所在地师管区每月得征集之壮丁数目而定，普通约三团至六团之间。

三、使每一个补训处，固定配属于某集团军，或某一军团，或某一军；彼此间亦须取得密切连系。此补训处所需干部，二分之一，应由该部队调用；此补训处所训练之新兵，即全部向该部队补充。

四、各补训处训练完成新兵，至少应以整个之团补入前方部队作战，或即以数个整团编成师旅，参加作战。以维持其团结精神，发挥其训练成绩。

五、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设置补充兵督练处，专负督练全省

^①时间应为十至十一月间。

补充兵之责。并由该处组设补充干部教导总队，分别招集退伍在乡军人，各级学生，及伤愈官兵，加以严格训练，以为补充各补充处干部之用。

六、各军事学校毕业之学员学生，除以二分之一分发前方部队任用外，其余二分之一应分配各省军管区督练处，再由该处分发各补训处，派任团队之干部。

七、军事之良否，与部队战斗力之强弱，至有关系。现在有补充团队之军士，大都能力过差。此后各补充团队军士，应完全由军管区教导总队负训练补充之责。此项补充军士，至少须经过六个月之训练。

八、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设置军需分局，统一管理兵役机构及补充部队军需事宜。新兵所需被服装具，必须事先筹备就绪，适时发配；新兵伙饷，亦须按时发放。如此，则不至有冻饿之虞。

九、于各军管区司令部，设置军械处，使负分配调整补充团队械弹之责。凡步枪，轻重机关枪，步兵炮等项，轻重武器，务各配发教育必要之数量，并应酌发各种弹药若干，以为射击之用。

十、补充兵之训练，至少应于编制完成后，予以两月以上之期间；否则初步训练毫无基础，战斗能力必甚薄弱。

十一、现在各补充团队军官向前方送兵之时，即奉令停止薪饷；若接收部队不予录用，必致困苦不堪，流离难返。故各级军官，均视训练补充兵为畏途。此后军官在送兵期间，仍应维持原薪，直送至前方，由前方部队正式起饷后，再予停止，以期彼此衔接。万一前方不予录用；尤应保障其工作权利，另给适当之位置。

十二、补充部队开至前方补入正式部队后，在最初三个月内应使其暂充预备部队，或担任次要任务，以便逐渐习惯战场生活，相机进行实战教育；俟其有相当把握后，再授以主要任务，参加激烈

战争。

以上十二项，均系目前改革兵员补充问题之切要办法；如能（澈）（彻）底实施，必可日有起色。所见当否，敬祈
鉴核。

冯玉祥谨启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

委员长钧鉴：

祥此次奉命来黔，目击耳闻，甚感西南民族问题意义严重。在今日抗战建国之际，在目前抗战入于新阶段之时，似有注意之必要，谨就旬日来所知者简单报告如下，至请钧鉴。

一、根据一般人估计，西南各省各种苗夷同胞，黔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滇占二分之一，桂占三分之一，粤有苗民二十万，川有苗民三十余万，湘有苗民四五万，六省共苗夷同胞约千三百万人。此项数字是否正确，固不可知。然苗夷同胞在西南各省全省人口中，实占甚大之比率则毫无疑义。

二、自来由于大汉主义之错误政策与观念，苗夷同胞，备受汉人歧视，欺凌压迫，甚至(殊)(诛)杀，不一而足。西南民族名称，如“獯”、“獠”、“狃家”、“猓”、“犯猪”等，均从“犬”旁。彼等所居之地，如“平越”、“定番”、“安顺”、“镇远”等之命名，亦均含此种歧视之义，汉人与之相处，每利用种种手段以骗诈其银财，彼等所垦种之地，每被汉人所霸占，而不敢与较，盖地方官吏皆汉人，若打官司，不论是非曲直，彼等必定败诉，官署对于苗夷同胞，自来即取高压政策，即以民初都匀八寨之役而言，苗寨被毁者二千余，苗夷同胞被诛杀者一万七千余，被俘虏者二万五千余人。

三、由于自来地方官吏未认识正确之民族政策，致使苗夷同胞

对汉族存莫大反感,遂发生三种现象:(一)文化程度较高之苗夷同胞,耻以苗夷自居,生活服装,均同汉服,若有人指其为苗夷,则不啻搗其痛疮,必勃然恼怒。(二)驯良者在汉族欺凌压迫之下,忍声吞气,逆来顺受,有意无意间,自觉生来即低劣人种,受汉族欺压,直是天经地义。(三)慍悍者,则不甘屈服,起而反抗,自民元至今,所谓苗变,已有十余次之多,虽每次均被官府扑平,然其仇恨固未尝消除也。

四、目前情形,大汉主义之高压政策程度上减轻多多,然民族之间一般的错误观念,犹未尝根本破除,其含有严重性之危机,亦仍然存在。黔省匪盗,多数即系苗夷,其它各省边远县区,苗夷滋事,层出不穷,加以日寇收买汉奸,从中离间挑拨欺骗利用(如最近晃县一带,即发现有劝人民不当兵之传单)以扩大汉苗民族间隔阂,酿致重大之事变,实于我抗战建国前途具有莫大之威胁。

五、苗夷民性优点甚多,其勤俭朴实,吃苦、耐劳、服从、勇敢、信义诸方面,均甚可贵,彼等无分男女,均直接参加生产,终日劳作不息。其能入校求学者,亦聪颖无异汉人,人以为苗夷同胞天生愚蠢,而不知实系经济落后,未受教育之故。又彼等有恩必偿,有仇必报,亦为特性之一。在过去高压政策之下,彼等不甘屈服,起而反抗,自属情理,实非谓好乱成性也。

自抗战入于新阶段以来,西南各省所处地位,益见重要,几与我最后胜利之争取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而苗夷同胞在西南各省人口中占许大比率,苗夷同胞,在今日抗战中储有许大力量,苗夷同胞所受汉人待遇,有如此历史,苗夷同胞所处社会环境,有如此现状,故彻底改进我政府之民族政策,努力改善苗夷同胞之生活,以消除我后方之隐忧,增大我抗战之力量,实为目前刻不容缓之图。为今之计,惟力本总理在民族主义内所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之原则，指派专员约合苗夷同胞代表（如高玉柱女士、喻杰才先生等）及于此问题研究有素之专家，立定方案，厉切实施，则裨益我抗战前途者，正未可限量。祥兹本一得之愚，谨献鄙见七项如左：

一、政府机构方面：速成立西南民族委员会，以为处理苗夷各民族问题之领导机关。

二、宣传方面：立刻由政府机关、党部、学校、民众团体，以及报纸、杂志，发动以平等对待苗夷各族之宣传。

三、文化方面：迅即成立苗夷民干部训练班，并在苗夷地区多设学校，加紧教育苗夷子弟。

四、经济方面：严令地方政府彻底查办土劣霸占苗夷同胞田业之事，厉行保障苗夷同胞财产业务，同时多辟苗夷同胞农垦区，多设苗夷同胞合作社，并力助苗夷同胞发展经济。

五、卫生方面：设立特种卫生所，专事改善苗夷同胞环境卫生、诊治苗夷同胞疾病。

六、社会组织方面：辅助苗夷同胞自发的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西南民族文化经济协会等。

七、军事方面：成立苗夷同胞壮丁队，予以军事训练。已有之苗民队，应予以辅导编练，使能实现其参加抗战之要求。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祈
钧座酌裁之。尚此顺颂
钧安！

冯玉祥。印。

廿七、十二、四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

桂林衡阳探呈委员长蒋钧鉴：密。职在黔视察，瞬逾半月。关于军事上应行改进各点，业经另电详陈。兹再将党务政治经济方面各项报告如次：

一、汉苗情感尚多隔膜，苗民对于征兵，大半表示拒绝；且零星匪人，所在多有。倘有汉奸从中挑拨煽惑，前途至为可虑。似宜由中央及西南各省设立专研究西南民族问题机关，化除汉苗隔膜，俾能共同参加抗战工作。

二、西南夷苗先进，为便于接受中央领导促进夷苗文化起见，似可在各省组织联络机关。职意对于此种组织，似应由党政机关予以协助指导，准其自由进行。

三、夷苗同胞皆有文字；耶教圣经，译传甚广，政府似应仿效此种办法，设立西南民族抗战宣传处，吸收夷苗青年及通晓夷苗文字者，将有关抗战论著广为译译，并撰著通俗小册普遍流传，借使夷苗同胞踊跃参加抗战工作。

四、黔省各县保甲组织尚未健全，民众自卫，毫无基础，以致土劣用事，鱼肉人民，股匪散匪，到处滋扰。祈饬省政当局，迅即改善地方基层，组织加强民众自卫力量，并应仿效湘桂办法，训练青年学生，派充保甲干部，以为根本改进之计。

五、贵州各级党部，对于动员工作率多努力不足，且有抑压民

众自发团体，滥捕爱国青年情事，以致一般青年，均视救亡工作为畏途。拟请电令切实纠正，以利抗战动员工作。

六、各县党政机关缺乏合作精神，对于抗战建国工作颇有妨碍。祈饬党政双方切实改正，密切合作。

七、黔省禁烟工作，努力尚嫌不足，即公务人员学校教员等，亦不能免。拟请电令省府切实注意禁止。

八、黔省对于经济建设尚知努力；惟全部建设未能以军事建设为中心，轻重缓急，似欠注意。祈对此点加以指示。

九、黔省公路正在修补，惟路面敷土似嫌太薄，请再电令注意确实二字。

十、贵州产煤铁者，五十余县；产锑者，有独山、三合、榕江等县；产石油者，有炉山等县，似应由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鼓励投资，发动人力，积极开发，藉以树立国防工业之基础。以上各项，系职在黔见闻所及，谨电奉陈，是否有当，尚祈钧裁。职冯玉祥。鱼。未。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八年）

委员长钧鉴：昨承赐饭，席间报告一切，并陈及管见数事；蒙嘱录出，以为钧座备忘，兹谨择要书陈，祈请钧督。

一、武汉放弃，广州失陷，关系于今后抗战大局者，至为重大。在我为失去二大都市，在敌则愈进愈难。吾人唯一本持久消耗战略，努力贯彻。昨日报纸发表钧座致参政会二次大会电，所指示于大局者，极中肯要；而所示预计最后胜利之信念，必待敌人侵及平汉粤汉两路以西，而后凭我整个民族无上奋斗之实力，全国呼应，与之作一殊死之决战，乃克有（澈）（彻）底之实现。则尤为国人所确信而不移。乃少数不明大义不识大局者流，欲谋其个人之富贵，欲保其妻子之安宁，对于目前必然新阶段之到达，辄生疑惧，以致谣诼流播，摇动人心，至可痛愤。昔曹操驱其强大兵力南侵东吴。孙权左右多主迎曹，以求屈和。权乃问计于鲁肃。鲁肃对以今日之事，人皆可迎曹，惟将军不可也。盖张昭等辈为谋富贵，为保妻子，而昧于大势，故主屈和。孙权重用鲁肃之言，毅然决计，全力赴之，终能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与备大破曹兵于赤壁。今日一般无耻政客，以及自命为政治家者，当前线战士浴血鏖战之时，当最高领袖运用大军之际，当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会，当整个抗战入于新阶段之关头，不惜主张屈和，是诚丧心病狂有更甚于张昭等辈者。甚望钧座宣示天下，重申抗战到底决心，俾彼辈莫由逞其秦桧之鬼蜮伎俩也。

二、祥尝以为赤壁之战，孙仲谋以兵五万所以能胜曹操八十三万之众者，无他，在于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而已。然其所以臻此者，则亦非出偶然。盖当曹兵压境，而诸士纷纭主和之时，孙权大计既决，即拔剑砍去桌子一角，厉声谓众曰：“再有言和者，有如此桌”。于是蜚语顿息，群情坚定。故祥以为东吴之败曹，此一砍也，大有关系。今日情形，钧座亦当拔剑一砍而言曰，“再有敢言屈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必如此，方能使人坚定信念；彼丧心病狂者流，亦必慄然敛迹矣。

三、为整饬政治，以适应日前新阶段，实有改组政府，使成真正抗日政府之必要。政军各方面负责份子，凡迟疑动摇者，及抗战怠工者，当备加刷洗，以收推陈出新之功。环顾海内，谁是真忠为国之士，谁是坚苦卓绝之人，想钧座悉瞭然于胸。鄙意以为若能择善留任，则军事上将更能发挥〈方〉〔力〕量；经济上将更有办法，外交上将更有成效，局面必灿然一新。

四、整饬纪纲，亦为极关重要之事。曾涤生之言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胡润之之言曰：“功罪临而心志一。”抗战于今，一年四月；就事实所表现者，谁为有功，谁当负罪；应赏者赏之，应罚者罚之，不稍宽假；然后方可令其进即进，退即退，人人个个克尽职责，不负使命。

五、成于一、而败于二三。明太祖出身平民，据有天下，立此政治原理，乃克成功。盖头脑多，则彼此观望，互相推诿，鲜有不败事者。广州之失，可为明鉴。故祥以为地方政治军事，应悉责成省主席一人总其事；各县亦当如此，则必井然有序，百端俱兴。我国此次抗战所以能有今日，亦因全国绝无两个或三个领袖，而唯有一个领袖而已；苟不然者，岂有今日局面哉？

六、祥此次奉命视察，道出广西；身历〈日〉〔目〕睹，觉得广西实

太穷苦。在今日新阶段上，广西所居之地位，益见重要。故辅助广西，充实广西，为目前刻不容缓之事。若政府能资以三四百万元，使之加速从事军械兵工开矿筑路诸端，则裨益于抗战者，至深且大。而广西上下于极困难之时，得此一碗救命水，必将益加感奋，出更多之兵，尽更大之力。祥冒讳陈言，实有所见，绝非受人嘱托也。

七、祥此次身历湖南视察各地，觉得湖南极有朝气锐气新气。长此努力，必成一新的湖南。特此一新湖南，一新广西，亦足可为我抗战建国之根据地。惟用人方面，须待整顿。祥以为省政一切，均以交付张主席一人为宜，不必骈立机关，另派人员，致乱统系。此亦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之理也。

八、以上所陈，皆关于政治方面者。至于军事，首要在于兵员。要兵役办的好，须先有好的基层，好的办法。以广西言，其兵役之办理，虽未为尽美尽善；然而有此成绩，已非易事。今日各省若均能如此，则仅陕甘滇黔川湘桂，即至少可征足八百万强兵尚希钧座派定专员，妥筹办法，努力推行，以达此愿望。

九、其次为军火，目前急用大量购入，以为接济。此事须立一新办法，务使购入军火，真正能以使用。若经手购办者非使用之人，而实际使用者不能参与购办，则病弊滋生，徒耗国力。祥见各地训练新兵，往往有兵无枪，故枪枝之添办，尤为迫切。今日至少当速购六十万枝枪，方敷应用。需款不过六千万元。或曰、买这多枪，何来此款？吾人当知为争取最后胜利，非此不可，全国上下当极力撙节，积一滴血一滴汗，以赴之。美为独立抗英，支持日久，币价暴落，每鞋昂至六百元。经济困难，至此地步，要买的还是要买。盖非此不足以打退敌人也。

十、今日抗战，非短时所可结束；故军火补充，尚靠外国，亦非良策。吾人当急起直追，大开工厂，以图自给。四川西北为我国今

日兴办重工业适宜地区，望能积极着手，实我抗战建国最要之一事也。

十一、军队训练，当大事改革。训的方面，当注重简单的问答之方法。如“为何抗日”曰“为保全我祖宗庐墓，故抗日；为使我子子孙孙不做亡国奴，故抗日；为我自己要活的像个人一样，故抗日”。如此提举切要问题，释以简单答案，朝夕问答，为最佳之政治教育方法。练的方面，当全力注重战斗教练，而单人战斗教练，尤为切要，若偏重形式，只练行列之变化，步伐之整齐，实为浪费时间，无裨实用。

十二、官兵之间，要立一种新的关系。各级官长，对于士兵当如父母之于爱儿；待之以至诚，教之以大义；相亲相敬，自然生出一种浓厚感情。今日官长对待士兵，动辄恶声相向，拳足相加，殊非将兵之道。

十三、军民一致，现尚做得不够，详细察此事，盖有二端；一则对于民众宣传工作尚欠实在功夫，人手太少，方法不佳。吾人当速从新订立宣传大纲，改进宣传办法，以谋补救，务使乡僻之地，愚鲁之民，均晓抗日道理，有爱国热心。二则官兵亦未能明白自己与百姓之关系，往往蛮横无理，骚扰百端，百姓畏之。当令每一将士都深切明瞭胜敌全在爱民之义，着力于此，民爱兵，兵爱民，彼此相亲，必生伟大无穷之力量。

十四、战略战术方面，祥以为拿破仑所言，以弱敌强，须抽集数倍兵力，袭其一部或一个弱点，始可获胜。兴登堡以善用迂回抄袭与侧面，而大破俄军。二家兵学，至足为吾人今日之采法。抗战以来，我用正堂堂战法太多，而用奇袭之法太少，今后当力挽此失，多用奇谋。诚能如此，不得大胜，亦得小胜。

十五、交通方面，当速开筑三线。一由新疆经青海至成都，再由

成都以达昆明；一由新疆青海经西康，以达昆明；一由新疆青海经川北，以达重庆。三路须十丈宽阔，指派专员负责，限期筑成。将来三路通车，于我抗战建国必发挥极大之作用。

十六、空军方面，当加紧补充与训练。飞机至少当有八百之数，须全力赴之，以为决战时之应用。国外请孙哲生先生负责接洽，国内须指派妥人专司其事。

十七、尚有一事，祥亦请为钧座陈之。即留心特务工作者之报告是，特务人员，识大体，明大义，老成妥善者，固占多数；然轻躁好事者，亦不乏人。每苦无情报，难以消差，便不惜捕影捉风，无中生有。今日指甲为人民阵线，明日指乙怀有阴谋，其实并无其事，徒惑观听捣乱自己而已，至祈明察之。

十八、此外有三事（一）工兵炮兵学校学生修业期限在一年以内者，毕业后无治装费，应请按照军校成例，酌量发给（二）未架浮桥之河川，所在多有，须速架筑，以利交通（三）广西公路，以经费无着，久失修理，车辆行驶，甚感不便，望请政府助以相当款项，俾可早日兴修。以上三事，均蒙钧座面准，兹并书陈于此。

祥于今日大局所见，除累日电陈者外，已略尽于此。拉杂陈词，不成修理。要之盖不外乎坚定决心，改组政府，整饬纪纲，充实国力数点而已。尚希钧座酌核施行，胜利必属于我也，尚此奉陈，敬请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复李烈钧密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

贵阳省政府郑秘书长烦转李委员协和先生大鉴：密。冬电^①敬悉。叛国巨奸^②，业往国外，抗战前途，更见光明。此正全体国民党同志努力报国之日。盼先生早至重庆，襄辅中央，老革命党应如是也。专此电复，并祝百益。玉祥。江。

①李烈钧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致冯冬电云：“此间前数日即盛传汪贼之去，为诸友揭破其奸。晨起阅报，知已有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之严惩。选贤任能，锄奸惩恶，施政之本。值此抗战严重之时，何幸而有此大快人心之举耶！”

②指汪精卫。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精卫叛国，各地军民，甚至党政军干部，对中央决定尚有未能深刻了解者。可否由中宣部将钧座驳斥近卫谬论之讲辞，精卫来电及中央决议案大量印刷，分发各省市党政军机关文武官吏各一份广为宣传，俾妥协主张得以根绝，长期抗战信念益坚。又查荣昌隆昌一带典当甚多，利率高至三四分，赎期仅半年至十月，农民虽慑于高利，徒以告贷无门，仍趋之若鹜。此种现象，甚为普遍，不限于荣隆二地，亦不限于四川一省。似应由政府严加取缔，实行抗战期间月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之规定，并将赎期延至两年。更预积极扩展合作事业，进行巨额信用贷款，或在各县普遍成立小本借贷处，藉以救济贫苦同胞。犹忆满清末季，每届冬令，典当辄令减息，三分改为二分，使人赎取，用意颇深。今日如能取缔重利盘剥，一则可以减轻贫民之困难；二则政府可以惠而不费，收服人心；三则大商巨贾，亦不至有所损失。在抗战期间，似有此必要。倘由政府及明令实施，则一举三得矣。以上二点，是否有当，至乞钧裁！冯玉祥叩。鱼。

致鹿钟麟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

瑞伯主席我弟：□电敬悉。方面大任在身，已深入内地，动作和言语均有极大关系，只有不生气，不着急，平心静虑，为国努力，持久不懈，定达目的。我们的党是大哥的党，要容纳一切小兄弟，真诚拥护中央，大家和衷共济，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谁都欢欢喜喜，万不可自己弄自己。请将军振起大无畏精神，以身作则，唤起同胞们注意。小兄冯玉祥。齐。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

一、查川省地方不靖，各县零星土匪较多之原因，大半由于历年被裁退伍军官过多，投效无门，散居各县，无所事事，不免传播谣言，滋生事端，藉图个人私欲。且此项军官中精壮有为者不少，如能收集教育之、改造之，俾其参加抗战，当可一举两得。职意似应设立能容五六千人之教育机关，专召集此项在乡军官，按其阶级，分班施教，予以一年以上之完善教育，则无不同受感化而变为有用之材矣。二、刘甫澄^①遗骸尚未安葬，其家人极盼早日办完此事。似应特别从优，拨给治丧费用，并指派大员主持其事，以期早日办好。以上二事与川省治安、军心、民心均有关系，仅特专电陈明。是否有当，敬祈鉴核。职冯玉祥。删。辰。

^①刘湘，字甫澄。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四日)

委员长钧鉴：

日前将检阅途中见闻面陈，荷蒙喜纳，感慰无已。承嘱面报告，兹复牖举于左。

一、各省政治均有进步，优点不少，举例言之如次：(一)举办合作社实行农村信用贷款一事即为最好办法，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盖农民得有轻利之贷款，农业因之兴盛，农民用之富裕，不但军粮民食充盈，而农民购买力一般增进，又可刺激工商业之繁荣，增加国课之收入也。其中贵州办得最好，四川次之，湖南又次之。祥以为此事更应扩大，更应深入，如能真正普遍对贫农放款，则效益必更宏大矣。(二)有人谓抗战足使民穷财尽，其实各种生产事业均在日渐发展中。祥过内江与某糖厂经理谈话，其人为祥所用秘书赖兴治君之族兄，所言当甚可靠。据云：今年糖厂获利较之往年已增一倍。四川今年糖产总值在三千万元以上云云。且祥所经各地人民熙来攘往，各勤其业，从事工商者无不利市三倍，而煤铁诸矿获利尤多，此皆战时之繁荣。若能抗战建国同时进行，国富势将日增，何致民穷财尽乎？此意似宜广为宣传，以破谬论，且宜鼓励人民投资实业，力谋扩展。

二、各地腐败，现仍甚多，兹亦分陈于后，敬请注意：(一)关于征兵问题。一般百姓对于征兵法令，多无闲言，而于征兵之办法与

人事，则怨尤甚多。查四川人口约七千万，仅按百分之二比率征集，则欲得一百五十万强健之新兵，理当轻而易举。乃事实不能如此者，实人事未能调整完善，办法未尽适当也。如县政府送壮丁至新兵验编处或团管区时，每被其多方挑剔，不言其矮，便嫌其瘦，拒绝点收，于是退回送去，三还四转，耗时费力，易招反感。至于壮丁之衣服伙食等项，准备既不充分，管理又不得法，以致受饿受冻，不待走上前线，恐已疾病死亡。一般老百姓见此情形，纵其抗战情绪极高，亦将裹足不前矣。影响役政与抗战前途，实为重大。祥以为今日之征兵，先须使人民明白，尤须使人民满意，然后方能达我目的；征兵所须之正当费用，必须充分供给，以免违情招怨，横生阻碍。譬如新兵之服装与伙食，无论县政府、团管区、师管区，皆准其随时开支，据实报销。盖衣食两项，必不可省，迟发早发，费用相同，而迟发一日，则壮丁受苦，百姓伤心，所失太大。此应及早切实改良者也。

(二)四川匪患太重，实为隐忧。由重庆至宜昌，由重庆至成都，遍地萑苻，少则数百人一群，多则二千三千一股，为害地方，影响抗战，至重且大。祥以为先派干练人员，赴各地招抚之，收编之，严加训练，裨为国用；若不奉命，只有清剿一途。匪首势必严惩，从犯可用政治工作，使其自新。

(三)四川闲散军官太多，彼辈无他技能，但好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不曰“只要四川兵，不要四川官”，则曰“政府不要他们抗日”。祥以为最好招集此辈五六千人，加以半年以上之严格训练，然后量材任用，使其加入抗战，既可闭塞谗匿之口，又能增加抗战之力。

(四)当铺利息太重，使贫民益陷苦境。祥经过隆昌诸县，调查所得，普通三分利息，一年死当，而重者竟至有六分利息，十个月死当者。如此剥削，民将何堪？即逊清专制时代，亦不过二分利息，二十七个月或三年死当：今我革命政府，岂可容此吃人现象？祥以为宜由政府通令，限制各当铺利息，不得超过二分，死当

期不得短于三年。以前质典未赎者，一律改从此令。时当严冬。贫民多将赎取衣裳，备度旧岁，如能从速颁行，则百姓当同感德政矣。

(五) 祥行经资中县球溪镇，见一征收局共有职员八人、征收员一人，月支三十元；办事员二人，一人月支十八元，一人月支十五元；委员五人每人月支十八元；局丁三人，每人月支八元，统计月支一百七十七元，而办公费不计焉。至每月税收淡月二百元，旺月不过三百元，收支相抵，几无剩余。则此税局，似专为养此闲人而设，国家财政，焉得办好？当去人调查时，正见其征收员何克建与局员搓麻将，铺上犹有烟灯。此等人经又安可办事，安可理财？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六) 祥行经各县，每与士绅谈话，当代表钧座致敬之际，诸士绅无不感动；又述及钧座所言“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是老百姓的仆人，时时须替老百姓著想等语时，诸长者闻之至有感激下泪者。彼等正有许多不满意政府之话欲言，及闻斯语，亦收回不忍言矣。惟祥探询所得，好县长固属不少，而一般毛病在于官吏轻易不与百姓接触，致上下壅塞。故县政之施行，不能尽合民意。若能早设地方民众参政机关，庶免此病。外国有一俗谚曰“百姓吵，政治好”。此谓民意机关之必要也。又曰“百姓闭口，官长滚走”。盖谓百姓不言，势将动武矣。前在武昌时，钧座亦曾力言县参政会之重要，祥以为此事宜赶早办理，慎选真能代表民意者加入，则民意上达，政情下通，政治之兴革。(二) (应) 以百姓之爱恶为转移，则民心可得，自日臻郅治矣。(七) 黔省匪患，亦堪注意。查前贵州主席王家烈已在陆军大学毕业，其人才德如何，钧座知之甚明。如以为可用，不妨令其招抚川黔边界一带土匪，带至前方抗战，则于后方治安甚有裨益也。(八) 又有王天锡者，祥前曾为钧(庇)(座)言之。其人现在镇远。钧座拟电召其来渝，不知果已召来否？此人于招抚黔东土匪，似亦可用也。(九) 兵员补充问题。分散补充与整团补充，

二者相较,似以整团补充为优。盖官兵相处既久,长短优劣,知之甚明,指挥自能得宜;若重新编组,骤易生人指挥,互信未能建立,举措难免失当,则全盘战局,恐将受其影响。然上述办法,尚不如后方另行训练新兵二三十师,将其整师整军调赴前方参加作战;而将前方部队单位酌量归并,剩余军官则调至后方再训新兵,一则使新兵旧兵不相混合,旧兵油滑恶习不致染及新兵,新兵初上战场,士气极盛,立功较易;二则练兵之官□作战之官,彼为己身立功计,亦将殚精竭力,练成精锐矣(十)祥在成都土桥镇曾赴党政人员训练班讲话,大意谓我国民党为大哥党,须领导其他各党,爱护其他各党,襄助总裁抗日,不但不宜树敌,且须化敌为友,务必精诚团结,一点方量均须用在抗战上,不能自相摩擦,而使力量抵消。诸君做到此点,才算党的成功。又言一般人多无党派,不过本爱国之心,偶发议论,我等只宜立于全民抗战观点上,评其是非,不宜随意指摘。今日目为左倾,明日又责其右倾;或者妄加头衔,不(日)(日)某派,即曰某党。此种举动,致使爱国之士不敢再作抗战工作;须知凡属中国国民,其爱国之心亦不必减于我等,故宜常与讨论,携手共进,俾能真正做到全民抗战四字。钧座前在武昌,亦曾畅论此旨,并举孟子“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为言,当时闻者均极景佩。祥以为此种议论钧座似应于此次会场伸言之。以上各项,除另有军事报告,政治及社会调查报告外,谨先择要书此,恭备钧览,敬颂
钧安!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职前次到川东视察，感觉有四项问题急待解决。

第一、川东匪患日益猖獗，几于无县无匪，大股多至一两千人，小股亦有数百人数十人不等，以致妨碍兵役推行，阻止经济发展，影响抗战大计，威胁军事运输。似应抽调得力部队一两师，痛予清剿；尤须改善地方吏治，以为正本清源之计。

第二、各地伤兵管理人员，率多不负责，尤以酆县第一二零医院为最，以致伤兵布满街头烟馆酒馆，时生滋扰；已愈官兵，亦不令其出院。似应迅即派员认真考察清理，以资改善。

第三、抗战官佐眷属流落后方各地，既无人看顾，又不能安全；地痞流氓，且时思欺压敲诈，如需迁移，困难更多。不惟前方官佐不能安心，抗战眷属本身遭受无限痛苦，即影响社会人心亦非浅鲜。职意应于后方各重要都市如万县、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沅陵、西安、汉中、凤翔、天水、平凉、兰州等地，各设抗战眷属经理机关，专代各眷属解决衣食住行各项困难问题，并设法教育其幼年子女。现在受伤官兵已有医院收容，儿童已有保育会救济。独官佐眷属无人照顾。

第四、川东各县乡村基层组织腐败已极，区保甲长多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一切腐化势力相结合，专以欺压善良贫苦人民为能事，

故一切政务皆受其阻碍而无法推行。应即训练有志青年，派充保甲干部，将地方基层组织根本改造一番。总之川东各县，为现在前线后方交通联系之枢纽，政治良否，关系重大。各地虽有不少文武官吏，但多互相推诿，不肯切实负责。应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主任、重庆行营主任三大员，共同驰往川东驻留若干时日，根据实际情形，妥为会商处理，以求彻底改进。所见是否有当，敬祈核夺施行！冯玉祥叩。卅。未。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一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职今日由重庆出发，下午到綦江，拟在此视察二八六团训练情形后即赴贵阳督练。临行之时，曾遣人送上煎饼一箱，其成份及制法，已有简单说明贴附箱上。窃以抗战至今，对于携带粮秣，尚无适当办法。此项煎饼，比较干燥，既能耐久，又便携带，似应研究提倡，藉供军用。职因出发仓卒，未及当面详陈，现在制造煎饼所需磨子、鏊子等项用具，仍在巴县中学李延赞副官处，钧座如欲一看，祈即令其送上。职冯玉祥。马。酉。

致孔祥熙密电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五日）

重庆行政院孔院长庸之我兄勋鉴：密。巢县难民垦殖团在桂垦殖，办理颇有成绩。惟人数众多，生活太高，款用窘乏，工作进行至为困难。倘得我兄赐予帮助，成全其事，则民生国计，两受惠益，感激者非仅该难民也。弟出发时，曾托陈厅长国梁晋谒我兄，面陈一切，并将该团呈请书等件奉陈，不知已荷尊鉴否？敢烦鼎力，敬请勋裁！弟冯玉祥。有。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六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职于敬日途经桐梓县，经二小时之调查，访悉该县县长孔福民，青年有为，到任四月，无论施政精神或办法成绩，均有良好表现。兹就其荦荦大端言之：一、自县长以至公役，伙食一律，但伙食费则按薪工多寡比例公摊，故县长月摊膳费卅余元，而公役只摊五角。二、职员每周举行座谈会一次，检讨工作，交换经验，相互批评，并介绍模范工作与行动。三、每晨升旗后，全体职员沿城跑步或爬山，约半小时集合，不分职务高下，轮流作十分钟讲演。四、到任四月出巡三次，访问民间疾苦，考察施政利弊，或惩处贪污干部，或拔用有为青年。五、尤要者为调整各地户捐。查黔省户捐，系为区保经费而设，量入为出，由保甲长直接征收，而保甲长多不健全，致弊病丛生，苦民最深。孔县长到任，详查各户确实收入，规定纳捐标准，过去弊病一扫而空，不但使人民对政府隔阂化除，并使政府法令更易推行，且因此减绅人民负担，匪患亦得而消除。六、关于役政方面，兴利除弊，不遗余力，不仅勤于考查，且鼓励人民控诉，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之优待，除督保甲长发动地方人士助耕外，并许其欠账，暂不归还。在黔省府于优待办法犹未规定之时，该县长能努力于此，洵属难能。其他措施，亦均能对症结所在，锐意兴革。职数月视察各地，见后方吏治日益改进，然奋发有为若该县长者，尚属仅见。用特电陈钧座，请予相当奖励，以资激励。是否

有当，尚祈尊裁！冯玉祥叩。宥。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八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窃以当此第二期抗战开始之际，目前急务，莫过于练兵；而练兵之道，首须充实装备，否则徒耗岁月，事倍功半，实无以适应前方需要也。职意无论财政如何困难，必须添购大批军械步枪，多可六十万支，少须三十万支。机关枪多可六万挺，少可三万挺。至于飞机大炮，亦应尽力之所及，多多购制。此为争取最后胜利之必要措置，须即以不顾一切之精神，悉力筹划也。所见当否，敬祈鉴核！职冯玉祥。俭。酉。

致南洋侨胞函^{*}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

诸位涉重洋、冒万险，在异国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争地位而日日奋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日本不顾国际信义，不遵国际约章，悍然以大兵攻侵我国，破坏世界和平，蹂躏我国民众。在他们的初意，以为短期内可征服我国家，奴隶我民族。两年来我虽然因为军事策略的关系，曾有几次的退让，但我们的军队主力并未摧破，我们的抗战精神日形坚强。我们抗战的阵线日形巩固。而日本方面的军民却厌战情绪日见浓厚，经济物质两皆缺乏，崩溃形势日形显著。我们举国内外在蒋总裁领导之下积极努力，积极奋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后胜利属于我国的到来实现当不在远。在这两年抗战的过程中，诸位所捐的资财，给了政府很大的助力。诸位回国来参加战争工作的，在火线上流了极光荣的血，建了极伟大的功。诸位回中国来从事建设事业的他们所造成的成绩，在后方增加了宏大的抗战实力。诸位在海外奔走呼号，为国尽力的工作，给了我们国内全体无限的精神上的振奋与榜样。现在抗战已经到了三年的关头，在这可纪念的日子，我向诸位申致我个人的钦佩，申致我个人的敬意。我知道我们国内全体对于诸位的钦佩与敬意，也是同我个

^{*} 该信原名为《在抗战建国两周年纪念写给南洋侨胞一封公开信》，载《天声日报》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第一版。

人的一样。我们共同立志，从今日起更加奋勉、更加努力，已经作了二百廿分的更要作到三百分。在全国领袖领导之下，作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光荣工作。一直到了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敬致抗战敬礼！并祝诸君的康健。

冯玉祥敬启

廿八、六、廿七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

重庆中央党部总裁蒋钧鉴：职敬日抵遵义，住三日，悉此间党务情形，谨为钧座陈之：此间县党部系书记长制，有书记长一、干事一，助理干事二，经费月三二一元。现书记长感觉人员经费不足应付工作，曾一再向中央要求扩大组织，增加经费。观其情形，一若在组织未扩大，经费未增加前，即不能工作者。故全县党员六百余人，而登记者不过二百余人，都未举行训练分配工作。对于抗战工作，既不能协同地方政府进行，亦不能领导民众积极参加。其所仅从事之宣传工作，只限于县城，且并不紧张努力。职数日来经历数省，于军事政治外，对各地党务亦甚注意，所见情形大都类此。其症终所在，即党务官僚习气太重，党委成为党官，党部为衙门。故抗战以来，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均有进步，惟党务落后，无多进展。职以为在今抗战建国之际，党务亟应整饬，使之急起直追，在政军方面起领导作用。除以中央常委资格，对该书记加以训勉指正外，仅拟办法如下：一、经常派员巡视各地，监察并考察党部工作。二、由省党（清）（部）按月规定工作大纲，通令各党部遵行。三、加紧训练已有党员，积极吸收新的分子。四、各党员均须分配工作，并按时检讨工作，及作工作报告。五、努力协同地方政府，并积极领导民众，从事各项抗战工作。所见当否，敬请钧裁！冯玉祥叩。东。

（《蒋冯书简》）

致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

桂林白部长健生兄勋鉴：密。弟奉命督练整训部队，已于上月开始工作。上月元日至号日在重庆督练第三十六军所属部队。该部兵员及装备欠缺甚多，教练甚欠确实。除兵员装备已转请委员长补发外，对于教育方法，已予切实指示，并派军政部部附王景烈等四员，驻在该军常川督练矣。马日由渝至綦江、养日视察三十六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训练情形。敬日抵遵义，有、宥两日，视察九十九军九十九师二九七团训练情形。俭日抵贵阳。自本月冬日起，开始督练九十九军驻筑各部队。该军以四团兵力，担任全省护路剿匪及警备任务，分防零散，勤务过多，故无法集合两连以上之部队训练，已着其善用时间进行机会教育。惟官兵素质尚好，装备亦较整齐。至九十四军方面，已派军令部高级参谋陈开疆等员，前往常驻督练。弟拟不久前往宜昌亲自视察。知注特闻，并盼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为禱！弟冯玉祥。鱼。酉。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重庆委员长钧鉴：顷同吴主席达铨兄谈，据云汪兆铭现仍活动甚力。祥近常闻此种传说，而吴主席耳目灵通，所言尤为凿凿。至请严予注意，以固抗战根本为禱！冯玉祥叩。庚。酉。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有湘雅医学院内科系主任教授杨济时先生，在前线服务归来，据谈沿途所见伤病兵情形，至关重要，仅择要报告如下：

一、常德第八收容所伤病兵，都无衣被，无法御寒，所中门窗及木料构成部分，全被拆毁焚烧取暖，地板凿洞，以解便溺，士兵满身疮疥，污秽不堪，形同鬼魅。伤兵不得医治，自缢而死者，有七人之多。

二、常德桃源一带，以须收容前线退来新伤兵，原有伤病兵均拉民船西运。及伤病兵上船，饮食医药均无人负责，饥寒疼痛惨呼救命亦无应者！且沅江水急，船夫数少，往往船翻，惨遭淹死者，为数甚多。

三、由桃源至沅陵公路，伤病兵匍匐爬行挣扎残生，呻吟哀号，不忍目睹。查士兵以饮水不洁而染疾病，以生虱子而生回归热及斑疹者至多。此种病兵以无伤兵（症）（证），所受待遇尤不及伤兵。

四、按条例规定，伤兵医院被服均有定数，若有遗失，即由负责人赔偿。故每至医院后移，院方只顾搬棉被，伤病兵之死活多不过问。

五、医院工作人员有极恶劣者。士兵给餐费被吞没，或遇院址后移时挟款私逃，或强毁伤兵证件，使之无法证明身份而捏报死亡

开支葬费。

六、医院多喜留伤愈官兵住院，以减少医治及迁运之麻烦，而伤愈官兵，以得免归队而乐从。如此双方利用，弊病丛生，等语。职按以上情形，不但无以对我伤兵战士，且使人民见而寒心，影响抗战，至深至巨。用特电陈钧座，至祈妥访（祥）（详）查，藉明真象，并谨拟办法如下：一、应加强伤兵政治教育，使其伤愈后乐于归队，而以久留医院为耻辱。二、各兵站收容所与后方医院之衔接，亟应设法调整，使收容所伤兵，得迅速运到医院，从事治疗。其法有二：（一）为之调整交通工具；（二）即由兵站收容所至后方医院途中所设分站，亟应增加经费及办事员（如由常德至沅陵，每三十里设有一站，共九十七站。每站月费只百元，办事员及工役只五（八）（人）。故只能烧水煮粥以待伤兵，并无换药裹伤之设备及可能。且各站与公路颇有距离，站上并不派人接待伤兵，惟有伤兵自来）（三）对于后方医院被服保存之规定，未免过严，须予院长及负责人对于院务以较大处置之权，以校正其流弊（四）应加强对于院长管理员监理员之奖惩，伤兵管理员尤须予以职务上之保障，使不致存五日京兆之心（五）民众团体如战地服务团队等，应加以统筹，使与各部队、各兵站、各后方医院及后勤部取得连系，分工协进（六）应加强士兵卫生教育，以补救医药方面不足之失。以上所陈，当否，祈请钧裁！冯玉祥叩。文。申。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职此次到黔督练第九十九军部队，自月二日开始，至十一日告一段落，十二日集合上尉以上官长详细讲评。拟即派妥员数人留黔，常川督练。职日内转往宜昌一带督练第九十四军。兹将第九十九军优劣各点略陈于次。甲、优点：一、官兵素质比较良好，精神振作，体格强壮。二、部队纪律尚称良好，对于爱民助民颇能实行，军民感情相当融洽。三、对于干部教育尚知注意。军部有军官训练队，团有军士教导队。虽未见到轮流招集，继续不断，均有相当成绩。四、该部旧兵占三分之二，已入伍数年，新兵约三分之一，亦入伍年余。士兵各种动作尚有相当基础。五、对于卫生尚知注意，药品准备充足，疾病之治疗及预防均尚得法。乙、缺点：一、编制装备尚有缺陷，计全军尚少士兵三千余名，步枪一千余枝，轻机枪二百余挺，重机枪三十六挺，迫击炮十四门。二、勤务过多，公防零散，部队多分排分班派出，教育训练进行困难。三、各级官长多误解机会教育之意义，不能善用机会及时间，故教育有欠紧张。四、部队教育无周密计划，教育责任多委于连排长之手，以致进步迟缓，成绩不著。五、教育方法失于草率，不能力求确实，力求精密，不知再三改正，再三复习。六、政治工作人员缺少甚多，营连指导员均缺，现有政工人员日常生活未能与士兵接近。七、政治工作侧重民众运动及社会宣传，忽略士兵政治教育，似有轻重颠倒之势。小组

会议多未能切实举行。八、对于非战斗员兵之教育未知注意，军佐军属杂役兵多无军事技术之训练。以上各项缺点，均已详加指正，促其改进。至于人事装备各缺点，似应由主管各机关迅速设法予以解决，除另有总讲评抄呈外，谨先电呈，敬祈鉴核！冯玉祥叩。元。午。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桂林行营白主任健生兄勋鉴：密。弟此次督练第三十六、第九十九两军，发现各部队训练方面最大之缺点约有二端：

一、各个战斗教练不甚重视，以致动作生疏。目测距离太不确实，射击时多不知定标尺，利用地物姿势太高，举枪瞄准发射诸动作多不正确。已亲予改正，并告以三讲七作之法，反复行之，以期尽善。

二、士兵受伤后，应如何动作及自行裹伤之训练概未实行。此事关系战斗力甚大，应使官兵均能自行迅速绑扎，不待军医及邻兵之帮助，以自带之裹伤包，自行包裹，则创口不易脏污，流血亦少，医治必能迅愈；否则，一星期可愈之伤，因不能自行包裹，流血必多，入毒必易，因此延长一、二月或半年之久，仍不能痊愈者有之；甚至因受毒太重，必须锯断手足成残废者亦有之。此事已令第九十九军注意训练。总之，各个士兵为军队组织之分子及细胞，各个战斗教练为作战之基础，必须日日追究，基础方能巩固、技术娴熟，则精神旺盛，自信力坚强，机警果断之行动因之而生，方能达到人自为战、杀敌致胜之目的。现在各部队之教育，其病在浮而不实，过于巧妙，以致操作一二次，即算完了。若非按照委员长南岳所训拙诚二字教去，仍不能有大效。至于裹伤训练，为减少兵员损失，维持战

斗实力最简捷有效之方法。拟请通令各部队，对此二者，视为最重要之课目，切实训练，以达抗战必胜之目的。是否有当，敬祈钧裁。冯玉祥。效。午。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卅一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祥今晨启行，午过涪陵县属之藺市镇，当下轮船访问民情。当地民众，咸盛称日前有别动队梯队长刘殿龙牵队过境，住宿数日，军纪之佳，为从来所未见。具体言之：一、驻该镇期间，动员全队打扫街道，〈粪〉〔清〕除垃圾污秽，市容为之一新。二、住宿借用店铺，绝未占用民房。三、官兵态度和霭，使人民生亲热之感。四、临行时借用物件一一归还，并将住处打扫干净。故该队住宿数日，予地方人民以极佳之印象，不但使人民认识军民一家之真实意义，且闻之本地父老说：“有此军队，抗战必胜，实不为过，似此军队，堪称模范”等语。据此，用特具陈钧座，请予刘梯队长及其长官，给相当奖励，以资激励。当否，至祈钧裁！职冯玉祥。世。西。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

重庆蒋总裁钧鉴：艳日奉命指导南温泉党政训练班谈话会，学员等本爱党之诚，对校政颇多批评。原拟将经过面陈，惜临行匆促，未得如愿。兹为钧座电呈之：一、军事教育不重战斗教练，立正敬礼，竟学两星期之久。此次受训之省党部委员，有来自敌后苏、皖、鲁、冀各省者，愿学排连营作战之法，以便领导民众，抗战杀敌今只重制式教练，使彼等大失所望。二、举行小组会议，颇不切实。题目临时颁发，讨论之后，并无结论，未能收小组会议之效果。三、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竟为吸收新份子而斗争。团员讲课，称党无纪律，团即将起而代之，似此言论，实予人以极不良之印象。致谈话会中新党员不敢出席，盖党与团斗争，无法左右袒也。四、学科方面项目太多，不合战时需要。钟点又过少，如统计逻辑等科，以数百页之书，仅授两小时，使学员毫无所得。五、讲师人选未尽适当。如新生活教员，竟自称不懂新生活，系昨晚奉命来讲，不得不滥竽充数云。六、学员归去，如何进行工作，受训期中并未论及，亦无具体指示，有失集会之本意。七、学员咸称此次受训，除多聆总裁训话颇有心得外，不但未有进益，且对中央训练机关发生不良观感。总之，综观以上事实，此次训练，实未能收预期效果。改善之道，祥以为应注意训练之训练，即先集合负训练责任之人员，先〈甲〉（由）总裁亲自训练二十天或一月，然后始可以训人。祥忝属常委，知而不言，于心有

愧！故本言无不尽之意，缕陈如右，幸垂察焉！冯玉祥。叩。冬。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际此抗战紧急关头，人才罗致实为重要。查有李纪才、李虎臣二员为国民第二军名将。纪才谨慎小心，治军严明；虎臣勇敢善战，豪爽过人。若统以三五千人或二三万人，必能出奇致胜，报效党国。可否电令陕西省政府转告该员等，前来觐谒，敬请钧裁！冯玉祥叩。冬。

（《蒋冯书简》）

致张自忠、冯治安函

（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

蓁忱、仰之二位总司令弟台：

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生存之大战开始以来，弟等不屈不挠之精神，再接再厉之抗战，全国同胞，无不钦敬，无不佩服，尤其是中央各同志更是称赞不已。兄虽居于千里之外，亦有荣焉！打胜仗知还有不成之处，打败仗知还有可贵之点，诚为将者一刻不可忘之要语。李同志来说话甚谦和而不骄不满，此为极好现象，希再努力发展之。干部决定一切，诚为万古不移之理，换言之非人才不能成事。弟部人才比前渐多，然仍太不够，还须大发愿心，大立决心，找三十位文的、三十位武的，必须才兼文武、必须新旧皆备，既不可太旧，又不可太新，总之对人才不可取等待的态度。须去找须去请为要，昔刘项之胜，其实无他巧，只一方人才济济，一方孤家寡人耳。兄幼而失学，对于延揽人才、优待人才均太差缺，希弟等对于此事，特别下一大的功夫。

伤官伤兵病官病兵之看待及优待，何时去看、何时去问、谁去看问、说些什么，均为目前极重大极重要之事件。阵亡官兵之眷属及未阵亡而在前方作战官兵之眷属，如何办法、如何优待、如何使官兵作战安心，更为一件大事。此二事，必须开会讨论，请各官长发表意见，集中起来详细规定切实办法，派定热心负责任之人去办，如此定于作战有极大帮助也。

至于不可少的五百中级干部、三千初级干部之养成，更是目前极应大规模的办理之事，此后责任日重一日，若无好的干部，将来如何能支持下去呢？徐惟烈才专心细，惟欠真能亲密到无话不说地步，若只能客客气气的，补助甚少也，请弟等注意。

我还有三十页要写的，因为怕耽搁你们的工夫，所以这次不写了。有人说我好写信，又说我好写长信，那是因为爱之深，远之不能不切之原故。若向方能把我的信实行三四分之一，亦不至有杀身之罪！然他见我的信，太不愿看也，惜哉！请先生事，不久或能找着，先请赖先生来弟处谈几天。若以为有必要，再往长期打算可也。此间亦实在离不开他呢？

此致

民族革命敬礼！

小兄冯玉祥

二八、四、九 宜昌刘家湾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顷接李协和先生东电称：汪贼阴谋未已，与寇接洽甚忙，并受巨额金钱，促寇速攻西安、南宁，自夸能在昆明发动，且派高宗武表示投降，总裁必早知之等语。汪逆贼心不死，如此作怪，应早为防范。云南极关重要。查协和先生在滇中有相当历史，且声望素著，可否使之前往，在社会上为抗战活动，藉资防患未然，诸乞鉴核为禱！冯玉祥叩。蒸。

（《蒋冯书简》）

致李烈钧密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

贵州省政府转李协和先生赐鉴：密。蒸日奉到东电，敬悉汪贼作怪情形，已详电委员长，并及先生去滇之事，谅当有复电也，谨先电复。先生康健，便是国家民族之福，望先生毅然决然，修养身心，亦希先生时赐教言为祷！弟冯玉祥。蒸。印。

致蒋介石密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密。顷与九十四军黄副军长壮怀谈，悉邓锡侯部四十四军现由廖震代理，已渡汉水，向东出击。该部尚有师长一员，旅长三员，均未在前方，而住成都。是否曾请核准，无从揣测。祥思曾文正公云，官之与兵，如鸡之孵卵、炉之炼丹，不可须臾而离。当此抗战方殷，前方何等重要，该员等竟离开军队，实有不便。谨电报告，拟请钧座切实通令各军，如无大故，未经批准，自某种官级起，不得擅离职守，为禱。是否有当，敬请核夺！职冯玉祥叩。真。印。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日前路过巴来（東）（东），见江岸堆集各部队弹药累累暴露异常，约有一公里长；并见散置待修之枪炮，拟请飭令该管机关从速设法保存，以期减少空袭及雨水损害。再该地为三等县，不满三百步一条小街，雇夫买草，均不易办。拟请派负责人员主持之，以免有碍前方战事。可否之处，电请酌夺！冯玉祥叩。皓。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前奉歌电，令职就便视察江防。遵于号日同郭萧两军长等开始视察。谨将本日视察情形及意见电呈如下：

一、八时视察宜昌宝塔河军政部电艇演习，官兵颇能热心，惟欠熟练，太不沉着，艇亦太少，若能增加百十支最好，并派遣专员切实训练，发给〔充〕分燃料，以资练习。

二、十二时至古老背，视察长江左岸野战工事。该处工事未能遵照南岳训词之指示，仍为一线式阵地且误解纵深配备之意义，并无侧防设备，宜改为堡垒式纵深阵地为妥。

三、十四时后视察虎牙滩江防永久工事，其炮兵掩体之位置，过于暴露，极易受敌损害，改为伪装阵地为适当。负责勘定者实因缺乏实际经验，及工程人员与炮兵人员无确实之连系所致。

四、宜昌下游附近封锁线，预定在虎牙滩与古老背中间之曾家祠附近。该处水浅，流速较小，封锁尚易，惟江面较宽，须用多船只，始能封锁，现仅备有船十四支，封锁后空隙太大，封锁线用之水雷，正在运送中。

五、马日拟视察南津关工事后，即赴沙市视察。

六、关于一二三项，除职面告郭萧两军长外，拟请钧座电令负责江防各部队遵照切实办理。是否有当，敬祈钧裁。冯玉祥叩。号。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四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在沙市见闻,报告数事:

一、敌情:(一)洋梓、钟祥一带为敌之第十六师团,安陆为第三师团,人数未详。(二)襄河东岸汉寺,旧口至岳口间共有敌步骑兵约四千余人载重汽车百余辆,炮二十余门,统归第四旅团长小岛指挥:养日又由天门而岳口方面增加约六七百人。(三)沿江白螺矶之敌,综合约六七百人。(四)敌战车及辎重汽车多在永隆河附近。

二、我军配备:(一)32D在荆沙,九十五团之一营在监利及朱家河池口、尺八口一带,九十四团在后港。(二)53A在华容、石首、藕池一带。42D在沙市江右岸一带。(三)128D在沔阳。(四)鄂中游击队金亦吾部在仙桃三伏潭横亘之线,其一部在彭河市。150D在潜江。149D在下蚌湖。(五)41D在长脑市沙洋一带。(六)67A在马良否牌之线,其一部渡河至刘家湾。(七)55A在塘港以北地区,其一部在郑家集。(八)189D在长寿店上洋梓高坡之线。(九)55A之左翼为三十三集团军。(十)39A在随县平坝雷公店一带。

三、意见具申:(一)应派妥员至128D师代表钧座慰劳该部官兵及慰问伤病官兵,既可增强其抗战力量,并坚定其对领袖之信仰。(二)金亦吾部纪律太坏,到处设卡征税,竟任仇货入境。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宜速调换或调后方整理。(三)44A廖震部自归

郭军长指挥后,颇知努力,然缺点尚多,似应设法使其畏威怀德,严守纪律,以增强抗战力量。(四)鄂中之敌为数无多,我军应以重兵攻其一点,并以二三百人组为一队,共组若干队,在岳阳、沙市、钟祥、京山、中间地区,多利用夜间活动,出没无常,到处组织民众,袭击敌人,使其疲于奔命,无法应付。(五)41D此次作战成绩颇佳,闻已传令嘉奖。(六)第五第九战区作战地境之一部,以长江为界,双方连络不确,推诿责任。为求作战便利,统一江防指挥起见,作战地境似宜重新划分。管见所及,理合直陈,是否有当,伏祈钧裁!冯玉祥叩。敬。辰。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四日）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兹将在宜沙所见四点，谨陈如下：

一、本钧座“政治重于军事”之旨，军队政治工作应特别加强。查各军师政治部成绩优良者固甚多，而不尽职者亦不少。如三二师政工人员在“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托辞购买纸张，书写遗嘱，避居上海；该师转战鄂东时，又在汉口优游宴乐。最近该师转防沙市，政（士）（工）人员又避往宜昌重庆，流连忘返。拟请钧座饬知政治部认真考查，分别奖惩，使成绩异优者益自奋勉，松懈怠惰者知所警惕。

二、接近前方各县，县府工作繁重，既须配合军（队）组训民众。现在县长人选实有不称职者，不能本抗战要求实行应变方策。拟请令知鄂省府选拔有为兼晓军事政治者为县长。经费人员按照实际需要酌予补助，俾克肩荷重任，应付裕如。

三、职到乡村询问人民，不仅不明抗战，且有谁来为谁纳粮之愚蠢言论。社训队训练多不实际，仅学制式教练，不识战斗动作。似应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首先在接近前方各县认真普遍实施，一面宣传，一面组训，且注重社训队之战斗教练，庶能以武力打击敌人。

四、宜昌沙市均发现敌货入境，而桐油棉花又有偷运资敌情事，皆由金某包办；此间行政机关，现对此尚无办法，似应早日改

善。以上数点，敬请钧裁！冯玉祥。敬。午。

（《蒋冯书简》）

致王修身密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四日)

沙市王师长修身：密。关于沙市附近工事，除昨日面谈各点外，尚有数点：一、阵地前须筑外壕三四道，阔三丈，深一二丈，使敌无法接近。此事关系，能多流汗，便少流血，请特别注意。二、工事须与地面平，以免被敌发现，须设法改造。三、对于侧面后面抄来之敌，亦应有射击设备。以上三项，甚有关系，请弟台认真办理可也。玉祥敬。

致白崇禧密电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

桂林白部长健生兄：密。兹将在宜昌督练九四军情形，择要电陈于后：其一，经过：一二一师已于三月间派员开始督练，上月微日完毕；一八五师于上月鱼日由弟亲往督练，铣日完毕；五五师派张之江等继续督练中。其二，督练办法：每师由各连抽一班合编成练习营，施以模范教育，并由连以上派军官一员加入干教班，施以干部教育。其三，督练科目及方式如次：（一）每日督练开始，均施行军事教育一小时至二小时，并按日分别召集各团全体官兵训话，以激发其抗战杀敌之决心；此外每于督练课完后，施半小时之娱乐教育，调剂士兵之精神。（二）战斗教练，由各个教练进至班、排、连演习，并注意复习，成绩尚佳。各个教练注重每个士兵动作之确实与熟练，班、排、连演习提倡机动的战法。（三）除督练部队外，并代表委员长慰问有病官兵并发赏号，官兵无不感激万分，甚至有涕零者。

（四）小组会议由督练委员协同师政政工人员分别指导，已有相当进步。（五）实弹射击，步、机枪成绩尚佳，手榴弹之投掷尚欠熟练。凡成绩优良者，均给奖品，以资提倡。一八五师每连并选狙击手数名，每人每日射击三发，颇着成效。（六）夜间演习，举行排或连小部队对抗演习，先预习一二次，再行正式演习。（七）筑成实施，亦已举行，成绩欠佳，已令每团构筑连模范阵地一所，以资观摩。（八）内务及卫生亦经分别检查，一八五师较其他各师为优。（九）一八五师督

练完毕后，召集少校以上官长聚餐，作总讲评，并发官兵成绩优良品一九五人。总之，对于该军各种教育，以南岳会议为改正之基本，凡浮而不实者改之，巧而不合者更之。查该军官兵素质以一八五师为最佳，要好之心颇切，是以一般成绩亦优于其他各师。其四，意见：（一）凡整编部队装备，应先补充。查该军五五师，平均每四人用毯一条，兵员尚缺两千余名，各连机枪数亦不同，似应按照编制，及早补充。（二）部队下级干部甚感缺乏，军校新近毕业生能到部队者甚少，似应严令纠正，以充实部队干部能力。（三）各师所收补训处新兵，多不合格，似应明令各师可以拒绝不收。（四）小组会议，可使官兵一体，军民一致之根本，似应令饬各部队官兵，切实施行。（五）组训民众，帮助军队，甚为重要。各部队似应仿照九四军组织宣慰队，仿照一八五师组织特训班，使军民合作，不落空泛，而实际有益于抗战。以上各项，均已详细指示，并电呈委员长鉴核，除报告书另行抄送外，特电奉达，即请查照为荷！弟冯玉祥。鱼。申。

致李宗仁密电

（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

樊城李司令长官德邻兄：密。机密宥电敬悉，以己首途返渝报告视察江防情形，未能往晤，不胜抱歉。此次弟视察宜、沙，并督练部队，觉有数事，亟待转陈：一、襄河两岸第一线各部队单位既多，指挥系统又甚复杂，若不及早调整，有不攻自溃之虞。二、九四军及三二师两部，尚有朝气。三、荆、沙附近野战工事，如能加宽加深，加多外壕，可补救其不坚固不荫蔽之缺点。四、各部队对于各个战斗教练，似尚不够，动作不甚确实。五、对于枪炮器械之擦拭，亦欠讲求。以上所见，特电奉告，并请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为禱！弟冯玉祥。鱼。午。

致 张 公 干 函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

公干同志：

顷接手示，知所带之书已到，分赠办法亦甚周至……吴团长迪吉之信，看了之后，心中快慰已极，若不是有良心有血性，有救国大志，有牺牲决心之人，决说不出来，决想不到的。吴帮我多年，我得他助力不少，我深知他有硬骨，有侠气而又能不多说话，真是智虑深沉之将领也。你们能以事事商量，对人接物谦下和气，小心谨慎，加之以万分忍耐之力，久之定有大助于国家也。……张总司令此来极好，各方对之更有很好的表示，将来定有良果，此间亦有几位同志随去。……特此。致

革命敬礼！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八、九、十三

复张自忠密电稿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①）

宜城张总司令荃忱弟勋鉴：○密。○电悉。安抵防地至慰。赖亚力先生讲书，多可六星期，如四星期内能讲毕返渝更佳。玉祥。铣。

① 该电由李忻十八日代发。

致张克侠函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克侠弟台：

为民族为国家流血流汗，朋侪无不敬佩。作大事必须有忍耐力，弟可当之矣。仍望淡淡如水似的，不求全责备于他人，自然学业更能进益。兄不学无术，好道人非，此为兄一生最难过最难改之事，言之愧愧万分。尚希弟台毫不客气，时时教我为祷。特此即请军安！

小兄冯玉祥

二八、九、十八

（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手稿）

复 徐 谦 函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

季龙先生大鉴：

大示读悉，惟盼先生精神并健，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大作及提案均好，近会已毕，事报纸所载，先生已有所见，不必详述，如有暇多作几篇讨汪之文章，定于抗战救国有些帮助也。祥不学无术，所知太少，尚希先生不吝赐教。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沈夫人代问候！

弟冯玉祥敬启

致 余 心 清 函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五日）

心清先生同志：

听说您今明日即离开重庆，到最前方去为国为民的努力工作去了，这真是应当为您祝贺的一件大事。您这次来重庆总算不白来，第一不但同陆空海的大元帅认识了，并且同时亦接近听训了。第二天又奉派了很重要的工作和责任，此后努力下去，定有极好之光明到来也。……您近来的令语动作均极进步，祥是十分佩服，祥是十分喜慰。不过祥仍希望您更有进步，那是什么呢？一、坚忍又坚忍；二、少说强硬的话；三、不说人家的不是；四、不生气不骂人；五、关于款项用人更要加倍谨慎小心；六、生活平民化的努力；七、多亲近农民灾民；八、多同有关人们通信和见面；九、文电须注重谦和二字，不可生硬；十、允事要留底稿，须知他们连朱子桥先生都还告发的呢。以上十条用不着祥说您都知道，可是祥贡献一点可作参考耳。关于祥自己只为抗战，其他无话可说，在党为常委，在国为国委，在军为军会常委，国家待祥太厚，人民养我太丰，即朋友对我亦无一不是仁至义尽。祥丘八出身，扪心自问，惭赧实深，因不学无术言行均不免粗俗之处，把一般好朋友们累坏了。您那样实心办学，真心做事，赤诚为国，忠实对祥，而二十年来，祥觉得没一条帮助了您的忙，没一条事对得住您，望您时常指教我，规劝我，使我抱定用之则巧，舍之则蔬的决心，能以彻始彻终，不争名不争利的拥护抗

战到底，那就是我对您请求的。

昨天感冒未能亲到，陪您同刘大姐用饭，这是太对不过的一件事，请您原谅，途中尚望为国自珍。

此致

民族革命敬礼！

冯玉祥敬上

二八、九、二十五

复尹景湖并转魏凤楼密电稿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八日）

河南周口电话局长转尹景湖先生勋鉴：○密，迺电悉，贵部屡获胜利，声威远播，将士为国流血，无不敬佩，建亭弟负伤，深为惦念，如伤势重，此间拟派飞机接来后方治疗，渠病详情如何，人在何处，目前战况如何，请急来——详电，此电请速转建亭弟一阅，并请其为国珍重，安心治疗。盼切。玉祥。戡。

复李汉章函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汉章我弟将军：

本日收到您的信，真是快慰极了。不但您同您带的军队为民族流血，为国家独立拼死命地同倭寇作决斗，而又能切实留心到根本所在，真是太难得了。近来多少人说精神重于物质，亦是感觉到了根本。您能请潘先生把“精神书”写得那样好，那样精美，可谓之双绝，何以说呢？军队若不注重此四种精神教育，一定是有兵如无兵，非但不能救国，并且还能殃民，能重此即如盖房而用力打根基也。潘先生的墨宝，海内赞美，能以写《精神书》，此又以书法传矣，谓之二绝，祥以为正是呢。

体育为成败的枢纽，要想军队好非体力好不可，要想学术好，非体力好不可，要想打走日本鬼子亦非体力十分好不可，您说对不对呢？要以为对我知道您的体操最好，要抖擞精神，大事提倡，定能得到最光明之结果也。这里有一本《我的生活》，赠给您看看吧。

问您好！问您的一切弟兄们好！

冯玉祥亲笔

二八、十、一

致张自忠函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

荃忱我弟总司令：

昨天见到您着人送来弟兄四十位，个个强壮，问话之后，知道他们都是西平舞阳的子弟，朴实诚恳，难得的很，谢谢吧。赖先生^①为人正直和平，品学兼优，又精于经济、政治、革命哲学等学问。如为哪一样演讲，亦可同他细谈，把内容说得更好。如四个星期完后，您喜欢留他，即留他三个月或两个月，在您那里随便谈，我想一定有许多帮助，如不留他即请他回来，不必一定，请您自己斟酌为好。抗战的事为我们独立自由之大事，为我们民族复（兴）之大业，用兵作战之道，总以切实研究地形、敌情，以出敌不意四字为制胜之要诀、抄其背、冲其腰、用埋伏，为连长以上各军长万分注意之战术。

至于每见官，每见兵，问问长，问问短，问问困苦，问问艰难，看病兵，尤为师长以上最重要之胜敌工作。关于简明军律，关于三个作战军歌，关于《精神书》之日日讲解，乃为团长、营长胜敌的重大工作。

又是多日不见，知道您为国劳苦，拉杂说些，对不对还请弟台酌之。此问

^①赖先生，即赖亚力。

近好！仰之、希文、维烈各同志请您代为问候。

小(弟)(兄) 冯玉祥

二八、十、三

致 张 自 忠 函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

荩忱总司令弟台：

顷接大札，敬悉移防情形。湘北我军大胜，倭贼胆寒更增一倍矣！闻所用之法仍是从敌之侧背抄击而获胜也，可见抄其背，冲其腰，用埋伏出敌不意，实为抗倭之最好方法。弟台已数用之，希更加努力训练，加紧预备，以期造成最光明伟大之战胜也。

谷自立等三人年幼无知，又加以他是谷先生良友之子，就成了少爷怕吃苦的实情，不知至今跑往何处了，真是对不住的很那！特此即请

军安！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八、十、十三

致宋哲元函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

明轩上将军我弟：

昨接鉴三、宪章两兄函，知弟台健康日见康复，此系国家之福也。一员大将非数十年之磨练，经许久之阅历，受千辛万苦而后方能有成。弟台自从军以来，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若干年如一日之努力，始能稍稍成就，诚非易也。

前数年弟台支撑北半天，受尽折磨与侮辱，而能始终一致，不屈不挠，如铁如石之心肠，忠肝义胆之赤诚。‘七七’抗战以来，所部军将，能以屡摧贼寇之锋者，皆弟台滴血滴汗之教育表率有以成之也，其功在国，其勋在民，实千万世在历史上占了极光荣之一页矣

明轩弟只要你身体康健，便是国家之福，便是民族之幸，我劝你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生气、不着急、多喜乐、多走路，只要能多出汗，什么病都会好了的。此次说到这里，下次再谈。

此致

民族革命敬礼！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八、十、十七

复吉星文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

星文同志将军：

前接大函，敬悉。为国家独立而奋斗，为民族复兴而抗战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何人无不敬佩。

连年大战，贵军牺牲最大，出力最多，敌人已十分胆寒，政府则十分倚重。成此伟大之功勋，固由于夙忱总司令之忠勇表率，而各级将领之献身救国的真诚，更有以造成之也。

凡百事业皆贵日新又新，又贵努力不懈，治军之道，亦必如此，方能有所进步。深望此后益加努力，好成为钢铁的军队。不过官兵一体，军民一致，实为极要之事，必须时时刻刻为各级官长说明之，力行之，方能收到效果呢！

至于政治训练，精神训练，重于军事训练，尤为切要。而官长们不明此义者各军皆有，尤须多多说明之为好。

军律贵在多读〈切〉（且）讲，方能成为纪律之师，而在今日，看病人、看伤兵，与士兵同劳共苦，更为打走日寇的极要方法，想你们都切实施行过的了，此间不必再说了。特此即请军安！并问你们全师的同志均安！

冯玉祥敬启

二八、十一、五

复余心清密电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①)

洛阳河北省政府办事处葛处长转余心清先生鉴：□密。电悉。当向孔院长催促。孔院长云，账款犹未到，甚惊讶！即查复，云云。如款仍未汇洛，希电示，当再为催之。冯○○。齐。

^①该电九日才发出。

复刘汝明密电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

刘军长子亮弟台勋鉴：○密。支已电悉，请于“抄敌后，击敌背，冲其腰，截其侧”十二字之细密办法，加意讨论研究，定得大胜。专复。兄冯玉祥。青。

复魏凤楼、尹景湖密电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河南西华魏司令凤楼、尹景湖两先生：○密，艳电悉，魏同志为国负伤，今又跋涉，惦念万分，盼早日（全愈）（痊愈）。特复。冯玉祥。支。

致吴佩孚唁电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

子玉先生以微疾逝世，不胜悼痛！先生身居北平，坚拒敌伪诱迫，正气凛然，足垂矜式，特电奉唁，至希节哀。冯玉祥。青。印。

复 庞 齐 函 稿

（一九四〇年一月廿日）

庞齐同志大鉴：

接阅手书，欣悉昆仑关克捷详情，为之额手。而同志为国宣劳，尤堪敬佩。并希益励忠诚，为国干城也！〈勿〉〔匆〕复，即颂近佳！

冯玉祥

致盛世才函

(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

晋庸督办同志仁兄：

久未函候，渴念为劳，前蒙厚赐多珍，未能言谢，尤觉歉然，张先生元夫回渝，得悉建设猛进，身体康健，实为国家庆幸。

重庆诸友，对于新疆一切新的办法，如六大政策等，都觉得切实合用，尤（岂）（其）是注重教育培养新的干部，更是抓到了工作的中心。深盼益加努力，以作全国之模范，奠好抗战到底之基础和坚实有为的根据地呢？

新疆实是抗战的主要支柱之一，还希望要和其他抗战的支柱有密切的联系，力量影响将更大了，亦盼望能有很知己的朋友、说话更谨慎的朋友们到各处走一走，是最好的事呢！

此外更盼有便人来时赐些好音。特此。即致
民族革命敬礼！

弟冯玉祥敬启

二九、一、二十六

复冯洪国函稿

（一九四〇年一月卅一日）

洪国爱儿：

昨天收到你自信阳附近来的信，知道你（住）（驻）明港的西北角上，夜行军放炮打日本鬼子，打死了日本鬼子几十名。倭寇是山炮，只能打你们的观测所，打不着你们的炮兵。我看了你这几句话，你再也猜不到你爸爸是怎样喜欢和高兴呢！我本来是感冒着了，可是看到这封信，因为知道我的宝贝儿子亦能杀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是我们全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全国仇敌的原因，故我真是从内心里快慰极了！好了，出了很多的热汗，闹了接连不断二十多天的感冒伤风病怎样也不好，这一喜欢把病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吧。前几天寄的表收到没有？合用不？如不合用，来信再买。爸爸要奖励儿子会杀全民族的敌人，是应当奖励的。我这次不给你寄书了，恐怕你太忙、太劳苦了。有几点应当注意的事你要特别留心：

一、“军无财，士不来”。所以你对官兵用钱的事，要特别帮忙，因此本月给你寄二百元去，特别帮忙他们困难或吃肉用的。

二、“推恩不怠，久战不败”。作战的时候，困难事情很多，不论什么小事，只要关系官兵的，都要营长亲自去看、亲自抚慰、亲自去裹伤。如是死了的，须亲自去致哀祭奠，料理后事。这都不可不亲到；不但人要到，钱亦要到呢！

三、行军五六十里，尤其是夜间，那是最疲乏人的事，须设法弄

温水给官兵洗脚。如全营兵伙因为你勤劳照顾（的）原故，都每天洗一次温水的脚，那不但夜间、白天睡得好，而定然少得一些杂病的。

四、“善用我的长处”。敌是山炮，我是野炮，我能打他，他不能打我，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非预先侦察明白真切不可。打一炮如不命中，便是自己欺骗自己。所派去的侦察官长，尤须要真心实肠的人，好说谎话的官长不能办这一类的重大事情。

五、我这里有两本书，是要你呈给你们师长军长的，这书实实在在是官兵精神粮食，爱民一也；杀敌二也；二者兼而有之，所以说是官兵的精神食粮。你们若能翻印一些切实施行，三个月后定收极大的效果，你试试吧（说了不寄书，又寄书，似乎是矛盾的很呢）。

六、“抄其背，击其腰，用埋伏，出其不意”。此四事为目前制敌死命最好的办法，有特别研究的必要。

七、“外国战史即外国小说”，《三国演义》、“列国志演义”是中国的战史小说，有重新看的必要。这是蒋百里先生说的，你应当下功夫看看，那上边有许多神出鬼没的埋伏办法，正好拿来打日本鬼，你看好不好啊？

八、你这次的信，其中有八个字写的很好：如“我”字，如“敌”字，都写得有力量呢！

九、毛线四磅，买了给你寄去，不知会用不？来信说明。

十、《我的生活》一书，要的太多，也寄两本给你，留着细看吧，或送给朋友亦好。问你好，问你们全营官兵都好。

父手书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

委员长钧鉴：

顷得滇中来电，述李协和先生血压甚高，头痛颇剧，生活情况亦很拮据；曾蒙钧座赠款，赖以治疗维持云。仰见钧座敦尚友谊，护念同志之意。窃念协和先生翊赞总理，擘画甚多，讨袁护法诸役，亲冒艰险，努力革命。“七七”以来，本拥护钧座之赤诚与凛然之正气，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国家对于此等元勋，必当仰体钧座之意，于其生活疾苦，继续优予维护，以励将来。想已早在筹画之中，无待多渎。兹有进者：协和先生军事学识又为国内所钦崇，此次全民抗战常以未能多所宣力自愧。论者或病其细行。昔者汉高祖信用陈平，有谮平种种不端者。高祖答以非治太平定礼乐之时，吾之用平，用其能出奇制胜而已。协和先生已渐老病，及今不用，恐有诸葛武侯后出师表中精锐销亡之叹。用特直陈所见，深冀钧座因时制宜，用其所长，与协和先生以特别任务，俾得自效于民族国家，以行动表现拥护钧座之赤诚。匪特协和先生个人之幸；实抗战前途之大利。是否有当，敬希谅察诚悃；裁择用舍，是为玉幸；恭颂
崇安！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复张振国函稿

(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

振国同志：

一月廿三日的信已经收到了。你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流了你的宝贵的热血，真是使人佩服！看你的面貌，极其饱满，实在像关圣帝君的脸；你那眼你照照镜子看，不是丹凤眼吗！不但你那鼻子长的端端正正，谁一看你也知道你是纯正爱国的好男儿；你那四四方方的海口，上下嘴唇皆是那样的厚，稍微有点知识的人，看了你，也知道你一定是一位不说谎话而有硬骨头的忠实军人。你在厨房招呼一切的时候，你每一出入，我总是细细的看你，觉得你一定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有血性有良心的奇男子、大丈夫，定有一天要为国家流血的。分手不久，你就真真实实的同倭贼拚命、流血，受了世上宝贵无比的光荣的伤了；虽然左手拇指去了，亦是最光荣无价的荣誉啊！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也觉得荣耀的很呢！你懂得这话吧？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作，方能表示我对于你为国流血的伤痛有些安慰。想了又想，想不出好办法来，那怎么办呢？只好给你寄一百元钱，请你自己喜欢什么，你自己去买吧！我只盼望你早日痊愈了，再到前方杀全民族的敌人——日本强盗就是了！就此向你

致民族革命敬礼①!

①张振国在三月九日的复信中称：“虽受鬼子一弹之伤，但胸中增加了十倍仇恨，现虽手残，贱躯尚健，矮奴一日不灭，仇恨一刻不消，……俟伤痊愈，愿从善教，定赴前方，誓雪废指之耻。”

致张公干^①函稿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公干同志：

前接刘团长纯德来函，言及补充团开至前方并如何分拨的情形，从中便知你率领全营参加作战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非常的喜悦。因为青年军官，徒有志救国，而不能到前线去，那只是空说而已。现在你能带了你自己练的一营兵，加入作战，这真是说到那里，做到那里，这才算得“够种”！这才算得民族国家的英豪！这样人多一个，就多增加一分抗战的宝贵的力量！公干同志，你这样忠勇的尽了你为国为民的大责任，所以我要赞许你！

你在前线，我又是一想，不觉的有一点不放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素常言语、行动，无一处不是忠诚勇敢，尤其是“誓死铲倭”心，更坚固的像个石头蛋子。这样你到前方，一定会像“饿虎扑食”一样，恨不得“将那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吞下肚子里去。于是我想，你不是受伤，便要阵亡。当然为国流血，不需吝惜，可是只怕在青年军官中，少了一位模范呢！

^①张公干，一九二八年入西北军校，次年即调任冯的随从副官。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仍在冯身边工作，从中原大战、抗日同盟军、在泰山随冯直至南京、武汉、重庆。一九四七年回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后任新乡军分区司令员。

昨天陈天秩来信，说你在前线如何的投掷手榴弹，如何地炸死许多日本鬼子。看信看到这里，那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你身先（生）（士）卒、左冲右杀的景象，蓦然的就展开在我的眼前，不禁为你欢呼、鼓掌起来。

可是，他又告诉我，你不幸受伤的消息，我听了异常的难受。你究竟到那个医院去了，他也不知道，因此，我也就更放心不下了！于是我就派了刘治军到万县、宜昌各地，细细的探问你在何处，伤势如何？如果难治，可以向医院中请求，移至重庆东湖疗养院来医治，他们医治的手术是很高明的。

你在这次受伤，是为我们国家之独立自由而受伤；你这次流血，是为民族解放而流了你宝贵的碧血！这是天地间最有名誉、最崇高的、最有意义事了！这不但陈天秩他们觉得很有光采，我在这里也同样的觉得“与有荣焉”！现在唯一大事，就在如何迅速的治愈你的伤！以便再上前线，为祖国奋战！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冯玉祥(亲笔)

外带洋式百元为你养伤用

复池峰城^①函稿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九日)

镇峨军长弟台勋鉴：

昨诵大函，知前线作战甚有斩获，而弟台为国贤劳，为佩为念。兄常以为中日作战，不比寻常，敌人深入，益陷泥淖。我当出奇制胜，使敌死伤日多、积小胜为大胜、积大胜而敌总崩溃矣！敌早崩溃一日，则吾民早舒苏一日，而国力亦少损费矣！至出奇之道，莫善于抄其背，冲其腰，用埋伏，出其不意诸法，或独用，或并用，要视当时形势。岳武穆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弟台本历年之经验，加以深思熟虑，自得之也！专此布复。并颂勋祺！

冯玉祥

^①池为冯的老部属，时任第三十军军长，驻防鄂北，刚参加过随枣、枣宜会战。

复宋哲元函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

明轩同志弟台大鉴：

连读手教，敬悉贵恙已日见减轻，想不久可望复元，此是国家之福也。所云朱某之事，他现在有事不能离开重庆，如果弟台有必需他来帮助之时，可请来信说明，再为商请为好。至于养病，犹贵心平气和，不急不（燥）〔躁〕。不过说来容易，做去不免有点难处，若自勉久了亦能办到呢。特此即请
大安！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九、三、十二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〇年三月廿三日)

委员长钧鉴：

昨午招宴，饱德饮和，齿颊留芬，感甚谢甚。

承询汪逆傀儡组织登场后，我们应如何注意之点；祥有四点意见，谨陈于下：

一、加强伪军反正运动。按伪军附逆，多因环境所迫，或一时蒙蔽，尤其下级官兵，更非甘心作乱。故应多派人打入伪军内部，晓以大义，激发爱国心，揭穿敌伪欺骗宣传，促之反正，集小骚乱成大暴动，如抗战初期通州之张庆余部，一次杀日寇千余，即其范例。

二、加强推动朝鲜、台湾反日运动及日本内部反战运动。朝台及日本人民随战事延长，痛苦益增，自发反日运动日益发展。如在重庆之朝台革命团体，我应积极联络之协助之；对于前方军中之对敌政治工作与优待俘虏政策，均应加强活动和推行，以达从内部破坏敌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精神团结，安定后方。抗战三十余月，赖团结之力甚大。惟当此敌伪以新政治攻势对我，企图分化我内部，破坏我团结之时，实甚感内部已有团结之不足，应更加强之。至后方安定，其重要性自勿庸详言。安定之方，则宜从政治与经济两方行之。所谓政治，不外实行民权主义，予人民以更多之民主权利，俾其抗战力量得以大大贡献出来；所谓经济，不外是实行民生主义。当前之主要问题，

为物价之不断上涨，粮价之不合理的步步升高，对此应有断然之处置办法，如严〈励〉（厉）惩办囤积居奇者，严厉惩办借官吏地位做投机生意者，为办法中之重要办法。倘不从此两处着手后方安定问题，则后方安定即可能成为严重问题。

四、加强兵役宣传。按征兵一事，首重宣传，使人民自动乐于应征。如目前之事实上的强迫办法，殊非善策。不仅不能尽善尽美的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且渐促成人民与政府之严重对立。闻兵役署报告，新征之兵到达前方后，逃逸者达百分之七十。实属骇人之事。前此亦曾有宣传工作，制订之宣传办法甚详，惟行之殊不力耳。近视黄郛先生著《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第二编第一则《兵力补充上之苦心》（第一一一页）谓欧战时关于英国征兵令未颁布前，除有募兵总监对人民做劝导外，复由英皇颁发布告一则，劝勉国人从军。此事颇可效法，拟请钧座亲书手谕一篇（辞简意深）制成长六寸宽四寸之传单，印几千万张，颁发全国，号召人民，对兵役工作必收效甚大也。至已订之兵役宣传法，则严令主管机关执行之。

管见如上，敬乞亮察是幸。谨此，敬颂
崇安！

冯玉祥谨启

（《蒋冯书简》）

致 张 治 中 函

（一九四〇年三月廿四日）

文白先生尊鉴：

兹有文艺协会友人老舍先生来谈，会内的朋友魏君，在飞机场被扣之事，并言他们愿担保，极靠得住的，请你设法打听打听，在何处扣留，如时间稍久，此重（要）之人，必难保命，特此有烦精神。此请

大安！

弟冯玉祥敬启

二九、三、二十四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

委员长钧鉴：

连日以来，钧座主持群议，宵旰勤劳，极为钦佩！兹有陈者：本会中将参议魏凤楼同志，忠诚勇敢为祥素所深知。前在武汉时以为分属军人，当兹国步艰难之际，不宜坐食俸禄，自愿效命疆场；乃迺返河南西华原籍，纠合义勇之士四五千，渡过黄河，与敌人拚杀；在鹿邑，在兰封，皆立战功，所杀敌人以千数百计。程潜司令长官尝知此事，曾予嘉奖并委以纵队司令；又拟编为一师。虽不果行，亦尝月助粮饷三万元。然以魏之才能忠勇，实堪大用。前在祥部时尝为军长，治军又为其所长。即以今日而论，两年以来，亲率所部，与敌血搏，在鹿邑东南受伤腹部三处，一弹从腹部穿入背部穿出，幸未伤及肠胃，然亦危矣。每忆经过，身为司令而受伤三处者，实为不多。魏中将之伤，亦渐痊可。论功论才似当予以鼓励。祥意现在征兵，手续既繁耗费又重，魏同志既能纠合人众，且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该部已有五六千人，似宜准其扩编成师，以增重国家抗战之力，而减少征兵之费。不知钧座以为何如？祥试拟办法数条，谨呈鉴核！

一、每月增加经费三万元；

二、特别奖励；

三、派陆大毕业才识兼优之参谋长以及参谋官数员为之辅佐；

四、补充其机关枪步枪，能增千支最好，不然三四百亦可。
祥深知魏之为人，又深知钧座之爱才，故本知无不言之谊，贡其所
怀。敬颂
钧安！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致魏凤楼^①函稿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

凤楼同志大鉴：

久别念甚，春风和暖，想伤势必日见痊愈也。此次同志在鹿邑作战，奋不顾身，牺牲精神，国人无不佩慰。爰于日前将前后经过情形，详陈于委员长，并请扩编成师，补充饷项军械，予以特别奖励。兹将原函抄寄，俟委员长复示如何，再为函告。特此布达，敬祝早复健康！

冯玉祥

^①魏系冯的旧部，一九三〇年后任冯手枪营营长，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主动请求回豫东发动民众抗日，先后任扶沟、鹿邑县县长兼抗日总司令。一九三九年后一战区将魏改编为战区游击第一纵队，故冯欲将其扩编为师。

复刘汝明函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

子亮弟台军长：

大函敬悉，近有友人李毅斋先生由港来渝，因兄言及前方缺乏药品，李先生慨助二千五百元之药品，兹托闻甫庭^①弟带上，请收用，并希有一回信给李先生为禱。此请大安！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九、四、十八

^①闻承烈，字甫庭。

致张自忠函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

荃忱将军我弟：

日前董先生回来，谈及弟部作战之忠勇，牺牲之巨大，无论老少闻者无不敬佩。又言及贵部药品缺之情形，适李毅斋先生来渝，兄与之详谈，李先生慨然助六千元之药品，连刘子亮、魏凤楼两部共一万一千元之药品。贵部之药已交刘振三师长带回，届时请赐一函，以便转致李先生也。特此即祝
健安！

冯玉祥敬启

二九、四、十八

致石敬亭函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

筱珊将军我弟：

考察团之工作越作越有精神，日期愈久中央信赖愈多，真可敬佩。前者郑震宇同志来，详谈弟台努力不懈的情况，兄在后方闻之益增佩慰。甫庭弟来言及走路读书之事，兄拟请其转达。

“三碗稀饭一块馍，五千单步一身汗”，为什么提此语，经验所知，每逢汗后，精神愉快，因各物之毒藏于内部，若不出汗，无法痛快，一也；而久不出汗之人，未有不生大病，未有不生意外之病的，二也。近来试了又试，觉得每日如有两身透汗出，百病可以不生，惟小心汗后受凉耳。

我国之人懒惰的原因即在不出透汗，我国之软弱与多病，其根基即在不肯出两身透汗之故也。不是新发明，乃是新觉悟耳。请弟台努力试之为盼。此请
文安！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九、四、十八

复吉星文^①函稿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星文同志大鉴：

顷接来函，敬悉种切。军事旁午中，能努力读书，至为欣慰。所任河防，关系甚巨，同志能小心翼翼，不致僨事，此固祥所深信；尤盼与各友军切实联络，以期万全，方有济也。

明轩故友，溘逝于国难未已^②，正需人材之际，尤所痛心；惟期未死诸同志，能继其抗敌之光荣与遗志耳！专复，并颂大安！

冯玉祥

①吉星文，时任第三十七师师长。

②指宋哲元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在四川绵阳病故。

致冯治安函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二日)

仰之我弟将军：

 莅忱总司令为国捐躯之凶信传来，在重庆之诸友闻之，未有不痛哭流涕者，实乃倭贼伤我国家之瑰宝也，伤我之右臂也，断我之右手也，伤哉！伤哉！当然，这种死法是吾人之最光荣之牺牲，惜其离开吾人以去太早耳！

 省三到前方，定能助我弟以成抗战之大功，惟必须真能如手如足，如吐肺腑，无话不说，方能真正有补于事，有益于大局。若只是面子话，则坏事矣。因为事越大而人亦须要多，人多则口杂，因口杂则老友之信仰不专矣，何以呢？因共生死之老友不说好听话，专专说些改正的话，故也。

 我们都是因为读书太少，责任太重之故，遇事不免见的不到或主（义）（意）拿的不坚定，若有好友替我们有书读，然后把 he 所得的随时告听我们，如此，必与事有很大的帮忙。

 好朋友第一须要在一桌吃饭，第二须每日有一小时或二小时之谈天谈地，谈国内谈国外，谈各地军事，谈各地政治，谈自己的官兵人事，谈到人才，谈到各人之家务，古亦谈，今亦谈，无话不问，无话不说谈。如此，自己之见闻日广矣，知识日增矣，办法亦日多矣。

 找什么人作朋友呢，可同省三弟仔细商量，姜太公宁自穷的钓鱼，不肯找文王弄官做，诸葛亮宁自穷的耕地，不肯找刘备弄事情。

由此可见,我们须要求朋友,请朋友,打听朋友,然后方能得到真朋友呢,不可等朋友。至于大的目标,必须确定,如拥护中央,如服从最高统帅,如信仰三民主义,如实行总理遗嘱,皆须发扬光大而不能有所动摇,无论何人,均应如此。

凡一兵一伙都有使其明了之必要,如精诚团结,抗日救国,尤为大将者必须把握住者。而不爱钱、不怕死、不成功必成仁十二字尤须自己检点自己,能如此,乃是真正革命军人,如此定能成为顶天立地之救国军人也。

知弟台日有进步,知弟台望我告你几句话,故书此以当面谈。还有孙子兵书不可不熟读,不可不细讲,如“九变第八”,故将有五危之第一句,即应细细研究,是也。

大难当前,话说不完,只可下次再谈,余省三弟面达可也。

此请

军安! 并问克侠、维烈二位同志近好!

小兄冯玉祥敬启

二九、五、二十二

复王陆一函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

陆一先生同志大鉴：

顷奉瑶函，谨悉。垂询备至，良深愧感，复承奖誉过恒，谊属至好，似无须此客气也。唯张将军此次抗敌殉国，成名已去，忠骨过渝，祥迎江干，悲国之失良将，非只私谊。开迎祭大会时，自统帅以及各院全体致祭，无不哀恸，灵梓往北碚，沿江各乡村自动鲜花设祭，为此者表如斯之哀忱，则抗战救亡之情绪益增而又坚矣。祥哀恸不已，继以诗文写之，词句工拙固不计及，而气蓄悲悼尚可自信。请先生不弃加以笔削，他日刻张将军集，并以先生沉痛之诗附之，亦足以发启幽光，张将军其不朽矣。手此谨复。

顺颂

台安！

弟冯玉祥敬启

二九、六、一

致傅作义函

(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

宜生先生大鉴：

歌乐山得握谈，快甚快甚！将军为国家民族而流血流汗。如祥在后方无一慰劳，心中实觉难安，日前曾以面达此意，惟未思及何物为妥。兹购得一自动时计，由邮寄上，略表敬恭贤豪之（义）〔意〕，即请哂收。至于用法，另有一纸说明。此请大安！

弟冯玉祥敬启

二九、六、五

加强抗战具体工作，肃清妥协 投降思想，粉碎汪逆傀儡组织， 早日完成最后胜利案*

（一九四〇年七月上旬①）

一、理由：在本党总裁领导之下，全国军民，英勇抗战，于兹三年。日寇愈战愈弱，穷途末路，促使汪逆兆铭，成立傀儡组织，妄想“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汪逆仰敌寇鼻息，逞其阴谋，曲解三民主义，剽窃本党及国府名义，建立伪党政机关，欺骗民众，并企图以“经济提携”口号，吸引我国内资本，供敌使用。出卖民族，危害祖国，破坏抗战，罪大恶极。是以粉碎汪逆傀儡组织，实为抗战阶段中心工作之一。欲达到此目的，必须针对日汪阴谋，加强抗战具体工作。

汪逆诡譎，盗窃名义，企图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惟在具体工作上，无法混淆，真伪立辨，使敌汪无所施其技。且抗战迄今，已历三载，本“持久抗战”之旨，吾人当愈益奋发，不悲观、不怠惰，积极从事抗战具体工作，消〈毫〉〔耗〕敌寇、打击奸伪，以求早日达到最后

* 所录系据提案底稿。

①底稿上原无时间，但从“英勇抗战，于兹三年”一语，可判断该件为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至八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的提案。

胜利之鸽的。

二、办法：

(1) 广泛开展研究总理遗教之运动。我总理遗教伟大精深，原非汪逆所可擅加曲解。但如能广泛开展研究总理遗教之运动，由党内以至党外，由知识分子，以至一般同胞，则遗教之真谛，将益为全国所深切了解，发生伟大力量，完成抗建大业。具体言之，约有四端：

甲、努力总理遗教之宣传，不重表面而重实际，既重都市，尤重乡间。

乙、奖励研究总理遗教，各军队、机关、学校、社团须利用小组会议及其他方式研究遗教；各杂志、报章阐扬遗教者宜多方鼓励之。

丙、为驳斥汪逆对遗教之曲解，须本总理革命精神，对三民主义与以确定解释：即三民主义乃系（正）（整）体，不可分割；有时代性，随革命之进展而益发扬广大；具有三大政策之具体方略，使主义得以实行。

丁、肃清妥协投降思想。总理致力国民革命，毕生奋斗，从不妥协，临终犹防敌人软化为戒。故妥协（抗）（投）降思想，实为三民主义之大敌，宜悉力肃清。（极）（亟）须奖励出版机关揭载驳斥妥协投降之文字。公务人员及一般国民均不须有妥协投降之言论。

(2) 真正实行总理遗教。总裁行的道理一书^①，训示力行之重要，全党同志全国军民，均须本此精神实行遗教。

甲、总理夫人在中央欢迎会之演词及返港发表谈话，以未能彻底实行遗教为遗憾。全党同志亟宜诚意接受，各级党部小组会议，

^①原文如此。

切实讨论补救办法。

乙、由国府通令各省政府恪遵国父遗教，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不得有违反遗教及抗建纲领之言行。

丙、由政府明令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并以此项工作，为官吏考绩重要准备之一。

(3) 严禁贪污整刷吏治。

甲、官吏升黜调遣，均以工作成绩为标准，厉行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之制度。

乙、本总裁训示，提高监察院职权，并迅即恢复汪逆前在南京提议废止之三条。奖励人民向监察院控诉违法官吏。

丙、厉行抗战期间官吏贪污以军法从事之规定。

(4) 严禁囤集居奇，危害抗战经济。

甲、由国府令交立法院制定法律，严惩囤积居奇。

乙、检查实行四次参政会平抑物价决议之程度。

丙、由政府明令公务人员不得投机营利，违者严惩。

丁、由国府令交财政部，拟定完善条例，即刻开始征收战时利得之财产税。

(5) 加强肃奸工作。

甲、仿国民公约制定肃奸公约，明令公布实行。

乙、反奸及抗战宣传须普及于乡村，国民月会须常利用为肃奸宣传之集会。

丙、加强对民众肃奸之组织及训练工作，奖励人民自动参加肃奸工作。

丁、各地肃奸工作成绩之优劣，列为官吏考绩重要标准之一。

(6) 彻底实行战时教育。

甲、减少抗战期间无用之课程，代以当前急需要之功课，改订

课本,多增抗建材料。

乙、充分利用假期,作深入民间之抗战宣传,以宣传成绩作各校校长、教员考成重要标准之一。

丙、厉行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工作中,特别注重提高民族意识。

丁、奖励各校建立坚固石洞,支以木柱,装置发电机,俾于警报期间,仍能在洞内上课。

以上各点,是否有当,伫候公决。

提案人:冯玉祥 鹿钟麟

秦德纯 薛笃弼^①

^①均系提案者本人签名。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

委员长钧鉴：

周前畅领教益，并尽所欲言，至今引以为快，觉对民族对国家对同胞良心稍觉安适矣。

迩来敌国野心愈炽，竟思自长江及越滇边境进犯行都，在彼固属一种妄念，然我抗战之困难，亦从此日益增剧，盖军事准备尚未臻万全，军食民食问题已趋严重，外交至今未有重心，物价高涨，方兴未艾，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国家存亡，关系实大……

钧座领导我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全面抗战，且于“七七”之始即以坚持抗战号召海内，全国同胞一致拥护。就争民族之解放言，钧座之地位有如华盛顿；就民族之复兴也有如林肯；就达成三民主义之革命言，以总理拟列宁，则钧座之地位介于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盖斯大林掌政之期尚无大规模之对外战争也，三年以还在钧座指导之下已渡过无数难关，完成不少，兹只有再接再（励）（厉），日有进益，即可接近最后胜利。而华盛顿、林肯、列宁、斯大林诸伟大领袖之功勋皆集于钧座一人之身矣。

抗战爆发，迄汪逆出走之后，全国人心振奋，悉抱乐观。一年半以来抗战不幸入于下降弧中，亟宜重新振奋。由中枢起表现新的朝气，新的作风，乃至各部门、各省地均有新的景象，新的办法，则敌阀贪欲全不足畏，目前困难必易克服。至于如何振作，钧座高瞻远

矚,成竹在胸,自不待庸愚者参与末议,如荷不弃,必使玉祥贡献荃蕘之见,则以为当务之急,是在一个“人”字。关于此点有两方面,一曰选任优秀人才,二曰广泛使用民力。就外交言,重在联美亲苏……鄙意如能由美龄夫人或庸之先生赴美一行,则美对我之一切援助必能增进。力子^①在苏声誉甚隆,如再有孙夫人飞抵莫斯科,互助进行,则不仅军火供给源源不绝,即出现一新诺门坎、新张鼓峰事件亦未始无望。最近美国对苏观感一变,朝野均有联苏表示,是我之联美亲苏正可进行不背,加强人的活动实不容缓。就内政言,钧座指挥全局战争,行政院应有能孚众望之专人负责,其他各部、会长官如有实际怠怠,阳奉阴违,迟延拖宕,消极从事者,亦宜撤换,不宜姑息致误事机。就党务言有能奉行主义、遗教及一本总裁训示抗战建国纲领,脚踏实地努力者,即宜重任;其违背总裁训示,故作不一致者,宜加惩戒。就军事言,宜本战绩及学行分别升黜,若有贪污腐化之各级军官及政工人员,应认真予以罢免及处罚,如是则耳目一新,人心自然复归振奋。或曰:“动不如静”,人事更张,易致文武干部惴惴不安,不知古今来,盛衰兴亡皆由人才决定……钧座下一次决心,“天下之士皆归之矣”,至于新设办法者,为应时事之要求,以补前者之未周,以增目前之力量,故不惮烦费而加设机关也。然吾国习惯往往喜于兼差,一若于此数人之外再无人才负责,再无贤能可畀职位者。其实一国之大,何地无才,心诚求之,则应运而至者不患无人耳。况筹一事需一人之谋,行一事须一人之力,若皆使人兼之,恐顾此失彼,奔走不遑,虽新设之多,等于不设,甚且所兼者未能有成,而原任之事反多贻误,其弊害有甚于不设者矣,此孟子所谓缘木而求鱼也。钧座实事求是,素恶兼

^①指邵力子。

差,此次仍请坚持原意,力祛此风,则用一人收一人之效,行一事得一事之益,庶务俱举,可以翘首而待之。

次就使用民力言,我能战暴日者,地大物博而外,以人多为最主要之条件,有此条件,兵源得以不绝,物产得以丰富,抗战力量得以坚强,故总理临终谆谆以“唤醒民众”为嘱。钧座“民众重于士兵”之指示均为重视民力不易之真理。惟以种种原因,抗战迄今,尚未能将钧座之指示彻底做到,民众动员尚嫌不够,以至前线士兵有缺乏民众援助之感,各地政务有缺乏人才,极少效率之弊。极宜宣传与组织并重,训练与启发兼施,本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使四万万人民伟大无穷之力量皆能用之于抗战。或曰“民众发动,政府不易控制”,此违背总理遗教之言也。总理云:“或谓中国人民程度不及,若行此制(直接民权制),恐有捣乱,不知合众人而捣乱,其事最难,如所谓创制权等,至少须有人民十分之一发起,过半数之赞成,假使无理取闹,断不能出此,使其为真正民意,则得之非难”(建国方针),足证民众并不可畏,只在善于领导而已。

前次在常会,曾陈鄙意,请总裁免去玉祥所有各项名义,今再郑重恳求,请得遂私愿,忝伍军事党务之职,德薄能鲜,不但无补实际,反遗少数人以为服从领袖,以领袖之训示为言行标准,即系偏袒某方之无理攻击。祥于辞职后,仍当以党员资格尽力襄辅,决不舍弃抗战天职,并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副雅属,书不尽意。

敬颂

勋绥!

冯玉祥启

二九、九、五

致何应钦函

(一九四〇年九月廿四日)

敬之先生老兄：

昨在会闻大教，公忠体国，敬佩万分，兹将小儿洪国来函原信呈上，请赐阅后交下为禱。

此请

大安！

弟冯玉祥敬启

二九、九、二十四

附：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冯洪国致冯玉祥函

父、母亲：

许久未接手示，甚念。最近接公干二信，在《大公报》上看见父亲作的哭张将军诗。

儿（与）（于）一日移住泌阳北二十里铺附近大马庄，前几日预备点验，现已点完。俄国顾问又来，正准备阅兵。国难期间，弊病应改革。点验委员公正者亦不少，但要求招待，判断部队好坏以招待好坏为标准。要求打牌、借路费、形似强索者亦不少。清朝的钦差又现于今矣，久之部队对上级机关潮失其信仰矣。儿认为点验委员应派遣新进正直者，庶几此弊可除，不知大人以为然否。儿胃病时愈时犯，但无大碍，望勿远念。

肃此敬请
福安!

儿洪国谨禀
八月二十五日

致尹景湖电

(一九四〇年九月廿八日)

河南周口电话局长转尹景湖先生勋鉴：密。回电悉，贵部屡获胜利，声威远播，将士为国流血，无不敬佩。建亭^①弟负伤深为惦念，如伤势重，此间拟派飞机接来后方治疗，渠病详情如何，人在何处？目前战况如何？请急来一详电。此电请速转建亭弟一阅，并请其为国珍重，安心治疗，盼切！玉祥。勘。

^①魏凤楼，字建亭。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

委员长钧鉴：

兹有邓初民先生，历任国立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及广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多年，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久为学术文化界所推崇，且为祥所深知。又章乃器先生，服务金融财政界有年，深谙经济学理，于战时财政尤多研究，前任皖省财政厅长，成绩优异，谅在洞鉴之中。此次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人选名额已加扩充。查邓、章二君资望相当，应遴选为参政员候选人，便提核定，庶副钧座网罗全国俊彦，增强抗战力量之至意。是否有当，尚希钧裁^①。尚此，谨布，并颂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①蒋介石于当月十九日复冯函称：“邓初民、章乃器二员，已予存记备选矣！”

复张群^①函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

岳军仁兄先生勋鉴：

昨奉赐电，甚佩虚怀。上月删日曾经代电致贺^②，谅邀青及。川省在今日关系全局綦巨，又为吾兄桑梓之邦，中央付托，深庆得人。以川省疆域之大，物力之富，人口之众，今得长才治理，宽以时日，必能培养民力，开发资源，导庶政于常轨，奠国基于磐石；抗建前途，实深利赖。昔诸葛武侯治蜀，以开诚心、布士道、集众思、广忠益，及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为政治之本；终其身，蜀民咸畏而受之。“陈寿谓为用心平而劝戒明。”弟昧于政，心窃仪之。谨以此为知己勛敬，请吾兄赐察焉！异日有暇，赴蓉观光，当走访以图畅叙。专此布臆，顺颂
勋祺！

弟冯玉祥谨启

①张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②指张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派任成都行辕主任，冯特从重庆去电致贺。

复 骆 伟 函 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骆伟同志：

你的信我读了之后，几乎没有喜欢的落下泪来！我看你当然与公干^①一样真诚，请你一点也不要客气吧。书就给你寄去。你还要什么，盼你写信来，我一定给你办的。我只希望你们身心康健，要把血性、良心、硬骨头，养的饱饱满满的，就能为国杀倭了。问你好！

你的忠实的朋友冯玉祥亲笔

^①指张公干。

复于志恭函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志恭同志：

看了你的信使我喜而不寐者大半夜，你是那样知道好歹，你是那样的明白是非，真是国家之福了。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诚然是好教训。

孔子曰：“吾与典也。”皆为人作事之大原则。我看了你立志国家作事种地，我以为爱国在此，作志士亦在此，清廉自持亦即在此。我望你咬牙立志，作一个很纯洁有为的青年，不要摇动了，〈打〉〈把〉自己污辱了为好。

你的忠实的朋友亲笔

二九、十二、十六

复孙桐萱函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荫亭我弟左右：

屡接函电，详述前方状况，敬悉。为国贤劳，勋望兼著，欣快无似。惜因事繁，不克随时裁复，曷胜怅然！阅各报告，知所属军队纪律与勇敢，皆较他军为优。而张测民一师，训练精勤，尤为全军之冠；惟廿师一切皆逊于人。是最佳者属于弟处，不佳者亦在弟处；似不应轩轻若此。极望督率各级长官，勉益加勉，使皆成劲旅，歼灭敌寇，以报国家，而偿素志耳！吾弟在军多年，必能知所先后。草草书此，不胜期望之至。专此。顺颂
勋祺！

冯玉祥

复 冯 理 达 函

（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七日）

理达爱儿：

你发的二十一日信今天方才收到，可见信是走的很慢了！你惦念着我的身体的健康，谢谢你。因为我精神上太痛苦了，所以先是胃疼，后转心疼。近来自喉以下皆不时作疼，我拟二三日内细细检查检查，或者可以知道我是什么病了。我的病只有我同儿你常常见面谈谈，或是每六七日有一封长信谈谈，或者好一些个，不然的话，我想不是容易好的，因为没有一点痛快的时候呀！

你什么时候来见我？在哪里见我？接你去吗？盼你告知爸爸好不好？

爸爸手此

三十、一、二七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

委员长钧鉴：

顷由许俊人先生，转来贾焜廷^①先生致祥遗函一件，虽至易箠之际，犹复爱护国家，佩念领袖，并欲诸子继承父志，冀尽孤忠，其平生之纯正忠诚，已可概见。祥与相处日久，知之甚深，故于其逝世后，曾专函恳请褒扬，以慰忠魂，而资观感，谅荷垂察。其子四人，家学渊源，俱重爱国，慷慨气度，大有父风，倘蒙优予任用，必能及时图报。兹将其遗书附陈，即祈赐阅为盼，专此，敬颂勋安！

^①贾德耀，字昆亭，亦写作焜廷。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

委员长钧鉴：

祥在灌曾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为秦蜀守李冰父子所创，后人因之，以至于今，成都平原十四县，赖以灌溉，谷物丰收，老少男女不知旱魃之苦，其功盖亦伟矣。吾国各地农民，多系靠天吃饭，一遇旱灾，无以为食，卖妻鬻子，死亡相继，甚至演为人食人之惨剧。语云‘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为使后方安〈谧〉〔谧〕，为解决民生问题，为实现三民主义，为在抗战建国期间，必须大兴水利，使不复有歉岁。谚有云：‘天下黄河利宁夏’。有民生渠后，黄又利绥远矣。若沿河处处开渠，处处兴办水利，则为患之黄河必将处处有裨农业，则西北旱灾必大减少。又如陕之泾渭，豫之伊洛，亦因开渠而收灌溉之效。故祥拟在八中全会约集同志，提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增设水利部，省增设水利厅，专员公〈署〉〔署〕及县增设水利科。此不但可一新耳目，且可使国人咸知在抗战期间不忘改善民生之至意。同时宽筹经费切实工作，并由教部在灌县设水利大学，招收学生三千人施以严格教育，毕业后派往各省各专员区及各县服务。必如是各地水利始能大兴；抗战期间及兹后之粮食问题方能开始根本解决。鄙意如此，不识钧意以为何如？特此奉陈，敬颂勋祺！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请决定带官、知官及
待遇伤官病官故官,防止逃官等
改进办法,以安军心,以强兵力,
而迅速完成反攻准备案

(一九四一年三月底^①)

理由:本届七中全会,祥等曾提出注意征兵、练兵、训兵、带兵、知兵及待遇伤兵、病兵、故兵、逃兵等改进办法一案。蒙大会通过,交国防最高委会转军委会令飭军政、军令、军训、政治等部遵办具报,是该案已在具体实行中,寸积铢累,必有成效。

九阅月来,敌寇外交愈蹙,政治愈紊,经济愈穷,兵力愈绌,此诚我积极准备、全面反攻之大好机会。为加强我兵力计,对于待遇军官,亦必须有良好办法,盖军官乃全军之骨干,未有干部弱而军队强者也。因就带官、知官及待遇伤官、病官、故官,防止逃官等项,提出改进方案,以作前案之补充。

九阅月来,食粮价涨,百物昂贵,军官薪饷,不足以仰事俯畜。于是有改营他业者,有兼贩货物者,有官长在后方眷属以无法维持

^①原稿无时间。但文内提到从“七中全会”以后“九阅月来”,该件应为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案。该会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日召开。

生活而自杀者，此虽系部分现象，然防微杜渐，不可不早谋补救之道。为安我军心计，爰提是案，敬祈大会公决而厉行之，不胜企盼之至！

办法：

一、关于带官者：

1. 际此米珠薪桂，必须设法解决军官家庭之最低生活，使其无后顾之忧，而能专心壹（一）志杀敌。故宜普遍作军官家属调查，其有就业能力者，介绍其就业并保障之；其余以集团军或军为单位，设立军官眷属工厂，半工半读，既可补助家庭收入，又可训练看护、救护、宣传等技能。军官直系亲属，准其购买军米，日用必需品则设消费合作社供给之，并多设军官子弟学校，免费入学。

2. 主官应时时为干部解决困难，提高其干部能力，随时随地寻求机会训练之。其成绩优异者与以升迁或保送后方受较高深之训练，使勤奋之军官皆有上进之可能。

3. 公务员之薪俸，文武官吏应无轩轻，在前方服务者且应优于后方，以资激励。虽云武官多于文官，前线武官又多于在后方者，苟有更革，影响过巨，但补救之法，仍亟不可缓。如军官制服重在整洁朴素，现呢制军服，每套动辄数百元，马靴亦须数十元，虽将官莫办也。应提倡官长着布军装，下级官着士兵服装，由政府发给。又如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条例，前线官长一律适用，更须切实施行。

4. 凡军官在前线服务二年以上，虽无殊勋不能晋级者，亦规定加薪办法。主官对工作勤劳之干部得酌赠荣誉纪念品，以为精神上之慰安。

5. 加强对干部之政治教育，使其自觉为抗战吃苦耐劳、忍受一切，不致因物质压迫，率尔动改业之念。

二、关于知官者：

孙子曰：“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知兵之重要如此，知官之重要尤且过之。盖不知官，则举凡带兵、训兵、练兵、用兵均将失其着落。知官之法在明赏罚、勤考绩，多接近。应规定集团军总司令以下之主官，至少每月须对所属官长讲话一次、巡视一次，且尽可能作个别谈话。除每次战役后，应将有功过之官长呈请奖惩外，其余时间，三个月一小考绩，由主官定赏罚；半年一大考绩，报铨叙厅定升黜；一年一总考绩，由最高统帅颁奖惩之令。能如是，则主官对于干部，必能知其优劣，知所匡正，知其个性，知其能力，知其家庭状况，知其所交朋友，自可颐指如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三、关于待遇伤官者：

待遇伤兵，前案曾提出五条，除全部适用于伤官外，官长受伤，立即通知其家属所在之地方官，代表政府慰问其家属。重伤官长由火线至医疗站、以至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均须有专人照料看护。如人力不足时，且得动员后方有经验之男女护士赴前方服务。

四、关于待遇病官者：

除适用待遇病兵所提四条外，其因公致残之各级官长，其医药费及滋养食物所需之费用，均全部由公费支出。

五、关于待遇故官者：

待遇故官，除适用待遇故兵之四条外，主官应将所属官长阵亡或因公病故之消息，电知其家属所在地及该官长故乡之地方官，代表政府慰问及主持追悼会。地方有报纸或其他出版物者，必须披露此消息，且得出专刊，并鼓励民众捐款慰劳或出力帮助故官家属。

六、关于防止逃官者：

官长逃亡或由于部队困难无法解决，或由于家庭生活无法维持，或由于畏惧战场生活、羡慕后方舒适，或由于贪图战时营利之

收入。为主官者,应仔细研究官长逃亡原因,寻求对策,对于所属官长之困难,不可丝毫忽视,应设法为其解除,如士兵逃亡,官长负责赔偿军装费之办法必须废止。日常训话,应恺切说明参加抗战之光荣、共发国难财之罪恶。最好能使官长互相劝勉及监视,此为根绝逃亡之最重要方法。如官长困难已为其解除,精神教育已充分实施,而仍有逃亡现象,则对于逃亡官长,须设法于补施以特殊训练,俾其悔过自新。若再逃亡,则已属不可救药,可施以最严厉之处罚。

复陈嘉庚函稿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

嘉庚先生左右：

接三月十五日大函，并附致各方电稿，于滇缅路亟应改善情形，言之綦详。具征为国筹谋，独见其大，钦佩何似。缅甸、香港各处，所存之物颇多，以及将来增运品类，皆须由此路输入，若路政不讲，任其腐败，诚有如召端所谓何能再接受新来物品，及为美国公路专家所讥笑也。兹承谆嘱，自当尽力催促，冀能于最短期间内迅加改善，使以后畅运无阻耳。专此布复，敬颂勋祺！

复卫立煌函稿

(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

俊如先生左右:

接六月十五日惠书,敬悉履社夏大。晋南战事,业经渐趋好转,快慰无似。以召端之神机妙算,应付此种顽寇,定能化凶为吉。近情如何,仍盼随时见示为盼。丁、魏两部①,承逾格照拂,谢谢,专复,敬颂

勋祺!

① 指丁春膏和魏凤楼两部。

致李烈钧函

(一九四一年八月廿三日)

协和先生我兄：

久未函候，实深抱歉。贵恙入夏以来如何？想吉人天相，定能日渐康复也。先生健康便是国家之福，亦即全民之望也。川省因丰收，粮价已大落，此实增加抗战力量极大，先生亦必甚为乐闻也。

近日重庆敌机连连轰炸，人民吃苦不少，可是抗战精神则有增无减，此亦很好之现象耳。

前读李印泉^①先生上介公函稿，甚为敬佩，想先生早已阅过。如中苏英美战线成功，则侵略者必距崩溃不远矣。大众正在渴望早日实现，尤其是愈早愈好。先生党国元老，虽距中枢稍远，然函电皆速，推动工作，多人皆望先生呢！祥因头痛，移住乡间，每只是写字读书和走路耳。还希先生在远不遗时赐教言为禱。新秋风厉，更望为国自珍，特此，即请

大安！

弟冯玉祥敬启

三十、八、二三

^①李根源，字印泉。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一年八月卅一日）

委员长钧鉴：

迩来国际情形变化颇多，益觉于我有利。英美苏诸友邦已成一阵线，对我援助能更加积极，足使倭寇陷于孤立寡助之势。此正我努力争取后援之绝好时期也。今日存亡大计，在军事与外交二者并重。如无外交，即如处死水之中，坐失良机，无可为计。我公明达，成竹在胸，自能善为运用。鄙意以钧座于日理万机之余，似可多与国际友人会晤，如潘友新大使，崔克夫顾问，高斯大使及卡尔大使等，尤以拉铁摩尔顾问，可于每星期邀其作个别谈话两三次，久之感情自必更臻融洽，借以窥知彼邦之情形与意见，于我抗战自多裨益。闻罗斯福大总统推荐之拉铁摩尔顾问，学识渊博，独具远见，在美颇负众望。近读其在美国出版之外交季刊上发表关于我国之论文，足征其熟悉我国国情，对我抗战亦深具同情。此类国际友人，实属不可多得者。

钧座有此臂助，殊堪为我抗战前途庆也，我国一切情形，当能反映于美国最高当局。拉氏一言一行，亦皆根据于罗斯福总统之指示。我方应重视其意见。于我有益者当力行之，自能增加美国对我之同情与援助也。如将此等抱热忱渡重洋而来助我之友人任其闲居而不常常晤谈，则恐其对我热情因而减低，于中美邦交将不无影响。忆改民国以来仅三十年之历史尚无较好之例证，仅由旧书中择

三点陈之：如汤之于伊尹也；文王之于太公也；昭烈帝之于诸葛武侯也，食则同桌，眠则同榻，虽君臣而实同手足，水乳交融，推诚相与，卒至竭智尽忠，鞠躬尽瘁，以谋国耳。我国数百年来，困于异族，被缚于不平等条约之下，欲一跃而为独立自由之邦，必须双肩负起重任，效汤放桀，武王伐纣，与汉贼不相两立之精神而后可。抚今追昔，此责此意自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国际友好，虽非太公武侯可比，然我如推心置腹，竭诚款洽，使知钧座之雅量高怀，雄图伟略，有非他人所可及者。彼于佩服之余，益复倾心相助，定有更大之收获也。管见所及，不敢缄默。谨此奉陈。并颂
钧绥！

冯玉祥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

委员长均鉴：

故上将郝梦龄将军，忠勇捐躯，今已四载，其壮烈事迹，洵足惊天地而泣鬼神。此非受钧座教诲之深，何能有此！惟郝将军生平，慷慨好施，不事生产，致身后遗孤，清苦异常。虽经国府明令褒扬，从优议恤，并蒙钧座饬拨生活费，为免其子女学膳费，曾飭教育部核办。乃因南开中学为私立学校未果。置此非常时期，物价腾贵，其子荫槐、荫楠皆未成年，用费繁重，殊感困难。拟请钧座体念忠贞，怜恤遗孤，赐予设法，期能免费入学，或另拨给学膳费。如何之处，敬祈钧裁，谨此奉陈，顺颂
勋安！

○○○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委员长钧鉴：

顷据军令部顾问布尔森报告称，俄人穆拉奇阔夫，在军令部供职有年，于二十四年奉令在上海组织谍报机关，担任秘密工作，因被日寇所识破，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宪兵数人闯入该员寓所，逮捕该员，遂以手枪自裁，期免株连，并未泄露我国之秘密。恳乞转请抚恤等情前来。

查抗战之时担任秘密工作，因被日寇侦知，恐其逮捕株连而先自戕者，已属少见；而出自外人服务于我方者，尤觉不易。想中央鉴其忠诚，定必予以抚恤。惟在中国服务之外籍人颇多，（其所任工作，因外籍关系，遂较华人嫌疑少而收效易。）欲使其有所观感，克尽厥职，正宜借此予以鼓励，始能愈益踊跃从事，多所补益。拟请我公将此项抚恤手续提前发表，并稍从优，以资矜式。兹将原报告随函附陈，即祈鉴核。专此布奉，敬颂勋祺！

为配合英、美、苏友邦作战，
完成民主集团胜利，
应速切实整刷外交内政，
开始积极准备总反攻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理由：总裁领导抗战，瞬已四载有半，在此期间，或以为敌我武力悬殊，不易支持，惟总裁历经险阻坚定不移。前年英德战发，今夏苏德战起，敌之盟友遂陷泥淖。最近英美友邦又对日寇宣战，中英美苏已形成一条战线，反侵略战争已达一新的阶段，我之必胜前途，益无可疑。总裁英明睿智，匪仅为我全民所拥戴，今兹亦且为世界伟大领袖之一。而我抗战之国际意义，亦愈增加其重要性矣。

际兹时会，任何悲观失望之情绪，必须一扫而空。倭寇战而复宣，英美措手不及，初期小败，势所难免；然正如苏德战争，侵略者之厄运终必到来。苏日虽尚未宣战，而在欧洲战场，对日寇盟友德军主力，积极反攻，获得伟大之胜利，因此试一回顾日本强盗之狂妄及苏联友邦之义勇，当可预测，苏联对日宣战，只系时间问题而已。

惟胜利非一蹴可及，成功亦非等待能致。我必善尽反侵略阵线

* 此系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提案。

盟员之责任,与盟友密切联系,配合作战,时时发挥更大力量,积极打击倭寇。为此,过去外交内政均感不足,亟应切实整刷改进,以加强我之抗战能力,博得友邦之更多信赖。

明春,德在苏联必遭惨败,日对英美,亦必竭蹶,彼时正我总反攻之良机。惟必自今日即立刻积极开始准备,期能由局部之配合友邦作战到全战场的破敌交通,阻敌运输,迫敌分散,歼敌精锐,乃至占敌据点,驱敌撤退,而终于完成我总反攻之任务。

今日为划历史之时期,亦为我党成功立业千载一时之好机会,吾同志必须抓紧时机,积极努力也。

办法:

一、选任熟习军政及友邦欢迎之大员为特使,即赴英美苏,切实联系,研究并执行互助方法。对英美并派军事参谋团。

二、本总理选贤与能之遗训,选〈拨〉〔拔〕党外人士之贤与能者,畀以重任,以示本党天下为公精诚团结之旨。如此,人才可望集中,政府效能必可加强。本党同志及各界人士之在香港及南洋者,亦不乏贤能,应速妥备交通工具,设法请其返国,与以职务,俾可贡献其能力。

三、为开始积极准备总反攻,须即成立改善士兵生活委员会,由蒋委员长核行。改善生活所需经费,由国库十足拨支。该委员会并负执行新办法之监察责任。

四、以师为单位,清查武器及兵员人数,将武器人员不足之团归并。并余之官佐,集中数地,即以并余经费,作短期之严格训练,授以反攻知识。俟其返防,即将各师补充齐全,划一其编制、配备及薪饷。作战时授以相等之任务,其不能完成者,严厉惩处之。

五、苏联选任伏罗希洛夫及布琼尼两元帅负责训练新兵,生力军得以源源涌上前线而完成莫斯科京城之保卫战。我准备总反攻,

应学习此经验，立即成立全国新兵征训委员会，由上将阶级之大员负责。训练新兵之官长，半数以上必须由曾在前线作战之优秀官长担任之。

六、立即物色能在伪军中工作者数百人，潜赴沦陷区，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军动摇之情绪，宣传日寇即将运彼等至国外与英美作战，动其爱国恋乡之念，争取其大批反正。

整刷外交内政，与立即准备总反攻，经纬万端，具体办法，非可缕述，今择其关系特重，刻不容缓者，列举如右。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提案人：冯玉祥

联署人：姚大海、张道藩、焦易堂、陈绍宽、梁寒操、王秉钧、邓家彦、薛笃弼、秦德纯、杨杰、杨虎、张任民、沈鸿烈、刘维炽、乐景涛、鹿钟麟、王昆仑。

请普遍提倡钢铁工业 以巩固国防经济基础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理由：国家经济建设之基础为钢铁工业，钢铁工业兴，则其他重工业及轻工业均随之而发展。无此基础工业，则国家有如“软体动物”，不能自立，经济上必须依靠他人。况我抗战已历四载，国防所需，在在有赖钢铁。现国际风云险急，我不得不作最后之打算。即假想敌寇将我国际交通线完全截断，国外钢铁及武器不能输入；而我钢铁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国防经济已能自给自足，抗战武器，不虞匮乏，最后胜利，益臻稳固。惜“九一八”以来，我原产铁地区如本溪，如龙烟，如大冶，均暂陷敌手，故我钢铁工业之建立，更须作精密之计划与普遍之提倡，使各地之铁砂矿苗，皆能开采熔炼，充国防之用。又当此英、美、苏各友邦积极援我之际，正可利用彼之资本、人才、机械、技术，以建立我之大规模钢铁工业。爰拟定具体办法数则如后。是否有当，伫候公决！

办法：

1. 工业合作协会用全力（包括资金及技术）援助各地小规模之钢铁事业，以此作为工协之中心工作。
2. 各县银行必须以资金援助各该地之钢铁生产，所需资金得

* 此为冯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的提案。

向中、中、交、农融通。

3. 经济部工矿调整委员会对较大规模之钢铁工厂，以全力作资金及技术之援助。

4. 经济部设专科，（将现有之矿业研究所归并）各省建设厅设专股，专司调查计划，及对各厂作技术指导之责。必须与中央设计局、工矿调整委员会、工业合作协会、各县银行、军政部兵工署、地质调查机关、各地运输机关及工科专门学校有密切之联系。

5. 开矿、炼钢铁之专门人才及在校学生均举行登记，由政府统筹分派工作，必要时得开办短期训练班，课程中须包括精神教育，使学员有为国防而生产之认识与决心。

6. 钢铁工厂工人得缓兵役，减轻或全免钢铁工厂现在所负担之租税，但所有钢铁工厂均有尽先为军需用品生产之义务。

7. 各交通机关，无论水运、路运、驿运，均须对钢铁运输以最大之便利。

8. 由中央设计局立即草就在安全地带创立大规模钢铁工厂之计划。外交部即与英、美、苏友邦进行请其援助之接洽。

致老舍函稿

(一九四二年一月卅一日)

现在把“小宣传员”写了一个大概,又写了两个小短歌,一并差学生高华送上,请您切切实实地改正一回。可是先声明一句,您若看着太要不得的话,请您也不要客气,那就交高华带回来再另写①。此请
文安!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一、一、卅一

您自歌乐山发的信已拜读了。

①该函稿无称谓,但注有老舍字样,肯定是给老舍的。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

委员长钧鉴：

顷有曾充团长之忠实同志王培襄者，言及军队之补充情形，声泪齐下。所陈凡三十五条。祥因其有关于委员长所指示之增强抗战力量六字甚大，所以不揣冒昧，专呈钧阅，可作迅速改造的真实材料。特此即颂

大安！

冯玉祥敬上

后方补充团队之弊端：

营连在授兵期内，分散各县。大官位在交通线上，连排长位在僻静小县，离长官颇远，任意胡为，无人查察，其弊端例后：

一、营连逃兵不报，故意吃空；

二、补若干假名字；

三、每连都吃十余名之空缺；

四、以吃缺为能事；

五、将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报逃亡，报品行不端，报不堪造就等等开革；

六、在接兵时有卖兵者，每名三五百元不等；

七、有不使兵吃饱者，扣其〈火〉〔伙〕食；

- 八、有故意说〈火〉〔伙〕食钱长官未发下来,新兵自备者;
- 九、有给县署勾通,未领到新兵而先报告某月某日接到新兵若干名,请发〈火〉〔伙〕食者;
-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腰内有钱,即缴连部,过几日将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 十二、新兵所穿之好便衣,即换军衣,将便衣存放连部,自行拍卖而入私囊;
- 十三、逃跑之新兵报病故、照领葬埋费;
- 十四、扣兵之医药费,不顾士兵之死活;
- 十五、扣兵之草鞋费,使兵赤足行军;
- 十六、每次给士兵作服装时,各军需科长尽量运动勾通包办。作军衣每套可扣三四元而自饱;
-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长人人共见,皆发时各团饷册尽量扣旷而不报;
-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下营连服务,不开底缺而吃空;
-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 二十、扣团营连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报时,报第三期,或报废,缴一两元即可;
- 二十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以为两月即交出去,都抱着看两月即完了;
- 二十二、司令则有许多团营新兵未见过即交出去者;
- 二十三、各主管官长都注意表册,而不去实地作事;
- 二十四、各主管注意服装外表,不与士兵共甘苦;
- 二十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有未洗过澡者;
- 二十六、一连新兵百余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一

室内,不准出门,而恐逃亡,如看囚犯一样;

二十七、运输同人事关系,士兵冬不能换棉衣,夏不能换单衣,因此多有死亡;

二十八、行军时不能行走之病兵,丢在僻静无人之处而饿死,此事颇多;

二十九、行军时遇见单个的青年,即强拉当兵,顶补该连空缺;

三十、行军路上,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去当兵,给连长三四百元,即将该新兵派出而放走,给长官报逃;

三十一、有许多新兵连全连反动,打死官长,或打伤官长而逃走的,有零星而逃走的,皆因不能忍受无礼之亲兵官之苛待;

三十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二十名者,一团两千五百名,交兵时未有过二千名者,甚而一团交一千二百名,或一千五百名不等;

三十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三十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主官皆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之心,保守生财之良机;

三十五、后方补充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勾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忠实,虚伪不讲实干,讲学历,不讲作战经验。

(《蒋冯书简》)

致孔祥熙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庸之院长我兄勋鉴：

日昨晤谈，甚为快慰。别后即接手示，并附英文半月刊一册，正弟索猎之物也。厚意甚谢。对于党国忠勋，尤承盛意关切，概允设法济助，敬佩之余，尤深感谢。

兹就处境困难，生活窘迫，而为祥所深知者，列单附上，分别情形，陈请救济，如李协和、柏烈武两先生，国内耆宿，党国元勋，年来患病，子女众多，医药、教养等费，颇为困难，际此阴历年关，尤甚急迫，拟请给一次特别资助费若干。覃理鸣、张怀九两先生，虽有职务，但生活日高，家口众多，几不可支，亦拟请际此阴历年关，给予资助费若干，特此布恳！可否之处，敬请卓夺，并请秘示为盼。谨颂勋祺！

○○○

致孔祥熙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

庸之院长我兄勋鉴：

对于在野忠勋，清寒学者，前承允予设法救济，深为感佩。戴戟、陈铭枢、邱鸿钧、翁照垣诸先生，现均困难异常，拟请惠给一次资助费若干。王励斋、段绳武两先生，身后萧条异常，遗孤寡母几至断炊，拟请追念前勋，各给资助费若干。又许参政员德珩、葛伯赞先生等，皆国内名教授，现处清寒，几不可支，拟请每月各给津贴数百元。邓初民、侯外庐、舒舍予诸先生等，学识湛深，著述甚多，皆被生活所迫，一筹莫展，拟请每月各致津贴若干，并请拨冗赐予接谈，尚可作政治上、文学上磋切之朋友，定有所贡献也。程希孟先生，前北大教授，于经济、政治素有研究，拟请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予以适当位置，以资展布。邢仲采先生，曾任秘书多年，于经史之学，造诣甚深，拟请赐予录用，兹附名单一纸，可否之处，敬请

卓夺夺为盼，此颂

勋祺！

○○○

复陈继淹、张克侠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

继淹、克侠两弟左右：

王副师长等来渝，交到来书，读悉种切。此支国军，自有历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和气致祥之概，襄助勤恳之诚，不辞劳苦之雅，觉诸君之与仰之，是同志，是知己，是共患难共生死之朋友。披读一过，不禁喜心翻倒，击节称快也，从此同心同德，努力作去，定有美满之光荣结果到来，当拭目以俟之耳。兹为两君各寄书一本，希察收，此复，顺候
勋祺！

○○○

附《新世训》。

复孙桐萱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

荫庭弟台左右：

吴副主任来渝，交到大函，读悉种切。自抗战以来，台端久驻前方，时与顽敌接触，连年苦战，树绩甚多，不辞劳，不矜功。而此次克复郑州，尤为迅速，使兄远道闻之，殊为欣快不置也。惟作战先在于整军，而整军又实非易事。举凡如军纪之严明，训练之认真，以及使用地雷，练习手榴弹，实施射击法，皆为最重要之事，此其应注意者一也。风闻前方军队往往有走私之说，此风一开，军风纪扫地矣。阁下带军有年，深明此弊，当必知严加防范禁止之方，当不使发生此类事项，此其应注意者二也。常人通病，在于护短，庶事之坏，皆基于此。吾人应事接物，一本于诚谦二字，虽有短处，不宜回护，此其应注意者三也。读书足以明理，足以养气其涵养，应变练兵待人之道，亦皆从书卷中得来，故善读书者无不成功，不读书者必致失败，此其应注意者四也。祥爱人以德，凡有所知，皆欲倾诚以言，而对于阁下，期望既切，尤不禁言之贲直，冀有益而不求好听。吾弟精敏过人，想必能勉益加勉，而不以我言为河汉也，专复，顺颂
勋祺！

〇〇〇

复冯治安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

仰之我弟左右：

王子亮等来渝，已面谈一切。交到大函，读悉种种。上次会战，吾弟勋劳卓著，兹又为〈澈〉〔彻〕底整军计，讨论过去之得失，征询将来之兴革，足征阁下与诸君之精神，百倍于畴昔，从此在学术上、兵力上、训练上，加以讲求，必能蒸蒸日上，咸成劲旅。作军界之模范，收已失之河山，将惟此军是赖矣。

承询整军要点，益见虚心。兄虽识途老马，殊愧乏精当之见。惟鄙意以地雷之使用，手榴弹之练习，射击之实施三项，为目前之大事，望于此特别注意为盼。兹带上书一部，并希察收。专复，顺颂勋祺！

○○○

附《新世训》一本。

复周遵时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

遵时同志大鉴：

接来书，敬悉于收复郑州一役，驰援于二百里之外，肉搏至二十余次之多，其勇敢善战，殊可喜也。当此强敌未灭，务盼勉益加勉，永保此种精神，以谋最后之胜利为要。兹寄去书二部，即希收置案头，暇时读之。此复。顺候

勋祺！

（附《新世训》及《国民军革命史初稿》）

复陈玉甲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玉甲同志大鉴：

接来书，敬悉驻军包、五^①，屡参战役。当此国难正殷，顽寇未灭之际，端赖任军事者协力以赴，以期胜利。阁下爱国素切，想必能整饬队伍，相机而动，借收宏效也。遥念芝光，无任期盼。专此布复，

顺候

勋祺！

○○○

^①指包头、五原。

复黄维纲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震三我弟：

黄团长来渝，交到来书，敬悉此次策应湘北，大挫敌锋，读之欣慰。湘北之战，关系颇大，台端尽力以赴，与各军协同却敌，得三次胜利之荣誉，从此勉益加勉，前途之光，正未有艾也。兹带上《冯在南京第二年》及“国民军史”各一部，希存阅为盼，此复。顺颂勋祺！

○○○

致孔祥熙函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庸之院长吾兄勋鉴：

睽违芝宇，驰念良殷，辰维兴居佳善，为颂为慰！昨函为有功革命诸友加以救济，乃蒙关怀备至，设法慨助，吾兄此举，有利抗战，有助总裁，不仅诸友同深感激，祥实敬佩无已也。尚此布谢。敬颂勋绥！

复李烈钧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

协和先生道鉴：

连读大示，甚为欣慰！忝属莫逆，曾本患难相济之义，聊汇区区之数，乃蒙辱书言谢，益增愧惭！总裁飞印，与彼邦领袖会商，并发表谈话，想先生已于报端见之矣。前函庸之院长请为有功革命诸友稍加救助，闻已汇兄二万元，不识收到否？何时来渝，盼先电示，以便相迎也。书不尽意。敬颂
道绥！

致贺耀组、商震函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三)

贵岩、启予先生大鉴：

敬启者，去年七月六日祥之巴中办公处被敌机轰炸，片瓦无存。自报告委员长之后，蒙批在歇台子启盖新房，内有参谋、秘书、副官、卫兵、厨房各项住室，闻已用款甚巨。当此抗战之时，到处需款，尤应用之于抗战为妥。祥思维再四，胸中殊抱不安，最好将此项房间拨归他项用途。祥康庄租有小房数间已可适用，况在乡间已有住宅可用，似正无需亟亟于此。特请转报委员长为禱。专此敬请大安！

冯○○敬启

三一、二、二三

复高树勋密电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七日）

濮阳高总司令建侯我弟勋鉴：○密，别来已久，良用驰念，每念勤劳，不胜佩慰。顷接东电，敬悉种切，我弟忠诚勇毅，素所深知，尚希确遵中央命令，整饬部属，努力杀倭，前途光明，正未艾也，特复。冯○○。感。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日)

委员长钧鉴：

昨承宠召，获睹钧座国外归来，身体精神益增健旺，衷心快慰，匪言可宣。敬聆详述赴印观感及彼邦抗日情绪之热烈，至为兴奋。此行解除盟友英国之困阨，增加反抗侵略之力量，援助邻邦印度之解放，助我国际地位之提高，意义伟大，无可伦比。而钧座之高瞻远瞩，仁心义举，益为全世界所景崇矣。饭后曾贡献刍蕘之见，蒙虚怀采纳，感愧之余，爰将所谈三点，录呈左右，以备参考。

一、粮米价格，一年以来较为平稳。惟近来各地米价，突然高涨，且有浸假日上之势。此事有关性命根本，必须设法抑平，前面陈□掌故二则：一为前清末年，渝市斗米曾由六百文升至千四百文，汛官至米亭子巡视，问一米贩：“米价几何？”答以“千四百钱”。汛官怒曰：“奸商，奸商！米价暴涨，贫民无以为生，万一滋事，我全家性命将不保，此与我为难也。”命随者用法板批颊四十。观众围视，莫不称快。旋至另一角问米价，则米贩答以“一千钱”。汛官曰：“奸商，奸商！批颊二十。”更至一处，米价落至八百钱。汛官即以此为标准，书一不准超过八百文之条于米市，而米价终未再涨。一为民国时代，长寿米价大涨，每斗二元，升为四元。县长约集全县士绅及保甲，晓以数事，即米价须由四元退回原状，民间之有余粮者，均须迅速出卖，有囤积不售者，人民得自由告发，三日之后，米价不平，即

将下令全县，准人民赴多米之家就食，如有纠纷，县长负其全责。会后三日，粮价果落为两元矣。重庆人士至今犹能称道此令姓名，言其实为苦同胞谋福利之县长也！

今社会经济虽较复杂，然原理则一，如上下官吏果能效法此汛官及县长，各负其责，忠于职守，不惜牺牲性命以谋国家人民之福利，则后方诸种困难当可克服。惜乎！今之公务员能任劳者尚多，而能任怨者太少，以至对囤积居奇者不敢制裁，而物价遂蒸蒸日上矣。补救之道，惟有严令各地官吏阶级服从，层层负责，一如军队。然如此，必能收大效也。

二、钧座提倡精神总动员，年来颇著成效。欲扩大此运动，似应充分宣传各地民族英雄之史实，使之家喻户晓，人人发生崇拜景仰之心，必能效法先烈，努力抗战。如在重庆，古时有巴蛮子者，为救国家，请求外援，许以土地，及寇退围解，巴蛮子如割国土，则为不忠，如食诺言，则为不信，二者不可得兼，遂自刎，割头以献邻邦，载在巴县志书，其将军墓即在七星岗，地方政府已加修理。今日不贵在修理，而贵在宣传；宣传之法，贵在全国举行祭祀。因此种大仁大义之民族英雄，实堪为全民之楷模。满清之时，每届春秋，必行大祭。民国以来，早（以）（已）无形消灭。今当抗战，为使牺牲（姓）（性）命忠于国家之精神，得以光大普遍，亦可每年选择一日，在重庆城乡各处扩大宣传，并举行隆重典礼，不仅可昭激劝，且可使地方人士对政府及本党益增加其拥护之忱也。

三、前有人以为行伍出身之军官，知识短浅，不可为带兵官；现带兵官中之无学历者，亦将逐步淘汰云云。钧座之意，在能抗战之军官出身行伍者，渐次调入学校，分别受训，以期经验与公识皆得成就。此点有关军心士气，甚属重要。祥意各机关、部队人事之升调，应注意干部之是否努力抗战，是否忠于革命，是否真有能力。学

历一节，可视之为第二条件。古之名将关公、岳飞，并未毕业大学；古之名相张良、孔明，亦未毕业于大学也。而毕业于陆军大学者，固有齐燮元之出卖祖国；毕业于日本陆大者，亦有萧齐焯之甘作汪逆爪牙，学历之不足为主要条件也如是。

前承厚爱，于祥巴中房屋被寇机投弹焚毁后，在石桥铺左近为祥另建新办公室，隆情高谊，铭感五中。惟近闻工料价格，陡然飞涨，兴建之费，必甚可观。当此国家大难，一分钱、一厘钱，均应用之于前方作战，耗此巨款，心实不安，前请贵岩、启予两主任，转达鄙意。昨又面陈斯（意）。蒙钧座善为解释，温慰有加，谨当遵命。俟竣工后，暂先迁入，如有机关或其它方面需用房屋者，仍请随时示下，当立即腾移也。

钧座宵旰勤劳，日理万机，岂敢数之琐屑，冒渎清听。惟右请三点，思之再四，觉于抗战关系太大，故于面陈后又笔之于纸，不知或有可供采择之处否耳！春来冷暖，敬祈为国珍重，并颂
崇绥！

○○○

复王宪章函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廿八日）

宪章同志大鉴：

昨接来书，敬悉升任师长，无任欣慰。官愈大而责愈重，况地临敌区，进剿防守，皆关重要，务望小心谨慎，时以歼灭敌人收复失土为职志，则成就未可量矣！兹寄书一本，希察收。前函已收到，勿念，专复，顺候

勋祺！

○○○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

委员长钧鉴：

敬陈者，顷接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来电略云“香港陷敌……并祈察鉴示复”等语，窃以仲恺先生襄赞总理，尽瘁革命，不惜以身殉国，而香凝女士亦宣传抗战，不辞劳苦，其令郎承志事①，似可准予所请，交李任潮或余幄奇②先生就近训导，俾香凝女士便于探视，且以慰仲恺先生之英灵于地下也，尚此奉陈，敬颂
钧安！

○○○

①指廖承志在香港沦陷后，继续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之事。

②余幄奇即余汉谋，时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皖南事变后，为追随蒋介石，在广东迫害革命青年。

复何香凝函稿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

廖夫人香凝女士同志惠鉴：

元电奉悉，仲恺先生襄赞总理，尽瘁革命，不惜以身殉国，素为祥所敬佩。而女士奔走抗战，不辞劳苦，亦为国人所同钦。令郎承志事，自当竭力营救^①。敬祈释念，先此布复，顺颂时绥！

^①廖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狱，之后即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

复黄百韬函稿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

百韬先生左右：

接大函，敬悉参佐戎机，屡歼敌寇，业已收复多县。披读之下，佩慰无似。惟军书旁午，未免劳人，从公之暇，尚希好为珍重。

前闻太夫人逝世之讯，深用悲悼，弟不悉何时开吊发引，尚未致送奠仪，为之歉然。专此布复。顺候礼祺！

○○○

致许世英先生函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

静仁乡长兄道鉴：

蓉灌之行，稽迟匝月，每忆清辉，曷深怀想。日来诸次会中，虽得瞻丰采，仍以不克畅谈为憾。兹有请者：巢县难民垦殖团，前奉函左右，殷切求救，曾蒙复示办理，至以为谢。昨接舍弟达志来信，申述该团困难情况，团员皆有断炊之虑，数百条人命朝不保夕。此数百团员皆老弱妇孺，其父兄子侄，皆在家乡艰苦游击与敌拚命，如不予以救济，实使敌后支掌抗战之民族斗士寒心也。闻今年赈款只领到两月，其余款项虽已拨交第九救济区，但被人挪用，迄未发下。恳祈我兄大发慈悲，立拨巨款与以救济，无任感谢！舍弟函附奉，敬请抽暇一读也。尚此布托，余容面谢。顺颂
道绥！

弟冯玉祥敬启

致浦斯毛斯市长函稿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浦斯毛斯市长先生勋鉴：

我接到白英老先生的一封信，说浦斯毛斯城被希特勒强盗轰炸的很（利）（厉）害，我真是难过极了，我们三十个同盟国家在一条战线上，抵抗日、意的暴力，有您们的首相邱吉尔和我们的领袖蒋介石共同领导之下，为全世界的人类谋自由、求幸福，只要我们英国、美国、中国、苏联四个国家和四国的人民，真正精诚团结，把手握的紧紧的，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有无相助。我确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我又听说，您们正在募款，为我们中国，救济我们的被难同胞，我是非常的感激您们，我在这里很恳诚的谢谢您们。

您的忠实的朋友冯○○敬启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复白英先生函稿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

白英先生：

前几天在重庆城里,收到您给我的一个黄〈磁〉〔瓷〕碗,并用英国国旗包着,为了英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朋友的原故。我真是喜欢极了,我在这里诚恳的谢谢您。不过有一句话,我要向您说明的,就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因此,我这几十年来,对于任何希奇宝贵的东西,一概不喜欢。我不是对着您“矫情”,这是我几十年的真诚的志向。现在我把您的碗存在这里,希望您将来送给别人。您看好不好?

我昨天又收到您一封信,内里头装着您们老人家的一封信,那样诚恳的谢我,真是使我觉得不安。内中还说到浦斯毛斯城被德国炸的很〈利〉〔厉〕害,希望我对浦斯毛斯的市长写一封信,我是很喜欢写这封信,现在把英文、中文的信写好了,请您转给他,谢谢,您费心。

您们什么日子行结婚礼呀?是不是要我证婚?若是定规好了日子,给我个信,我一定按时到。若是在北碚的话,并且我想在北泉公园的西餐厅请您们吃饭。我希望您的几位好朋友十位八位都好。我盼望您早日给我回信。问您好,问熊二小姐好!

您的最忠实的朋友冯○○敬启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九日）

委员长钧鉴：

前由中央秘书处转达钧意，嘱对物价严重问题发表意见。爰不揣固陋为钧座缕陈之。抗战爆发一年有半，物价均称平稳。廿八年开始上涨，前年七月以后更加速飞腾。两年来物价较战前高约百倍，乃至数百倍，已形成抗战期中之最严重问题。此种严重情形，对外不必说，亦不能说；但对钧座则必须详说。因钧座一身负天下之重，知病之在所，即可对症而下药也。

目前之危机，首先表现在财政方面。闻明年之预算数字为三百数十万万元。如物价再涨，恐实际将突破五百万万元。似此则每日印行之钞票在一万万元以上，匪（持）（特）骇人听闻，且在印刷技术上亦将发生问题。一元及五元之钞票，恐尚不及纸张之成本；而为发给公务员及士兵之饷薪，及维持市面之小额交易，又势不能不作一元五元钞票之发行。

其次，物价不能平抑，对国际观瞻太坏。威尔基在渝曾表示囤积居奇与通货膨胀（胀）等事实太危险。又闻财政部重要人员曾问威尔基，可否对华增加财政援助。威尔基答称：“任何国家在战时，私人在国外存款必减，因收归国用，购买军火；但中国私人在美存款，抗战期间增加五倍。”再者威尔基自称：渠虽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政府及罗斯福总统，但至少代表美国二千三百万选民，注意美对

华贷款七万万四千万美金之用途。又潘友新大使返国时，玉祥曾请其发表意见，潘云：“中国一切皆好；惟物价问题相当严重云。”

三、物价飞腾，社会分配愈益不均，少数人囤积投机，因而暴富，遂穷奢极侈。闻有银行经理一场麻将牌之负，竟以千万元计。

《时事新报》广告中，有以三千元征求呢帽一顶者。而一般公务员，则生活清苦不足饱温，求其专心治事，勤敏工作，自属难得。推至前方，影响更巨。军官士兵因受物价威胁，减少斗志者有之，乃至文武官吏，贪污之风甚盛，林世良其著例也。而一般社会亦堕落成风，泄泄沓沓，不似战时景象矣！

四、物价暴腾之速度，与日俱增。最初半年或一季价格始高涨一次，继则一月半月，最近则旬日或三五天物价即有暴涨。瞻念前途，实堪忧虑！

五、工业生产表现沉滞，不但大规模企业未发展，即新式小型工业亦未能欣欣向荣。工业合作运动且呈〈裹〉〔衰〕退之势。有时痛感物资之缺乏，如工具钢等；有时又有畸形之过剩，如铁之生产竟有无法销售之苦。

六、囤积居奇，每况愈下。前条曾述及工具钢之缺乏，而重庆市上则有某囤积此种钢者，即达三千万元之巨。不仅一般消费品，而且日用必需品均成为囤积之对象。

七、钞票虽已发行不少，但市上仍银根奇紧，月息有达百分之八至十二者。故正当企业甚难通融资金。游资均趋于囤积之途。国民重物轻币，通货不留手中，流通速度增加，等于通货之膨（涨）〔胀〕。银行钱庄多投资于囤积货物；以致中央银行不敢收缩信用。一月前江庆银号倒闭时，美丰及长江实业亦周转不灵，中央银行反不得不放出数千万元以稳定市面。

八、粮价抬高，农村地租押租增加，佃农愈益痛苦，地主多用换

佃方式以抬高地租，小农负担加重，土地兼并之象成，高利贷愈猖獗，游资不用于囤积者，亦投资于土地，而使工业资金常感缺乏。城市则购卖房屋者不少。房租增加，薪水收入者生活日苦，至于河南等省天歉不收，情形更加严重。

九、大小商店之繁荣已呈昙花一现之势。正当商业因开支浩大，社会购买力减弱无法维持，惟有囤积奸商始能获厚利，逼使消费者不作小量之存储，而更引起物价之高涨。

十、敌寇破坏我法币，吸收我物资，引致法币由沦陷区向后方倒灌。今年八月敌曾运法币五千万元至广州湾，吸收我资源。而我之抢运物资商人为盈利起见，多运奢侈品，于国无补，反更引起世风之日下。

以上十种景象，其严重程度，决不止于现阶段，而以日益增加之速率向前发展。欧战时之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均因不能解决通货物价问题而陷于崩溃，则我必以革命手段处理此问题，已属迫不及待之举矣。问题演进至如斯严重之程度，其关键乃在战时支出浩大，税收减低，不能不发行纸币，以应急需；而所发行之钞票，因未能控制其用途，使其从事生产，不用之于消费，又未能（澈）（彻）底执行良好之公债及租税政策，使法币再回归于政府；结果游资充斥，物价高涨；又兼国际通路中断，敌寇封锁，物资缺乏；奸商再从事于大量囤积，居奇不售，物价更因而日趋狂涨矣。

在此基础上，众多因素复杂交错之影响，益促进物价暴涨之速度；如：

一、钞票之增加，原料人工暴涨，工业不易发展；物资更感缺乏，囤积居奇者更可得厚利，增加游资，扩大囤积之规模，更引至物价之高涨；国家支出愈大，通货亦不得不更加膨胀。

二、少数人穷奢极侈；公务员及军民生活之不安，引起文武官

吏之离职或兼营商业，增加囤积居奇之人数。

三、重物轻币及对现实之失望，引起社会享乐之风，破坏节约及募债运动，益使钞票不能回归政府。抬高物价，同时破坏抢运物资，使舶来品奢侈品充斥市场。

四、农产品工业品价格之高涨，互相影响推进。

五、交通困难，运输不能畅通，运费高昂，亦促使物价暴涨。

欲解决物价问题，即可针对问题关键之所在，决定对策；同时将影响物价之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加以研究，决定有系统包括各方面之对策。在物资方面，廿七年十月六日经济部虽有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之规定，然迄未（澈）（彻）底施行。以言限价平价，则黑市仍甚猖獗；以言控制物价，则平价购销处与日用品公卖处开销甚大，用人甚多，而缺乏物品，招致民众怨言；以言盐糖烟卷火柴之专卖，则专卖后，价格反而高涨。

租税政策方面，虽有所得税及过分利得税之直接税，但累进率不大，未能大量增加国家收入。就劝募公债与发行储蓄券言，则两项成绩均仅约三万万元，仅相当明年预算百分之一二而已。其原因盖在未能激起全体国民之献金热忱也。

卅年二月三日，确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但文字确无所不备，而实行则百不一见。自粮食管理局及粮食部相继成立以来，对粮食之统制有相当之成绩；惜仍不能平抑粮价，以作平定一般物价之基础。

就增生产言，农贷工贷数目均嫌微小，内迁工厂虽有四百家，国营企业亦有七十单位，但求适应抗战之需要，则尚甚为遥远。

以言银行钱庄之管理，则新设者仍所在多有，而其业务固多与政府平抑物价之初衷背道而驰也。

总之，现有对策缺乏整个计划，偏于局部而无重心。统制机关

大多无人负专责。如本月廿五日参政会中刘王立明参政员对翁文灏部长之询问，则昆明经济检查队之活动，翁部长固毫不知悉也。物价统制机关系统列表如左：

国防最高委员会物价审查委员会—行政院经济会议—经济部
财政部及粮食部—各省平价委员会—各县平价委员会。此一系列之机关，均无人负专责。负责者愈多，则结果愈无人负责。至于各县更有名无实。常见各县府门前挂有机关招牌二三十，但毫无工作之可言，亦无人去工作。执行人员质与量均不够。能任劳者已属罕见；能任怨者绝无仅有。或则缺乏阅历经验，学问不足，不能“知所先后”，不知从何着手。现有法令又不能〈澈〉（彻）底执行。全国人力物力尚未能真正动员。故欲解决物价问题，必须有全系列之对策。具体言之则为：

一、设立战时平价执行总监部，直属军事委员会，如美之经济平准局然，专负责平抑物价任务，付以生杀予夺之权，有关各部均受其指挥。

二、设法收缩通货。本有钱出钱，钱多多出之原则，派销公债。切实施行累进直接税。提倡节约运动献金运动。禁止奢侈品之买卖。

三、保障公务员及教师等家庭的生活。照军队办法发米布等日用必需品，如眷属以少报多者，与以严厉之惩罚。

四、严惩囤积居奇，应先从特殊人物之发国难财者（入）手。

五、真正统制银行钱庄。

六、在原料上、资金上、租税上、运输上与民营工厂以便利，以促其发展。

七、裁汰冗员及骈（技）（枝）机关，严惩贪污。禁挪用公款从事牟利。加强财政机关效率。整顿税收。壮丁采精征主义；军队采精

兵主义，以求节省政府开支。

八、加强工业生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以减轻生产者及消费者之负担。

九、实行农村减租减息。

十、整顿运输。

以上十〈顷〉〔项〕对策，自非一蹴可即；但对囤积居奇、取缔贪污、实行累进税等〈顷〉〔项〕，必须真正雷厉风行，必须有新气象，使全国上下男女老幼皆认为平抑物价为新的救亡运动。政府负责人节约献金，以身作则；同时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继续不断与狂涨之物价奋斗，必能收良好结果也。美华盛顿抗英时，亦曾苦恼于币值下跌，物价高涨，而终于完成美国革命。美明年预算不敷将达五百四十亿金元，增税及发行公债后仍将有三百万万美元之赤字；但吾人固相信罗斯福总统之必能克服此困难也。钧座高瞻远瞩，平抑物价自无问题。刍蕘之见，聊供参考而已，相信此一困难克服之后，即我全面反攻之时，抗战前途，光明灿烂。值此抗战将胜，建国将成，三民主义即将全部实现之际，谨以至诚恭祝 钧座健康！尚肃布渤，敬颂
勋绥！

冯玉祥谨启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二年十月卅一日)

主席钧鉴：

祥由二十九日由富顺返自贡。二十七日在富顺约同当地父老官吏，及妇女界人士，对极贫苦之抗属九十二家，敬代主席致慰问之忱，并请午餐，致送礼物，礼物计每人有熟米五升，黄豆二升，菜油一斤，食盐一斤，毛巾一条，布五匹，肥皂一联，点心一包，红苕、地瓜、萝卜各十斤，另法币各二百元。彼等生活皆如乞丐，每年每家优待金仅二百元，尚为保甲而不发给，言之实令人痛心之至。此为奉陈者一。

再者，前见报载，重庆妇女界及其他人士，赴机场慰问远征军，见新兵衣单衣，寒冷不堪，当时贺贵岩^①夫人等曾有要求，盼早发棉衣。比经军事方面人员答复，依照政府规定，需十一月始能拨发。今又见十月二十六日《大公报》载：各方以天气日寒，而士兵尚无棉衣，至为关怀，主管当局已令知早日发给。祥思平时部队之被服，可按成例办理，因其存有去年旧衣，尚可济一时之急，而在战时，即需另有切合实际之办法，万不可一本旧例，如新成立之远征兵，补充部队，及作战后重新编制之部队，或其它无旧衣存储之部队，非早发给不可，否则即演成“六月著棉衣，腊月著单衣”之现象。此时重

^①贺贵岩，即贺耀组。

庆附近之部队，即未能发棉衣，前方辗转运去，则不知何时可以到达矣。此事关系至大，实为改良士兵生活最切要之处，拟请主席特别严令即日发给御寒被服，前方之部队，亦须尽量利用交通工具输送，早到一天，即早救若干人命，不仅暖其身，且暖其心，敬盼主席鉴核饬令为祷！肃此，祇颂
钧安！

冯○○

（附十月二十六日《大公报》一份）

复高树勋电稿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高总司令建侯弟鉴：接成支秘贤电。猥以生辰，远惠贺言、帐，莫补于时艰，徒驹光之虚掷，扪心自问，抱歉何如？吾弟督率官兵，前线抗战，盼杀敌以致果，即寿世之良方。特电复谢，并代候诸弟兄为荷！祥。齐。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委员长钧鉴：

河南旱灾非常严重，其地既为兵源之区，又为抗战重要地点，目前当以粮食为一切根本事件。想委员长已筹之很熟矣。如汉中宝鸡二处为根据地，运粮东去，汉水渭水皆可利用。只求一位实心任事之人，如许静仁先生能去，带些能干之员，加紧抢救，或可能于抗战救灾二事上有些补救。一得之愚或可供委员长之参考也。总之此为大事，尤贵速办也。此请

政安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复于志恭函

（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五日五点于重庆）

〈治〉〈志〉恭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时刻惦念着我,真是我的好朋友,盼望你时常来信。复信的话很不容易。因为有人收到我的信被别的人注意,他那不是有害于人吗!因此,我不愿意多复人们信,你知道吗?

打仗的时候,须特别认识“国为最重要”,其余都是小事情,请你万分注意^①。你们预备好了房,有机会我一定去住一住去,因为我要看我的郭大哥^②去。

在地方上,以不得罪乡亲为是,你自己并须同郭家的小伙子说说。更要紧是少管闲事。若动不动即到县去,到官场去,久之定有大祸。古人说:“为善以为宝。”真是极好的教训。你有工夫的时候,读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可以告知我几句吗?

我们有献金救国运动,不久详细告知你,盼望你打算打算。问你好!问你全家及朋友们好!

冯玉祥 三二、一、二五、五

^①于为冯身边工作人员,此时在陕西三原县为冯预备房子,因冯曾想去陕北。这儿指的是要于转告原西北军冯的旧部,在抗战中要打日本,这是中国的共同敌人,不要与八路军摩擦。

^②郭大哥指郭岑峨,系冯滦州起义时的战友,时住三原。冯即通过郭在当地盖房,以便居此,尔后去陕北。后经周恩来、董必武劝导方打消此念。

复冯洪达函稿

(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

洪达吾儿：

三号的信收到了。你看了河南灾民的情形，很觉得自己吃的太好了，这是很好的感想。可是，不是蝗灾乃是旱灾。什么叫旱灾？就是天不落雨成了大灾，你明白吗？

安徽亦是水旱灾，真是困苦极了。我们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救他们呢！你也应当捐些钱为好！

爸爸手此

三二、三、六

致孔祥熙函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庸之院长我兄：

曾文正、李文忠二贤因同两淮之盐商有密切关系，虽军费甚巨，终能成大功。盖经济为各事之大本也，今抗战大业，更非经济不可。如能全力注重盐务之办法，则不止年二十万万之收入，即八十万万亦不大难，此为民族存亡之关系也。请兄特别注意焉。此颂政祺！

弟冯玉祥敬启

三二、十一、十八

致 陈 立 夫 函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立夫先生道鉴：

祥此次离渝来嘉，沿途经过各地，见青年学生朝气蓬勃，爱国情绪极为热烈，非先生领导化育，曷克臻此？今日对此间小学生讲话，讲毕，有东山小学学生代表致词，并呈来课本三册，谓纸张印刷多不清晰，且易磨损，儿童目力实多伤害。祥当答以战时状态，非不愿为，实不易为。惟此事关系儿童健康，亦非浅鲜。闻现在课本已有统一印刷办法，可否飭令印刷书店特加改善，则惠益青年实多矣！尚此代达，并颂

教祺！

冯玉祥敬启

三二、十二、四

附原呈课本三册

致冯纪法函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①)

纪法：

昨天来到眉山县，住在那次住的旅馆对面之中央银行内，又见着不许挪床的张老板，亦很有意思的。

老舍先生的家眷来，在北碚，他的困难不小（告知朝栋）每月送的钱改为六百元，由你给他汇往北碚亦好。另外，你函朱浩然先生，送老舍一石谷子，越快越好。此问近好！

爷爷手此

^①信稿本无日期。该时间系从相应材料中考证而定。

致冯颖达^①信稿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

颖达我儿：

你愿意从军真是好极了，盼望你作一个木兰女，盼望你作一个秦良玉，并盼望你为民族尽孝，作一个自我牺牲的青年。你大哥在前方打了六七年的血仗，你是知道的，你们都为国出力效命，爸爸是喜欢极了。

“人生自古皆有死，关岳文史都是人”，这两句话你须记住。我在这里都好，正在努力宣传献金救国，每日都能收到几万几十万不等。

爸爸手此

三三、一、六、成都

^①冯颖达，系李德全所生之第二女。

致李烈钧函稿

（一九四四年一月 六日）

协和先生我兄尊鉴：

今天是您的寿日，祥在成都不能亲到拜寿，真是心中不安，已命小孙纪法捧持薄礼，趋前代表叩拜。祝兄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前由重庆请假出来，道经自流井、贡井、威远、容县、五通桥、牛花溪、乐山、夹江、眉山、彭山、新津、双流各地，到达成都。因非钱不能打仗，故在路上说些“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事，父老同胞们很热心救国，各县已献一千九百万元，成都献金大会约在十六日开幕，数目多少尚不敢定，大约千万以上，本月二十（日）左右离开成都，拟往温、郫、崇、灌各县，亦许还有数月方能回到重庆，盼望我兄时常赐教为祷！特此，即颂

大祺，并候

阁第均吉！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三、一、六

致蒋介石电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六日)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玉祥本月五日抵泸县，今日始冒雨开献金大会。各界民众热烈异常，献金数目达五千二百万元。个人献金最多者有郭文钦一百一十万元，屈拙夫一百万元，徐宦林、刘心柏二人各三十万元。学校献金最多者有江阳中学一百三十万元。献金戒指者在三百人以上。省立泸县师范并献操鞋一百零三双。爱护国家，感戴钧座，可见一〈班〉（斑）。此间军长廖昂，专员刘幼甫，县长李劲夫出力尤多，余俟详报。职冯玉祥。宥。

(《蒋冯书简》)

致张治中函稿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日）

文白先生志兄大鉴：

分袂以来，闻先生有两粤之行，弟亦来江津合江一带。近闻大驾已回陪都，前送之通俗短歌不悉能用否？如能大加改正，则感激万分矣。兹洪副官过此，请其带上桂元四盒，敢请晒收。三沪土产，微薄敬意。特此。顺颂

政祺！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三、四、二十

致 冯 洪 达 函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八日)

洪达吾儿：

你四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为了要救国、要打走日本鬼子，我到各地发动献金，大声疾呼是不怕劳累的。我去年自重庆出发时，血压一百四十五度，讲了二百次的话，即有一百六十度了。这又一个多月的讲话，每次两点钟，有时一天二三次，加上会客说话，血压已到一百六十五度了。医生告我要休息，我说倭寇打不走，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些。我是为了救国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的。

说到谁能出钱亦不一定，凡是有真学识的，有血性有良心的，多愿自动的出钱；而无学识的人，则多愿作守财奴的人。圣经上的话有很多是有好教训的。

休息的“休”是这样写，你写为“修”是写错了。你是中学生了，不可多写白字，若不小心，将来就成为白字先生，白字老板了！

读书须注意以下几条：

- 一、敬师敬长
- 二、和睦同学
- 三、不准骂人
- 四、不准打架
- 五、不许骄傲
- 六、勤书勤写

七、不浪费

八、守时刻

九、要诚实

十、要求懂

十一、要求明白

十二、爱惜光阴

爸爸手此

三三、四、二八

致孔祥熙函稿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内江)

庸之院长我兄赐鉴：

内江献金亦甚热烈，大概数目须在大会后确知。〈也〉〔以〕前谈金戒指运美义卖事，只要在每个戒指上打上“献金救国”或“献金抗战”字样，再加上某人献，一定能以售出。打字工作印铸局或亦能办。该项金戒指六百八十八只，已于本月五日送呈主席矣。惟恐事忙搁下，特为报告。先生请斟酌行之可也。特此顺颂政祺！

弟○○○

三三、六、十六、内江

复王冶秋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冶秋先生：

前几天接到您的信，说您还没有好。我看了之后是非常的挂念您，这病实在是不轻，应当赶紧去治，不然的话，日子一久，可就麻烦。

您说的自流井传染病的事，谢谢您费心。国家的事到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既不能到前方去打仗，只可放大了声音在后方呼喊。我明知道我的血压是很高，我也很知道夏天的时候，各地方的水不清洁，容易发生霍乱、痢疾，使我病等等，可是我情愿意为血压高死，为传染病死了，也不愿意就在康庄一天吃饱了蹲着什么都不干，我觉得我要那样就太对不住全国的同胞了。

您写的东西太有意思了，我现在立了一个新的志向，下了一个新的决心，就是要写一百封给爱国朋友的信，已经写了十一封了，还有八十几封要写，这都是活生生的爱国事实，我确知道您喜欢做这个工作。我在这里祈祷着仰望着您快快的痊愈了，出来作这个工作。

您写的东西，不但清楚明白，人人看了都喜欢，看我现在正在改“我的读书生活”第二本的稿子，若是您能到自流井、富顺、宜宾来，那就再好没有了。问您好！问您的全家都好！

冯○○ 三三、七、一

致张廉云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

廉云贤侄：

前几天接到你的信，说〈您〉（你）已经入了复旦大学旁听，这是很好的事。要好好的读书，要尊敬师长，不慌不忙的慢慢读，必须要大学毕业，才算有了救国的工具，才算有了复兴民族的利器，也才算有了为你父亲报仇的知识。

你见了老舍先生很好。老舍先生到你们的学校里去教书，那见面就更容易了。我看最好你诚恳的求他给你父亲写一本传记，或写一本小说，都无不可。材料除了你们家里知道的以外，可以找刘振三军长，找些个材料。当然啦，问我的时候，我一定把我知道的告诉他。

关于你读书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一定（帮）你的忙。就是你吃的、穿的、用的，有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愿意替你办。

我在内江的情形，报上已经登啦，现在我来到自流井，也是为了节约献金救国的事。我把“第十一封信”给你寄去看看，也可以知道内江献金的情形。问你好，问你先生好。

祥 三三、七、四

致沈天灵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天灵先生①:

前次纪法②给您带的信,没有见您的回信,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聚餐会③若是轮到我的时候,就请您和冯子源、胡振文替我当主人,用多少钱我就给(多少)。我请您替我向黄次咸先生、陶行知先生、熊观民先生、陈蓉贵、陈铎镐、陈汉卿、谢正宽、龚华卿,还有很多好朋友,请您都替我问候,替我致意。“第十封信”和“第十一封信”每样给你寄五十本,请你分别送给各位好朋友,别忘了姜兆祥、朱子武、钱子宁、毛牧师,还有张峻洁的几位朋友。

我的脚踏车您卖出去了没有?我可是等着用钱啊!问您好!问天敏好!您们老太太好!问您全家好!

冯○○

三三、七、七

①沈天灵是利他社发起人之一。其他主要发起者为冯玉祥和陶行知。

②纪法即冯纪法。

③利他社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九日组成,冯玉祥为社长。每两周聚餐一次,费用由参加者自理。利他社提倡“利大他,利国家”,主要任务是:推行献金运动;促进民主,维护和平;推广社会服务,提倡科学生产;辅导文化事业,普及现代教育。

致吴组湘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组湘先生：

前者在内江献金的时候，报上登载啦，我想您一定看见了。现在把“第十一封信”给您送去，请您指教。

这里有几件事请教您，也是给您商议商议。

一、去年到自流井，经过荣县、乐山等县，一直到了成都，所见所闻的事情，写成了一本书，我也作了许多诗歌在上面。这本稿子在王先生德宽手里头。您若得闲，请您看看，修改修改。

二、叫个什么名字呢？“川西南游记”或者是“川西的摇旗呐喊”，还是“某某等县献金记”？用哪个名字好呢？请您酌定一下。您说用哪个，咱们就用哪个。

三、您放了假了，在休息的时候，不可到歇台子去住，因为那里有个很干燥的地洞。去年我就在那洞里，没觉得有什么过热。若是您喜欢去的话，就请您去住一两个月。

四、歇台子还放着“冯在南京”三、四、五、六，还有第七本稿子，也希望您略略地看一看。将来打走日本鬼子，〈把〉还想把它都印出来哩。

以上这几样事，我另有信告诉王德宽及刘耀。特此。问您好！
问您全家都好！

冯○○

三三、七、十四

致王冶秋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冶秋先生：

前天接到您的信，里面说的是您的两个孩子从山上保育院回来啦。那个保育院办的实在是好，办事的人有服务的真精神。若是每个保育院都有这么好，那可就好了。

他们的院后头有一个纪念朱子桥先生的（一个）幼稚园，屋子太小、人太多，很有碍卫生。我向孔庸之先生说了一次，他捐了些钱，听说那房子改造啦。

他们院内头，若有什么困难，我很愿意帮忙。只要他们有一封（信）传给我，说的详细一点，我可以转给孔庸之先生，求求他。为了这些中华民国的少年主人们，舍什么脸，求什么人，说什么话，我都愿意。我觉得这是我的本分。我就是办成了，我还不愿意叫人说谢谢的话，这是您知道的。

台静农先生给我的传读了之后，觉得更是惭愧。这一〈般〉〔班〕品学兼优的先生们，为了教育这些国家的性命根本，不怕吃苦，不怕受穷，携家拖眷的受尽艰难。我想若是您、我有办法的话，谁都可以少吃、少穿、少用，唯有这（般）〔班〕有硬骨头的教育家们，应当吃得饱、吃得好，有好住的，有好穿的才对呢！您说是不是呢？可是您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只可硬着头皮去求人家，求了来的东西又是那么一点点。您看不要他的不是，要他的也不是，那有什么

法呢,因为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我给您说,冶秋先生,假若我稍微有点办法,我一定不要他那一点东西。人家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在今天还不够五斗米钱呢!越想越可笑。

这几天来,我在防空洞里详细的读“我的读书生活”第二本稿子,越读越高兴,我想一定写他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本“读书生活”稿子。我盼望您快快的好了,赶紧来到前方,我们好共同研究这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

“川西游记”那一本稿子还有什么应当加上的没有,您想一想。我另外写的那几十首诗您给改的太少了,我希望您抽一个功夫再(从)(重)新把它改一改好不,那个稿子在王德宽先生手里。

从(自)流井起到成都最好的材料,就是志书关于历史、地理、人情、风俗和各种的土特产,均有写在上头的价值,您说是不是?

三暑天,若是您能多多见太阳,多多的去晒,您的腰一定好的很快;若是怕见太阳,怕热,那一定好不了。太阳就是最好的良药,请您特别留意这一点。

前方正在激烈的打仗,我不能到前方去。人家不叫去,我有什么法子呢。可是他们是铁了心啦,宁自败的落花流水,也不愿意叫我到前面去打胜仗。您知道是早决定了,不打胜仗就死。兵吃什么,我吃什么;兵穿什么,我穿什么。我是与士卒同甘苦共死生的,因为我没有官派官架子,不会(刻)(剋)扣兵饷,不会贩卖日本货,说什么也不叫我去,不是铁了心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别的法子,咱们只可在后方各地痛哭流涕,大声疾呼,向父老们、同胞们、同志们用眼泪洗面,恳求大家出几个钱。一个是希望前方的将士们吃的好一点,身体(健)康一些,去打日本鬼子。再有呢,就想多买些飞机大炮唐克车。明明的知道这算什么工作,可是比着我在重庆住,外国人见我不准见,中(国)人谁见

我就被撤差，我说话报纸上不准登，我写文章报纸上不发表，这么一比，出来到各县走走，实在是好的多了。中国人外国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尤其是青年学生，我们到那里，都能见得着，比着在重庆住模范监狱强得多了。我很盼望您快好了，赶紧出来，我们就在各处走吧。无论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办法啊！

问您好！问您全家都好！

冯○○

三三、七、一五

复张之江函稿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

之江先生吾兄：

拜读了您两封手书，敬悉一切。康先生来，我很欢迎他，最好请他先到重庆上清寺康庄二号找戴副官，就可以给他买车票了。那省的事很多，请您向康先生谈一谈，看他以为如何？

之江中学在江口办，聘我为名誉董事长，真是既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到如今我还没入过一回学校呢；高兴的是您在什么时候都不忘了我，实在使我感激到万分。

这就青年就是培植国本，教育便是民族的性命。可怜的很，我们全国最大多数的人皆不注重这根本和性命。

有的人办学校当买卖做，不找好先生，不预备仪器，偏偏的注重在收学费上，弄的这里打教员，那里赶校长，越弄越糟，弄得社会都莫名其妙。

这几年来我听见说，您办的学校很不错，很有规则，这真是造福青年事业。先贤说，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您真可以够得上，这真是您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有一本书叫《爱的教育》，又叫《爱的学校》，虽然是外国的材料，可挑选挑选，还可以用。从外国翻译的材料有许多好宝贝的材料，有许多好东西，我们万不可以轻轻放过去，须要多多的选择，多多的利用。

足智多谋我不如鹿钟麟；才长心细我不如薛子良；好学不倦我不如之江兄。我确信，您这个学校一定能办到极好的地步，因为你不但好学不倦，并且是诲人不倦。先贤说“学不厌诲不倦”，您是兼而有之。

有真知识的人，有真热情的人，有真良心的人，便是国家民族之撑柱，我很希望您在教育界的朋友里头多多找些这样的人，能以常常的结合，常常的过从。当国家在危险的时候，非群策群力不能拥护政府；非有大多数有硬骨的人不能支持抗战；非有许多的决心牺牲小我、拥护大我不能拥护领袖。这算是我给您上一个条陈，请您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特别的找朋友，同朋友谈谈，久之定有良果。

自流井献金救国的情形，比其他的地方更为热烈，现在先把两张号外给您寄去，请您指教。

天热了，请您在饮食起居上为国自珍。问您好！问您全家都好！问您的朋友们都好！

弟冯○○敬启

三三、七、十八

复贺耀组函稿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

贵岩先生志兄：

昨接大函，敬悉一切。爱国超居人前的决心和精神，真是敬佩万分。惟七七献金方毕，此时成立分会，不免使商民忧虑，负担过重。弟意俟秋收之后，天气凉爽再行分别集合讲演，总以父老们同胞们深深了解，大难当前，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不救，等待何人来救。并且我们要能做到每一位同胞都清楚，为了保护我们祖宗的庐墓，为使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亡国奴，为了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像个人样子似的活着，我们必须有什么（供）（贡）献什么，才觉得心安意得。只要这三个意思一问一答的都记的明明白白，那么他多出钱也好，少出钱也好，不出钱也好，说来说去总希望每一位中华民国的主人翁，都能心服口服的自觉自动的非出些钱良心上不痛快，那就好办了，您说是不是？

现在把给爱国朋友的几封信，每样给您送几本。还有两种“金钱板”：一种是“金戒指”；一种是“节约献金救国”，都请您指教。

过几天我想同您谈谈这件事，您若有工夫的话。

秋深了，希望您为国自珍。问您好！问嫂夫人好！

冯○○

三三、八、十五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二日）

主席钧鉴：

日前官邸小住，得共晨夕，至为快慰。惟叨扰烦劳之处甚多，衷心（梗梗）（耿耿），非言语所能尽达谢意也。祥以世界大局，日臻佳境，我国亦在主席领导之下，与三强并立，盟友日多，对日战争，苦（撑）七载，光明在望，胜利可期。惟如何更进，如何调整，如何部署，方克度此最后难关，加速胜利之到来。似此种种，素知主席早有计及，仍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旨，以作刍蕘之献，谅当不以祥之喋喋为怪也。今更以所谈诸事，缮写奉陈，略备参考采纳：

一、关于政治者

首在得民心，行民主，订立人事法规，保障公教人员生活，以及关于共党问题之解决。兹分条述之：

（一）得民心。“民为邦本”，民心的向背，实在是政治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如何得民心，则在为民众解除痛苦，刷新政治上一切黑暗弊端。祥曾述及一“高举烛”故事，颇资参证：

燕派使臣到楚国来呈递国书以后，辞行要回去。楚国的宰相在回件上签字。因为是晚上，侍者在旁边举着蜡烛太低，宰相就在纸上写着“高举烛”三个大字。后来这个纸条无意间夹在回文里，带到燕国去了。燕王打开文件一看，对这三个大字，莫明其妙，问使臣也不知道。乃召集百官会议。有人说这是随便夹错了的。有的说是

高烛下亮,明明是说我们政治黑暗,指点暗示我们,要修明政治。于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认为这话很对。国王乃叫大家尽量把政治上的黑暗弊端逐条写出来,商议改善的办法,组织了改进内政的会,订立了三年的计划,分头负责进行。果然事事上了轨道,弊绝风清,人民个个安居乐业。三年期满,国内一片新的气象。有的臣子说:饮水思源,我们应派使臣代表燕国去感谢楚国给我们的教训。后来派了使臣,带有大批礼物到了楚国。见了国王,宰相送了礼物,并且说了许多千恩万谢的话,楚王和宰相,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宰相乃让他的秘书去款待使臣,探听是何缘故。酒席筵前,燕使喝得半醉的时候,问他此来经过。他说:“你们真是大国风度,施恩不求报,更令人感激佩服”。后来就说了“高举烛”的事,楚国的宰相才晓得是无意间写了那三个字的纸条关系。

所以祥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不论人家说好说坏,我们要借人家的话,来改进刷新。现在英美人士对我们有所评论,我们应认为这是好朋友的规劝,不可以为是某某造谣,无事生非。只问我们有没有这些缺点,有则力改,若能如此,实于国有大益,民有大益。

(二)行民主。民主政治实为今日世界潮流之所归趋,祥曾述及两事:

1. 为本月十五日报载罗斯福总统十二日之广播演说,他说:

“余转达珍珠港之下午,余之老友麦克阿瑟将军亦向新几内亚飞至,余等即开始连续举行多次有趣且有益之会议。尼米兹将军,余之参谋长李海将军,夏威夷陆军司令李查逊将军,及太平洋第三舰队司令海尔赛将军均出席。余等在此三日中曾商谈太平洋诸问题,及将来进行太平洋战争之最佳方法。会议结果,余等对于吾人面临之问题之了解及解决此项问题之最佳方法,已获致完全协议。”看他们领袖与僚属之间,看这“协”字,如何的平等无间,如何

的融洽商谈。由这些小地方也可见其民主精神。中国号为美国之老前辈，现在却非学习人家这种精神不可。

“余于登舰之日，前转圣地亚哥时，曾访问该处一所医院中之极多病者，其中大半甫自马绍尔及马里亚纳群岛作战归来者。”看他在旅途匆忙时间，还特去访问伤病官兵，一种亲切关怀之情，有如家人父子。

他说到参观登陆演习，及丛林战术演习以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余对于吾人之子弟，在国内国外所受之基本训练及最后训练，甚感荣耀。”

“吾人闻悉在此及其他海港中之若干军官及士兵，方考虑战后居阿拉斯加。余希望其确能如此。阿拉斯加之开发，今方开端；待余返抵华府，将对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岛从事研究，庶使此次战争中之退役军人，尤其在故乡无深厚根基者，能至彼处从事开拓。”

此一段看他对官兵之战后希望，如何细心地求其实现，体贴入微，官兵安能不感激奋发？

“与阿拉斯加总督格鲁宁讨论阿拉斯加人民之将来。格鲁宁要求余向君等保证，余过去数日内所以晒成黑色，乃受阿拉斯加太阳照射之结果。”

“在来诺附近，余曾玩曲棍球三小时，并往垂钓，获得鲈鱼等二尾。”

总之罗斯福总统的广播，娓娓如叙家常，一片亲热的口吻，满腔关怀的情绪，没有一点官腔，没有一点不平等的态度。实在是民主精神的表现。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实行民主政治，则民心自然内向，再无背驰分谬的情形。

2. 一位从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裴裴，曾在国会里提出普遍征兵的议案，有许多人不赞成。尤其是有三四千老太婆在开会讨论

这案子的时候,包围国会大声骂着:“打倒裴裴!杀死裴裴!”又糊了个纸人,颈上套着绳子,身上贴着标语,大家拉着绳子,在一棵树上吊起,喊着:“吊死裴裴!”“吊死裴裴!”正在这时候,案子已在国会通过。裴裴走出来,看到这情形,站在国会门口在那里笑,而且说着:“真好!真好!真表现民主精神!不过这案子可是已经通过了,我请你们到一个地方谈谈。”后来到一个广场同他们讲话,裴裴说:“你们反对这个议案,为了你们子孙安全,是应当反对的;不过一个国家要没有强大的国防,敌人来了,你们子孙的性命以及身家产业都要完了,连老太婆你自己也保不住性命。要是有强大的国防,例如普法之战,克里米亚之战,官兵也只有千分之十六千分之八的阵亡。牺牲少数的人,保全大多数的人,保全了国家,这就是救了你们的子孙,你们说这是不该实行吗?”老太婆都举手叫起来:“赞成你,裴裴!”

主席请看,这种民主精神,多么好?若是一听有人反对,则用宪兵手枪压制或监禁起来,实在不是妥善根本的办法。

(三)订立人事法规;前在自贡市与川康盐务局局长曾仰丰先生谈及盐局方面人事问题。彼云盐局邮局工作人员升迁以时,生活有保障,工作能按步进行,不能以私人关系更换职员,不以主管更动迁易人事,实由于过去英人丁恩佐治盐务,参考英国文官制度,订立人事法规,根绝中国过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办法。所以至今仍人事安定,一切上轨道,工作效率发挥尽致。今日政府各机关实应本此办法,订立人事法规,俾人人安心作事,无“五日京兆之心”,人人视此为终身职业,则自然廉洁自持,贪污不复存在。

(四)明令彻底保障公教人员生活。此本包含在前项之中,惟法规不能马上订立时,则此起码之事,能即日明令施行,亦可安一般公务员之心。办法是需要对他本身有保障,家属生活有办法,子女

教育有办法，病了死了怎样办，生孩子国家怎样保育？老了退休宜如何养老？明白宣布，切实施行，则自然人人振奋。一切弊端，亦可免除。

再者每因紧缩，乃有裁撤人员之事，则必须先为拟裁之人员谋一解决生活之道。盖追随主席，参加抗战之大小公务员，即无功劳，亦有苦劳，万不可毫无安置，挥之使去。

二、关于共党问题

主席垂问关于共党之事，主席这样虚心，从良心上佩服。有话不实实在在说，就太对不住自己，对不住主席，对不住国民。祥觉得这件事实在是目前一件大事，而且是特别重大之事。有人说共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祥以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他能听命令，军衣、军饷、军粮、军械，一概发给他们。要什么官，什么名义，都给他。我们只要求他能听十分之三命令，十分之八命令，一直他能听十分之十命令。这里命令一发，我们的报纸一〈批〉（披）露，世界报纸也都马上登载，我们的盟友当时就看我们统一啦。观感马上也有改变，敌人马上也就害怕。盼望主席自己当家，不要让别人当家，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大事，不可听专门怕统一的人的话。共党宣传他怎样爱百姓，他爱七分，我们要爱十四分。盼望主席在爱百姓三字上战胜他。（此条当时曾写呈主席，主席曾纳之袋中）

三、关于军事问题

（一）军官保障。许多军官在打仗时是九死一生；不打仗时，就得回家去吃，就不会要他们啦。这是使军官最不安心的一件事。

再者因为待遇不平等，升迁调补，全有远近厚薄、同乡派别的分别。有百分之八十五能作战很勇敢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没有入过军官学校，硬因此把他们看作不是正途出身，这是很失军官心的

一件事。我常说姜太公、诸葛亮、岳飞、戚继光、关公，在哪里毕过业？但是他们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为民的精神和决心，对国事有大贡献。反过来看齐燮元，陆大毕业，当了汉奸头子；萧其暄，日本陆大毕业，当了汪逆兆铭管军事的人；再看汪逆不但大学毕业，还是外国留学，而干出这种背党叛国的事。由这看来，忠义血性的人，就是学识少差，很能为国出力卖命；反之只有学识，而无忠义血性，本质已亏，决不会为国，更不会为民。今天非得给各级军官一种确保障不可。盼望主席对他们有一个公开说明。大家是在一齐共生死的，共患难的，共同保国卫民的，只要是连年抗战之军官，无论何时，不会不问，不会不管。所有的生活费用，本人一律承担，不但是一个人的，就是每位军官家中的父母妻子的生活，本人也要负责的。这样一来，军官们受了大感动，更会赴汤蹈（踏）（蹈）火，万死不辞。

（二）得兵心。得兵心最要紧之事，首在他们能吃的饱，穿的暖，生活有保障。这次前方河南失败，湖南失败，千言万语，在于士兵的生活太苦，太不够！到了热天穿棉衣，冷天穿单衣，平素里吃不饱，一打仗没饭吃。这种种实在情形，我在三十一年某月在军委会大礼堂纪念周报告过一次。那次主席也在座。后来派人去调查，有人硬逼着调查人签名说没有这事，冯某说的是谎话。那本是极实在的事情。到了今天，若不确实改革，怕还有比河南湖南更坏的一天。本来人生在世，并不是就为着吃饭穿衣的。但是不吃饭，不能活；不穿衣，就会冻死。得兵心，这是一椿根本事。办了自然得兵心，不办绝不能得兵心。

（三）躬亲考查，（澈）（彻）底改革。今日军事为一切根本。能打胜仗，什么都有；不能打胜仗，什么都算完了。这样，祥以为主席对于军事应用全付精神来问、来看、来办、来听，不可假手于人。如同

已往的大病根，和现在仍保存的大病根：就是大家不说话，并且不敢说话。举例来说：王均的后任曾万钟总司令在太行山打了败战，他到重庆石板场来见祥。他说他满肚子的话要报告委员长的，然而未说。祥问他为何不说？你有什么困难？他说他一万人就得派三千人到黄河边来抬粮，还得去三千人到各处打柴，再除了病的，留守的，一万人中只有三千打战，十万人只有三万人打战，明着说他指挥十几万人，实际上只几万能打仗的。他要想见委员长报告，中央的大官有人对他说：“你可不能说，一说委员长着急病了，谁领导抗战呢？”他问祥：“您看怎样办？”祥说：“你不必管，还是去说”。他说：“我再去，连见也见不着啦！”这是实在情形。我也没办法，只可以说有机会我来说。

再者目前很重要的事，就是阵亡将士入烈士祠的事必须实行。一个是规定祭日，一个是情形许可总是，主席亲自去祭为最好。

再者关于残废军人，也以主席亲往慰问为最好，否则也应派大员前往。

再者看伤兵，最好主席亲自去仔细看，仔细问，应当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孩子一样，去问他们所缺的是什么，所要的是什么。

再者看士兵，重庆附近驻的军队不少，主席亲自去看问兵们苦处在哪里？盖的怎样？铺草潮湿不潮湿？有病的时候医药怎样？官长们管不管？更重要的是跟士兵们一块吃饭，带着军政部长军令部长等一块共餐，不能一月五回，也得上半月一次下半月一次。要这样，大家都知道主席注重士兵生活，则一切弊端，自可减少肃清。举例来说，前几年奉令督练军队的时候，一天我训练官长完毕以后，我对一个团长说：我去看看病兵。团长说：“有一连人住在离这儿里路的地方，现在下雨，路又不好走，最好你不去。”我说：“那不成，督练军队，就得看病人，这是练军队要紧的事。”他没有法子，才领我

去上一个小山,又下一个小山,走了五六里路,到了那里,那一连人没有在那。团长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不要紧,再领我到别处去找。”又领我到了另一处,又没有人。我说:“你当团长,队伍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后来又找了两处,才找到。有十几个病人,躺在门板上,个个都有很高的热度,脸烧得很红,摸摸头,问他们吃药了没有?“没有”!有人看了没有?“没有”!我一摸他们,他们都掉眼泪说:“自从病了,就没有人看过!”祥当时对团长说:“委员长说带兵如带子弟,你们的子弟病到这样地步,你们都不管吗?”团长脸很红,想我不会说这样厉害。我又问那团长:“你是不是希望我对你说‘你这一团样样都好,就是在病人身上再注意点就更好了!’那种不确实的话,不是军人说的,你要明白!”

又一天我到某地看一团人,那个团长的客厅里,把各样的册子一本一本本地摊开摆在那里,专是为人看的。我说:“我不看这个,我要看你的军队怎样教练的?”正好他院里站着个岗兵,长的非常结实,也很饱满。他拿着一枝很新的步枪。我说:“你定一个标尺,定六百公尺。”他说:“我不会。”我问他:“为什么不会?”他说:“没有人教过我!”我说:“你什么时候入伍?”他说:“去年七月。”说话的时候是五月,他已经入伍十个月了。我说:“你作个目测距离罢,看到那个墙角,有好多远?”他说:“有二百步。”问他“是单步,是双步?”他说:“单步。”马上叫他走一走,有六十步。这是表明关于军人战斗没有实在教。可是他们无论到哪里,用白粉刷墙,写上忠党爱国,拥护领袖的字样,再作几个小花池,就完了。我当面把在场的少将阶级的军官说了一番,并申斥团长。可是不几天,委员长手令督练取消。祥也不知为什么。为了抗战,祥什么也没有说。莫非因为申斥这两个团长的关系?后来这一军人到云南打战去,到那里就垮了。就剩军长回来,也病死了。

还有某独立连，一个月点三次名，不能说上边不认真。可是点一回名得花两千六七百块钱的应酬费，三次要花八千多。连长没法，吃四十个空缺。饷有限，主要的是卖那四十人的米弥补开销。——这都是实在情形。

还有一个朋友李鹏霄到重庆来，向祥说，在某一带的军队，有的一师只一千多人，其余的全吃了空缺，作了买卖，无人敢报告，无人敢说。还有许多事实，想是主席全都知道，不必再说。像这样情形，不赶紧改革，我们这个胜利哪里有希望？国家怎么得了呢？

（四）平等待遇。能打仗的队伍，必须赏不以时，不应当问远近厚薄；不能打仗的，该当惩罚的，必须真正的严惩，以快人心。如同赵寿山李与中王修身等忠诚勇敢的官兵，不但给他们增加队伍，而且枪炮应当尽好的给他们的，反之不出力不真正打仗的，不单罚他，惩他，并且得减少他的队伍。这是目前收拾军队的最根本之事。

（五）军纪问题。军纪方面，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不扰民，就是爱民。曾文正公说：“爱民之事，必须日日三令五申。”祥以为最好编为问答，每日吃饭前官问兵答。例如：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问：我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问：我们没当兵前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问：将来不当兵了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问：我们吃的东西那里来的？

答：老百姓给的！

问：我们穿的东西那里来的？

答：老百姓织的！

问：我们用的东西那里来的？

答：老百姓血汗换来的！

问：老百姓有得吃的没有？

答：有许多都没有吃，把吃的都给了我们。

问：老百姓有得穿的没有？

答：有许多没有穿的，把穿的给了我们！

问：老百姓有得用的没有？

答：有许多没有用的，把用的给了我们！

问：我们要欺负老百姓怎么样？

答：那就是欺负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

问：那还算人不算？

答：那就不是人，是猪狗！

主席若以为这些话太粗俗，可以请人另编一套。主要的是大家能懂能明白，因为大兵识字的太少了。

今天要整顿军纪，应从爱民整顿起。不爱民的军队，绝不能打仗，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军队中以少报多吃空额太多了，到时候没有什么人打仗，这比什么都危险，我给主席说一桩故事：袁世凯练兵用的官长，大多是湘军，或淮军里头来的旧官长。他们的习惯就是吃空缺。袁世凯知道这情形，首先订条例：顶名冒替的砍脑袋，每月初一亲自点放饷。点名的时候，个个都带着枪，一喊到张得胜，就托枪开步走，到他面前立正，双手举枪。会操的人，这不算什么，不会操的就来不上这几着。有一次某月初一，袁世凯去点名，点到左翼第一营领官贾长林的队伍，叫到一个兵，他立正托枪的时候，枪

机子冲外，反拿着。袁又叫他背箕斗，与名册子上载的不符。问贾领官，他说：“夜间逃了一个兵，四个册子在四个地方，当时换来不及，乃用伙夫顶替。”袁世凯马上就把贾交执法营务处。处长王英楷是山海关人，执法如山，任劳任怨。一送到他那，就绑起来插上标子，要砍脑袋。全营官长由姜桂题领着去袁世凯那里求情。袁先把门关着不见。后来他们跑到那苦苦哀求，说他家中有老亲，袁才答免死。说你们去执法营务处说去。他们到了营务处，说督办那里已经说好了免他死。王英楷说：“那不成。法是他们家的，说不杀就不杀？国家的法律，不能由得人作人情！”大家一看知道难办。就又都跪下，苦求了两个钟头。王又给他们说了一番话，把贾长林叫来打了两千鞭子，又弄了五寸长的两只耳箭插到他的两个耳朵上，包上红布，后面敲着锣，带着到各营示众。自此以后，逃的死的兵，二十四小时内风雨无阻，非报到上面不可。三十年来营中安定，不敢有吃空额的事。祥看今要整顿这种弊端，非先杀几个吃空额最多的大官不可。

（六）练兵问题。反攻期近，非于此时在后方赶紧练兵，以备他日之用不可。祥意至少需练百万大军，由前方择忠勇识验俱丰者作为督练官，切实训练。无论何种配备，士兵非基本训练有基础，则不堪应用。此点关系至大且巨。非规划实行于先，则无以善其后。

（七）分层负责。主席日理万机，辛劳备至。有些事情祥以为宜责成各级主官负责办理，层层节制。如此次会议席上主席对军需署长之申斥，而其上复有主管人，有些事情，他或不能当家，如一团长指责连长，则不如责成营长。

四、关于经济

经济为一切之根本。《三略》、《六韬》上有一句话：“军无财，士不来”。今天不设法解决经济的大问题，则一切都无办法。本着自

力更生的话来说，税收方面最靠得住的是盐税。这次在自流井与川康盐务局曾局长谈话，并请他为祥讲政史数次。知道管制盐的事，最初是管仲，次则刘晏，近则英人丁恩。刘晏的办法不光是盐务方面，其他的经济政治方面都用的着。例如在刘晏以前，旁的人从江浙运米到长安，用征役法，自带粮米盘川，并且拉车拉船来应官。路上跑的死的丢东西的事多得很，而且骚扰老百姓，民怨沸腾！到了刘晏，他用雇役法，发价雇人，而且每几百里设一仓库，运到这一站，民人就可回去，再一站一站的传递运输。这一笔花费那里来呢？他不是要少数人负担，而叫国人平均负担，就是在盐上加钱，民人也喜悦，地方也平安。

祥陈述这一段故事主要意思有二点：

（一）曾国藩、李鸿章平了南京土（稔）（捻）的乱子，经济方面都是跟淮盐的盐商携起手来，才得到解决。满清政府在当时无办法，而他们有办法者，就在这一点。我们现在先要替盐商解决困难，如技术改进问题，增加空运吨位问题，叫他们可以多增产量，国库自然容易办。

（二）无论何种大工程，不征役而雇役，预先有计划，不可强迫。在山特别为主席说到陈胜吴广，因厉行征役，而迫得揭竿而起，就是一例。

祥以为关于此事，可请自贡市曾仰丰局长，及盐商余述怀等来谈一谈。

还有关于金矿的事。有位王天锡他是贵川镇远人，他挖了一处金矿，两星期可出二十万两金子。这是一个私人开采，都能如此。若是用国家力量组织公司开采，一面奖励民人开采，然后用法币购买入国库。祥从前在苏联看见他们的金库有五层楼，下面四层都是装得金条、金卢（市）（布），上面第五层装的尽是白金。这样准备金充

足，对内对外都有办法。我们应该仿效。

还有近来兵工厂，听说有的停了十分之三，有的停了十分之五，有的停了十分之八。一停工，工人失业，机器锈败，而且连带的钢厂停工，煤厂停工，社会因之不安，经济也受影响。听说弹（子）石就有劫路的，逮到了，问他，是某兵工厂的失业工人。这些工人有的从巩县，有的从汉阳，随着厂子迁来后方，拖家带儿，无法生活，再一失业，只有（挺）（铤）而走险。有人说美国一个子弹卖两元，我们自己造的要卖十元，所以就不造了。这话说的很不对。倘若美国面一毛钱一斤，我们十元一斤，我们就等着美国面，不种地了吗？这非得赶紧改正不可。不能这样办。

五、关于外交者

对于英美苏外交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以祥看来我们对于外交力量还尽的不够。尽了十分，再加十分；尽了百分，再加百分。指定专人，指定专款，这样我们国际环境更要好起来了。

例如对苏联之外交，愈弄愈坏，实在不妥。“八一三”时上海开仗，苏联马上同我们定了协定；当时英美都未能这么办。我们步枪丢了不少，炮也丢了不少，当时苏联源源接济。我记得当时苏联大使指给我看，在主席周围站岗之宪兵，拿的都是苏联步枪。在那时，除了苏联有谁个给我们军火呢？有人说她给的炮是旧的。可是我们那时连旧的也没处去买。又祥患疟疾，住在武汉疗养院，看见那里住着许多受伤的苏联空军军官，打伤了头的，打断了胳膊的。当时我对苏联的朋友说，你们不仅以军火飞机帮助我们，而且以你们的人，以你们的宝贵的性命来帮助我们，实在太令我们感激了。我们能支持过那一个艰难时期，苏联帮助之功，实在不可埋没。饮水思源，我们更应把中苏关系密切起来。祥以为主席一点不要犹疑，指派大员，专对苏建立亲密无间的外交关系。

其他英美外交亦没〈不〉如是。

六、关于教育文化作家者

(一)河南湖南战事发生以后,从〈论〉(沦)陷区来的学生很多,还有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这些都是中国的好青年,不愿受敌人的教育来到后方。政府应当大量的添些学校来收容。对于他们的文凭证件不必挑剔过严。到此以后,衣食住问题均宜立时设法安置。

(二)教职员之生活保障。祥在自贡市曾对蜀光中学师生讲话,中间说到教职员的生活困苦,教人家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不如一个摆纸烟摊的,不如银行里一个看大门的。他们为什么不去改行呢?就是因为觉得教育青年的重要,守着这一般青年,舍不得离开。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固值得佩服,而国家也应当为他们设办法,尊师重道。今天不是口头上尊,礼貌上尊,而是要在物质上来使他们生活安定,安心授教。

(三)为文化界及作家。苏联史大林先生曾经说过:“作家是制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他的重视这一般人,由此可见。中国现在这一般人生活最苦,精神物质两均窘迫。又加以家庭负担、生老病死诸事,均无法解决。而他们都是正气〈滂薄〉(磅礴),努力帮助抗战的人。国家实应负责来解决他们的困难。承主席面嘱祥负责办理,现拟选择五十位,每月能送米一老石、钱五千元,再每月聚餐两次。

七、关于联络救济之事

(一)各党各派领袖,一是主席请他们见面谈话,交换意见,不管说的话爱听不爱听,然后藉此融会贯通,于国于己均有大益;一是指定专人经常去看去谈。

(二)党内老同志如柏烈武、李协和等二三十位,为革命都出过

大力,此时生活无着,家口众多。主席指定专人,经常看顾,并按月送米送钱为好。

(三)各部队长官之眷属居住重庆附近者,如刘汝明之老太太等,望主席能时常垂青,送点东西,送点钱。这没有旁的,就是可以收军官之心,用他们的性命。

最后向主席贡献的愚见,是可以择师三人,择师友之间者三人,友三人,居住官邸附近,朝夕在一块谈话。不必人介绍,由主席自己想着那个可以为师,那个可以为友,哪个可以直至不忌,就决定谁。所谓良师益友,实在不可少。祥曾敬书中堂两幅送上,所选的两段一是取为上者求直言,知己过,一是取其行仁政,得人心。愿主席悬之座右,朝夕省览,或于郅隆之道不无裨益。

以上均系出自肺腑之言。拉杂写来,总之不外得民心,得军心,刷新内政,加强外交,增强经济力量,联络各方人士诸事。因对主席拥护之深,不觉言之痛切,粗直无状诸祈 亮鉴,尚此敬颂
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二日)

主席钧鉴：

顷闻陈司令长官保留高树勋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而后又有改为副司令之说。前方大帅保人，后方办事人乱改，使前方负责之人必感意外困难。

况高部八年血战，死伤达五万人之多，不蒙特别奖拔，反遭缩小改少之事，如何能使忠勇者效命呢？祥不敢不言，恳请主席自己主持，不必专告他人签呈为祷。此颂
钧祺！

冯玉祥上言

(《蒋冯书简》)

致王弼臣函稿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弼臣我弟：

两次往黄山都未敢去看您，因汽油太贵了，一加仑一千二百元，到余家祠堂就得七加仑呢。

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实在很好。有英国人说，下月德国可以完事。亦有人说，最多不能过三个月，而美军之在上海、福建登岸，即是最近可以实现的事。只有我们河南、湖南皆打败仗，现在敌人将到广西了，真是焦急之事。

我在黄山前后住了八天，我把应说的话全都说了，并且回来我按说的写了两封信给蒋主席。现在把信稿抄一份给弟，请您指教。秋天应当穿衣服要小心。问您全家都好！

如小兄冯○○敬启

三三、九、十四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日）

主席钧鉴：

前次由官邸归来，曾有一长函奉陈备览，想早邀垂察矣。今更以玉祥第二次黄山会议中发言，及与主席之谈话，缮写数纸，敬致左右，聊供参考。正如主席在参政会开幕训词中所云“到今天正是我以前屡次所说的最后胜利以前最艰亦苦阶段开始之时”，际此非常，玉祥所以有不能已于言者亦为此耳。非敢故事琐琐烦渎听闻，实觉我中华民族之延续光大，系于今日；而今日之事又系于主席一身，民族老大，积弊重重，抗战日久，复多麻痹之象，非猛剂新方，无以医其痼疾；非大刀阔斧，无以斩其芜蔓。所谓立起沉疴者，实在于主席明察果断，除旧布新耳。玉祥不揣愚陋，略抒所见，想不以直言为怪也。

在会议席上，最重要最有意义之事，则为陈辞修司令长官之意见书。祥以为不应当把它删去若干，应当完全接受照办。像我们古兵书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给他推车轮，把斧钺递给他，说：“拿着这个，上可以管到天，下可以管到黄泉，都门以外一切事情都可以独断专行。”今虽非昔（此）（比），可是此次河南事情，困难太大。陈司令长官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秋。他能在此临有这么详细周密的改革计划呈递进来，实在应当完全照准，不宜驳回，或驳回其中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并且祥还主张马上由主席

下两道命令：

一、为奖励陈司令长官忠于谋国，能细心，能大胆，不说空话，切中弊端。有这样细密条陈上来，从此以后，可使军队中没有一个人再去经营商务，没有一个人再敢吃空缺，实在应当很特别地奖励一次。

二、为通令全国各军，说明陈长官所陈之意见书完全照准，且加奖励。使将士人人都知道无论国家财政如何困难，本人一定要尽自己所有能力，为你们打算，一定要让士兵们吃的饱，穿的暖。只要大家能真爱百姓，能真守军纪，能拚命打仗，都有啦。若有这两道命令出去，此后人人都敢说话；不但说了话，不碰钉子，并且还有很好的奖励，使下情尽达于上，才好对症下药。

当那天午餐的时候，玉祥说的是对主席在会议时找高射炮连班长问他吃饱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等等的话，佩服极了。当时玉祥曾说“希望主席多到重庆附近的兵营同士兵们吃几回饭，问几句话以后，自然谁也不敢欺蒙主席，也就知道士兵之痛苦了。”

饭后主席留玉祥再住几天，乃遵命仍住桂堂。那天午后五点半面递两本书：一、为黄（浦）（埔）纪念册，那个封面印的那样坏，印得使人看不清楚，不论是谁，一看着就不爽快；另一本为办伤兵服务的总干事萧慧千先生印发的伤兵服务纪念册，那些像片印的那样好，人人看着满意，人人看着清楚明白。固然印刷条件有关系，然而国内也可找到印得那样好的地方。呈奉那两本书的意思，就是盼望主席要责成办事的人，凡事须慎重考虑，不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因为稍一随便，不但得不到成效并且引起反感。

玉祥写了爱民十问十答，在第二天呈给主席。因为今天万万分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爱百姓，尊重百姓，恭敬百姓。只要百姓人人喜欢我们，人人信仰我们，我们一定能打胜仗。不然的话，像今天

这样,故意得罪百姓,故意欺压百姓,使百姓不喜欢,故意的挑起恶感,真的有许多新进的文武官吏,他们竟忘了百姓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百姓仆人了。后来主席向玉祥说这十问十答很好,马上就要传下去。由此可见主席时时刻刻不忘兵,不忘百姓。如果大小官吏都按这样实行下去,玉祥确信我们一定能以复兴,一定能以早获胜利。

午后同主席谈到袁项城练兵的故事,他坐在有四个轮子的一间木房里,几个卫士推着他,在操场里转来转去,一连一连地看,一排一排地看,一个一个地看,渴了喝水,吹调号,叫特务长带伙夫送来,吃饭也是如此。一天亮出操,晚上才收操。每月初一点名放饷,他还总要到兵棚里,去看士兵睡的铺草厚薄如何,潮湿不潮湿。说这话的意思也就是盼望主席〈澈〉(彻)底注意士兵生活。因为有许多官长不以士兵当人看待。

廿六日一早给主席一中堂,是刘洎对唐太宗说的一段话。是说李世民说话太多,辩论太多,使群臣都不敢开口云云。李世民马上飞白回答他,一面奖励刘洎敢说话,一面承认自己的错要改去。共百七十余字。

当天上午九时的谈话,玉祥说军事第一,一,为应办的应当快办,大事用人,还应当自己作主办,不可假手别人。二、为军事第一的基本,今天是征兵第一。像兵役署长等官职太小,地位也低,应当马上下一个决心,从新设兵役总办,或兵役总监等,他可以坐着飞机汽车,到各处去看,可以同各省主席专员县长什么司令等见面,有什么毛病,都可以痛痛快快的随时改革过来。玉祥并且说,主席知道有人可以担当这事就好了;若一时想不起来,则鹿钟麟、于学忠、石敬亭,他们都可办这事,而且一切都可办得有成效。主席当时说一点不错。水利归农林部办,办不好;另立水利委员最好,马上就

办得有成绩。粮食归财政部办不好，一立起粮食部，马上就办好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

当日午后除了听主席讲新疆的事以外，玉祥说今日最重要的事情，即为军事；军事中最要之事为兵役。请主席全副精力在军事上兵役上来打算。只要士兵穿的暖，吃的饱，样样事给他们方便，使社会上人人都看得起当兵这件事，自然兵的来源就容易。后来又谈到陈司令长官的两道令文的事，主席令玉祥拟来看看，后回桂堂办好，奉呈主席，当时说很好，很重要，就收起来。倘有不妥之处，可另招人拟。惟此事实觉快办为好。

午后五时与主席谈得人心三字，是目前急务。怎样办才能得到文官的心，这不外使他们在生活安定得一保障，仰事俯蓄，孩子们不致于失学，得以安心工作。这些人都是跟着主席抗日的，不能不为他们想办法。其他怎样得士兵之心，怎样得农民工人商人之心。玉祥是希望主席找几个人专门研究这事，因为关系太大。后来祥又找到一本《中苏文化》（第十五卷第五期），上面刊载着苏联颁布的新法令，保护母亲和孩子。新法令中说，“关心家庭的巩固，向为苏联国家最重要目的之一。为了保障母亲和孩子的利益，国家给予多子妇女和母亲以极大的物质上的资助，以便保育孩子们。在战争的年代和战后的年代间，许多家庭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物质上的困难。因此更进一步扩大关于国家资助的措施，就成为必要。”根据新法令，国家改变了从前津贴生育第十个孩子的母亲为从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开始津贴。其他如保育教育等等方面，都有大大的改善与增进。又特为制定“母性奖章”，给予生育并教（养）五个孩子的母亲“五等奖章”，给六个孩子的母亲“四等奖章”、“母亲光荣”奖章，给予生育并教养七个孩子的母亲“三等勋章”，八个孩子的母亲“二等勋章”，九个孩子的母亲“一等勋章”，并制定“女英雄母亲”的

头衔，赠予生育并教养十个孩子的母亲，并对他们授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勋章和证书。

看苏联颁布的这种新法令是如何的得天下为父母者之心？如何的为将来着想。人家敢于创造，敢于实行新办（法），要决心去掉一般歪论谬论，保守顽固之论，对士农工商兵创造些新法令，以得天下人之心。吴起说，昔之为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亦此意也。

后来我又把罗运炎写的一本《静修一助》送呈主席，因为那里头也有许多的道理可以参阅。

廿七号早晨，写了一个中堂，是周纪之中一段。辛亥七年冬，郭亡，齐桓公之郭，问父老：“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公曰：“若子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主席当时看了，甚觉要紧。实在这几句话，有极大的教训在其中。

当日因朱逸民将军走，主席送他，没有能多谈话。晚上请加拿大大使和魏亚特将军在一块吃饭，也不便多谈。九时后，孙哲生先生来，谈了几十分钟的话就走了。玉祥盼望主席再请孙先生哲生来多谈几回话，对于中苏邦交早日改善，实有大益。

数次晤谈，自愧所知无多，所见不深，然不善藏拙，尽情吐露。倘不以鄙陋为弃，则幸甚焉。尚此敬颂
钧安！

冯玉祥

（《蒋冯书简》）

致李宗仁函稿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六日)

德邻先生志兄大鉴：

久不握谈，渴望为劳。想先生为国家东门锁钥，老谋深算，定多伟大计划。祥居住渝市，惟有遥祝先生万事顺利。兹有民众献糖壹拾贰箱，敬赠先生分配将士，略表敬意。恳祈哂收为祷。顺颂胜祺！

冯○○ 敬启

外附糖十二箱

致蒋介石电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内江）

主席钧鉴：前、昨两电想已获垂览，兹于外交方面略有愚见，奉陈如下：战时军事诚属第一位，而外交亦关系至大，外交办的好，则精神上物质上之帮助，都会源源而来，更可助成军事之胜利。自开战以来，我国之外交路线非常正确，但是努力尚有不够的地方，尤其是中苏邦交，上海“八一三”之战，苏联首先与我订立协定，当时之英美都不肯来，且有断绝滇缅路及卖钢铁、汽油与日寇之事，所以苏联实为我患难之交，有如交民患难之交，可以长久；富贵之交，颇不可靠。我与苏联邦交愈密切，则英美亦愈来的快，苏联同我们松懈下去，则英美对我们也就日惭松懈，尤其是英国最势利眼，对我们更不客气。祥以为应当在这时候，马上多派有革命性的外交家去苏联，把旧好恢复起来，只要苏联同我们十分亲善，美国定然更同我们亲善，此事关系存亡至大，请主席找孙哲生、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特别研究，定有好办法，加强外援，〈度〉（渡）此难关，不胜盼祷。

冯○○。真。

致陈布雷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布雷先生志兄勋右：

祥于八日由渝出发，十日抵自贡市，一路平安。祈释廛念。此地盐商余述怀先生，富而好仁，输财仗义，数次捐资兴学，曾得政府褒奖，对于节约献金运动，更不惜举债捐献。前次以一千万元，作自贡市之倡导。报国之诚，令人心折，实为今之卜式、弦高也。前面向主席当面介绍，主席允俟后有机召见嘉勉。今彼因事遄赴重庆，特介绍往谒，并盼费神引见主席为禱。尚此布托，并颂勋祺！

冯○○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主席钧鉴：

日来想到几点重要的事情，陈述如下：

一、军事第一，而兵役更为军事第一中根本之事。除两道命令以外，应由兵役部对于出征军人家属及陆海空军阵亡将士遗族及荣誉军人（澈）（彻）底实行优待办法。一面由报纸尽力宣传，一面在实际上增加优待谷优待金、恤金及年节赏金礼物；一面发动民众真诚热烈的慰劳。如此，则可使国人耳目一新，人人皆知从此真正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待壮丁之父母家人，真如待遇吾人之父母家人一般。似此定可增加士兵作战之勇气，减少其后顾之忧，更可鼓励未从军者踊跃从军。严重之兵役问题，方可迎刃而解。

二、目前的准备：

- (一)大量地训练妇女，开各种短期之技术训练班，毕业以后来接替青年男子之工作。此事英美苏自开战后即已如此办理，收效至大。
- (二)所开之班次，如电话电报有线无线各项人员训练班、司机训练班、工场技术人员训练班、店员训练班、医务人员训练班等等，可分一月毕业者，三月毕业者，半年毕业者。毕业以后，即派其实行接替男同胞之工作。
- (三)其他如轻工业之男工，亦可由女工接替。

(四)高中大学学生及教职员,亦应有一整个办法。发动知识份子从军,以增兵员,以改进军队素质。

三、实行此种办法,一则可以改造社会风气,一则可以唤起同胞真正对于抗战之觉醒,从心理上予以改革。

以上各种办法,如认为可行,即请命令兵役部星夜办理,以度此最后胜利前之难关。祥日来每夜不能寐,思及国事,念及主席一身负荷三巨,不能分劳,惭愧无似。但有所见,不〈憊〉(揣)拙陋,献陈左右,聊供采择耳。尚此敬布微忱,并颂
钧安!

冯玉祥敬上

(《蒋冯书简》)

致赖亚力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于富顺)

亚力先生：

留学事主席已有复函云：“赖秘书兴治^①拟赴美攻习工商管理，已交经济部统筹核办。”特此转告。并颂
大祺！

冯○○

^①赖兴治即赖亚力。

致张凌高、吴贻芳、梅贻宝、
陈裕光、汤吉禾、孟简涛、
向育仁、黄季陆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 ①)

××先生道鉴：

每念风仪，弥增怀想，近惟兴居绥吉为颂。祥以发动富顺献金，已于前日抵此。民人爱国忠诚，祥未来此以前，已自动发起响应，目下已有成数，二十五日即可召开大会矣。前在内江等地有“致爱国朋友第十一、第十二两信”，今各奉寄五份，敬请指教为荷，耑此并颂时祺！

冯○○

①原函稿无时间。该时间从信内“祥以发动富顺献金，已于前日抵此”判定。冯是十月十五日到达富顺的。

致张厉生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富顺)

少武先生志兄道鉴：

别来经旬，诸维康乐为颂。祥已抵富顺，此间民众，颇具爱国热忱。献金之事，祥未来以前，即自行发动响应，目下献黄谷、军鞋者不少。现正按日集合各界讲话。献金大会时，当更有优良表现也。兹抄得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经行政院核定公布之“非常时期捐献款项承购国债及劝募捐款、国债奖励条例”一件，奉陈备览，惟不知此后有所修订否？按此条文仅规定至团体捐献最高额达二百五十万元，个人捐献达一百万元，超过此数目皆尚无规定。节约献金则有超过一千万元达一千五百万元者。拟请政院令内、财两部对此条文稍加修订，俾适应目前情形，未知可否？再者以后请奖之事甚多，尚须费神核办，惟（情）（请）先生注意奖不移时之时间性为祷。此敬颂

政祺！

冯○○

复徐堪先生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于富顺)

可亭部长先生惠鉴：

十月十二日手书敬悉，之江先生事①承允关照，至为感谢。国民体育，关系民族之兴亡甚大，实应有以推进，故前代为请托，俾得发展也。尚此布复。并颂
政祺！

冯○○

①之江即张之江，此时张热心体育事业，专任国术馆馆长。

致盛世才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富顺)

晋庸部长^①志兄勋鉴:

顷接渝转来手书,并新疆名产四种,惠及口腹,至为感谢。祥顷已行抵富顺,发动此间献金,一切顺利进行,知注奉闻。尚此。并颂政祺!

冯○○

^①盛世才此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二日）

主席钧鉴：祥近日与各界讲话之暇，常以兵役问题就询公正士绅及官吏之意见，今略为整理报告如下：

一、兵役问题之四大弊端：

甲、征兵机关之弊端：

1. 徇情顶替：由保甲长起，以抽中壮丁与其本身有亲友或势力关系，则徇情抓他人顶替。穷苦之工农则为其抓拉对象。
2. 得钱〈买〉（卖）放：由保甲起，层层得钱，层层卖放，最后以抓拉顶替正额。
3. 藉抽丁敲诈：花头至多，一言难尽。例如未抽中张三，而保甲长至张三家说张三已中签，出钱则可去名。又如保甲乡长藉口征“请丁费”，聚敛民人之款以饱私囊。所谓“请丁费”，即为此保本摊二丁，而保长利用民人不愿当兵之心理，出“请丁费”另请人顶替。

乙、接兵部队之弊端：

1. 以医官为敛财之媒介。例如张三由县交与接兵部队时，其家属则托人向卫官行贿，医官则言其有病，不合标准，收回得钱，大家分赃。
2. 验收以后，仍有得钱卖放者，向上则报逃亡。
3. 拉人顶数，以敷衍上级。

4. 进步之办法，从前壮丁家属花钱，才使接兵部队验不上，现则体格健壮者，部队故意说不合格，一律不收，来逼使乡镇保甲出钱活动接兵部队验收。从前仅为壮丁家属出钱，则钱少；现在使镇公所出钱，则出得多，钱仍取之于民。
5. 买定卖定，送八人说十人；其中二人，根本未送，仅花了钱，验兵部队则打十人之收条，定额则抓补。
6. 谎报伙食，冒领军米，各种剋扣。
7. 视兵如牛马，打骂，吃不饱，穿不暖，病不医，死不问。

丙、社会上的人轻视兵，恨兵。兵因为生活太苦，纪律废弛，则各种非法之事都作了出来，老百姓就轻视兵，恨兵，所谓好男不当兵，因此甚影响兵源。人民见过兵生活太苦，当兵后家属生活之成问题，不愿当兵。可见以上种种对兵之虐待，不敢当兵。

机关学校林立，有钱之子，即以入学为逃役。奸巧之壮丁，即以投入机关充当工役为屏障。尤以乡镇保甲人员过多，（如乡镇保队附，副保长，保民代表，警备丁等），此皆为包庇壮丁之渊藪。

二、兵役问题治标治本之办法：

甲、治标：

1. 立即成立兵役监察网；由保甲起，而乡，而县，而省。聘请公正士绅，组各级兵役监察委员会，见及大弊端，则直接报部；小弊即弹劾纠正。
2. 征兵与接兵之事权应集中，俾进行快速，民少纷扰。例如富顺一县，前接兵部队多至十一单位，同时在县接兵，争吵不休，社会因之不安与紊乱，壮丁亦大都逃避。
3. 改良官长待遇，严训各级官长，严办不法之人。由保甲起至接兵官层层有弊，非此无以收急效。
4. 多开兵役座谈会，针对弊端，即予制裁。

5. 各级政府之考绩，兵役一项之比例，应增至百兵之五十左右。
6. 裁撤县府军事科，并入国民兵团，亦有碍兵役进行。因人民仍只认得县府也。征兵之事，仍须县府办理，同时兵役主管机关，对于县长有奖惩之权力，对于师管区等应有指挥惩办之权。似此始能上下贯通。
7. 〈澈〉（彻）底改善新兵待遇。
8. 〈澈〉（彻）底实行三平原则：对于豪绅富室之政治，人民得以行使四权，监督各级政府，则可减少弊端，富家子弟学生，一经抽征，逃避者严处其家长，或没收其财产，以充新兵待遇之用。

乙、治本：

1. 行民主征兵自然顺利。
2. 普及教育，使人民有国家民族观念，志愿从军救国。

以上种种意见，得自一基层官吏及地方人民士绅，实有参考之价值。总之千言万语，归根结底，还在于士兵生活之改善，使他们吃饱穿暖，身强体壮；还在于士兵地位之提高，受社会之重视，如英美苏军队所具之地位及待遇，则人人无不乐意从军，兵役问题自可迎刃而解矣。再者规章再好，不能〈澈〉（彻）底执行，亦属枉然，非切上下奉行不可。肃此奉陈，敬请鉴核择纳为幸！祇颂
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复宋子文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卅日)

子文部长志兄勋鉴：

顷接奉十月十三日手书，藉悉季君之事多承关注，至感至感，已转告季君矣。富顺献金大会已结束，共献黄谷三万石，金戒一千三百只，军鞋一万二千双。民人非不爱国，于斯可见。知注奉闻，并颂

康乐！

冯○○

致 鹿 钟 麟 函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于威远)

瑞伯部长我弟：自贡市二日开知识青年从军宣传大会，祥讲演近两小时。首有川康盐局李冷帮办响应，继之男女青年蜂拥登台，情况至为热烈，特此奉告，并颂
大祺！

冯○○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主席钧鉴：

目前局势实已至最后（胜）利前最艰苦危急之阶段。欧洲解决法西斯德寇之战争，据邱吉尔之观察，非延至明年夏季不可。东方战局，美国之越岛战争，虽获胜利，而日寇以“全员战死”，以一再冒死之增援（如雷伊泰岛已增援七次）藉以拖延时间。一面则积极对我进攻，欲在盟邦未登陆之前，完成在我国内陆之交通线。迩来战场已移黔境，对我陪都尤多威胁。日寇之必败在将来，我之危急在今日。今日不得度过，来日则均成梦幻。如何度过今日，实有赖于全国上下之大（激）（彻）、大悟、大觉醒，大悔改不可。且非猛药不足以治危症。缓慢观望行之，恐遗来日噬脐不及之悔。祥有五事，冒昧奉陈。如不以为谬，则盼即日行之：

一、用人见人之事：用人必以真能打仗，真能办事者用之，不管亲疏，不管派系，只问其贤不贤，勇不勇，能不能，作不作。干才得用，用之不疑，始可放胆作事，以全力作事。钝刀割肉，已为今日时间所不许。

见人之事，《邱吉尔之二十四小时》一文，述邱相虽日理万机，忙迫异常，而每日必有规定时间，见其内阁阁员、上下院领袖，当面解决一切紧急之事件。祥以为外国官厅工作，效率本已甚强甚速，而许多紧要之事，犹不以公事行之。我国行政效率本甚迟缓，一件

公事经过几个机关，上下传递则非半月一月不可，实非今日紧急时期所宜。故祥以为主席每日应规定两小时时间，专为与党之常委、军委会之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委员及各院部长，参政会驻会委员等会晤，〈管〉〔当〕面听取一切报告及解决一切紧急事宜，较之行公事手令则快速多矣。

二、精诚团结：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外寇已在门前，再不赶紧精诚团结，真是束手待毙耳。第一次大战德国溃败，其内部有保皇党与共产党之争，结果人民不满，两皆几无立足之地。反之如法亡国，而戴高乐能团结其内部，终至复国，且近来更渐跻于四强之列。祥大胆说一句，我国民党中过去出有汪兆铭、陈公博等汉奸卖国贼。由此可见，无论何党何派，均有好有坏：截长补短，共赴国难，实为今日最要之事。非根本觉悟不可。

三、不可败：今日之军事绝不可再败；再败则影响全局。非用全力真真实实地打胜仗不可。不能专等待外人之帮助。不论武器好坏有无，就是一把菜刀都让他用上。且最要者为军民合作。此时是发动全国民众共起杀敌之时。万不可再压制，万不可再听任欺骗者之欺骗。一切都为编配好，准备好，再不可迟缓。敌人万一侵入贵阳，再想悔改则已晚矣。前见报载，綦江只有一茶馆老板，曾给过境士兵以水火，乃为全体士兵称赞不绝。由此可见士兵行军不得百姓帮助之苦。璧山第九军经过，有病兵百余人不能再携带而无处安置，后以私人关系暂时托付于第九补训处野战医院。交接之日即有多人死亡。又闻南来军队过秦岭，有冻死途中者。又闻远征军及知识分子，从军征集期间，其伙食费每月为二千一百元，普通士兵每月则为一百九十元副食费。一则每顿可以四菜一汤，一则每日几乎连青菜都吃不上。两者相比，悬殊过甚。再者祥前曾一再向主席陈述：今日之连排长也要以军校毕业者充任，实使一般士兵无升迁之

望。凡此种种实足以涣散军心，影响其战斗意志，关系至巨。祥以为应急加改变，对士兵之生活立加改善；军民之关系立加调整；士兵之赏罚升迁应严明论功，不论出身。由远道开来，经过渝郊之军队，主席能亲临看视，并予以慰勉鼓励之训话，对军人心理之影响至大，且即可收效于不久之将来。

四、不可流亡：前在官邸席上闻吴稚晖先生云：“不成，政府搬到伦敦去。”此事万万不可。国际国内形势均非所许。我们现在只有全国老少男女（土）（士）农工商兵，一致拚命抗敌，寸土必争，枪尽有刀，刀尽有棍，棍尽有牙，牙尽有骨血头颅。宁玉碎，不瓦全，绝不流亡。正视当前始可（度）（渡）此难关走入坦途。

五、速设兵站：大军南调，首重给养。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必须先设兵站也。今兵站未设，米菜俱无，沿途各县乡不能咄嗟立办，士兵奔走终日不惟须忍饥，甚至有时无开水可饮，岂不大伤士气，何能勇往拚命作战？应请严令负责者，不分昼夜速设兵站，充分储备米菜水炭，不得缺乏，以济军食而振士气。

以上五点，全系出自肺腑之言。伏念抗战以还，得与主席共患难八年于兹自愧乏才，了无寸效，惟见此危局，不得不披肝沥胆，以陈。尚祈 垂察择纳为祷。肃此。敬颂
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致熊式辉函稿^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

天一同志仁兄大鉴：

抗战八载，胜利在望，建国大计，当为亟图。吾兄主持设计要务将成功，是定操左券。祥有友邓初民、高新亚二君，历任大学教授。邓君关于政治科学著作等身；高君则从北大毕业，留学苏联，对于经济计划有独解，又随祥工作十有余载，知之至深，皆为设计长材用。敢荐请左右，如蒙罗致，为贵局设计委员，定能胜任愉快。祥本为国求材计，非泛泛之介置禄位可拟也。耑此奉达，伫候回音，并颂大安！

冯玉祥敬启

三三、十二、十

^①熊式辉，字天翼，亦写作天一。时任中央设计局局长。

致沈天灵函稿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天灵先生同志：

近来外面造谣言的很多，你自己说话要格外谨慎小心，同时也需告诉天敏小心，不然的话，也会借一个罪名加在你头上。

廿四日的聚餐会，最好不举行；如果举行，我不能参加，因为近来咳嗽很厉害。

张树声先生左右常有两个特务跟着他。也许有两个特务跟着你，你要特别小心谨慎。同我们说一样话的人，你不能就认为是同志，也许是侦探我们的探子。问你好！

国而忘家！

三三、十二、十七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主席钧鉴：

前在黄山曾与主席道及文化界友人八年以来，艰难困苦，流离迁徙，然均随同政府抗战救亡，赤血忠诚，至可钦佩。惟生活如斯，不可不有以救济。当承主席面嘱玉祥代为办理。兹时届年关，又值桂柳流亡之人士来渝，颠连窘迫，朝不保夕。故特遵从主席之意，约请文化界友人，开列名单，得一百零六人，由新近汇到之献金款项内拨二百二十万元，先行救济。其有特别困难者，当再为主席从优招待。祥本无冯驩之才，但效其苦心孤诣耳！谨将名册奉上，尚祈鉴察为禱。肃此。敬颂

钧安！

(《蒋冯书简》)

致蒋介石函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主席钧鉴：

前日奉上一函，想邀尊览。祥因对文化界友人不十分熟悉，乃委托老舍(即舒舍予)、郭沫若、洪深、邓初民四先生及祥之秘书王冶秋先生办理。开列名单诸事，亦有一函致以上五君。兹将原函录陈备览。肃此恭颂

钧祺！

附抄录函一件①

(《蒋冯书简》)

①即本月二十四日致郭沫若、舒舍予等五人函，原函如下：

沫若、初民、舍予、洪深、冶秋诸先生道鉴：文化界人士八年以来，艰难困苦，流离迁（徙）〔徙〕。然均协同政府坚持抗战，挽救危亡，赤血忠诚，至可钦佩！前在黄山曾与蒋主席道及，并面嘱，祥代为慰问。兹以时届年关，又值桂柳之人士流亡来渝，特由节约献金款项内提出二百二十万元，送请先生等详商支配。偏劳之处，容当面谢。尚此并颂 年懿！

冯玉祥敬启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主席钧鉴：

大地春浓，象征胜利。德、日已入必败之境；我则在主席领导之下，已将渡过艰辛岁月步入坦途。瞻望前程，不禁颂快。兹者陈述者，昨悉政治部郭沫若先生主持之文化工作委员会已被裁并。政府裁减机构，本为应办之事，惟略有愚见，书供考纳：

一、有许多机关人事可以裁并，而文人之机关则以不裁为宜。因今日之文人已穷困不堪，且素不善谋生，一旦失业，易生意外。主席宽厚待人，且在此米珠薪桂之际，对此等手无寸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室家拖累之文化界友人，宜本爱人以德之旨，包容维护之为善，实不应处之以绝境也。

二、前在黄山曾与主席道及，七年以来大家追随我公抗御外侮，牺牲一切，在所不惜，无功劳亦有苦劳，如郭沫若先生“七七”之初冒万险，别妻子，只身由敌穴返国，参加抗敌工作，舍小我以救祖国。此种精神，实堪嘉许。其他工作人员亦多忠贞之士，多年来茹苦含辛，共赴国难。今一旦弃之于外，于国家于主席均非善策，且有不良之影响也。

三、被裁之人中，难免未有作反对政府言论之人。然昔曾与主席谈及齐桓公用管仲，系曾射及其带钩危及桓公生命之人，而桓公用之不疑，言听计从，乃霸诸侯。魏徵亦为唐太宗之政敌，而太宗用

之如股肱，奉之如兄长，终成贞观之治。又如美之罗斯福大总统，其陆海军部长均为反对党中之人，威尔基且与之竞选者，而罗氏派之为私人代表。古今中外为领袖者多具此伟大心胸，乃有伟大之成就。我主席对彼等既能容于当日，又何不可容于今日？

四、吴稚晖先生曾云，在英国常见公园或大集会中，此处有工党集会骂政府，彼处有保守党拥政府；此处有共党骂政府，彼处有无政府党骂共党；此处有基督徒宣扬上帝，无神论者则毁谤上帝。警察及维持治安之人，均不加过问，此真民主自由之精神。玉祥以为如新华、大公或其他报纸，亦时有批评政府之语，话虽不好听，而亦有可供省察采择之处。郭先生等之言论，亦可作如是观。广言论正所以广所闻，塞言路正所以塞耳目也。

综上数点，玉祥以为，对郭沫若能另付以重要之任务为最佳，否则亦应聘为主席之高等顾问，优予费用，俾得广罗友人，用备咨询。能如斯则国际国内均仰瞻主席大公无我之精神，能不翕然敬佩！玉祥愚直之见，未知可否择纳施行。肃此。敬请
钧安！

冯玉祥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主席钧鉴：

自美军用原子弹，苏联远东军参战，对日大战急转直下，日寇已向我盟国接洽投降。我全民族八年余之艰苦牺牲，即获预期之成果；我国家五十年来之耻恨，即见〈澈〉（彻）底之雪崩。此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有史以来，从所未有之最光明灿烂之一页。钧座领导此一光荣伟业而完成之，使吾民族国家脱胎换骨，起死回生，而奠定复兴富强之稳固基础。所谓民族国家之救星，人类世界之伟雄，钧座乃真正可当之而无愧。祥于欢欣鼓舞，踊跃拜戴之余，虑及数事，不揣愚陋，请谨陈之：

一者，胜利来临，大战结束，展开于吾人之目前者，乃一崭新之时代，崭新之世界。此一新时代新世界之要素为何？科学精神之胜利是也，民主高潮之广被是也。顺乎此者必得繁荣与发展，逆乎此者必致衰落与淘汰。此为自然之铁则，亦人类社会之公例。故吾人于此崭新环境之中，必须有一个新志向，新思想，新精神，新办法，始足以适应之，而不辜负此次之伟大胜利。书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古圣先贤所剴切囑告于吾人者，亦此义也。

二者，尝读钧座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计划缜密，无不切合实际。而兴办重工业、开发水利、普及医药卫生诸端，尤为刻不容缓

之急务。今后战事结束，建设正式开始，此一伟著所论列者，已至真正见诸实施之时期。宜当颁令有关机关，邀请各专家，详为研究，厘定步骤。

三者，对于阵亡英雄，残废官兵以及伤病将士之安顿与待遇办法，为一件至重且大之事，不可有片刻疏忽，丝毫漠视。望请申令有司，研究英美苏办法，参酌我国特殊情形，定一周详完善之方案，速付实行。此事贵速，贵确，贵实，雷厉风行，精神贯注。必如此乃可以死者得慰，生者得安，而全国人心所系，亦莫此为甚。

四者，全国有功抗战各部队，今后均当为国家之武力，万不可有中央，地方，或杂牌之区分。全国有功抗战各军官将领，今后均当为国家之军才，万不可有亲疏远近之不同。凡此部队及其各级军官，均与钧座同生死，共患难，为民族国家效其力，亦均为钧座之干部，故待遇必须公平，赏罚必求公正。此事宜请钧座三令五申，训导管理军事各主官、次官，详慎办理，严切注意。必如此乃可以得军心，而置国家于磐石之固。

五者，“民为贵”，“天听视我民听”为我国古圣先贤之明训。“民有民治民享”为西方政治之最高原则。我党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实本乎此。故人民为主人，官吏乃公仆，为天经地义之理。仆人尊重主人，方为纪纲振饬，政治修明；仆人欺侮主人，实为离经叛道，天翻地覆。我国承满清专制统治之余绪，中毒太深，积习未除。观乎民间实情，察乎政吏态度，实至令人痛心。此后务请钧座再三明令告诫，期使各级官吏革面洗心，祛除旧习。此一风气得有〈澈〉〔彻〕底改变，则国内政治必有新面目，国际地位必有新估价。

六者，整饬纲纪，肃清贪污，严刑峻法固不可少，然执法须

秉至公，切戒乎喜怒。《文韬第一记》姜太公说文王有言曰：“免人之死，解人之患，救人之难，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今日公务员薪收所入，不足以养父母，饱妻子，贪污之风，多系于此。故顾念薪给人员之困苦，提高薪给人员之待遇，乃肃清贪污之根本办法。人之所畏，有甚于死；典法之行，难收全效。衣食丰足，乃知礼义；道德训教，有时而穷。望请钧座深究此理，而权衡运筹之。

七者，古之圣王，唯天是法。天于万物，无所不容。欧美政治，基于政党，政权所在，亦无所不容。故政治家以度量恢宏为要德，以拒纳忠荃为大忌。钧座主持大计，竭心尽力，须当广征博采，兼收并包，庶免顾此失彼，偏颇固执之弊。故友邦之评论，当重视之；人民之舆论，当重视之，各党各派之意见，当重视之。而尤要者，厥为多多接近忠诚为国正直不阿之人士，听取逆耳拂心之谏论。孙哲生、于右任、张表方、邵力子、沈君儒诸先生皆社会硕望，国内名流，其爱护国家，拥戴钧座，赤诚之心，昭如日月。钧座当亲之信之，时时款接之，作福国家，必非浅鲜。

八者，钧座秉理大计，一日万机，身系国家之安危，受万众之付托，而精力有限，责任无极。今当战争结束，伟业初成，务祈蓄惜精力，为国保重。故生活起居，饮食作息之调整安排，须严切注意及之。可定每日上午为办公时间，午后即宜静心休息。星期日无论如何不办公。饭食营养不可不讲究。游散娱乐不可不注重。此点关系至大且重。为祥所最悬悬于心者也。

以上八端，为祥一时熟思详考之所得者，故不知顾忌，不暇修词，率直贡献于钧座之前，幸祈睿而纳之。至于祥今后私己之唯一愿望，厥为一俟大局平定，赴欧美各国一游，以展眼界，以广学识，

此点极盼钧座惠予准允①，不胜感幸。尚此谨致敬意，顺颂
钧安！

冯玉祥敬启

（《蒋冯书简》）

①蒋介石于是月廿四日复冯函称：“兄高瞻远瞩，熟虑深筹列举诸端，
悉关要图，实所拜嘉”。对冯拟去欧美，蒋“甚表赞同”。唯抗战甫告胜
利，“请稍缓数月”，“以便在此期间多获匡逮”，云云。

致薛岳函稿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伯陵将军志兄勋鉴：

多时未晤，想望弥殷。比惟政誉日隆，功勋懋著，为颂为慰。顷
来人惠下金桔一筐，念及口腹，至为感谢！兹乘便奉上“还我河山”
铜铸地图一方，物虽粗陋，然用以纪念我兄抗战复土坚强克敌之精
神，殊觉切合也。尚盼哂纳为荷。尚此。并颂
勋祺！

冯○○

致蒋介石函稿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五日)

主席钧鉴：

自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起，至本年元月二十四日止，续收各处献金共计国币九八六一八二二。五四元，谨一并随函送呈，并附清册一份，恳祈

赐收为祷。专肃。敬颂

钧安！

冯玉祥敬上

三五、一、二五

附呈支票一纸，清册一份，计国币九八六一八二二。五四元。

致张学良函稿

（一九四六年一月卅日）

汉卿先生大鉴：

前次给您写信，因为太忙，没有详细的说。这次给您写信，要稍微的写详细一点。

自从“七七”抗战以来，我们就拿着枪带着炮一步一步的向西向南的跑了，把你们同许多父老兄弟姐妹扔到敌人的铁蹄之下。当然了，我们是希望整理整理，再往回打，可是时间太久了。这八年的光景，把你们和同胞丢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每逢讲起这件事来，总觉得抱歉万分，惭愧万分。

因为我们当军人的，不会种地，乃是吃的细米白面；不会织布，穿的是干干净净；不会盖房子，而住的是能避风雨。这些福气是那里来的？谁都知道这是中华民国的所有老百姓赐给的。

老百姓家里养一个狗，是为了看家守夜；养一个猫，是为了捉拿老鼠；养一个鸡，不是为打〈明〉（鸣），便是为下蛋；养一个牛，不是为吃奶，便是为种田。可怜那父老兄弟姐妹们，出了血汗，拿了脂膏，养活我们这些军人，到了保卫人民的时候，反倒不能保卫。利用了两条腿，不顾羞耻的只是往后跑。简直的说吧，你们受苦受难受罪，都是我们把你们推到火坑里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好朋友，交了好盟邦，美苏两国特别帮忙，我们幸幸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日本鬼子已经无条件的投降，这

可以说是我们亿万代的祖宗积下啦大德，我们亿万代的子孙还有幸福可享。

自然了，有人说官兵死的实在不少。可是怎么说也能(以)证明打仗死的是少数，因为不切实际，糟踏死的是多数，并且老百姓死的是更多。这样看起来，军人的本分，只是做到了一点点。

我很愿意我自己诚诚实实向已经沦陷过的地方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承认罪孽深重，这确实是罪该万死的大恶；更愿意所有这次到沦陷区的武装同志们都有这种实际的表示，向着沦陷过的地方同胞们。我最愿意的是这次到已经沦陷的地方的文武官吏们，人人个个实实在在的说出来种种对不过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实话出来，一面更要作出使同胞们原谅饶恕我们，觉着有点安慰快活的事来。

这样不虚骄不自夸不自是不自大的真情，或者还可以赎赎自己的罪恶，若不这样那就不要怪同胞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更莫怪同胞们说“五子登科”的话了。

写的多了，不写啦。简直的说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句话，我是对不住沦陷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更是对不过您。

冯玉祥

民国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致张治中函稿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

文白先生老兄大鉴：

连日握谈，甚快。西北和平解决^①，国家民族两获大益，非先生之客观主张，未克臻此。至于政协会议，更非先生热诚不能有此良果^②。兹送上铜铸中国地图“还我河山”纪念品一块，正象征先生为国为民之勋劳也。并颂
新祺！

冯玉祥敬启

三五、二、三

①指一九四六年三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与三边（区）革命军达成和平协议，释放了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一百三十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系冯的同乡，二人在抗日和对蒋态度上多有共鸣，故友情甚笃。说明冯事先参与了促成张释放共产党人之事。

② 抗战胜利后张亲赴延安，迎送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

致赵亦云函稿

（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

亦云同志：

一月十六日函已悉。你这几年到处奔跑，一定为了生活压迫。我觉得使你们生活困难，都（是）我对不过你们，也因为我尽想着收拾日本鬼子，把别的事都顾不及了。你说是不是？

泰山办王庄一切的事情，我请你先去替我接收过来好不好。我已经派佶朝栋由南京到泰山去，等他到了你再交给他。我想你明白，我的东西同你们的东西一样，你们吃你们用，不要客气。泰山的老百姓对我太好了，他们来好几封信。你要到泰山先去替我看看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去，能买到别的东西更好，不能买，两包糖也好，替我冯玉祥去致意。若是可以的话，请你马上就去么。问你好。

三五、二、六

致唐悦良函稿

（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

悦良先生老兄大鉴：

我要到美国去，已经说好了。为了说话一致，外国语言文字熟悉起见，我请了陈国梁先生，他愿意帮我的忙，同我一路去。我不知道您可不可同我一路到美国去，然后到欧洲经苏联回来。

您离开离不开？您若离开，有没有困难？

以上两点我请您赶〈快〉给我个信。到外国去，是我请求多少次得到的机会。既答应了准我去，我应当赶紧去。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请您多多的指教。问唐太太好，你们的孩子们都好。

再启者：德全参加的军事考查团，行期还没有准日子。

三五、二、八

致泸县利他分社函稿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

泸县利他分社诸位好朋友大鉴：

昨天收到各位为李协和先生奠仪五万万，当时就专人送给李协和的夫人。隆情厚谊，感谢万分。

因为此事联想到，假如我们利他社的朋友们，全国各地都有这个帮助人的力量，够多么大啊！请各位好友对于这件事特别研究研究。真的，我们要帮助国家，要帮助社会，要帮助别的朋友们，都非发展我们的会务不可。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见，作为各位的参考，很盼望大家多多的指教。

李夫人谢谢你们各位，李协和先生的男女公子谢谢各位，我也谢谢各位。

冯玉祥敬启

三五、三、四

致冯洪国信稿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

洪国吾儿：

前次接到你的信，曾复过你了。现在亦把我想起来的事，告诉你，你想一想，看看对不对。

一、我们是穷人出身，又是农民出身，生长在乡村里，我们总是惦记着有几亩地为是，可是若〈再〉〔在〕北方，旱地是万万不可靠，天不下雨，我们就没有了办法。保定府，光绪三年是喝红粥，人吃人，二十一年又是大旱。到了民国十八九年，北五省又是人吃人，卖儿卖女，这样北方的同胞们太可怜了，太痛苦了！所以我说在北方住呢，需要注重在有水的地方，像峪道河、□西、北平西山的玉泉山，有许多地方，雨量好一点的地方，方不至于挨饿。这是一点。

二、我要到美国去考察水利。我的志向没有别的，就是免除长江以北几省的旱灾，并且要农村电〈器〉〔气〕化。这是为了给同胞们造〈产〉〔福〕起见的一件要紧工作，救自己要紧，救人比救自己更要紧。你说这说对不对？

三、农村也是有〈人〉〔几〕件要紧的事，一个种除虫菊，一个是种西红柿，一个是种大西瓜，一个是种苹果。只要是离城近，西瓜和西红柿都是最好的事；若是离城远，最好是种苹果树和除虫菊。你知道种除虫菊可以造蚊子香，治蚊子是最好，若以我的经验来估

计，每年长江两岸被蚊子咬死的男女老少不下二千万人^①，蚊子香就可以救人。

四、〈事〉（今）后只管农业也不能生活，必〈需〉（须）要有工业不可。你二弟学的机械工业，将来你们若能开个小工厂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那还不错；不过没有资本是不成的，资本小了也是不成，资本大了，那里弄去呢？这可就是难题。

五、将来生活，农工商矿，必有一桩方能成。这话说在这里，盼望你要注意。

六、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觉得四川这个地方太好了，现在各种花都开了，浮豆豌豆都下来了。假若我能到美国的话，回来我在黄河上游办大坝的工作，作出许多 T. V. A. ^② 来，使北方永远没有旱灾，永远没有水灾，并且农村都变成电气化；设若不能的话，我从美国回来，就多在四川住，少在保定、泰山住，想是这〈们〉（么）想，将来怎么办呢，还看你。你说对不对啊？

这几条事我希望你细细研究研究，给我一封回信，好不好。

三五、三、六

^①疑为“二千人”，“万”字为衍文。

^② T. V. A. ，即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请参见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考察水利讲演词》一文。

复黄少谷函稿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日)

少谷同志弟台大鉴：

顷接手教，并文白先生一电，均拜悉。兹复文白先生一电，请代拍发。费神之处，容当面谢。此颂
政祺！

复张治中密电稿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迪化张文白先生大鉴:根密。篠电敬悉。先生赴新,未得趋送,歉甚。先生努力和平,国人无不敬佩。祥相信,新疆定有和平一致之福音也!远蒙惦念,祥回京之事,船只当无头绪。两连卫队随护十余年,忽然米不发给,祥想主席定不知道也!还希大力维持。并颂政祺!德全附笔问候夫人。弟冯玉祥。马。

致周恩来电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先生并转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诸先生家属礼鉴：惊悉若飞先生等飞机失事殉国，曷胜伤悼！为国献身，为民舍命，奔走和平，解救苍生，正值国家转折之际，民主自由行将实现之日，陨此群星，实不只为贵党之损失而已也！尚望节哀，特此唁电。

(冯洪达、余华心著：《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

致陶宏^① 函 稿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陶宏同志大鉴：

您两次的信都收到了。关于出国的事，政府只准我带三个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自己，很愿意同您一路去美国，但情形不许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自己觉着实在是对不起您，请您原谅！问您好！

冯玉祥敬启

三五、五、十

^①陶宏，系陶行知之子。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六年八月廿六日^①)

主席钧鉴:

玉祥奉派赴美考察水利,已屏当就绪,并购定舱位,拟于九月二日,由沪起碇。今兹去国远行,感兴实多,愿就愚见,简陈数事,以为临别赠言,至祈鉴察:

一、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要和。如果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打的愈久,所遭惨痛愈深,而问题依然未解决。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和。故和平为不二之计,希望主席握得牢,立得稳,不可放松动摇。

二、社会凋敝,民生贫困,至今已达极点。而我国资源,遍地都未开发,所谓拿着金碗讨饭,实非当有。欲济人民国家之穷,惟有快开矿,快筑铁路、快兴工业、快办水利。贵在立刻办,不容等待。譬如目前有战事之地,不能办,无战事之地,便当先办。办,则人人有事做,有饭吃;不办,则人民普遍的走〈头〉〔投〕无路。又须不择手段

* 该函在国内发表后,翌日(九月二日)即偕夫人、儿女及参议、秘书、水利专家等一行八人,乘“美琪将军号”离沪赴美。九月十四日抵旧金山,旋住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柏克利。

①各报刊和著述在公布和引用该函时多有差错,故特公布原文,以正差误。

的办，不怕大借外债或与外人合作。吾人今日不能无盟国之帮助，然于受助之际亟须奋发，以求更生自力之道。

三、我国古圣先贤，都有取法于天地之训。天不雨，人多怨之，以其害稼禾。天雨，人亦怨之，以其苦行旅。而天一视同仁，无所不容，并不因其曾有怨言而有所恶、有所薄。地载万物，亦是一视同仁，无所不容，不好恶，不厚薄。自来大政治家，领袖国族，法乎天地之德，无不成功。今日西洋民主政治之原理，亦不外乎此。昔人问林肯如何而得成功，林肯答曰：“无他，我唯能使我之敌人成为我之友人而已。”至祈主席深味此义而身体力行之。

四、书称：“天处高而听卑。”言论自由，实为政治之起点。此意主席早有明谕，然负责者尚未办到，今日说话仍多阻碍，书刊仍多限制，此是最大的病窦。千言万语，总以多听不好听的话为有益。一味是是，奉承阿谀，到头必上其大当。又当求消息灵通，而不可轻信揣摩逢迎、造谣生事者，实繁有徒，不可不严切注意。又最苦之事，莫过于无朋友。主席当交结一二十位在野名流，常常与之东谈谈西说说，自然耳目可新，不致壅塞。

五、风纪败坏，危险之极。职司多贪污，行政少效率，到处人心萎靡，文化不发皇。而尤显著者，莫过于军纪之废弛，官常之不振。今日官吏欺民，军队扰民，无不肆意为之。即以通都大道而言，宪警打百姓，军警相冲突，何地无之，何日无之。此为性命根本之事，数十百年不易培成，而今扫地以尽。又英人报道：广州市人民饿死者，每周六百人。美报载：我国人民挨饿者，今年有三千五百万。而在上者，恣意享用，挥霍无度。上海一地，每席四十万元之筵席，日达十万桌。京沪大街奢侈品充斥，甚至各项赌具公开陈列出售。凡此主席宵旰勤忧力求防范纠正之者，惟果当如何措施乃得收实效，不可不悉心研究，以挽狂澜。

整装待发,未能面辞,故扼要直陈,以渎清听。此次承蒙明令退伍,觉得十分光荣,亦十分感谢。祥虽远离,如有电召,即当归来。临别诚不胜恋恋之情。耑肃。敬颂
钧祺!

冯玉祥敬上
三五、八、二六

(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旧金山《世界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其他报刊也有刊载。)

致史迪威夫人唁电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①）

史迪威夫人礼鉴：玉祥奉特派来美考察水利，行次旧金山，惊悉史迪威将军病逝，不胜震悼。将军乃中国之老友，此次对日之战，在缅统帅我中国军队，勇猛杀敌，坚苦备尝，其病实肇因于此。今将军溘逝，中国人民对其丰功伟绩，必世代铭刻于心，永远纪念不忘。专此奉唁，至祈节哀，并颂礼祺。冯玉祥。十月十五日。

（美国旧金山《世界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①冯此时住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柏克利镇。

致 薛 笃 弼 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

子良先生大鉴：

大札敬悉。由国内来人说：你的兄弟和你的儿子在中央大学读书，这一次学生运动被人打死打伤，我听了十分难过！不过，为了在政府里做事，最好还是不说什么好一点，谨言慎行是要紧的事。孩子们算什么！就拿他们当做不是自己的孩子，可不就算完了么！达观达观，这是最好的办法。问你好！

冯玉祥

三六、七、五

致张之江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

子江先生大鉴：

大札敬悉。剪的报也收到了。由国内来说：你的兄弟、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在南京和武汉读书，此次学生运动被人打死打伤。我听了难过极了！可是又一想，因为你是参政员，又是党员，最好是不说话，往开里想，以为他们就是外国人，与咱们没什么关系，这样不是就好了吗？何必着急呢！达观达观。可是要想到滦州革命的人^①，因为他们不怕，他们为老百姓舍了命。唉！他们都是呆子，咱们还是聪明一点好！问你好！

冯玉祥

三六、七、六

* 冯玉祥是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同胞书》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旧部有的赞成，有的忧心忡忡。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薛笃弼和张之江即联名写信致冯：“当此多事之秋……先生对于党国大计如有所论列，似可直接密陈蒋公或张院长，最好避免在各报纸或集会发表”云云。此二人向为冯将军心腹。凡此类函件，冯深感心痛，分别复函二人嘲讽。

^①指一九一一年滦州起义时，张之江和冯玉祥都是参加起义的革命者，而王金铭、施从云等在起义中牺牲了。冯将军提此事是教育张不要忘记革命。

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二日)

胡适先生大鉴：

前者听见说你回国了，可惜没见着面。昨天有朋友寄到国内的报纸，有你在上海对新闻记者说的话。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出奇。别的人随便乱说，可不必回答；你在美国住得很久，当然知道言论自由，是有分寸，随便说话，应当负责。我知道罗斯福大总统他说过：他的政敌，不但攻击他，还攻击他的太太；不但攻击他的太太，还攻击他的儿子，甚至还攻击他的狗。现在罗斯福大总统死了，还有人在各处造谣，甚至于到法庭上去打官司。你知道的，罗斯福大总统的儿子打官司胜利了。由此可知，真的是真的，假的是假（的），只是倾向势力去造谣言，更使大众看不起他。

你说，我出国领了六十万美金，不知道你以什么为根据。我出国的时候，若不是几个朋友帮忙，连旅馆都住不起。你听见说我在美国买的有汽车。美国的工人，是不是坐汽车？我在国内，是不是坐汽车？你听见说我买的有洋房，你知道美国工人是不是住洋房，我在南京、上海、重庆是不是住洋房。若说到房的大小，我的儿子到现在还住在街上旅馆里，你可以知道我的房子大小。你一定听见说

* 胡适在上海曾对新闻记者称：“冯玉祥和他同行诸位在一年之中共领美金六十万元。”一时舆论哗然。于是冯写此公开信质问胡。

我在巢县买了三座洋楼，三千亩好田，你可不可约几个朋友到巢县去旅行一次？巢县至南京只一百多里，从南京坐小火轮，很快可以到巢县。你问一问巢县人，就可以知道是真是假。若是你在巢县没有认识人的话，你可以找韩安先生、张治中先生介绍人领你去看。若有一座洋楼是我的，那就送给你；若有一千亩（田）是我的，或是五百亩地是我的，都送给你，好不好？你又听见说我们家兄在巢县替我办理房产土地的事，你也可以打听得出来。我们家兄叫冯志斋，他原来是军事委员会的顾问，从重庆回到南京，就乘飞机到了北平，现在船板胡同住家，他压根胜利后，就没回巢县一次。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人家手里有报纸，喜欢说什么便说什么，喜欢骂谁便骂谁；不是他们的报纸，封门的封门，停刊的停刊，那有什么理说呢？

人家出国办事的人，一个少将阶级，在去年每月生活费是一千七百美金，去年年底，改为每月八百元美金。我出国是国民政府特派考察水利的，每月生活费只是六百元美金，同我在一起的水利专家、秘书的生活费，每月是三百元美金。你知道在美国赁个小旅馆，一天要多少钱，一个月要多少钱。你想一想，可以明白我们的生活费，是不是少到无法再少。实在没有办法，才买了一个小房，无论怎么样，比住旅馆省的多，并且回国的时候卖出去，还可以当川资。这些话，你可以查考查考就明白了。我以为你是被人把你的眼蒙住了，你看不明白；把你的耳朵堵住了，你听不清楚。确确实实的说，若是你看的明白听的清楚的话，你决不会拿六万元当作六十万元。好在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姓胡，那就任意胡说；不然的话，就是糊糊涂涂；再不然，你也需要做胡图克图吧！不论怎么说，你是受过教育的，是学过科学的。科学是什么呢？就是实在，也就是实实在在，不能指白为黑，饰无为有。你这个毛病，假如不〈澈〉（彻）底的改革，那

么我真的替北大那些先生、学生担心极了。你虽然不能误尽苍生，
一定也要误尽了青年！特此
问好！^①

冯玉祥

三六、九

（旧金山《世界日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①该信公开发表后，胡十分狼狈，于是年十月四日在《大公报》以“胡适对冯玉祥道歉”为题，公开承认：“我现在正式请中央社替我发表，更正我上月的错误。我借这个机会，正式向冯先生和资委会道歉。”

为被召回国事发表的声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卅日于纽约)

当我在华盛顿时，中国大使馆给我转来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吴鼎昌的一封信，信中说蒋介石个人命令我在年底前回国。

但是，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行政院张群院长一封信，指示我明年继续在此地进行我的水利考察任务。张群先生甚至善意地给代表团预支了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经费。

我的任务是由行政院指派，并且是直接向后者的负责的。因此，我对蒋介石的个人命令感到困惑，因为这是同行政院的命令相矛盾的。这种明显地践踏政府既定的工作步骤的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行为。我本人为能拒绝承认这一行为而感到万分荣幸，并期待着对此作出的进一步澄清。

许多人曾忠告我，我直言不讳批评南京政府实施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其结果可能是将我召回国内，使我保持缄默。如果蒋介石的命令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愿意听到诚实的、公开的说明。

我感到可笑的是，参议员华脱·于德在参议院攻击我，指责我“滥用了美国给予我的礼仪”，因为我“激烈而不真实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行为。当于德先生指控我“与共产党的叛乱分子结盟”时，劳勃特·阿伦先生则在十二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上报导说，我正在组成一个“反共政府”。这些异常矛盾的不同指责，其荒谬绝伦，是明显可见的了。

参议员周以德指出我是一个“职业叛徒”，因为我一个接一个地反对专制独裁者。假定如此，我想，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是“忠”于中国人民的了，我支持过满清政权、袁世凯皇帝、亲日派的军阀段祺瑞、军阀吴佩孚和当今的独裁制度吗？

参议员于德特别提到我对苏联的访问，以及同一九三八年变成中国头号叛徒的汪精卫的合作。但是，他却没有告诉议会，他的头号英雄蒋介石早在我之前就去苏联旅行过了。确实，汪精卫、阎锡山和我曾同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在一九三〇年反对过蒋介石的独裁。于德先生没有说的是，从一九三二年至汪精卫背叛那一天止，蒋介石曾同汪精卫密切合作过。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甚至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民党的总裁哩！

参议员于德所指责的都是个人问题。他不敢对我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提出挑战，因为这些抨击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过于热衷地为一个人腐败与无效能已是全球闻名的政权辩护，使人揣测他是否心怀美国人民的利益与中美两国的友谊？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

对被开除党籍发表的声明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于纽约)

蒋介石将我开除出他的国民党，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使我感到意外的却是他还没有像对李济深将军所做的那样，对我下通缉令。我被控告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进行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和逊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当我接到蒋介石个人要我回国的命令后，我就立即去电张群院长，提出我辞去“水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辞呈，南京方面对我的辞职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我自认，我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已彻底終了。

七月一日至三日，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在香港集会，决定组成一个“革命委员会”。一月三日公布的《宣言》最后部分中，“革命委员会”声明说，代表们一致决议“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

自蒋介石廿年前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并背叛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以来，中国是沦于贪污、腐败与混乱中。孙逸仙博士的忠实追随者，如宋庆龄女士、邓演达、李济深等，曾不断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支持他，因为，当时中国必须统

一。在战时,我们组成“三民主义民主协会”,以劝说并推动蒋介石走向民主,但我们的努力纯属徒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并强化他的独裁制度。

因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

我本人为被选人革命委员会的中央而感到荣幸。我保证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长期来,这都是一种希望,但可能很快即将变成现实了!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

寄语罗元铮*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你的品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很难得的。

二、你很有忍耐性，将来一定有些成就。

三、你能勤劳耐苦，不怕麻烦，这是很好。

四、你肯不断的学习，将来必大有进境。

五、你能谨慎小心，这是成功秘诀。

除此以外，我要说的如下：

一、你已有的长处，我不必只是夸奖，免得你吃苦。

二、必须细心的、恒性的写日记，并且万不可间断，越详细越好。

三、把写日记当作性命根本学问，要忠实的把所见所闻的有关系的事记出。

四、没有学问，谁也看不起你；如没有真正学问，更是无人看得起。

五、目前第一步当然是特别努力于英文英语，此为木工的斧锯一样重大之事。

六、革命是为同胞、为国家、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不是为自己

* 原件题《冯玉祥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纽约写给元铮贤婿的几句话》。其时罗元铮在美国读书，并协助冯玉祥工作。

的。这是人生最高哲学的根本。

七、有很多假革命党，专为自己打算，不为国家、民族思想，这是错误的。

八、在哲学的哲学上，神即是真理，真理是道，是上帝，可见有许多人不敢了解此意，因此他们把一切都是动的、变化的世界看为不动的、不变的、不进化的，这是极大误谬。小心不可上了他们的大当。

九、平民化生活、科学化生活，是革命者应当时时注意的，不可有一点大意。

十、利他主义即是法天法地法万物，时时事事都求有利于大多数人。

十一、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教训自己，自己批评自己，写出来自己看看，这是根本工夫，不可马虎一点。能这样很坚决实行下去，即是真实进步的工夫，靠别人说是不够的。

十二、喜欢人说好，不喜欢人说不好；一说好即高兴，一听人说不然即发气。不问自己的良心到底自己对的过自己否。这样的人到底一定糟（羔）（糕），必须时时自问应该不应该，这样作在自己良知上。看中山倒满，人人说他洪水猛兽，亲戚本家都不敢同他往来，在那时还有无数人说君君臣臣呢！可是孙先生早看见了世上有民主国家，因此他不怕人骂，并且人们越骂，他干的越有劲。

十三、不守时刻是最坏的习惯。起居有定时，言语动作有定规，这是好习惯，须日积月累把它养成。当然不是机械，是有时变通的，可是自己的决心自己须坚守，不可无有原故的任意改动。

十四、时时替别人想想，事事代他人打算打算，那便是恕人的学问，此项工夫很要紧。如能日日如此用工，一切都会进步。

十五、美国有长处，亦有很大的短处；反之，我国有缺点，也有

特点。冷静去看，自然明白。

十六、年年防贼，夜夜防贼，能时时防备意外之事发生，自然危险即少。如以为什么都是不要紧，那意外的困难即能来到。

十七、至于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节约自己，帮助他人，则不必说，因为你都作的来。

十八、千言万语，真革命党不只是说的，乃是实行的，能刻刻不忘实作实践，日久天长，定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救世救民的大牺牲者，大革命党人。

以上十八条。因为你同我相处几个月的光景，明天你即去读书，我没有什么东西赠你，即用这几句老生〈长〉〔常〕谈的话写出来，向你建〈意〉〔议〕。盼望你身体健康，一切快乐。此赠

西历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据冯理达教授提供影印件）

致李济深函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任潮先生我兄大鉴：

昨发一电，想已收到。因此间英文报载马绍尔^①有新援蒋计划，不久即可提出国会。此间诸友皆认为应大家齐心努力打到此事。如能由港发电给杜、马^②及国会，反对此事，免助我内战，杀我同胞，并说明此款中国人一定不还；如加上派祥为代表见杜、马和国会，说明不可援蒋之理由更好。

美国人多信报纸，有什么他都会信。但是，二三星期以后，他又会忘了。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如能继续不断地有信有电给他们，定会收些效果。

祥曾在某次三千人大会上说，美国若帮蒋杀中国人，将来中国人定不还账。会后好多人来问谁说不还账的话，我答中国农工商学各界都有此话。他们听后，十分注意。电报上说不了很多，故用信说明。我们能用各界各团体各党派之电报信件等对于不还账说明，一定有好的效果。祥意如此，不悉先生同各位好友以为如何？

报纸的事，正在设法中。

① 马绍尔，即马歇尔。

② 杜、马，即杜鲁门，马歇尔。

会内情形，盼多多指教。此祝
健康！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三、一，纽约

致李济深函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任潮先生我兄道鉴：

本日拜读手示，敬悉种切。很多好友都到香港，遇事大家商议，既可集众思，广众议，又可团结大家之意志，此为最好办法。

此间各党派朋友很明白：在港诸友有一各党派联在一起之组织，凡事齐一步趋，那就好得多了。可是亦不可过于勉强，最好是大家明了此时之需要即好了。

沈钧儒先生在重庆被人在最高国防会议报告他要暴动那一段事，以及綦江多少青年被杀和被下监，应写出来登在报上，可以证明蒋之独裁与乱杀青年。

马先生可以把在下关被阻及乱打人的事情详细写一段登在报上。

郭沫若先生可以写〈教〉（较）场口和沧白堂的乱打人的情形登在报上。

还有许多事实，翦先生、邓初民先生、郭春涛先生大家凑起来，一定能成一小本书，可以宣传独裁者之罪，亦可以作将来之信史。以目前情形而论，中英文宣传实为万分重要。

财政由蔡先生担任，真是最好。若没有钱，诸事都甚难办。

此间有二事报告：

一、为哥伦比亚大学开班，特讲中国实情。本月五号午后八时，

顾维钧先讲。约二百多美国学生手执标语，口喊口号：“打倒蒋的走狗来宣传假事。”又说：“哥伦比亚是学府，不要官僚来讲。”等等。结果弄得顾说了几句就跑了。可见，蒋的宣传正在努力；然中、美青年们亦正携起手来向独裁的狗进攻中。

二、昨天祥写一封英文信在报上发表，是说蒋之种种罪恶，应当迅速走开，以救其自己。原文因限于字数，只是（刊载了）十分之一耳。请赐指教。其中（林）（临）离南京蒋之讲话和双手伸出光景，可以知他是否抗日了（报剪下附上）。

此祝
健康！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二、七，纽约

致 蒋 介 石 函^{*}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于纽约)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离开上海首途赴美以前，曾致你一封信，促你停止内战，为中国人民计，应即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然而你的答复只是继续内战和独裁。

一九四七年五月，因为你捕杀学生和教授，封闭报馆，并且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那时，我在旧金山发表一封告全国同胞书，在这封信里面揭发你的独裁行为，我再度呼吁中国和平民主。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接到你派来美国的特务人员一封恐吓信，严厉地警告我，要是我再来抨击你的话，那么，我的性命将会危险。我却把这封信放入字纸篓里。自此以后，我在言论上更加毫不迟疑地和大声疾呼地抨击你的政策了。

你又用个人的命令召我回国，和凭着你个人的决断，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对我是无所惊奇的。

一九四八年正月一日，在香港已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国民党的元老领袖李济深将军任主席，我也很光荣的当选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誓矢奋斗，以推翻你的反动政权，务求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和平。

一九四八年正月十四日，我正式宣布与你的政府完全脱离关系了。从现在起，我将攻击和反对你到底。

* 该函即著名的《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

回忆过去的事,或者你会激发天良吧。一九二七年,你辞职了,因为你的部下都不听你的命令,而你的亲信僚属像何应钦,也要来反对你。然而我却促你回来,并支持你任陆军总司令职。国民革命既尚未完成,那么,我希望你能领导着国家向前推进的,可是,你这时已开始背弃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了。现在我已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侵略东北以后,许多国民,包括我自己,为着国家而呼吁抵抗。可是,你却坚持着屈膝的不抵抗政策。那时,我不管你的政策,在北方组织抗日军,领导他们作战,迭奏肤功。

一九三五年,你要求我参加南京政府,我同意了,唯一的条件——我们必要立即采取抗日政策,你接纳了我的条件。可是,你仍要拖延着抵抗,并且继续压制抗日运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你在西安被一些你的嫡系将军们带领着你的嫡系军队捉住。许多你的亲信在南京都主张轰炸西安,那么,你的性命是会完结的。那时,我力排众议,反对这种主张,打电报给捉囚你的人员,愿以身作质。你答应了抗日,但你对之仍甚冷淡,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你对抗战是没有信心的。

我记得十分清楚,国民政府由南京撤退,一天,我们举行了一个会议,林森主席向各高级官员话别时,他带着一副很忧愁的脸容。那时你也怨怼着执行抵抗政策,咆哮大怒:“这是抗日的结果了。他们要抵抗,且看他们现在怎么办?”

在多年的战争中,你常常秘密地努力从事准备与敌人谋和,而你的对内政策却是一个独裁者。

政府的腐败与无效能,你是不能辞其咎的。实际上,这种罪恶是由你所促成的啊!

你只要人家忠心于你,不管他们怎样腐败,在你左右没有人敢

对你作任何批评,在你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法律”和“正义”的字样,并且凭着你的意旨随便捕杀人民。所有民主运动,你严加压制了,没有言论自由,报纸、会社或任何人等作了批评,便呼之为共产党。

抗日胜利以后,你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决议案和诺言。一九四六年夏天,马歇尔将军为着调停而努力,曾八次登牯岭,到你的避暑地见你,可是,你却是蓄意欺弄美国人的。

在过去两年中,你从美国人的口袋里拿了亿万元花费了。这种援助款项大部分是入了你的腐败官吏的私囊。还有一层,你使用美国武器和飞机打内战,不知炸杀了多少中国民众?

最近,你曾派遣中国主教、牧师和宣传人员到美国来,从事联络某些大杂志和报纸的老板,这种作风是诱惑美国人认为你是跟共产主义斗争了。事实上,你是为着你个人的利益,而推进美国与苏联卷入战争。

现在你打内战已是失败了,而你的崩溃之期已逼近了,我知道你仍希望美国援助,但这也不能拯救你的。

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的一封信,并不希望改变你的政策。不过,为要向你提示一个最后的机会,以拯救你自己吧!

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应该向上帝招认你的罪过。你可退休在南美洲某些地方,最好是阿根廷,以终余年。

谊属老友,又是教兄,我向你提这最后的献议,并盼望你以理智来接纳它。这不仅为着你自己,而且为着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

冯玉祥(签名)

一九四八、二、八

(《纽约下午报》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致翦伯赞函稿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于纽约)

伯赞先生老兄大鉴：

十二月五日大函敬悉。汪存孝先生未得见面，真是愧疚！

这样多的李膺、郭泰之流的大人物能逃到香港，真是国家之大幸福、国民之好运气。

他不是十常侍，乃是秦政，亦可以说，他是希特莱第二。无论他如何混账(吃了包子给面钱)，无论他如何要作儿皇帝，今天中华民国的老百姓要真作主人了，决不能放他过关的。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衡老、沫老、茅盾、外庐、初民、伯钧各位先生，都是实实在在要牺牲一切来救国救民的，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而蒋家皇帝和他的狗们反把这些贤能朋友们当作仇人，可叹又复可恨！

说到“日记”，蒋不准登，那是他怕指责他独裁与不民主的缘故。

不知香港能否找一份报登载我的日记。刘思慕先生是我的好友，听说他在《华商报》，您若不认识他，可以说我介绍您去见他谈谈，可以不可以？

另外我写一本书，自民十七年起到现在止，我须有一百六十万字，已弄好二十万字。假如港方有友人能印，那是很好，内容多是蒋的秘密。

美之援蒋,此间友人写信、打电报、讲话全是为这一件事,有一位吴先生,一个人用各种名义发十几个电报,分别给杜、马、国会,有的亦得到回电。

美国会同情我国民主的不少,尤其是华莱士先生之呼喊,泰勒尔之响应。如果这般人上台,则中国好,美国好,全世界之人都好了。不过有些有钱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一时的快乐,来反对我们的真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然亦是蒋皇帝派的于斌、陈文渊一类的人太多太多,实在他们愿当奴才,只求人家替他们杀中国民众,这够多么无耻、无人格呀!说来岂止把人气死。心清和许多好友被捕,听说受刑很重,将来有无性命之忧,真不能料定,惟有早日把蒋打倒是最好方法。

很盼望时常指教。任潮先生是祥的好友,请您亲之,近之,祝康健!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三、七,纽约

致刘思慕函稿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于纽约)

思慕先生：

在报纸上和朋友们来信知道，您在《华商报》主持笔政，又看见为劳苦大众发出正义的呼声，真使我敬佩万分！

贵报的消息灵通，材料又很丰富，使人们读了还想读，亦是有意思的事。

祥有日记约十本，自十八年到现在，有一百六七十万字；又有《我的生活》，自民十八年起至现在，约二百万字左右。一方面拟在香港印中文出版；另一方面，拟找朋友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确信都是为抗日，为民主，为打倒独裁的真实材料。

不悉先生对于此事能否帮忙，并有何指教？

兹将以前在四川各地写的几本小书寄上，请指正并批评。

连海弟^①前者来函，由许昌北去^②，至今未得来信，不悉情况如何，请便中打听，如有确情，请赐知一二！

周茂藩是北去^③了，张公干亦北去^④了，知念并闻，特此并祝

①连海指李连海，系李德全之弟，共产党地下党员。

②“北去”指到解放区去了。

③④ 周、张均系共产党地下党员。

健康!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四、十五,纽约

致翦伯赞函稿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三日于纽约)

伯赞先生大鉴：

拜读惠书及剪报，敬佩高见。为民众求解放，为同胞谋幸福，乃是最光明最高尚无比之事业，不论如何困苦，将来一定有成功之一日。先生同诸友在港群策群力，必有良课，希不时赐下南针为幸。

兹有美国民主朋友 Mr. and Mrs. Laudman 先生夫妇来我国游历，并视察真实情，特为介绍，届时还望拨冗赐洽为禱！

前读郭沫若先生信，当日即复一函，久矣未得回信，不悉收到否，先生便中一问为盼！

日记事正在整理，第一批抄好后，先给先生寄去，还希望能出单行本或若干本。

您多少年来永是笔不停挥，写的东西亦是永垂不朽的。地图找到后即寄上。

思慕先生处，日昨曾寄一信，也是商议印书的事，他亦许有办法。

当前世界，以最近来说：太平天国之起义，先以天父、天兄的说法，后来内部为争权自杀，而曾以孔说来作精神的根据，他不为满清所利用，亦算说一种借神鬼来弄一套。光绪二十五六年义和团之大闹，西后等昏庸、老朽，弄孙悟空、黄〈连〉〔莲〕圣母等鬼话来杀毛子，他本来为他们的权利多把持几天就弄这些把戏，可是更下等

的,结果倒台还不算,割地赔款和人民死亡,多么可恨!而今更有意思,于斌不用说了,只看意大利选(举),亦是教皇来出头发动教友来干。美国的三反的人们:反民主、反进步、反和平,更联在一起来支持他们,无怪达尔文的书不能大量的畅销,唯物史观不能公开的研究,可叹不可叹?原子弹来了应当光明,谁想到更黑暗了,好多好多的人借着神鬼来害他们本国的人,又害他们邻国的人,真是出奇的很!头向下走路的家伙,自己还得意呢!美国有人说:信是秘密检查的,电话有人专偷听的,奇怪不奇怪?还好,坏是坏,华莱士、泰勒尔先生公开骂,还有大多数的人们鼓掌叫好,亦很有意思。这几天演讲在大街上,纽约城内,几乎又是(教)(较)场口,真把人笑的直不起腰来了。太长了,下次详写。只有一句话:必须保重身体,越健康越好!

弟冯玉祥拜启

三七、四、二十三,纽约

致李济深函稿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于纽约)

任潮先生我兄大鉴：

吴茂荪先生夫妇带一男孩和周步光先生一船回国，拟先到香港趋谒先生，报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民盟各方情形。祥购一电热垫子，为腰间、腿间或脖子受凉时，不到三四点钟即能痊愈，祥试过几次，非常有效，特托吴先生带上，也是献曝之意，尚请晒收为祷！达德学院捐款事和文化基金之事，祥愿竭力找些朋友帮忙，然有无大效实无把握。

近来祥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退伍军人学会、海员工会，及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和美以美会的领袖们多次讲演，皆为打击独裁、铲除专制、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的事，有所发挥，听众有时有一二千人之众。

所示文件为讨（罚）（伐）蒋之伪选和响应毛先生的文章，一二日即能发出。

日前曾招待新闻记者一次，其英文稿一并寄上一份，请指正！

在此间朋友，一为护照事，二为买外汇事，受蒋家狗们监视、妨碍非常厉害。

美国侨胞青年很多好的。然吹鼓手一类的专经营鸦片赌博的人们，都受蒋家党的利用，实在可惜！

在港各位民主份子好朋友生活极其艰苦，祥同此间各友无时

不在惦念中。特此即颂
健康！嫂夫人同此致候！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五、十九，于纽约

再者华莱士的干部人员男女八九位，连同远东政策委（员）会的人们在一起，用中国饭，谈话有四个半钟头，对于华之谈话有所商讨。经政策会的朋友说明华莱士先生哪一句、哪一字的不要，马上他们高级干部接纳，更飞告华莱士先生在西岸另来一次对中国问题讲话。由此可见，他们的民主虚心和一字一句的小心谨慎了。

祥又启 三七、五、十九

致郭沫若函稿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于纽约)

沫若先生大鉴：

前次拜读大教，曾复一书未悉收到否，念念，盼有暇时赐指教，俾有所遵循也。此颂健康！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五、十九，纽约

致留美侨胞函

（一九四八年七月卅日）

亲爱的留美同胞们：

为了祖国的召唤，玉祥不能不和亲爱的侨胞和同学们暂时告别了！短短留美的两年中，和侨胞们同学们携着手，在海外高竖起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旗帜，从事于把祖国真象报导给美国人民的工作。在这离别的时，对侨胞们和同学们，玉祥一方面是衷心地万分感谢，一方面是希望朋友们再接再厉，完成我们未竟的工作。

玉祥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从每天的报纸上，侨胞们和同学们都看得很清楚，尽管在美国千方百计援助之下，蒋氏独裁政权已日趋危殆，摇摇欲坠。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地发展，中国前途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人民的胜利就在不久的将来。

除了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外，将都有代表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当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纪程碑。

侨胞们在美国所受的种种痛苦，玉祥一定要在这个新的政协会议中详细地提出。在蒋政权统治之下，今天侨胞们如果回到故

乡，几十年血汗换来的一点积蓄，会被官僚恶霸敲诈得一干二净。继续留美工作的，会受到种种的歧视。美国移民局方面对中国侨胞更特别苛刻，美国经济恐慌到来的时候，侨胞们的经济难关如何渡过……这一些一些问题，玉祥都要提出新政协研究解决的办法。

但侨胞们的自由同时也是要侨胞们自己去争取的。不愿意受剥削、受欺骗、受歧视的侨胞们，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蒋氏独裁，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国援蒋！

在积极的民主运动当中，产生出中坚的干部来，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为侨胞之福利而呼喊，并且定出确实有效的政策来。

留美同学们，在异国辛勤地学习，完全得不到祖国的照顾。学费没有着落，学成归国后，职业也成问题，即使找到工作，在疯狂的通货膨胀之下，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对这一切一切痛苦，玉祥都要在新政协中详细提出，以便得出补救的办法。

但是同学们的福利，同时也要靠同学们自己去争取的。独裁政权的万恶，同学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但因种种具体困难，同学们反独裁的斗争还需要更坚强、更普遍。希望诸位同学要同侨胞们携起手来，掀起一个争自由争民主的巨浪。最后 敬祝
侨胞们、同学们健康和自由民主运动的开展！

七月三十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编：《冯玉祥将军纪念册》，香港一九四八年十月版）

告别美国人士书

（一九四八年七月卅一日）

在我短短的居留美国两年当中，旅美的中国人士反对南京贪污独裁反动政权及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已经获得了你们很大的同情与支持。特别是我个人常被邀请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的真实情况。为了这些，我非常的感激你们。

我对于中（国）（共）情况的分析，以及我说南京政权之必然崩溃，都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了。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士，对于南京政权之必倒和中国人民之最后胜利，都已经没有什么怀疑。

我现在回国去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与一九四六年在重庆举行的旧政协最大的差别，就是新政协不容许蒋介石及其反动派参加。

新政协将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领袖们。

新政协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共同纲领，以争取更早更大的胜利。同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和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程序与方案都将被讨论。

我对于中国民主运动之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信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新的中国不仅要维持中美之间的友谊，而且要增进它。我们欢迎所有民主的美国人士到新中国来观光、投资和工作。

但是，我必须着重指出：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经济与军事援

助最贪污反动的蒋介石政权以苟延其生命，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结果，中国人民的苦痛是延长了，美国纳税人民的钱都等于丢在老鼠洞里，而中美之间传统友谊是被破坏了。

在悠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人民是从不向威权屈服的。中国的大学教授与学生都已宣称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的救济。我希望你们，美国的朋友们，尽一切的努力来变更目前这种有害的政策。

冯玉祥

一九四八、七、卅一，于纽约

（《冯玉祥将军纪念册》）

致李济深函^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

任潮先生并转各位同志先生：

在几个月以前，拜读任潮先生大函，希望祥到欧洲并到苏联看看，几个月来，同苏联朋友商酌已经准许，此次出发，也费了很多周折，因为祥之护照，已经过期，小袁世凯，同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结合在一起，来压迫我们。

次数之多，不必说了。有一次，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在他们政府里作事，叫××××，事前，特别用了电话约好，说有要紧的事来谈，我预先请好了×××先生的夫人，×××女士作翻译，××××说：“中国回来的美国官吏，和传教士们，及美国政府里的报告说：‘小袁世凯’是贪污性成，而又无能，中国的民众，多数是痛恨他的。大多数的民众，都是盼望冯玉祥先生回国去收拾一切云云。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给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我的回答是：“无论作甚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你们说不要共产党，与我们没关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那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况且，马绍尔在

^①这是冯玉祥生前最后一封信。

重庆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的人们是在座的，那是有文献可查考的，不能给喝醉酒一样，说没有那么回事，杜鲁门可以那么说，我们真正革命的党徒，是有主义的，不能随便说话。

××××说：“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我们的回答：“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不像美国，只是短短的一百多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明，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甚么，我们说甚么；喜欢甚么，我们作甚么。可是没有说过，天视自美国人视，天听自美国人听，美国人喜欢我们说甚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作甚么，我们就作甚么，那确实确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作这些事的人吗？”总而言之，谈了有一个半钟头的话，结果是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又加上我在各处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还有许多公共的地方，我都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帮蒋多，中国人死得多，帮蒋少，中国人死得少，若不帮蒋，我们中国人就不会死，美国这种帮蒋的办法，是直接间接杀我们中国人民大众。有许多的进步份子，都以为我说的话非常正确，因此，蒋美合起来找国会的走狗，周以德等，又找了办杂志的亨利鲁斯在各地反对我，他们写的东西也不少，蒋美双方花的宣传费听说很多。

因为种种原因，实在不能不离开美国。以祥的判断，美国正走法西斯的初步，压制黑人，随便乱杀，杀了无事，压制自由份子，随便抓起来下罪，对犹太人，红人，华侨，都是用非人的待遇。资本家的大亨们，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报纸，全拿在他们手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杂志，各项刊物都是他们自己的工具，一句真话

看不见，满篇满幅都是造谣言，毁谤工农大众。美国有十省闹大水灾，无人闻问，至少有两千万人没有房子住。不说别的，纽约有两毛五分钱可以躺在地下一个板上，睡三个钟头就轰出去的旅馆，真是穷的穷的要死，富的差不多半个国家都是他一个人的。每逢同黑人犹太人红人一切被压迫的人谈起来，都是咬牙切齿的痛恨美国的政府。美国有三十个大学反对援蒋，有四百几十位大学教授，反对援蒋，可是国会里，有几个坏小子，又作了蒋介石的干儿子，大唱非援蒋不可，援蒋就是扩充美国的基地。我们的华侨，一天在费城被抓了七八十个下监，说是因为赌博，许多华侨都不准带家眷来美国，这还拿中国人当人吗？三藩市附近，有一个小岛，那里经常有一二百中国人，都是一下船就抓起来的，如同坐监狱一样，几个月半年都不问。最近有个姓凌的，他的夫人带着子女，到了三藩市，因为要看婚书，姓凌的说，婚书在打仗时失落，就押到小岛十几天，他看见那里押着好几十位都是华人，并不许与外通消息，这不是侮辱中国人的人格是什么？每天在美国报纸上看见，就是儿子杀了父亲，女儿杀了母亲，妻子杀了丈夫，作父亲的把他三个孩子和妻子用手枪打死，又打死自己，那里轮奸了女学生，然后用枪打死，我仔细的数了一下，平均起来，每天杀爹的事，少不过两宗，杀母亲的事，少不过四宗，妻子杀丈夫的事，少不过八宗，丈夫杀妻子的事，少不过十宗，七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从八层楼上跳下来，摔死的，至少有两宗，这种人伦的大变，他们的国会，政府，社会就如同没看见一样，满不在意。

还有，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在街上打死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到处皆有，打听打听，为什么，报上登的也有，因为那女孩子跟别的男孩子跳舞，脸和脸相距太近了，那两个人一出来，被这男孩子把两

人都打死了。这种事情多的没法数，在美国，死人在他们看来如蚂蚁一样，光天化日之下，银行被抢，走路的人被抢了，太多太多。我看，美国正预备第三次大战，不战还好，若真打起来，恐怕主张打仗的人们，要自己吃那个苦果。

我作了一首“小燕诗”抄下来，请您们指教，并请改正，如〈何〉可能的话，就在香港发表也好。

这次巧得很，坐的是苏联的船，她是得自德国的，很洁净很周到，七月卅一号午后六点开船，八月十号早五点进直布罗陀海峡。这船上有六七十位成年人，有二百多青年学生，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读书，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一样，马克思、列宁、史太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全都改变了，处处是彼此相亲相爱，互相帮忙，看不见一个打吵的，看不见一个骂人的，您想：八岁的孩子到十八岁的孩子，二百几十个，若不是有一种良好的真理的人的教育，怎样会有这样。

我上次坐船，由上海到三藩市，船上的人，打架的、打人的、偷东西的，没有护照的。吃三顿饭，站三次队，每次都得半点多钟，那种情形，就是如同过荒领官粥喝一样，那种美国船，太拿着中国人不当人了，要给我今天坐的船一比，那真是天渊之别。

地中海里，没有什么波浪，两三天后可到亚力山大港（埃及），这封信，是预备在亚力山大港发的，到莫斯科后，还要详细报告，有了一定的住地，再请给我回信。

前者寄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是寄给翦伯赞先生转请任潮先生指教的，那是一件铲蒋工作，希望能早日印出，或择要在报纸上发表为最好。

快二十天了，船上得不到各处的消息，请任潮先生找些华商报

寄到莫斯科苏联外交部转交祥，一定能收到。特此恭祝
健康！许多位同志女的男的老的少的，都请任潮先生代祥致恳切的
敬意！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八、十二日 亚力山大港寄

（《冯玉祥将军纪念册》）

附录一：

冯玉祥传略

陈晓清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省巢县,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六日(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今属河北省沧县)。父亲冯有茂,字郁亭,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麾下的哨长。因为家境贫寒,冯玉祥童年时期只读过两年零三个月的私塾,十岁那年就在他父亲的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几两银子糊口。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对日宣战,冯玉祥与其父随保定练军开赴大沽警备,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罪恶行径,燃起了胸中反抗外国侵略的烈焰,立下誓言:“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从我手里让日本人夺去。”^①

一八九六年,刚满十五岁的冯玉祥,即正式入营当兵。他在父亲的指点和管教下,认识到今后要有点出息就应当读书,从此即开

^①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第十五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①他在兵营刻苦操练,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一九〇二年二月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编在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次年四月升为四棚正目。这时他在读书和操练方面越发勤奋,体格又魁梧强健,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被保荐立六品军功。十二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一九〇五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由哨长改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队官(相当连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陆建章将其内侄女刘德贞嫁给他,成为陆的内侄女婿,得到陆的提拔和帮助。

一九〇七年,冯玉祥以第三营后队督队官职位随军进驻新民府,刻苦攻读高等战术、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军事知识。后来,在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影响下,阅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开始把爱国与“忠君”区分开来。他和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青年军官秘密组织了“武学研究会”,在部队中从事反清宣传,联络志同道合的军官和士兵。

一九一〇年九月,冯玉祥被提升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不久,他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剪去了发辫。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冯等人每天将《大汉报》上刊载的革命军胜利的消息赶印成传单。十一月三十日,同盟会员白亚雨来到滦州,冯玉祥与王金铭等人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发动第七十九标官兵起义,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被公推为总参谋长。但由于张建功叛变,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玉祥被押回原籍,路过北京时,

^①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第二十八页,作家书屋刊行。

得陆建章搭救获释。

不久，袁世凯编练备补军，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提拔冯玉祥为前营营长。一九一三年八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任第一团团团长。一九一四年春，冯随陆建章入陕，改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不久，冯因战功任扩编的中央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这时，他开始注意培养军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鸣钟为首的模范连。其间，当他听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时，寝食不安。

一九一五年夏，冯玉祥奉令率部入川，在阆中收到王士珍领衔的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冯坚决反对帝制，拒不在拥袁称帝的通电上签名。反袁的护国军进攻四川后，冯玉祥避免与护国军对抗，于一九一六年四月签订了局部“停战约定”；尔后又力劝四川都督陈宦讨袁，促其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死后，冯玉祥不顾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命令，毅然率部离开四川，抵达河北廊坊。冯执意北返，使北洋系失去控制西南的兵力，为段所忌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被免去旅长职务。这年七月一日，张勋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冯得悉，立即典押了在京的房产作为十六混成旅的薪饷，活动旧部讨伐复辟。这时段祺瑞也在马厂誓师，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段深感要利用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作战，就必须恢复冯的旅长职务。冯玉祥复职后速率第十六混成旅进军北京，很快将张勋打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后，段祺瑞调冯玉祥旅南下，援助福建李厚基进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冯同情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又不敢公开与段抗衡。当部队开拔到浦口时即滞留该地，以饷弹不足为借口，向北京连续发出函电数十封来拖延时间。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段祺瑞又改调冯旅援湘。冯在西进至武穴时，于二月十四日和十八日连发两份主和通电，指责段祺瑞

北洋政府,主张“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国会早开,民气早申”。^①孙中山闻讯十分高兴,当即写信给冯,盛赞他为“爱国军人模范”。^②段祺瑞于二月二十五日再次将冯免职,交曹锟查办。这时曹锟欲拉拢冯,遂请政府准许冯免职留任。从此,冯被形势推向直系一边。

一九一八年三月下旬,冯玉祥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收编了那里的曾尚武部。六月攻取常德。北洋政府为嘉奖其战功,取消了对冯的革职处分,并任命其为湘西镇守使。冯一面加强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一面在地方上兴利除弊,恢复和整顿教育,兴办实业,政绩甚著。他对当地青年学生投身“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也表示热情支持。

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驻守常德的冯玉祥率部北撤,驻河南信阳,一时饷项无着。一九二一年五月,奉命随阎相文入陕。冯玉祥部与吴新田的第七师大败皖系陈树藩部,第十六混成旅遂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八月,阎因内外交困而自杀,冯署理陕西督军。

进驻陕西成为冯玉祥及其所部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冯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的固定的地盘,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统一军政,注意用不同方法收服杂牌军,收编了胡景翼的部队将其改编为陕军第一师,并加以整顿和训练;他选贤任能,为地方办好事;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①冯玉祥:《在武穴上政府主和巧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第一卷第九页,北京东方学社刊行(《冯焕章先生丛书》第五种)。

^②孙中山:《致冯玉祥函》(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三七二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冯部既属直系，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月十九日，冯奉命率领第十一师由陕出发，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立即派第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增援。冯则亲自率军，大败河南督军赵倜。直奉战争后，直系进一步控制了北京政府，冯因战功于五月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冯上任后立即颁布《治豫大纲》，宣布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发展交通事业等。他扩充了部队，增强了实力，将长期拖欠部队的饷项一次付清。

冯玉祥督豫未及半年，即遭到直系首领吴佩孚的排斥。一九二二年十月，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名义。陆军检阅使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职，冯却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南苑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里，训练出三万能攻善战、纪律严明、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精兵，为冯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冯玉祥练兵注重爱国教育，常以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件和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教育官兵，并亲自编为《国耻歌》，号召全军洗雪国耻，发奋图强。他提倡军队为百姓服务，官兵同甘共苦。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因病去世；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冯与李德全按基督教仪式在北京南苑结婚。

一九二四年九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玉祥联系。孙中山并派徐谦将联合张、卢的情况转告冯，劝冯联合奉、皖，集中力量将最反动的直系军阀推翻。冯深表赞同，遂与北方将领第十五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反直。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

峰。冯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使直军陷入极为不利的战局。十月十九日，冯召集张之江、鹿钟麟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发动政变倒戈回师，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二十三日凌晨，鹿钟麟指挥部队进入北京，将贿选总统曹锟监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旋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是为“北京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一致议决推翻曹锟政府，于十月三十一日组织了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又采取联皖制直的策略请段祺瑞出山，同时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冯玉祥亲笔信晋谒孙中山，孙将六千册《三民主义》、一千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冯“令全军下半旗，官兵戴黑纱，并助丧资万元以志哀悼”。冯从此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①

此时，冯玉祥外受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国民军内部胡景翼和孙岳又矛盾尖锐，因而十分苦闷。一九二五年一月，他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将所辖部队整编为六个师，还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训练处等教育机构，人数总计十五万左右，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简称西北军。冯任督办期间，“以爱民为第一主旨”，^②设立救恤机关养老院、孤儿院、残废院、平民医院，并厉行禁烟。冯在督办公署设立宣传部，聘请国民党员对所部军官讲解三民主义。在开发西北的措施中，他尤重教育、实业、财政、交通等项事业。

^① 《冯玉祥日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② 《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到西北之前，冯玉祥经徐谦介绍结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受李的影响，决定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到西北军来。他多方探索，积极寻觅救国治军之道。

“五卅”惨案发生后，冯玉祥义愤填膺，当即致电执政府要求“严重对外”，并表示“为赴国难，愿效前驱”。还多次通电全国，历数日、英等帝国主义罪状；并以此教育官兵，“誓死爱国”。沙基惨案后，冯还向全世界基督教徒通电，抗议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六月，冯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民众大会，声援上海、广州等地工人的斗争。并令全军臂缠黑纱，各部队下半旗致哀，冯自己捐助一万元大洋来援助上海的工人兄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的矛盾，与奉系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签订密约，联合倒奉。二十四日，郭率部七万人倒戈进攻奉军，冯立即作了援郭的军事部署。但由于日本直接出兵援奉，郭军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被打败。冯和郭合作反奉虽然失败，但冯在奉军内部交战时，取得了直隶（今河北）的地盘，这是为奉系等势力所不能容忍的。一九二六年初，奉系同直系取得“谅解”，又联合山东的直鲁联军，形成了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冯玉祥见形势对西北军不利，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通电下野。三月二十日，他由平地泉出发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受到苏联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深受教育。五月十日宣布参加国民党并愿为国民革命而战。

七月，于右任受李大钊委托到莫斯科促冯回国策应北伐。八月，冯玉祥动身回国，随行的有他请来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数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九月十六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言。十七日，冯被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举行就职誓师授旗典礼，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

同时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不久，冯被广东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冯对所部悉心整顿和训练，使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采纳李大钊建议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方针，于十一月挥师入陕，指挥国民联军取得了西安之战的胜利，解了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国民联军士气大振。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冯玉祥抵达西安。此时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联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上，冯决定率师东出潼关，“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四月六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四月九日发表讨伐奉系军阀的通电。二十日在西安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五月一日在西安举行就职宣誓仪式。

正在此时，冯玉祥得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立刻积极联络各方，通电全国，竭尽全力营救李大钊。五月五日发表宣言，对奉张逮捕李大钊提出严重警告。六日冯赴潼关督师时，得知李大钊等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立即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五月九日这一天，又命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左臂带黑纱一周”，并亲自作诗以志哀忱，同时又在潼关为李大钊等二十位烈士树纪念碑，亲撰碑文。

冯玉祥部东出潼关后，连续攻战陕南、豫西及洛阳等地。六月一日，冯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这时，北伐阵营已出现宁汉分裂局面。蒋介石先发动“四·一二”政变揭橥反共，另立南京政府；武汉方面汪精卫在通电讨蒋的同时也正酝酿“分共”。拥有三十万大军的冯玉祥，成为宁汉双方争相拉拢的目标。冯玉祥六月九日抵郑州后，汪精卫等人立即赶至郑州，于十日至十二日和冯玉祥在

陇海花园正式会谈,以陕、甘、豫三省归冯而拉他共同进行“讨蒋”“分共”。冯在“分共”问题上同汪等取得了一致看法,但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共同继续北伐奉张。几天后,冯又赶到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受到了蒋的殷勤款待。经过在徐州花园饭店的会谈,他和蒋达成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清党反共等共识,一时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徐州会谈结束的当天,冯即电促汪“速决大计”,说“汉宁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就应“通力合作”。^①此时的冯玉祥已陷入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分共”的泥沼。但冯与蒋介石在程度和方法上却不相同。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将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并未加害共产党人。他在八月十一日给薛笃弼的电报中曾说:“对共产党活动,务须严防严查……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仰此遵照。”^②之后,冯玉祥便十分尽力地调解宁汉纠纷,希望宁汉合作,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他为了制止武汉方面唐生智等东征讨蒋,特派孙连仲驻兵武胜关,以监视动向。这对制止武汉方面讨蒋起了重要作用。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被迫下野后,冯连连致电请蒋复职。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复出后,为拉拢冯,特于二月十八日亲至开封,与冯“义结金兰”,声言“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答以“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这年四月,北伐奉张的大军全线出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承担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作战任务,与孙传芳军作战,大

^① 《“徐州特别会议”资料二则》,《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三月。

^② 刘贯一等:《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四辑。

获全胜。冯、阎、桂三个集团军首领都认为北进抢先占领京、津，对自己发展实力极为有益，所以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奋力北进。但蒋介石与阎锡山于五月三十日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将京、津和河北省军政大权交给阎，以换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六月二日，蒋返新乡又与冯玉祥会晤，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无奈，只得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颇为不快。接收北平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善后会议，但冯托病复电不予参加，使蒋介石极为难堪。经蒋一再电促，冯方于七月六日抵北平，同蒋、阎、李等前往西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然后在汤山举行军事善后会议，蒋在会上先后抛出了《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

北伐奉张结束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蒋介石任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求冯、阎、李长期驻在南京，实际上是要这三位实力派首领长期脱离其军队。接着，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裁减全国军队，意在“削藩”。冯玉祥提出了“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的编遣准则，并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但这个提案遭到否定，而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方案：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冯预感到，要与蒋合作以求得保存实力是不可能的，于是以“养病”为借口，潜离南京。从此，蒋、冯由合作转为分裂。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之时，蒋介石怕冯玉祥助桂反己，乃拉冯通电反桂。冯玉祥虽允应出兵助蒋，但在进兵武胜关后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不料蒋桂战争以桂系的迅速失败而告

终，使冯陷于被动。冯预料到蒋介石会向自己开刀，乃大力调整军备，将驻山东、河南的兵力退集于豫西、陕东。五月十五日，冯玉祥就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公开讨蒋，令各部立即行动。他采取果断措施，令韩复榘和石友三从信阳、襄樊出兵。岂料蒋早已对韩、石二人进行了收买拉拢，韩、石于五月二十二日联合发出“甘棠通电”，公开拥蒋叛冯。五月二十三日，蒋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接着便调集大军下令讨伐。在强大压力下，冯不敢贸然迎战，于二十七日通电下野，隐退华山。

在蒋、冯矛盾中，阎锡山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三番两次约冯到太原面谈，企图挟冯以自重。冯也想联阎一起反蒋。六月二十五日冯抵太原后，次日即与阎联名通电出洋。然而几天后，阎摇身一变又跑到北平与蒋介石密谈。蒋深怕阎、冯合作，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贵冠和两千万重金拉拢阎。冯遂被阎迁到五台县建安村阎的老家。阎表面对冯优礼有加，实则将冯长期软禁在自己的手中，当作与蒋交易的筹码。但当阎看到冯的部将鹿钟麟、薛笃弼等被蒋复职，蒋在八月的编遣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要裁减自己的军队时，便于中秋之夜赶去建安村向冯赔礼道歉，表示愿与冯“衷诚合作”。冯认为此次阎既表大力支持，再无后顾之忧，便策动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二十七人于十月十日再次联名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

第二次蒋冯战争开始后，冯军攻势甚猛，连战皆捷，蒋军暂取守势。但蒋又施展瓦解拉拢伎俩，一面对冯军用兵，一面极力拉拢阎锡山，许诺阎在战后收编西北军，并任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又发表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西北军的军事秘密向蒋报告。冯势孤力单，在蒋介石

的强大攻势下难以为继，至十一月底不得不将主力撤回潼关以西。冯对阎的背约痛心疾首，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一面令鹿去潼关主持西北军的军事，一面命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拟与蒋联合之假象。

这期间，还发生了张发奎联合桂系进攻广东，以及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先后都被蒋击败。蒋遂着手削弱阎锡山的实力，收拾北方残局。阎受到蒋的压力，又怕蒋冯联合对己，于是又想联冯反蒋。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阎亲自到建安村看望冯，一再检讨过去对不起冯的错误，并表示提供冯军饷械。三月十四日，冯返回潼关。阎此时还广泛联络各种反蒋势力，形成了一个各派联合反蒋的局面，于四月一日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在潼关就任副总司令（李宗仁在桂平就任副总司令）职。

四月六日，冯、阎联袂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战争前一阶段，反蒋联军基本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然而阎锡山为保存实力，经常不与冯军密切配合，后又从津浦线撤回黄河以北，使平汉和陇海线的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局面。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吁请罢兵的“巧”电，并向关内进军，形势急转直下。蒋军乘势进攻，冯军向黄河北岸败退，腹背受制。冯玉祥于十一月四日与阎在太原通电下野。冯本想将部队撤回西北，但因在后方没有留守一定的实力，以致一败涂地。退入山西的冯军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冯几经周折，最后隐居到山西汾阳峪道河。至此，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瓦解。他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当然，这也成为冯转向民主派的起点。

战败后隐居在峪道河的冯玉祥，痛定思痛，认识到中原大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懊悔由于“读书太少”以致

“认理不明”。^①他发愤读书,学习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文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阅读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写了许多读书心得。在此期间,冯又大量接触穷苦百姓,调查煤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他们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写下了大量为劳苦群众呼喊的诗篇,并尽个人所能周济群众,出资在峪道河办了小学,使周围劳动人民的子女得以免费入学。

这时,冯玉祥又与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了联系。中共山西省委的刘天章、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肖明,先后到峪道河帮助冯玉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对各派政治势力作了详尽的分析。经过认真的学习和思考,以及共产党人的帮助,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此又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轨道。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冯玉祥闻悉后“肝胆欲裂”。他立即写信给张自忠和冯治安,动员他们抗日救国。冯又于九月二十三日通电指责蒋介石对内穷兵黩武,对外媚外求荣,实行不抵抗政策,力促蒋介石通电认罪,即行停职;并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在抗日怒涛声中,冯玉祥于十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著名的“马电”,提出抗日救亡十三项主张,全面系统地表述了他对当前政治、国际关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民主自由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此时,冯和西南方面来往频繁,南北呼应,极力促蒋下野。

十二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冯玉祥应邀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还赶赴

^①《冯玉祥日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上海,奔走呼号“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蒋介石和汪精卫联袂登台,冯玉祥认为汪精卫能够扭转大局,便表示全力支持蒋、汪政府共赴国难。^①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捷报频传,冯玉祥欣喜若狂,终日向各方呼吁,希望给十九路军军事、财力及道义上的大力支持。他联合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委:“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但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无任何表示,宁可继续调兵“剿共”,却不增援十九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抗日;何应钦反而借英国人之口,制造“抗战必败”的舆论。冯玉祥既不能理解,又非常气愤。这时他已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内政部长,但感到与蒋、汪政见不合,经再三考虑后连夜给汪精卫写信,辞职不就。当他确知蒋、汪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义愤填膺,深深感到报国无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愤然至泰山隐居。他对记者称:隐居泰山的目的是“努力充实学问,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而图报国耳。”^②

在泰山,冯玉祥一面密切注视着国内和国际形势,一面身体力行抗日救国,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主张,经常用“丘八诗”、对联、标语、题字等,激励人们抗日爱国。他在泰山关帝庙西厢房设立“六贤祠”,供奉“一二八”抗战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六人的神位,宣传他们的抗日伟绩;并在关帝庙里亲自书画东三省地域、人口、物产等详图,贴满“国亡了!我们再不努力,定要当亡国奴了”等标语。他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请李达等社会名流授课,课程有哲

① 《冯玉祥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冯玉祥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发展史、语文、历史等。冯玉祥还利用学习间隙，调查周围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对阶级社会的黑暗腐败有了具体的认识。九月，他离开泰山到张家口，那里是他的旧部宋哲元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首府，也是他理想的抗日前线。

侵占了东北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一月又进犯了山海关，三月侵占热河。冯玉祥闻讯心如刀割，毅然将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抵押出去，为义勇军捐了一万件皮坎肩。此时，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许多团体纷纷向张家口发出函电，敦请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冯决心从口诛笔伐抗日，走向以实际行动抗日的新阶段。

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在张家口联络各部队和各人民团体，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日发表通电，就任总司令。同盟军的主力是冯的旧部原二十九军教导团和方振武在山西组织的抗日救国军，还有察省地方抗日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东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义勇军及从平、津等地来的爱国青年，总计达十万之众。全国各地纷纷函电支持。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决心用武力收复失地。六月二十日，冯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统率大军收复察东失地。部队沿途得到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士气高昂，连战连捷。六月二十二日攻克康保，七月一日收复宝昌、沽源，继又分兵三路围攻多伦。经过惨烈战斗，七月十二日，同盟军在吉鸿昌指挥下克复多伦。察哈尔全省光复，全国群情振奋。七月二十七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决心“相率中原豪

杰,还我河山”。^①

但是冯玉祥指挥同盟军抗战之壮举,却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所不容。他们采用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双管齐下的方针力图扼杀。七月六日,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部向察哈尔推进,围攻同盟军。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发表时局通电,指责冯玉祥“妨害统一政令”、“妨害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煽动赤匪”等等^②,施加更大压力。三十一日,冯向全国发表通电,疾呼:“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③ 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冯被迫于八月九日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十二日,冯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塔和烈士祠、烈士墓落成典礼,于十四日慨然离开张家口,十七日重登泰山。

冯玉祥此次住在泰山六贤祠,决心以“读书救国”为己任,念念不忘抗日,时刻向部属、来访的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周围的百姓、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他根据北京大学教授陈豹隐的建议,扩大了研究室,继续延请著名学者如李达等讲经济学原理、辩证唯物论、国际政治、政治学概论、古典和现代文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等。经过几年的系统学习,他的理论和知识水平迅速提高。学习之余,他广泛参加泰山的公益事业,周济当地贫苦百姓。他出资在泰山地区建立十五所武训小学,并捐助孤贫院,修桥种树,等等。仅在一九三五年,他偕同随员就栽种茶树约一万七千株,杨树、榆树、柏树约一万二千株,核桃树二十余万株,栗子树十余万株,各种禾

① 《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期。

② 《国闻周报》第三十一期。

③ 《冯玉祥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果一千多株，与穷苦百姓水乳交融，深受群众的爱戴。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再妥协退让，一九三五年华北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决定调整内外政策，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致电冯玉祥，邀其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共商一切。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汪精卫、胡汉民、孔祥熙、李宗仁、李烈钧等数十人，也分别来电，诚邀冯入京。冯于十一月一日抵南京，受到盛大欢迎和蒋介石的礼遇。二日，冯出席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全会提出救亡大计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奖励抗日精神、精诚团结等各款，获得通过。不久，冯在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而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此次对冯殷勤备至，在冯到宁的头十天中，蒋亲自宴冯达五次之多。冯颇为感动，称“是灰热似土”，应当“为国相忍”，^①力促胡汉民、李宗仁等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发生后，冯心急如焚，恐内战再起，给敌以可乘之机。故四处奔走，竭力斡旋，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最后和平解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受宋庆龄之托，又为营救“七君子”而与蒋介石、陈布雷等函电往还，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沈钧儒等出狱止。

“西安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于十二月十三日致电张学良，劝其以“同挽国难”的大局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表达了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一九三七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冯玉祥会同宋庆龄等提出了《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①冯玉祥：《冯在南京第一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立即致电第二十九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①七月十日,冯发表《对卢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淞沪抗战前的八月六日,冯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八月十五日,在苏州就职,立即组织几十万军队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冯亲赴作战前线,不断将前方战况向蒋介石汇报,并亲手拟就《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呈蒋。但是他并无实际指挥权,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将领处处都听命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九月,军事委员会划津浦线北段为第六战区,十七日,改任冯玉祥为该战区司令长官,驻沧州桑园。津浦线北段的军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蒋介石想利用冯玉祥与西北军的旧关系,阻挡日军南下。但是蒋又害怕冯重新掌握旧部的指挥权,不久,就将冯调到平汉线。十月,蒋介石将第六战区撤销,冯回到南京后没有实际职务,只有个副委员长的头衔。但冯抗日意志坚定,写了《我们一定胜利》、《战区民众组织》、《战区难民救济》等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还常到学校和公共集会发表演说,鼓动民众投身抗日救国。

南京失陷后,冯玉祥抵达武汉。他撰写《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术》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发。他创办了“三户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艺应当通俗化的精辟见解,团结了郭沫若、老舍等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这年春夏之际,他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提出了许多建议。九月,冯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

^①冯玉祥:《冯在南京第一年》。

责检阅和督练新兵,赴湘、桂、黔、川各地视察,沿途不断应地方机关、部队、学校邀请演讲,宣传抗日。冯在检阅了全国部队的训练情况后,亲自制定《训练新兵应注意什么》的规则,并将各地不利于抗战的军政民政事项一一向蒋介石提出,以期改正。

冯玉祥一九三九年到重庆后,进一步投身于坚持抗日和各项进步文化工作。他不掌握军权,就拿起笔来抗日。他写了大量抗战诗歌和救国诗画,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宣传抗日,谴责汪精卫的卖国投降丑行。冯还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及苏方人员接触,并成为中苏友协的负责人之一。“皖南事变”发生后,冯对蒋介石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非常不满,毅然迁居到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居住。此前他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坚决反对国共“摩擦”。为此,曾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因与共产党合作不力)调回重庆。他多次接见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以及彭德怀等。竭诚希望合作抗日。

冯玉祥虽然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抗日,但是他仍然以各种形式为坚持抗战而努力不懈地工作。他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与陶行知等人创办了“利他社”,自任社长。十二月十九日,又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后改为“中国国民节约献金运动会”),在各地逐步成立分会;献金的用途由救济难民扩大到“慰劳抗战将士和充裕国库,建军建国”;献金范围也由基督徒扩大到全体国民。冯为推动节约献金运动,自己带头卖字鬻画,将所得资金全部作为抗日献金。他终日演讲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献金。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二万三千余两。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冯玉祥被巨大的喜悦所陶醉。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当天即去看冯。冯也立即回访毛泽东和周恩来。重庆谈判

期间，冯多次出席有国共双方领导人出席的集会和宴会，眼见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国共友好合作及中苏友好即将实现，从心底感到兴奋和欣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冯玉祥发表了《建国问答二〇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建国”。冯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发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这个纲领，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内战的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破坏“双十协定”，挑起武装冲突，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冯玉祥一心渴望的和平民主建国新局面并未出现，对蒋介石的幻想逐渐破灭。

一九四六年，冯玉祥要求出国考察，蒋介石几经斟酌，才允以“赴美考察水利事宜”名义。此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八月二十六日，冯以临别赠言上书蒋介石，申明自己主张国共联合、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及整顿军纪、兴办工矿、改造社会风气等。

一九四六年九月冯玉祥抵达美国后，仍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蒋介石加紧了反动统治，大肆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冯对学生寄予了无限同情，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南京政府绞杀学生，发动内战，完全是坏政府，独裁政府，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应当马上认罪，并怒斥政府杜绝言论自由、特务横行、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他对国内经济不景气、人民饱受内战之苦充满忧虑。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民主派组成议和机关，整顿军队，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等。十月十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

会上发表《国庆演说》，继续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暴行。十一月十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在纽约成立，冯玉祥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冯玉祥在美国的爱国反蒋言行，深为蒋介石所忌恨。国民党巴拿马等支部发电，叫嚣吊销冯的护照。在国内，国民党控制的宣传机器也大肆对冯进行围攻、谩骂。冯为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和《为什么要反对援蒋》两文，还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彻底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十二月，蒋介石勒令冯立即回国。冯发表声明予以坚决抵制。蒋无奈，妄图吊销冯的护照迫其回国。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立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引起蒋介石的惊恐。一月七日，蒋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冯玉祥为防不测，于二月十日特写下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对蒋杀害闻一多、李公朴等种种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慨，号召人们推翻蒋的专制统治，建立真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家。

冯玉祥在美的反蒋行动，受到美蒋反动势力越来越大的阻挠和逼迫，在美生活已难以为继。这时，国内形势发展迅猛，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在中共领导帮助下，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登上苏联“胜利号”轮船离美。九月一日中午，“胜利号”在向苏联敖德萨港行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被烟熏而窒息，不幸遇难，终年六十七岁（虚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这位著名的爱国将军、可敬的

民主斗士、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特将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读书救国的地方——泰山西麓。

附录二：

冯玉祥大事年表

陈晓清

1882年（清光绪八年）诞生

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寅时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青县兴济镇。乳名科宝，按基字排行，谱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竹柯村。

父亲原名秀文，谱名兆文，后改名有茂，字郁亭。母为游氏，共生七子，基善排行第二。但因家境贫苦，仅基善与其长兄基道二人幸存，余均夭折。

1884年（清光绪十年）三岁（虚岁。下同）

举家迁至保定城东二里处的康格庄生活。在此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五岁

2月 长兄基道入私塾读书。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七岁

开始参加田间劳动,夏秋天割青草,捡麦穗,搦高粱叶;秋冬季节拾干枯柴草等。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十岁

9月 长兄基道辍学,补骑兵之缺,遂顶替其兄入私塾读书。启蒙老师为一陈姓六十多岁的先生,开始读《三字经》和《百家姓》。

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十一岁

因父充哨官,得在保定练军营里补上兵缺,可应名领饷。

6月 母亲病故于康格庄。此后生活多由长嫂倡氏照顾。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十二岁

年底 结束学塾生活,开始到军营练习打靶。

1894 年（清光绪廿年）十三岁

7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父及所在练军开赴大沽口,目睹中国受日军凌辱的情景,遂在内心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的手里让日本夺了去!”

1896 年（清光绪廿二年）十五岁

练军由大沽口开回保定,正式入伍当兵。

1898 年（清光绪廿四年）十七岁

父亲被练军裁减，家庭更陷困境。

1900年（清光绪廿六年）十九岁

8月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保定等地，沿途烧杀掠夺，目睹惨景，心中燃起强烈民族仇恨之火。

1901年（清光绪廿七年）二十岁

2月 练军改编为淮军。

10月 升任本哨副教习。开始阅读武卫右军编的《操法》、《阵法》及《新建陆军七项》等兵书。

1902年（清光绪廿八年）二十一岁

4月 改投北洋新军，不久该军即改为武卫右军。

11月 由正兵升为副目。

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二十二岁

4月 升正目。

12月 升哨长。

1905年（清光绪卅一年）二十四岁

7月 任排长。

8月 升任队官（相当连长）。经王化东标统介绍，与陆建章协统的内侄女刘德贞结婚。

年底 父亲病故。

1906年（清光绪卅二年）二十五岁

开始阅读《步兵战斗心窍》、《饮冰室文集》和《纲鉴易知录》等书，将平时所学与当前形势相结合，并深受吴樾谋炸北洋五大臣壮举的影响，认识有新变化：“我觉得吴樾这一炸弹，当然没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的惊醒了。”

1907年（清光绪卅三年）二十六岁

秋 升任第三营督队官。本年内开始接受系统的军事知识训练。

1908年（清光绪卅四年）二十七岁

11月 光绪与慈禧先后死亡，冯曾痛哭，认为“忠君即爱国”。

1909年（清宣统元年）二十八岁

9月 孙谏声送来《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读后怒不可遏，“血液被燃烧得沸腾”。遂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刘一清、蓝天蔚、孙岳及孙谏声、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韩复榘等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鼓吹革命。冯被推为会长。

1910年（清宣统二年）二十九岁

9月 升任营长。

冬 与王金铭、施从云等率先剪断辫子，以表反清决心。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三十岁

10月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冯即与郑金声、王石清、

戴锡九等积极准备响应武昌起义，每天将《大汉报》等刊载的革命军胜利及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消息、鼓动革命的文章摘录下来，在冯玉祥家中油印，分头散发传单。因借军营油印机印发革命传单被告发，被调往关内海阳镇，故意将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分开。

11月11日晚，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联名通电，分致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以及各省驻沪代表宋教仁、居正及顺直咨议局等，响应武昌起义。

11月12日 宣布北方军政府成立，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亚雨为参谋长。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三十一岁

1月2日 王金铭等率军进袭平津。事败，被杀害。施从云、白亚雨等十四人同时牺牲。冯玉祥与此同时在海阳镇被拘留，四天后被解回保定。起义遂告失败。

2月20日 由保定赴京晋见京防营务执法处处长陆建章。

3月 经陆建章保荐，冯入左路备补军任前营营长。年终全军会考，冯的前营名列榜首。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三十二岁

8月 升任左路备补军左翼第一团团团长，亲至河南郾城招募新兵，吉鸿昌、梁冠英、田金凯等人即为此次入伍新兵。之后，移驻北苑训练。首先注重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其次，为“得兵心”，亲自制订“八不打”士兵的戒条；第三，亲授基本战术和应用战术，创造“七做”教学法。

本年 经刘芳牧师洗礼，加入基督教，认为“耶稣博爱救人

之旨，与军人献身救国之义一一吻合”。遂将该教引入军内，以为练兵之辅。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三十三岁

4月 备补军改为京卫军，冯升任左翼第一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随陆建章入陕镇压白朗起义。

5月 进驻陕西华阴县，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任旅长。

10月 第十四旅改为十六旅，旋改编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仍任旅长。

11月 为防川军哗变波及陕省，奉命开赴陕南汉中地区。遂成立模范连来培养军事骨干，李鸣钟为连长，吉鸿昌、冯治安、田金凯等为士兵。时宋哲元、高树勋等前来投效。冯加强对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开始注意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三十四岁

5月7日 日本以最后通牒形式强迫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冯得知深引为奇耻大辱，乃令官兵在皮带上嵌刻“五月七日国耻纪念”等字，以示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

5月上旬 奉命随新任四川将军陈宦入川，时张之江等前来投效。

8月 收到由王士珍领衔，旅长以上将领及各省一致拥袁称帝的电报稿，甚为气愤，暗自在心中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遂集合官兵伙伙讲话：“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并发电拒绝签名。

12月31日 陈宦命冯部开赴泸州，阻止护国军北进。冯于

当夜亲书三封长函，分致陈宦、刘一清（四川将军署总参议）和蔡锷，分述不与护国军为敌，反对帝制，维护共和之诚意。并派得力部将蒋鸣遇和张之江持函往送。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三十五岁

1月2日 被迫率部抵达内江。

1月28日 “由绵阳移驻成都下连池地方”。

2月4日 因与护国军谈判未果，被迫开始进攻叙府。

3月2日 “完全占领”叙府，遂与护国军刘云峰部签订局部停战约定。旋将叙府防务交刘部接防，自己则退到自流井。这期间，曾多次与蔡锷秘密书信往还，共促陈宦独立。

5月中旬 应陈宦之邀以解成都之危。冯当即率部向成都进发。至成都郊区龙泉驿，即按兵不动，与刘一清共促陈宦独立。

5月22日 陈宦在冯等多方催逼下，终于宣布四川独立。冯遂将所部改为护国军第五师，驻成都东郊。

7月21日 冯部移驻川北剑阁，致电陆军部，希“回京就医”。但北洋政府为控制四川未准所请。

7月底 奉命率部离川，直抵汉中，会合留陕旧部。旋取道汉水，至汉口转车北上，直抵廊坊，并恢复第十六混成旅建制。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三十六岁

4月2日 受徐树铮、傅良佐中伤，被段祺瑞免去旅长职务，“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着调京另候任用”。同日，“任命杨桂堂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被“调任直隶巡防统领”。遂借“养病”为由，赴京西天台山调养。

7月1日 张勋在京高揭龙旗，公开复辟。冯遂将在京房产

典押五千元，作为十六混成旅的薪饷。并于五日在廊坊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

7月8日 率十六混成旅在廊坊以北的万庄将企图南下之逆军击败，然后直逼北京。

7月12日 通电誓除张逆。并率部会同段祺瑞之讨逆军向驻北京天坛之逆军发起总攻。张勋败逃荷兰使馆避难。

7月14日 通电提出处置清室及张勋办法，驱逐溥仪出宫，严惩叛逆元凶。

7月17日 向段祺瑞呈请辞去讨逆军东路第一梯队司令官职。同日，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冯玉祥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遵于十八日到防就职”。

11月 段祺瑞调冯部南下，增援福建，以反对南方的“护法”运动。冯反对段祺瑞的内战政策，率部抵浦口，即藉口薪饷械弹等问题，按兵不前。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三十七岁

1月中旬 奉命率所部逆江西上援湘。仍继续以饷械待补滞留浦口不动。

1月27日 被迫将所部五梯队从二十九日起次第乘船西上。

2月5日 先头部队抵达武穴，藉故“黄石港水浅”；“惟有由武穴登岸”。并于二月十四日和十八日两次通电，请“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国会早开，民气早中”。并于十七日和十八日连电总统府、国务院等，因“地气湿潮”，“脑症忽发”，“脑痛头晕”，“实难支持”而“请假十日”，停止西进。

2月25日 段祺瑞以“勒提盐厘”为由，令免冯职，并交曹

锷查办。

3月1日 冯致陆军部等电,质问“盐厘勒提之说何所依据,乞特明白宣示”。

3月20日 经曹锷调停,仅“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迫令继续西开,“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冯从此脱离皖系,成为直系的一员大将。

3月4日 孙中山亲自写信致冯,赞冯为“爱国军人模范”。

5月11日 奉曹锷命进军湖南,抵达津市。

6月14日 上午九时攻占常德。

6月17日“还给陆军中将”,“销去免职处分,”并受政府嘉奖。

6月26日被“晋授勋位,,。

7月 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8月21日,9月20日,9月26日、10月3日、10月4日 先后数次与南、北方部分将领通电主和。

12月7日 被授予二等大绶勋章。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三十八岁

3月3日 致唐绍仪电,请其为国相忍,坚持到底。

5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常德爱国青年学生立起响应,抵制日货,捣毁日本商店等,均得到冯的同情和支持;当日本侨民代表向冯提出抗议时,冯以巧妙方法,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保护了学生的爱国行动,平息了争端。

10月19日 通电敦促南北议和。

本年 冯在常德,一是加强军队建设。首先注重精神教育:颁布了《提倡爱国心令》、《早晚恭唱国歌令》、《不准扰害人民

令》、《吸食鸦片按军法惩治令》、《军人必须注重礼节令》等,并提倡大唱军歌,讲授义勇史,组织读书会,编写军人课本,督促读书学文化,等等。其次,加强部队的系统训练,组织教导大队,官佐体操团等,每周阅兵二次,督练官兵。

二是注重地方民政建议,兴利除弊。发布《监督焚毁烟土令》、《严厉驱除娼寮令》等政令。大力兴办教育,开设军官子弟学校、妇女培德学校;提倡妇女解放;整顿金融,设立工艺厂,修桥筑路,防洪筑坝,植树造林,等等。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三十九岁

1月1日 致国务总理靳云鹏电,要求派劳工代表出席国际劳动会,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6月4日 陆军部令冯为湘西总指挥。

6月10日 成立湘西总指挥部。

7月4日 接中央电令撤出湘省。

7月6日“从津市出发”,“开往鄂境”,驻汉口谌家矶。

8月8日 通电反对起用复辟元凶张勋。

8月 在谌家矶致函孙中山谓:“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孙得冯函,于九月派徐谦和钮永建持亲笔函来汉口谌家矶慰问冯,望一致革命。

11月初 奉令率所部移驻信阳。同月派秘书任右民赴广州晋谒孙中山于越秀楼。孙告诉任说:“决将联络苏联,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只有苏联。”并对北方革命给予指示。冯后来督陕期间同靖国军合作即受中山先生影响。

12月27日 为筹部队饷项面见河南督军赵倜。赵拖延搪

塞,不予解决。

本年 向所部颁布《尊重国歌令》、《重申禁买洋货令》等命令,坚持在信阳训练部队。

1921 年(中华民国十年)四十岁

1月2日 赴保定面见曹锟求饷,毫无所获;继赴京求见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靳云鹏,均空手而归。

1月9日 夫人刘德贞从保定到信阳探望,即将夫人的金银首饰变卖,用以为士兵换菜金。

2月28日 从京汉路解京之三十万元收入中,截留十万元充作军饷。

5月26日 奉直鲁巡阅使曹锟之电令,于二十九日分四路梯团陆续开拔入陕,随阎相文驱逐皖系陕都陈树藩。

6月20日 到达观音堂。

7月7日 克西安。

8月5日 经阎相文再三恳请曹、吴,将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师,曹、吴无奈,准予在不增饷、枪的前提下,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任师长。

8月24日 阎相文自杀。二十五日,受总统徐世昌委任,署理陕西督军。二十七日正式就职。

9月 将靖国军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由原靖国军副司令兼总指挥胡景翼任师长。

11月 派陆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率所部进剿逃往陕南之陈树藩,将陈逐出陕境。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四十一岁

1月5日 10日、13日、20日、26日 数次通电,反对国务总理梁士诒欲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

4月19日 奉命率“第十一师全部,陕西督署卫队团及中央第四旅,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陆军第一、第三两混成旅,由陕出发,向洛阳方面集中”。

4月21日 冯与直系将领联名通电讨奉。二十五日,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二十九日直奉战起。

4月26日 在洛阳就援直陕军总司令职。

5月10日 任河南省督军,十三日赴任。中旬颁布《治豫大纲》十条。

5月31日 通电力主“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使一切有所依据”。

7月4日 被大总统黎元洪命为“扬威将军”。

10月31日 受吴佩孚排挤,被调任陆军检阅使。

11月上旬 率所部离豫至京。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四十二岁

4月1日 通电支持全国民众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

4月下旬至6月底 因对黎元洪不满,参加了曹锟发动的逼黎下台活动,以索饷项为名,数次发电谴责北京民国政府。

6月2日 再次支持全国民众团体为收回旅大租界而举行的示威。

9月4日 通电谴责临城劫车事件。

12月15日 夫人刘德贞于北京病逝。

12月24日 托基督教友马伯援赴粤向孙中山致意:目前

直系兵力数倍于吾人，冒险盲动，必归失败，稍待则济，不必着急，我终必行动。请转语孙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等。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四十三岁

1月 孙中山派孔祥熙持其亲书《建国大纲》赠冯，“拜读之后，非常感动，马上找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两位同志商量”，“经多次的讨论，才决定举行首都革命”。

2月19日 经唐悦良介绍，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婚，刘芳牧师为证婚人。

6月25日 向大总统曹锟报告筹备西北边防情况，并对交通、军事等问题提出详尽意见。

9月10日 大名镇守使孙岳来南苑参加昭忠祠落成典礼，经与其在草亭密谈，决定一致行动，推翻曹、吴；不久，时驻彰德、顺德一带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又借到京就医之名与冯密议，愿共同行动。此前，已早与奉系达成默契，并派刘之龙赴津与段祺瑞约定，将来反直成功，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9月18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命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

9月19日 经冯建议，曹锟委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

10月中旬 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与冯密约，冯强调：一，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二，奉军不得入关。

10月19日 在滦平召集由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参加的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详商班师回京计划。当日即秘密班师回京。

10月22日 鹿钟麟率部抵北苑，当晚八时由北苑出发，十二时抵安定门，由孙岳接应入城。遂将总统府卫队解除，将曹锟

监视于中南海延庆楼内。次日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路口均布满国民军岗哨。

10月23日 冯到达北苑，当晚即发出由他领衔的主和通电，中心内容即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日晚，又通电公布了《建国大纲》五条。

同日 下令逮捕财政总长王克敏和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并将李枪决。

10月23日晚至24日 与胡景翼、孙岳等主要将领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议决：一、参加首都革命之部队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国民军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二、向曹锟提出三项条件：1. 下令停战；2. 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3. 自动退位。

10月25日 冯等继续在北苑开会，讨论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决议推翻总统曹锟，成立“摄政内阁”，作为政府的过渡形式；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0月26日 与胡、孙联衔请段祺瑞出山，任国民军大元帅。

10月27日 接孙中山“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的感电。冯当即复孙中山先生一电曰：“感电敬悉……今幸偕友军戡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切盼！”

同日 由李大钊、徐谦介绍，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

10月28日 通电要求召集和平会议。

10月30日 通电声讨吴佩孚。

10月31日 冯等接受张绍曾建议，组成以黄郛为首的“摄

政内阁”，行使总统和总理的职权。

11月1日 与胡、孙、王(承斌)联名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孙接冯等东电后复电曰：“数日之后，即轻装北上，共同良晤。”

11月4日 与胡、孙等将领及社会知名人士二十九人联名，再次电请孙中山“万望速驾北来”。

11月5日 令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李石曾等，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

11月7日 发表致段祺瑞之通电，重申清除帝制余孽之态度。

11月10日 应段祺瑞之邀，赴天津与张作霖会谈。结果，段、张合演双簧，矢口否认奉军不入关和“孙主政、段主军”的诺言。改成由段入京组织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执政。冯在此形势下激流勇退。

11月13日 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广州北上，至上海后曾闻遥传冯等被捕。故冯再次发电敦请孙中山北上：“此间安谧如常，各方极洽，足释悬念。沪谣不足信，速请先生北上为盼！”

11月24日 通电表示愿与吴佩孚共同下野游学。

同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11月25日 为避免战祸，向段祺瑞递辞职呈文。此后曾四次呈段辞职。同日，分别致胡景翼、孙岳、张之江、李鸣钟等函电并所属官兵，表明辞职决心。同时通电下野，避居京西天台山。

12月9日 致临时执政电，再次要求取消国民军名义，取消总司令职。

12月31日 孙中山扶病到京。

年底 经李大钊、徐谦和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协商，经冯同意，由国民军一军和二军（胡景翼军）各选派二十五名青年军官赴苏，入军事学院深造。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四十四岁

1月4日 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着即日销假任事。

1月14日 赴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职。

2月上旬 冯拒绝参加善后会议。

2月27日 孙中山病重期间，冯派夫人李德全专程赴京晋谒孙中山。孙当即赠冯《三民主义》六千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各一千册。冯悉数发给所部官兵，认真研读。

2月底 派毛以亨赴京，同李大钊、徐谦会谈请求苏联援助问题。两天后，李、徐在毛陪同下抵张垣，与冯洽商苏联援助的内容。

3月12日 孙中山在京病逝。十三日，冯得噩耗，迅致孙岳、胡景翼电，指派参谋长刘骥和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前往致祭；命国民军各部先自举行追悼会，礼节为：“一、官佐兵伏左臂一律缠青布七日。二、各办公机关下半旗七日。三、停止筵会作乐七日，用志哀思。”

3月17日 命刘骥在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内为孙中山铸铜塑像，作为永久纪念。

4月21日 苏联驻广东大元帅（大本营）府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抵张垣，与冯会谈，达成援助武器和人员的协议。旋于五月三日成立以任江为首的苏联顾问团。

5月10日 李大钊由上海抵达张垣，与冯商定以俱乐部形

式向国民军宣传三民主义。冯委托李大钊和徐谦领导政治工作。六月初，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以国民党员身份到张家口，同时共有十二名国民党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弗林特在俱乐部里讲课。

5月 孔祥熙抵张垣，转告孙夫人宋庆龄拟保藏孙中山遗墨《建国大纲》之意。冯当即奉还，并应孔之请为《建国大纲》作《跋》。

6月9日 复北京学生会电，深切同情“五卅”惨案中工人、学生的革命行动。

6月12日 召集张家口各校学生宣讲“五卅”惨案，号召青年“要尽主义的责任”。旋又召开反帝示威群众大会，声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罪行。

6月13日、14日 连电临时执政府和张作霖，要求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革命行动，并亲率国民军全体官兵一律左臂戴黑纱，全军天天下半旗。

6月17日 特派顾问彭程万前往上海慰问，“并送上大洋一万五千元，作抚恤伤亡救济工人之用”。若连同本月初汇沪的五千元，冯共支援“五卅”受难同胞两万元大洋。

6月28日 再次通电宣称：二十万国民军“悲声动地，哀痛莫可抑，我辈誓流廿万人之血，以求被压迫人民之生”。

7月7日 在复伦敦美联社记者电中强调，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一切祸乱之源”，应尽快取消。

7月8日 通电呼吁全世界各地基督教徒，伸张正义，支援上海、汉口和广州沙面人民的斗争。但电发出后反应寂然。冯从此对基督教的信仰动摇，思想大有转变，取消部队中的基督教宣传，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军队教育的主课。

8月29日 被任命为甘肃省督办。后由刘郁芬入甘代行其职务。

10月 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迭电张作霖和孙传芳，倡和息争，以“力之所及，愿为斡旋”。

11月6日 韩复榘、程希贤由日本观操返回包头，向冯报告了同去日本的郭松龄反对奉张与日勾结的详情。

11月19日 经韩复榘将冯意转达后，郭松龄立即派其参谋长李坚白同其胞弟郭大鸣持郭亲自签名的《密约》草稿来包头见冯。

同日 冯致张作霖长函，批评其背信弃义，劝其退出关外。

11月20日 冯与郭松龄正式签署《密约》，冯签字后，即由参谋长熊斌和王乃谟陪同送回天津。郭松龄于二十二日正式签字。双方商定：郭部由榆关正面回师驱张（作霖），冯军进攻热河以作声援。

同日 郭松龄联合李景林发表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兵权交张学良。二十三日郭部在滦州正式发动。

11月24日 冯发表通电，历数张作霖罪状，劝其“引咎下野，以谢国人”。

12月18日 冯上段祺瑞条陈，误认为奉张必倒无疑，“障碍既除，今后应根本刷新政治”，提出刷新政治办法数条来表明个人主张。

12月22日 下午二时，国民军攻占天津。

12月23日 郭松龄在日本直接出兵进攻下失败。次日，同其夫人一起遭张作霖杀害。

12月27日 电张之江等高级将领，宣称辞职，指定张之江

继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郑金声,分任甘肃、热河、绥远、察哈尔督办和都统。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四十五岁

1月1日 通电下野。

1月3日 致鹿钟麟长函,称对部队异常惦念,要鹿在所部严厉执行“真爱民”、“严纪律”、“淡权利”三点。

1月4日 赴平地泉。

2月 被段祺瑞委为直陕豫宣抚使,冯坚辞不就,执意出国考察,遂委为考察欧美实业专使。

3月7日 派马伯援、蔡增基赴粤,向广州国民政府解释下野意图及国民军的处境与策略。

3月20日 离平地泉前往苏联。二十二日抵库伦。

4月3日 徐谦同鲍罗廷、于右任、陈友仁等三十余人,由京取道海参崴去广东,途经库伦。徐谦遂愿与冯同赴苏联。经与鲍罗廷等畅谈,“经过了一夜的考察,决定加入国民党。”

4月27日 离库伦赴苏联。

5月9日 正午十二时,抵达莫斯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负责人米尔尼柯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夫烈夫等人以及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冯说:“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5月10日 在瞻仰列宁墓后,经徐谦介绍加入国民党。

同日 在莫斯科,冯拜会了“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拉狄克、伏罗希洛夫、托洛茨基和列宁夫人”以及外交委员长齐切林等重要领导人。

5月11日 到中山大学参观,东方大学的学生也来参加,冯所到之处倍受欢迎。

5月13日晚,到克里姆林宫与拉狄克谈话,请其为他讲列宁主义。当即决定将张金瑞、尹心田等五名随员送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将赵亦云送到莫斯科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同时将在德国学习的大儿子洪国、大女儿弗能,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二女儿弗伐入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半工半读。

6月24日 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均请其讲解革命道理。

7月23日夜,心情激动,夜不能眠,遂起身手拟中国政治改革《计划大纲》,内分七项内容,突出反映冯强烈希望祖国富强、民族独立、民众生活尽快改善的美好心愿。

7月26日 由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

7月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李大钊委托于右任到莫斯科,敦促冯回国策应北伐大业。

在苏期间,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人对冯讲了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等问题,对冯大有启发。遂要求蔡为其师,一同回国帮其做政治工作。蔡因事难脱身,故向冯推荐刘伯坚等共产党人。

8月17日 离莫斯科回国。中共党员刘伯坚等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同行。

9月8日 到达库伦。10日,离库伦向包头进发。14日,路遇鹿钟麟等人来接。

9月16日 晚八时,到达五原。会见了国民军一军的将领和国民三军的孙岳、国民五军的方振武、六军的弓富魁及二军的邓宝珊等。当晚即发表了宣言。

9月17日 在五原组成国民联军。上午被推为总司令,中

午十二时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发表就职通电。同时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

五原誓师后，对国民军的战略，中共中央曾有明确指示，经李大钊概括成“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被冯接受并切实遵照执行。

9月27日至29日 国民联军举行国民党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三十日举行特别党部授旗典礼，冯被委为联军党代表，接受党旗并宣誓。同时还被委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日 通令全军注重纪律。

10月5日 颁布行军禁令：严禁官兵私入民宅、商号、娼寮、酒馆、戏院，严禁割放民间青苗、强拉百姓牲畜等，官兵无事不准离营。

10月8日 分七路大军向西安进发。

10月27日 发表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宣言。

11月23日 国民联军逼近西安。

11月24日 冯离五原抵宁夏。

11月27日 中午十二时，国民联军攻克西安，使被镇嵩军围困长达八个月之久的杨虎城和李云龙部得以解围。

12月2日 令刘郁芬急拨两万元交于右任，为西安民众“办理特别急赈”。

12月6日 发布禁止军队和行政送礼令。十一日又颁发切实与民众联合令。

12月12日 致杨虎城和李云龙电，勉励其应爱百姓、结团体、轻利禄。同日，在致于右任电中强调，西安“被难灾民，亟应救济”。

12月24日 抵平凉。

12月27日 又托杨虎城的副官带信给杨，“务请为党为乡，勿遽离省，以助于右任同志早拯陕西民众，而利吾党大计之进行，是所至盼！”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四十六岁

1月中旬 同刘伯坚、苏顾问乌斯马诺夫等离平凉去西安。

1月15日 冯派姚维藩持亲笔函赴渭北找杨虎城，请其出山，以助革命大业。

1月25日 通令部队和地方应注意保护各种宗教。

1月26日 到达西安。立即派张之江及史可轩（共产党员）去三原敦促杨虎城归队。二月九日，杨回西安，经冯敦劝，被委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

1月27日 亲书誓师碑文：“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廉洁的政府”。

2月10日 发布致陕军将领书。

2月22日 向所属军政长官发出十条通令。

3月12日 又颁布告诫高级军官十条，均为教育军队和行政官员、严守纪律、洗刷恶习、企图改造部队和地方官吏、达到共同北伐之目的。

3月3日 令刘骥转致国民党中央，敦催汪精卫复职。

3月11日 颁发讨伐奉张檄文。四月九日，又发表讨伐张作霖的通电。

4月6日 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四月二十二日在西安就职。五月一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

4月7日 分别致电宁汉，调解双方关系。

4月21日 通令全军高级将领，宣布出师各路军编制及任命详情。

5月5日 为奉张军阀逮捕李大钊发表宣言：“本总司令所统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苟张作霖一味残暴成性，胆敢危害李大钊数十同志之生命，则本总司令实逼处此，亦惟有采取无可如何之报复主义，而以张作霖之惨酷手段还诸奉方……决不稍令姑宽，以为嗜杀异己者戒。……”

5月6日 赴潼关督师。

5月9日 在潼关得知李大钊遇难的消息，“悲愤万状”，除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会外，立即颁发《令各部队、各级党部追悼李大钊等并宣传七事》电令，号召全军“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未竟的志愿”。要求“所有各部队、各地方机关，应即时在所在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左臂戴黑纱一周，以志哀忱”。

同日 在潼关为李大钊等二十位牺牲同志竖碑，亲撰诗歌或碑文，以作永久纪念。

5月26日 下午二时，率部“完全占领洛阳”。

5月31日 与唐生智会师郑州。同日《通令取消陕甘两省加征各税》。

6月1日 占领开封。

6月3日 发表《致全军各官兵电》，总结胜利会师中原的经验教训，首先是战斗目的明确——“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其次为“武力与民众结合必获胜利”。

6月10日至11日 参加汪精卫等人发起的郑州会议,计划“清共”。并发表致宁汉双方停止内争,一致北伐急电。

6月19日至21日 又参加蒋介石等人发起的徐州会议,议定“宁汉合作”,一致“清党”,“共同北伐”。

6月22日 制订了三条“清共”办法,并声言若“不肯就范,即一律送出境外”。二十五日,又将上述三条办法电告武汉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时要求各方合力,一致北伐。

7月7日 通令各军政负责人依照三项办法“整顿党务”,正式开始“清党”。

7月9日 令石敬亭等保护第三国际代表乐伊等一行十一人取道宁夏返回苏联。命令凡“经过各区,应予保护”,各路段均由主管长官派人接送;“其至宁夏时,请宋(哲元)指挥照料出境,以期妥善。”

7月13日、21日、23日 数接留在苏联的李德全及邓哲熙等来函,对冯近来“清党”表示不解。冯接连复电坦诚表示:“对于社会主义,颇你佩服”,唯“对其办法不赞成”。

7月14日 在冯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和乌斯马诺夫被“礼送”出境;刘景桂(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等被“驱逐”出境。

7月22日 上宁、汉双方条陈,仍盼彼此停止军事行动,一致北伐。这期间为促进宁汉合一,曾连发数电,促其和解。

7月27日 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途经郑州时,汪精卫曾密电冯将鲍杀害。冯却率高级官员亲到车站“欢送”,亲自送给鲍“高等顾问”聘任书和一匹大绸纱作“薄礼”。在车站“一时军乐大作,各人一一与鲍罗廷握手道别”。并派张允荣和李连山(李德全之弟,后为中共地下党员)二人一直将鲍护送

至库伦方归。

8月14日 令李鸣钟转送蒋介石函,劝蒋勿萌退志。

9月17日 颁布“九·一七”新生命令,严戒烟、酒、嫖、赌、骄、惰等恶习。

9月20日 将第二集团军所属部队改编成八个方面军,分别由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宋哲元、岳维峻、石敬亭、刘郁芬、刘镇华任总指挥。

9月25日 再电蒋介石“务请我兄顾念大局,早日旋宁,毅然复职”。十二月一日,复致蒋电,望其“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十二月十四日,电孔祥熙规劝蒋复职,共同北伐。

10月3日 通令所部各将领分三路大举北伐。

10月15日 电请已“飘然远行”的汪精卫“顾念艰危,翻然出山”。

11月1日 向国民政府报告豫东大捷战况。

11月8日至18日 数次颁发军队不能占用学校,各县必须保障教育专款,官后不能取人民一针一线,澄清吏治,注重德才等一系列命令。

12月17日 攻下徐州后,曾数次电陈军事委员会,坚决主张乘胜前进,“一鼓荡平”军阀残部。

12月18日 明令保护外侨。

本年内还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释放逮禁之民众和学生令》,《查抄逆产概拨教育经费令》,《临时劳动法令》,《查禁迷信淫秽等戏曲令》,《禁止窝娼聚赌令》,《取缔娼寮筹设女工厂妇女习艺所令》,《各县筹办养老院残废院令》,《河南各县限期放足令》,等等。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四十七岁

1月1日 公布治理豫陕甘三省计划大纲；发布告所部官兵训令：打破迷信，爱护百姓，严遵纪律等。

1月7日 电贺蒋介石“还都复职，主持大计”。

1月17日 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月30日 严令豫、陕、甘三省禁种烟苗；同时令该三省府注重编修县志。在该月内连续发布了“慎选县长”“禁止任人唯亲”“杜绝浪费”“在省城筹设平民医院”等数道命令。

2月18日 由马福祥建议，在开封和蒋介石“义结金兰”，互换兰谱。

3月7日 被任为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3月 迭电全军“勿踏青苗”，令驻豫部队协助当地民众春耕，并强调“无论人畜，均须自备给养与草料，不准丝毫拖累农民”。21日，发布不踏青苗，爱护树木歌词令。

4月8日 下令没收袁世凯和袁乃宽“两逆在河南之全部财产”，以作“救济平民之用”。

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5日，在党家庄与蒋介石会晤。蒋曾犹疑于继续“北伐”，冯力主继续“北伐”，蒋无奈，同意绕道北进。遂将“北伐”军事交冯指挥。

6月6日 韩复榘部首抵北京南苑。

6月13日 电蒋应效法先贤，勿“中道求去”。

6月20日 电命河南高等法院院长张吉墉，释放“因共党嫌疑”而被逮捕的三四十名开封一中学生。

7月5日 赴北平前，发表著名歌日通电，提出一套“裁兵建国”主张，主要内容六点：一、统一兵权；二、兵工政策；三、政权

与财权统一之必要；四、反对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外交方针；五、党务问题；六、解除民众痛苦。

7月6日 与蒋、阎、李(宗仁)同赴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孙中山灵，宣告“统一完成”。

7月9日 冯在南口召开追悼大会。蒋、李、白(崇禧)、方振武及阎的代表和各集团军官兵数万人，祭奠南口大战阵亡将士。

7月11日 与蒋、阎、李等在北平汤山会商裁军等问题。13日返豫。

8月上旬 冯抵南京，出席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9月1日 通电反对日本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省。

10月18日 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

10月20日 令孙良诚准备接管济南防务。

10月24日 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

11月 迭令孙连仲开发青海，慎重用人；令鲁、豫、陕、甘省政府注意改良农业。

12月5日 令豫、陕、甘三省严禁种植、吸食、运送鸦片。

12月下旬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前讨论时，首先提出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旋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具体方案：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军队共编八个师。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四十八岁

1月1日 编遣会议正式开会。冯的方案遭到与会之蒋（由何应钦出面）及阎、李等人反对。

2月5日 借病向蒋、谭(延闓)请假返豫。旋于17日赴辉

县百泉村。

2月12日 致电国民政府，“请辞去军政部部长职务。”

3月18日 通电撤销第二集团军司令部。

3月26日 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

3月27日 冯移居华山玉泉院。

4月1日 在华山发表讨伐“武汉军阀”通电，但在电中又称：“玉祥仅以至诚，静待后命，苟利党国，唯义是从。”发后并无动作。直至4月8日才正式发表讨桂通电。

4月12日 电马福祥、邵力子，请辞行政院副院长职。

5月10日 指责蒋介石对一、二集团军发饷不公。

5月16日 冯部将领刘郁芬等通电反蒋，推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

5月19日 在华山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蒋军事，历数蒋介石四大罪状。

5月24日 冯被褫夺本兼各职。27日，通电下野。

6月24日 离华山，偕妻女随李书城渡河赴晋会阎锡山，望共同反蒋。岂料反被阎软禁。

10月10日 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石敬亭、孙良诚等二十七人再次通电讨蒋，推阎、冯为总、副司令。

10月22日至25日 为反抗阎锡山背约，冯在五台建安村绝食。

11月8日 由于阎锡山背信弃义，冯军开始处于劣势。

12月1日 冯军全部退出河南回到陕西，蒋军攻占陕州，此次反蒋又告失败。

12月底 鹿钟麟化装潜至建安村，冯密令鹿、宋等高级将领对付阎锡山的妙方：一、重整西北军，准备再次东进；二、招抚

韩复榘、石友三等西北军将领，以增强兵力；三、派人与蒋介石联络，摆出秘密联蒋姿态，使阎产生蒋、冯勾结之错觉；四、公开致阎电，要求放回冯，以共同反蒋。鹿返西安，照计实施，果然奏效。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四十九岁

2月27日 阎锡山亲往建安村看望冯，再次表示悔改、共同反蒋。28日，迎冯至太原。

3月3日 参加阎宴请卅多位各方反蒋代表的晚宴，实为反蒋军事会议。

3月8日冯“早饭后乃于极秘密中离并”。9日晚10点半抵风陵渡，12点到达南岸。当夜会见在潼将领鹿钟麟、佟麟阁等。

3月10日 下午在潼关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3月14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以鹿钟麟领衔，共57人联名发表请蒋下野的寒电，列举蒋介石十大罪状，公开讨蒋。

3月15日 复通电拥阎、冯、张（学良）、李（宗仁）为中华民国军总、副司令。

3月下旬 冯在潼关组成了副司令部。

4月1日 在潼关发表就副司令职宣言。

4月3日 电张学良，促其就职，携手反蒋。

4月4日 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免除阎本兼各职，下令通缉拿办。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永远开除阎的党籍，同时发布《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中原大战爆发。

4月23日 致汪精卫电：“讨伐蒋逆，军事布置就绪”；“亟望先生惠然北来，领导一切”。

4月27日 冯抵郑州指挥军事。

7月16日 电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祝贺大会胜利召开和“国民革命之中心领导机关从兹确立。”

8月 组织了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猛进。向各将领强调：“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亲自坐镇在博爱村指挥。但由于阎方背约，限制给养、军火等物资的供应而使攻势受阻。加之晋军在津浦线连连败退，丢失济南后，又撤回山西，使蒋能集中兵力对付第二集团军，使冯由主动变为被动。

9月5日 冯电阎，要求回攻济南；绕道攻归德；抽二万兵力援郑州。阎均未实现。

9月6日 蒋军开始总攻。冯本拟在晋军协助下从陇海路退却。然阎已密令陇海线晋军早撤至黄河以北，使冯军孤立难支。

9月11日 在郑州通电就任国民政府(北平)委员职。

9月18日 张学良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处置”，“促成统一”。又说：“盖余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旋于19日以两个军的兵力陆续入关。使战局急转直下。

10月5日 致张学良并向全国通电，宣布“克日引退”。率总部人员由郑州退却。

10月7日 蒋介石通电布捷，中原大战告终。

11月4日 电张学良道：当初“以战争而求达改善政治之目的，已属于万不得已”，如今“若再以战争求达目的，已属不可能”，故愿“即日释权归田，藉遂初服”。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五十岁

1月21日 在追忆徐州会议后与蒋介石一度合作的原因时说：“一、认不清蒋；二、阎、蒋、岳（维峻）合力制我；三、理论不清；四、俄太冷淡，不能帮忙；五、武汉内容不明；六、款项太艰。”

1月下旬 移居汾阳峪道河。

2月 邓演达派章伯钧来峪道河，与冯洽商共同反蒋事宜。冯当即函邓北来详商。8月17日邓即在沪被扑，11月29日在南京被害，合作反蒋未成。

3月初 冯同中共山西省委取得联系。上旬，省委书记刘天章到峪道河与冯密谈当前形势。

3月12日 阅读《辩证法的唯物论》等哲学书籍。从二月份始，即注重理论学习。

3月16日 读托洛茨基著《我的生活》。

3月27日 读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等著作。

3月下旬 中共派肖明随冯驻北平代表赵彦青到峪道河与冯密谈，帮助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对各派政治势力作了详尽分析，同时传达中共对当前抗日反蒋的主张。冯派赵彦青在平保持与中共和各方的联系。

4月1日读《政治学大纲》。2日，读《大战后的世界》。

4月5日 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商震为讨好蒋介石，拟迫冯离晋。时已任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派车将冯接至新绛该军防区。冯受此刺激，复萌重掌军权思想。

4月20日 读《马克思传》。

4月23日读《资本论》。此后一段时间，均在认真研讨《资本论》，至4月30日，已读完上卷。他记述读《资本论》的心得时写道：“虽不甚懂，也颇觉有心得。”

5月4日“本日读《资本论》二十面,又读《经济学大纲》三十面。”

5月5日 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一、河上肇说:真理只有一个。他由学问得来的真理是真的……二、马克思说:求学问如爬绝壁,不努力、不忍耐,万不能爬上去,又必须是自己觉悟自己是被无知识捆绑住了,非打破无新的知识这条路……三、马克思说:自己志向要作一个战士,一个有力的斗士,故必须努力求知识,方能造就自己也。”

5月28日 汪精卫、孙科等人组成广东国民政府。6月1日,冯派唐悦良为代表常驻广州,同时命已在广东的简又文协助。

6月初汪、孙迭次电函,促冯在北方反蒋。早在春节后,石友三即数次致冯函电,并派代表向冯表示悔改、请教,望冯支持其反张(学良)。4月以后,冯乃决定助石反张(学良)倒蒋。

6月12日 分别致电汪、孙和广东国民政府,提出若发动反蒋军事,首先应解决军需问题。

6月22日 冯密电孙科:“弟之讨蒋,始终贯彻。全军将士,无不敌忾同仇。”

7月3日 由新绛致汪、孙、陈(济棠)、古(应芬)等人电,告以拟将所控制部队“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并叮嘱:“宋、石、韩各总司令之任命,俟弟另电到达再为发表。”与此同时,冯派亲信为代表,持亲笔函四处活动:一与旧部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吉鸿昌、张印湘等人;二与方振武旧部阮玄武、张人杰、鲍刚等部;三与晋军将领徐永昌、杨爱源、

孙楚等人；四与西南汪、孙、陈(济棠)、李(宗仁)等广东政府及西南执行部驻天津、上海的代表们联络。

7月15日 冯自述“近来读《社会思想史》、《新俄游记》、《世界史纲》、《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唯物论》、《资本论》、《新政治学》、《经济体系》、《社会进化史》等,深知社会主义之光明正大及其理论之真确。”

7月17日 电告驻天津代表邓哲熙“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

7月18日 派阮玄武和张允荣由新绛赴晋城,令孙殿英东出清化,向平汉铁路黄河北岸进军。

7月20日 致韩复榘电,指出助石反张之真谛:“张不去则蒋赖以存,蒋不去则国何以活!”特派秦德纯前往韩处面授其机宜。

同日 命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等部,准时在信阳以东发动。

7月23日 对宋哲元说:“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学良)逆则有心腹之患(时张住院检查),无力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若待蒋“喘息已定,即来谋我”,则悔之晚矣!

同日“读《土地农民问题指南》,诚为今革命之圣经也”。开始读《列宁传》、《社会科学概论》等中共党内文献和马列著作。

7月 为石友三反张(学良)制订军事计划:一、石友三部作为进攻主力,由顺德(今邢台)沿平汉铁路北上,进攻石家庄、保定直至北平;二、晋军“由张家口及北平迤西、保定迤北出兵援助。”三、韩复榘部由山东津浦路北进,攻取沧州、马厂,然后与石军、晋军会师天津和北平;四、吉鸿昌、张印湘和葛运隆等部,连

同河南民军，由信阳沿平汉路北上，然后向东“袭取郑、汴”，东进徐州，以解韩军后顾之忧；五、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孙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晋城等地向东进发，陈兵平汉铁路黄河北岸一带，以阻蒋介石援助张学良。冯估计上述五路兵马约有三十万。但由于晋军的变卦，当石友三在7月下旬发动之后，韩、宋、庞、孙、吉、张、葛等部均按兵不动，故石军迅速失败。

8月4日 甘肃省政府改组。冯的旧部，时负责兰州防务的师长雷中田未被列名；而负责整顿党务的马文车仅得一空头衔省政府委员，二人大为不满，遂相互结合。

8月8日 冯由新绛返回峪道河。不久，雷中田即派代表持函秘密面冯，表示反蒋驱马（鸿宾，新任甘省主席）决心。

8月16日 冯亲函雷中田，通报全国反蒋形势：“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同时又致另一旧部，时任甘肃民政厅厅长的李朝杰密函：“北方大局，虽石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

为确保“雷马暴动”成功，冯先派王赞亭前往汉中，活动旧部王志远师进攻兰州；继派王作舟去绥西动员王英。8月18日，又令李玉清和王之敬分赴王英部和陕西邠州（今彬县）苏雨生部活动。其具体部署为：王英和苏雨生两部，分别由东和南向银川进攻（马鸿宾原为宁夏省主席，时马的部队多在宁夏），王志远由汉中取道天水向兰州挺进，造成东和南夹击兰州的态势，使马首尾难顾，易使雷中田在兰州发动，夺取甘省政权。

8月25日 雷中田、马文车在兰州以政变方式将马鸿宾扣押，重组甘省政府。马文车任临时省政府主席，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

9月2日 冯命邓哲熙、李忻转电广东国民政府：“任命雷中田为甘肃驻军总司令，陈珪章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鲁大昌为第二师师长，王家曾为第三师师长，高振邦为第四师师长，马步芳为第五师师长。即请转电国府鉴核，明令发表为要！”

同日 又密电旧部高振邦（原任公安局局长）和李朝杰九条指示：“一、严密看押马鸿宾，万勿使其潜逃，致生后患。”二、“应竭力扩充军备”。三、事变后的甘肃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最后特别指出，此举关乎“巩固西北”大局，务要“努力做去”。

8月 阅读《资本主义制度解剖》、《通俗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解说》等马列著作。

9月上旬 冯为巩固甘省政变成果，特拨巨款支援。

9月8日 派专人持亲书密函送交雷中田，指出“应行注意事项”八点，中心内容为：“马文车同志如能真反蒋，即可联成一气，推诚合作”；同李朝杰、高振邦加强团结，勿生误会等。

同日 又亲书高振邦、李朝杰各一函，分别指示数点，中心乃为与雷中田团结一致，共同巩固政变成果。同时，还指示已派来兰州的李世军，应多从旁协助雷中田等人，不失时机地扩大政变成果，以“巩固西北”，再“图发展”。

9月12日 复马文车电，盛赞其扣押马鸿宾是“仗义锄奸，奠定西北”，有胆有识，为边陲百姓建立了“殊勋”；嘱其严防南京蒋介石和陕西杨虎城等方面离间、挑拨而“致生他虞”。

该事变由于吴佩孚的介入，给蒋制造了口实，终于12月上旬彻底失败。

9月20日 得孔祥熙号电，知九·一八事变发生，阅后“肝胆欲裂”。

9月22日 托阮玄武带亲笔函给张自忠、冯治安,动员他们抗日救国。

9月23日 发表复孔祥熙通电:“日本出兵辽宁……凡有血气,谁不痛心!”造成这一恶果“实由蒋政府历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致”。电文谴责蒋“专横暴戾,阴狠险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箝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力促蒋“即日通电认罪,即行停职,听候国民公判,始能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号召“全国同胞,亟应猛醒”;“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雪此无上之奇耻!”自己则“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

9月24日 电广东国民政府,除揭露蒋之罪行外,“必须立图抗御”之策,应组织有力之军事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唤起各级民众,组织义勇军,准备全国总动员来“雪此大耻!”

9月26日 在复熊希龄电中,再次表示“苟真有利于国家,则玉祥虽粉身碎骨,亦所不辞!”

9月将《资本论解说》一书读完,并与《通俗资本论》作比较研读。继续《世界通史》、《唯物观经济史》、《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册、《苏俄视察记》、《科学的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社会学》等书。

10月21日 发表著名的马电,提出十三项抗日救国主张。然后指出,当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社会”,革命的对象:“国外的是帝国主义,国内的便是媚外辱国及压迫民众的独裁政府,”而“帝国主义中最凶顽而公然以武力侵略”我国的“是日本”。而“唯恐得罪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断送国家的,便是蒋家政府”,目前“应当推翻蒋氏独裁政府及防(预)(御)

日本帝国主义”。

10月 在周围中共党员协助下,学习了《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顺直农村工作》、《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论国民党改组派》、《走上革命高涨的形势》以及《社会斗争通史》、《社会入门》、《世界王者谁》、《当代社会学学说》、《新的世界分配》等文献和书籍。

11月1日 应冯邀,中共代表肖明再次来峪道河,帮冯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外政治形势,总结以往教训,讨论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等问题。肖明此次在峪道河共住了五天。11月3日,冯写道:“肖君同我高谈救民大事”。“肖先生谈各事,颇有教训”。“思及以往信仰《易经》的谦退哲学是多么混账可恶。此皆由于无学识、无政治认识之所致也。”肖还与冯“谈发展党务,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农工群众中去作工作及如何作法,此为极难之事云云,诚为有识之话。”从此,冯的思想发生转折,又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规道。认识到共产党的“主义则光明正大”,其“打不平之精神”。“尤为敬佩万万,万万分!”并于8月28日、8月31日、9月17日、10月3日多次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4日 接南京电约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

11月16日 分致胡汉民、汪精卫函:“望先生领导群伦,主持大计,力促蒋氏引退”。

11月读《新政治学》、《政治学纲要》、《俄国革命史》及萧伯纳的《游俄印象》等书。

12月13日至16日分别密电汪精卫和胡汉民,支持汪精卫组织国民救国会议;仍力主促蒋介石下野。蒋下野后,20日冯又电汪曰:“蒋虽下野,国难正深”。“如先生确认有必要,即当只身赴宁,共决至计。”

12月18日 准备南下。当日由峪道启程到汾阳。

12月23日 抵太原，“与阎晤面”，并联名致汪、胡各一电：“现正准备南下，先生何时入京，俟得复示，即当追随前往”。另电黄建中“望汪、胡两先生早日入京，共主大计”。

12月25日 在太原分别电告国民党中央执监会和张学良：即将赴京，共赴国难。

同日 又以十万火急之电，向国民党第四届中执监会第一次全会提出《实行以武力收复失地》，组织民众救国会等民众团体和国防委员会、抚恤抗日阵亡官兵等三个提案。

12月26日晨，离并南下。29日抵宁，30日赴沪，拟促汪、胡“共谋大计”。岂料汪精卫称病拒绝见冯；胡已返粤，使冯首次碰壁。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十一岁

1月2日 致阎锡山等人函：“此次南来，抱促成团结共赴国难之志愿，虽汪、胡、蒋诸先生尚未来京，而特（务）（别）会议业经成立，共谋救（济）〔急〕之法”。

1月11日 在沪同共产党人接触。“同宣侠父谈话后，使我对于拜金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虚伪奸滑者，寡廉鲜耻者，更进一步获得深刻的认识。”

1月13日 离沪返宁。同时致电时在奉化的蒋介石道：“吾弟归乡后，锦城已不守，冀、热亦震动、形势险恶、前所未有的。”“念前途、惴惴危惧”，“国难至此，必须群策群力，以共抱救此垂亡之祖国。务请即日来京，不胜企盼！”

当日晚八时，出席特别会议，“纵谈时局之紧张及民族之危机，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

1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会，“对于军事、财政、外交等，均痛陈时弊”。

1月17日 对李济深和孙科说：“如国家有办法，大家真心救国，精诚团结，即继续干下去，不然，我决离开南京”。

1月21日 蒋介石和汪精卫由沪来京。28日，汪任行政院院长。

同日 向孙科(时任行政院长)表示，不就训练总监职，原因为：“第一、我是外行。第二、我决不愿意接近军队，以免引起猜疑。”

1月22日 冯记述道：“汪是站在蒋、胡之间，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实与政客无异。我盼望他要作革命家，不要作政客而污辱了革命。”“我已看明南京决作不成一件好事。我应当走开，然走开向哪里去呢？真是一腔热血无处可洒也！”

1月26日“在孔(祥熙)宅同介石先生谈话，痛叙往事，各自深为愧悔。介石似有真悔之意。我为国家计，仍当与之合好如初，共赴国难。但其主要条件是：一、彼此承认过失，纠正错误；二、开诚布公，相互勉励；三、精诚团结，为国努力。”并当场告以八件当务之急：如请胡汉民、阎锡山、张学良等人进京；经常与三李(李济深、李宗仁、李烈钧)相约交谈；“聘请中外专门人才”；“确定救国计划。……”蒋均表示“同意”。

1月27日 冯记道：“十九路军中级干部全体开会，抗日态度坚决，对于日人之挑衅事件极为愤慨。这样的军队才是革命的军队。”

1月28日 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为首的十九路军，在沪奋起抗战。翌日，冯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三项提案：一、以十万军队援助上海十九路军抗日，并须于三日之内开到；二、沿海各海

口同时向敌舰开炮；三、北方军队集中，向东三省进发，决以武力收复失地。盛赞“十九路军英勇可嘉，实抗日之先锋队也！”

同日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洛阳。

1月30日 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各部已渡江北迁。下午五点，冯与李济深、张继、朱培德、罗文干等，从励志社出发到海军医院码头渡江。晚八点半，由浦口开车北上。

2月8日 冯写道：“得悉前方消息，战情愈急。”然在国民党中央“主战主和两派，近来辩论声浪甚为汹涌，孰是孰非，自有公论。而汪先生则是骑墙的，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则主战而不主和。战则生存，和则灭亡，未有作城下之盟犹能保全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也。”

2月9日 冯说：“读宋史至岳飞与秦桧事，读明史至杨继盛与严嵩事。知忠奸不两立，天然的分成两派，互相对峙。证之此时，固古今无异也。我是主战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以不战为上策。试问国破家亡，哪里还有什么实力可保存呢？”

2月12日 冯认识到：“非武力固不能革命，但无主义、无正确理论领导的武力，亦不能革命”。

2月13日 在徐州，“病在床上，辗转不能寐”，拟电中央：“第一，我是主张抗日的，我是军人，我应当多少带一点敢死军队，到前方去打仗杀敌。如恐怕我带旧部不妥，即其他任何军队都行。第二，我身居军委会常务委员的地位，调不动任何部队，真是比坐监牢还不如呢！这样的有职无权，怎么能派遣军队上前方援助十九路军呢？第三，如第一项不允，我所有一切职务，全部辞去，仍做平民。如果允我，我虽有病，也愿抬衬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

2月16日 复陈铭枢电：“迭摧顽敌，捷报传来，欢忭无似”；“使弟五体投地，敬佩万分。如有机缘，谨当追随前线诸同志之后，以为国杀贼，为民效死也！”

2月19日 指示驻沪之薛笃弼、张允荣：一“全力援沪”；二“出兵收复东三省”；三“对日活动与蒋(介石)商议进行”。

2月22日回南京，出席励志社谈话会，蒋、汪、李(济深)、于(右任)、居(正)、吴(稚晖)、何(应钦)等三十余人与会，冯提出“增援(上海)是当务之急！”

2月27日 冯记述蒋、汪“他们要我作内政部长，我决定不作。我为的是革命，是抗日”；“不是争地位，当官僚。只要他们尊重我的意见、主张而付诸实行，作官不作官有什么要紧呢！”28日，致汪函，辞内政部部长。但“如为团结各方，共同对外，则无论如何，必当奋力，以效奔走也！”

2月29日 在洛阳，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称“精卫先生在纪念周报告最近之外交与军事，完全说谎。”

3月3日 继续在洛阳西宫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称何应钦“报告上海战况”，“完全抹杀事实，诚别有用心也！国难如此严重，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之报告中，犹且无耻的自欺欺人？”，对“敌军已进占闸北，而我方尚无援军赴沪”，异常愤慨。

3月5日 知蒋介石“已通过委员长之职”后写道：“国家之不幸，至于此极！”7日，对李济深、方振武说：“大局不幸如此，我既愧且恨：愧自己无力(即)(及)时挽回；恨今日反革命分子何如是之多！”当天，四届二中全会未毕，即“离洛阳，东去徐州。”

3月9日 得知蒋、汪政府拟与日签订停战协议，怒不可遏。他写道：“我想到他们先是不抵抗”，“今则借抵抗之名而行取得兵权之实，遂借此而大招军队，大购军械，大借外款。事事

俱备之后,乃对日签卖国条约”。“如此作去,不亡国不止。这些事情,过细想起来,真是可恨可泣!我将决心反对这一类人的作法。我要大声疾呼的喊:‘中华民族要团结!中华民族要抵抗!’”

3月12日 冯记道:“一个革命者,对于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均得有深刻的认识,用这种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也就(是)〔易〕出于盲动而不正确。故我在革命要求最急切的今天,须得下一番工夫,来充实更多的新知识,加强革命的理论,这是必要的,比一切都必要!”

3月15日 读吉鸿昌来函后“甚感!”。就国联和蒋、汪,冯说:“国联如此混账,诚是一个强盗组织。中、日的问题,决不是强盗组织的国联所能解决的,何况日本也是一位东方的大强盗,当然强盗是互相帮助的,这一点道理谁看不清楚呢!可是,实际上他们偏偏要去找强盗们谈公理,实在使我忿怒万分。”

3月17日 在徐州致李济深函:“吾人为抗日计,故只有相忍为国,力谋一致。若一旦妥协,则不仅违背向来之期望,亦且无以对国家、对同胞、对此次牺牲之将士也。惟有迅速辞去一切,以谢不敏耳!”

3月18日 接汪精卫电后写道:“上海战事从未增援,似乎他们要走上妥协一途。如妥协,则不免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能到南京去,且当预备走开也!”

3月20日 与石敬亭说:“今日之病,实由于大家缺乏新知识及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一个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

3月23日 确知蒋、汪南京政府已与日本进行淞沪协定谈判,逼迫十九路军撤退,“五内俱焚”。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愤

然离开徐州，前往泰山。

3月24日 上午11时抵泰安，“即赴普照寺住下。”冯到泰山是“努力充实学问，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耳图报国耳！”当记者问到他的主张时，答曰：一、“收复失地、抗战到底”；二、“组织民众，成立全国民意机关监督政府”；“乃今日救国之不二法门”。

3月25日 致国民政府函，坚辞内政部部长职。

3月31日 总结本月活动时写道：“本月共发生四件大事，即洛阳之开会；上海之退兵；调查团之来华；和会之开议事。此四事均为亡国之象征。洛会召开而独裁复活矣；沪上退兵而抗日停止矣；调查团来华，帝国主义间合谋宰割东北之机兆矣；合议开会而卖国求荣之局成矣！”

4月7日 黄少谷和邓哲熙分别在北平和济南回答记者问时宣布：冯到泰山后对国是问题的态度为“精诚团结、抗日救国”八个字。“他的主张可概括为对内主张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对外主张武力抗敌，以收复失地。”

4月12日 接汪精卫九日电称：“曾与介石兄请子文兄汇款两万元，为先生医药之资”，旋即复汪一电：“外患日深一天，人民日苦一日”；“款不敢领，〈仅〉〔谨〕谢之至！”¹⁵日，宋子文将两万元汇到泰安。冯立即再复汪电：“当即璧还，只能心领。”

4月27日 亲笔致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函曰：“因援绝之故，思痛退师，酿成今日之势，真可谓感触悲愤者也！”

5月25日 冯写道：“此次到泰山，主要为求学，充实革命理论，并注重今后实践的革命的牺牲精神，下最大决心，坚定对主义的信仰，贯彻到底。”

6月9日 获悉侵沪日军北调增援吉林、黑龙江时，便写诗记之：“外侮日侵，上海大战。不增援兵，袖手而看。日本调走，去

增满洲。杀我同胞，日进不休。”

6月10日 提出“革命方案”：“一、铲除帝国主义之势力；二、没收外国银行之资本；三、没收大地主之土地归国有并分给农民；四、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五、国家财政要真正公开；六、民族自决；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打倒军阀、买办及一切投降分子；九、实行政治民主；十、彻底做到生活平等、教育平等、男女平等、一切法律、政治地位平等。”

同日 韩复榘来电言及国联调查团拟游泰山时来拜访。冯立复韩电曰：“愧难接待。”十一日，当李顿一行到泰山时被冯拒之门外。

7月2日 欣闻张钫率部进攻红军遭到惨败时，冯遂吟诗一首：“遍地是红军，到处为人民。张家打败仗，一败不成军……”；对红军的胜利表示祝贺。

7月13日 为声援在狱中进行反日斗争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特作诗一首：“可敬、可敬！牛兰夫妇两位先生。不为少数利益，而为大多数的人类牺牲。被压迫的人类谁不同情！光明、光明！……”

7月30日 致西南执行部电：“南京偏安，终至覆灭”；“为今之计，唯有拚命抵抗一道”，即“政府速下抗日最大决心，集中军队，收复东北”，应“宁死而亡，不使不战而亡；死里求生，方有不亡之一道。”

9月24日 在致西南政务委员会电中说：以往一切个人恩怨均可不记，“惟是决不可以误国祸国之独夫长久当国”，今后必须力促蒋氏下野，全党全国一致对外，“在统一政府下组织强有力之军事委员会，集中指挥全国军队；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会议，以解决一切对外之根本问题；唤起各级民众，组织义勇军，

准备总动员,以期雪此大耻,还我主权。”

10月1日 同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的代表畅谈“共产”即“大同”的道理,称“共产”“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是人类最快乐的社会。”鼓励其请苏联顾问在辖区大搞“共产”。

冯一到泰山,即“请郭增凯先生邀李达先生来讲学”。复请北京大学教授陈豹隐来讲政治学。几个月来,在李达、陈豹隐指导下,阅读了《辩证法的唯物论》(伏尔佛逊著,林超真译)、《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吴理屏编)、《反杜林论》(恩格斯著,吴理屏译)、《史的一元论》(普列哈诺夫著,吴念慈译)、《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著,留秋译)、《伊里奇的辩证法》(德波林著,任白译)、《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德波林著,林伯修译)、《社会科学之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卢波林尔著,李达译)、《现代世界观》(塔尔海玛著,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基础》(河上肇著,李达译),他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卢森堡著的《新经济学》,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高昌素之著的《资本论大纲》,高桥龟吉著的《实用经济学》,拉皮多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石滨知行著的《经济史大纲》,等等。

10月6日 分别电告张学良、宋哲元等,“兹定即日离泰山北上”。7日,早5点开车,9日,到张家口,住博爱医院内。

10月9日 领衔与国民党沪上中委联名通电,强烈谴责国联报告书的谬误。

10月30日至31日 连电罗文干辟谣。11月3日,公开通电驳斥谣言。

12月13日以“近患感冒”为由,拒绝赴宁出席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但仍与柏文蔚、熊克武、李烈钧、孙科等九人,联名提出《援助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和《救济农村案》。前者

为：“一、统一各路义勇军；二、实行以饷械援助；三、派国军策应，选〈援〉〈拔〉精锐、出关作战；四、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后者为：“一、取消苛捐杂税；二、各地方设立农民银行及各种合作社；三、取缔高利贷；四、肃清土匪、整顿治安。”

12月31日 称赞“宋庆龄、蔡元培先生发起民权保障同盟，当此人民一切自由悉被剥夺之时，保障民权实为急务。”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十二岁

1月1日 日寇侵犯山海关。3日攻陷。5日，广州邹鲁等密电冯：“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

1月7日 分别密电邹鲁和沪上中委程潜、徐谦、李烈钧等人曰：“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表示决心“与暴日作殊死战”。同时在电中提出：“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1月16日 念及“前方官兵无皮衣在冰天雪地中，心中焦急万分！”遂将自己房产抵押，为前方将士做了“一万件大皮坎肩”，并于19日电张学良，送其所部三千件，“酌发前方士兵”，“其余分赠（孙）殿英、明轩（宋哲元）、更陈（庞炳勋）、培五（高桂滋）所率各部。”所有皮坎肩于22日至23日送往前方。

1月21日 孙科电称，蒋“敦请”他入京。冯于22日复孙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会再次电冯回京。25日，冯复电提出“当前最为切要”之十二条办法：“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

河、滦州等处最前线”，“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糈，应予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等等。

1月 共产党员宣侠父以南京国民政府高级参议身份到察。此前中共已派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先期到达。之后“又派了张慕陶等人去做政治工作。”

2月6日 密电徐谦、李烈钧等称：“民权保障同盟之提倡，实属必要之举”；“祥亦极愿加入。”

2月28日 电约蔡廷锴“率师北上抗日”；“即日旌麾莅止，以壮士气，而寒敌胆”。

3月1日 获方振武决心抗日消息后，旋复方密电曰：“吾兄牺牲一切抗日救国之决心，弟万分钦佩。鲍（刚）\张（人杰）两部得兄领导，尤属相宜。亟盼迅速动作”。时鲍、张两部驻晋东南，故冯又提醒方：“吾兄率部抗日，必为卖国者大嫉，似须审慎。若以弟意，则不如迅即开拔北上”；“变察区成前线”。“如兄率部莅此，即为中坚，联合一切抗日势力，则华北抗日局面，必能为之一振也。”

同日 又密电鲍刚和张人杰，热烈欢迎他们北上“率师抗日”。

3月12日 致蒋电表明个人态度：“国危如斯，吾人惟有竭其力之所能共谋挽救。吾弟能北来，藉示抗日之旨，欣慰莫名。惟望早运巨擘，收复失地。祥在抗日剧战中，深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月14日 获悉方率鲍、张两部并未北上，而是由晋东南越太行山，经涉县、武安，取道邯郸北上时，心急如焚，当即复

方‘和鲍、张电指出：“若麾旗南指，易启民众之怀疑与敌视者之猜忌，增事实之阻碍，失舆论之同情。孤军独异，前途堪虞。”时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平汉路为奉军驻防，“如何能听吾兄安然经平汉附近地带行进哉！”故欲万全，当然经大同东进为是。”上海方面李烈钧、程潜、柏文蔚等诸中委，亦对方等“师出邯郸”，“深为焦虑”，“希望公等（指方、鲍、张）即刻取道大同，径赴察边”为妥。

3月16日 复汾阳军校校长支应遴电：“此间极盼方（振武）之全部及汾阳各队，早日北来。”在汾阳军校教官和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抗日情绪高昂，迭电冯表示愿追随其后抗日。

3月17日 再复方振武电指出：“南行（指绕道邯郸）之危，较向大同北进为尤甚，两害相权取其轻”，唯恐其“固守现驻地”，若发生意外，则“无从援助”。方振武接受了冯的意见，于5月19日到察与冯会师。

3月21日 派高兴亚赴天津，邀吉鸿昌、石友三来张垣共兴抗日之师；找“朱子桥商抗日办法”。结果吉欣然从命，立即到察；石则未予理会。

同日 请马伯援转请陈希文至保定见蒋，代冯提出五条意见：“一、不可与日妥协；二、补充前方饷械弹药；三、抚恤伤亡；四、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五、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25日 电令汾阳军校支应遴：“接电后照预定办法，望即从速开来，不可游移。”至四月底，全校师生三千多人如期到达张垣。

4月3日至22日 北平、上海、天津等各地众多爱国团体和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社会贤达章太炎等纷纷致电致函到张垣，敦请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

4月4日 接见吉鸿昌，共商抗日大计。

5月8日在《大公报》发表《复全国各民众团体函》，决心“与敌一拼死活，不达山河回复，誓不罢休。”

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公推冯为总司令。当日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宣布，将“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是日委任佟麟阁暂代察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处长、公安局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等等。

5月27日 颁布三道通令：释放政治犯；废除苛捐杂税；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同时还发布严惩贪污令一道。

5月28日 发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华北停战协定的通电。

6月15日 在张垣召开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冯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六十一人为代表。共产党人宣侠父、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上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同盟军是“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确定了军队序列及各军领导人选。

6月20日 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指挥，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21日出发，在张北县集结。

6月22日 收复康宝。

7月1日 收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沽源遂告光复。

7月7日 分三路大军围攻多伦。但久攻不克、战斗惨烈。

7月10日 致李烈钧电呼吁：“现我军正进至多伦西、南、北城关附近，与贼肉搏中，宁方……竟公然调兵遣将，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

7月11日 在进攻多伦的关键时刻，冯向前线抗敌将士发出最后决战电：“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又泰山鸿毛之辨”；“而粉身碎骨以报国者，则祥愿以之自勉也。”

7月12日 吉鸿昌派精兵潜入多伦城内，里应外合将城攻破；又经三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终于攻克多伦。此役共毙敌一千余人，同盟军也有一千六百多官兵伤亡，其中有三百一十二人献出宝贵生命。

至此，察哈尔全省光复。同日，冯发电嘉勉和犒赏光复多伦官兵洋五万元。

7月13日 鉴于蒋、汪政府大军压境，冯复邓哲熙电表示：“现多伦已复，保察之志愿已遂”，本一贯“对内和平，对外强硬”之原则，“倘宋（哲元）部开进沙城，则当即离开张垣，交出政权。”

同日 委任第六军军长张凌云为多伦警备司令。

7月16日 日本关东军向冯提出，抗日同盟军退出多伦。冯严词答复曰：“请日军退出东四省。”

7月17日 日本关东军再次向冯提出，三日内抗日同盟军退出多伦，否则将全力进攻察哈尔。冯则针锋相对地回答：限日军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收复热河。同时命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并向多伦增兵三师。

7月27日 在张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自任委员长，并发出成立通电：“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7月28日蒋、汪联名发表俭电，除对抗日同盟军进行诬蔑外，还向冯提出最后四项通牒。至此，蒋、汪政府剿杀抗日同盟军的部队已高达十六个整师，十五万余人，铁甲车八列，飞机二队，已到怀来机场者计有十八架之多。

7月31日 冯发表世日通电，对蒋、汪俭电痛予驳斥道：在察省以武力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之所为，与政府所标榜之长期抵抗，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果何以异？”“顾念国难之严重如此，而豆箕之煎迫，又复如此。”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当之罪，亦所甘心。”“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六十七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俱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当冯得到“本日平绥路交通隔绝”的报告后，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8月5日 在腹背受日、蒋夹击的形势下，为保存抗日实力，不使察省落入日、蒋之手，被迫发表歌电：“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受一切，办理善后。”

8月6日 通电将察省军政交宋哲元。

8月8日 复吉鸿昌电：“以双方夹攻之联合军对我作战，务要妥为戒备，努力抵抗，不可稍息。”同日，又电令张凌云拚命抵抗。

8月9日 复令张凌云备战迎敌。

同日 复蒋、汪电，婉言拒绝蒋汪七日电约赴京“共商大计”。

8月11日 令各处收拾行装，准备离去。他记述道：“这次

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

8月12日 宋哲元到张家口，冯“含泪与之握手”，并说：“余此次晤明轩，哀伤无以继言”；“而已身束于人势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

同日 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和烈士祠、烈士墓落成典礼。之后，接见宋哲元及廿九军将领。

8月13日 发表《告抗日同盟军将领书》，内有“祥为抗日前途计，更为诸同志一时饷糈困难计，拟即涵容退让，暂离张垣。一以保抗日之实力，一以谋诸同志之安全。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8月14日 凌晨四时半，在宋哲元、秦德纯等人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张家口。车由西直门到丰台。下午三点，车到黄村，韩复榘特派铁甲车来接。冯遂与宋哲元等众将领一一握别，换乘韩派来之铁甲车南下。

8月15日 下午二时到济南，韩复榘等在车站迎候。16日晚，冯对山东省政府官员讲话：“余观中央，虽口中呐喊抵抗，实无抗日决心。”对抗日同盟军，“中央政府不独不予接济，反压以重兵、飞机、大炮，继之断绝交通，旋以经济封锁。最令人痛心者，与日本定期会攻察省。吾人处此情况下，兵疲力微，械窳弹缺，夫复何言！”“余一日未死，即一日不忘抗日”。

8月17日 下午三点，离济南。五点到泰安，六点到泰山五贤祠，开始过“读书救国”的生活。

9月18日 冯为不忘国耻，与随住官兵禁食一天，“一日不收复失地，即一日生不如死。”

11月20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成立，公开

宣布反蒋抗日。冯派余心清代其参加，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盼望他们能为人民挽回劫运”。为防不测，做好被“通缉、受鞭打、坐监狱、遭枪决”等思想准备。同时立下遗嘱。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三岁

1月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余心清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后又秘密来到泰山，得到冯的保护。

2月4日 春节将至，给泰山周围三十七家穷苦百姓“每家两袋面，五斤肉，两盒茶食”。

2月7日又“买了三十四份东西赠给苦同胞，一份是白面一袋约四十斤，糖食两盒，牛肉八斤，大米五斤”。

2月25日用“一百元买成小米，分给廿八家苦同胞”。

3月5日 同宋瑞华研究《资本论》之复习。

3月12日 听宋瑞华讲解《资本论》剩余价值论。

4月2日至9日 接见河南童子军，天津汇文、北仓中学，山东齐鲁、北平燕京等大学学生，宣传青年应走抗日救国之路。

4月11日撰《华北危机与吾人应有之觉悟》一文。

4月21日 接见杭州艺专学生时说：要不当亡国奴必须抗日；什么是九·一八和一·二八？华北危（机）（急），亡国奴不可当！

4月23日 共产党人张克侠与冯谈红军在福建、江西、河南等地到处打胜仗的情况。

5月15日至30日 经韩复榘提议，前往胶东各市、县游览。每到一地，均作抗日宣传。

8月 拟绿化泰山，计划购买核桃、栗子树苗各一百万株种在泰山。

11月9日 吉鸿昌在天津被捕。冯立即派李兴中持亲笔函面蒋营救未果。

年内发奋读书。曾请李达、陈豹隐、邓初民、苏秉琦、薛德育、陶行知、宋瑞华、陈定民、李季谷、王谟等著名教授、学者到泰山讲学。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十四岁

1月8日 孙科第二次到泰山看冯。冯对孙言：“抗日，仇敌能化为同志；不抗日，同志将化为仇敌。”

1月 刘思慕因组织关系暴露而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冯立即将刘及其夫人曾苑接到泰山，几经周折，又将刘、曾送往日本，生活费用均由冯承担，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4月2日 南京国民政府授冯为陆军上将叙一级。4日，冯接到被授为一级上将的公文后写道：“其意何在？明眼人无不知之也。”

4月 在泰山接待数批全国各大学学生，对之作抗日宣传。

7月13日 黄河在鲁境决口，鲁西十余县受灾。冯立刻治办枣馍，“半斤一个，每日按一千二百斤增之”。仅7月31日这一天，就为难民蒸“三千六百斤馍”。

7月 为泰山周围小学生各做一套衣服。

8月25日 “为灾民做棉衣二千件”。

9月13日 中秋节“给孤贫院送月饼，全院四百多人，每人四两。”

10月18日 蒋介石电约冯赴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早在7月，李烈钧等力劝冯应到京，借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之机，从蒋内部团结抗日力量。冯接蒋电后，其部属唯恐蒋无诚

意，遂于 23 日发出梗电，共提出党务、政治、外交、军事等项十余个方面应待解决的问题，以试探蒋的态度。

10 月 30 日 蒋复电欣然接受：“捧诵梗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倾佩无已。六中全会在即……弟尤切望把晤，俾得亲承教训，而慰阔别之思”。

此前国民党和政府诸要员孔祥熙、于右任、李烈钧、程潜、王法勤、覃振、赵丕廉等，分别迭电敦请冯玉祥晋京，共赴国难。

10 月 31 日 复蒋密电：“兄即日来京”。

11 月 1 日 上午八时到南京。下午蒋介石和林森即往冯住所拜访。当晚，蒋在四方城寓所为冯接风。

11 月 2 日 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及提案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委员。

同日 向大会提出《谨呈大计以救危亡请公决案》（简称《救国大计案》）。要点为：一、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二、大赦政治犯；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四、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五、精诚团结；六、充实军备；七、注意防灾救灾；八、请拨款派员修理淞沪战士阵亡将士苏州墓地……九、综合名实。联署者李烈钧、程潜、柏文蔚、张知本、张继、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廿二人。提案获大会一致通过。

12 月 7 日 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2 月 18 日 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特在南京大行宫头条巷为冯设副委员长办公厅。

12 月中下旬 致宋哲元长函，规劝宋切勿与青年学生对立，警告宋“逆之者无不旋踵归于失败”。提醒他要以“段合肥、

张雨亭往事为殷鉴。”

本年 冯在泰山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新栽茶树约一万七千株”，在“各处所栽之杨树、榆树、柏树，约一万二千株。已种之核桃约二十多万株。已种之栗子约十余万株。加以禾果约一千多株”。又在从五贤祠到小王庄的小河上建起一座桥，亲书其名曰“大众桥”。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十五岁

1月6日 在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

2月9日 章太炎痛感民族危亡，针对当前时弊，函冯提出“捐猜疑，除苛政，明赏罚”等主张。冯复函盛赞章所言为“间关大计，老成谋国，迥异时辈”。

3月30日 北平各校师生因追悼郭清遭当局镇压。冯闻讯，速派邓哲熙急往北平，劝宋哲元勿与爱国师生对立，释放被捕学生。

6月初“两广事变”发生，内战一触即发。

6月5日 发表“对于两广事件的谈话”，驳斥了外报的谣传，呼吁“只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得如同一家人一样，集中力量作艰苦的奋斗，才可以得到救亡图存的最后胜利。”

6月6日 拜见蒋，恳切要求万不可再打内战。从6月上旬“两广事变”发生起，冯即竭力斡旋，终日与蒋介石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双方函电往返，力主息争，一致对外。8月1日，星夜奔赴庐山见蒋，苦陈利害。8月11日，提出“解决桂事三策”：以李宗仁维持桂局，调白崇禧到中央任职为上策；调李、白中一人主持他省政务为中策；强迫李、白离桂为下策。经冯与程潜、李烈钧等多方撮合，双方终于9月6日达成协议。蒋介石对

冯也深表感谢：“吾兄苦口劝导，终以完成团结，党国是幸，不仅私衷感谢已也。”

11月23日 宋庆龄函冯“七君子”被无辜逮捕，请冯“主持公道，迅电蒋介石先生立即释放章先生等七人”。孙科26日将宋函交冯，冯立即回复：“哲生交来大函，章乃器等被捕之事，已与哲生设法营救，并为介石去电，请其早日释放，容另奉告”。此前，冯在24日即与杜重远商量营救“七君子”办法，又去找陈立夫等人说情。

11月28日至29日 曹孟君、孙晓村先后被捕，王昆仑处境危险。冯闻知“心中难过至极”。同日，又电蒋道：“章等热心国事，祥亦素有所闻……今若羁，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蒋初不同意释放，冯则连续函电相促，又多次找陈布雷说项，直至1937年7月“七君子”出狱。

12月9日 复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函：“绥事甫起，青岛又藉口生事，平津之地，尤为重要，务盼妥为防范”等。

12月12日 接张学良、杨虎城来电，知西安事变发生。当晚十时，即与朱培德、叶楚傖、戴传贤等数名中央要员在何应钦家开会商量对策。

12月13日 致张学良元电，劝其以“同挽国难”为重，并表示愿为人质“以释回介公”。是日上午，与张治中商量解决“西安事变”办法。下午，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会后，宋美龄来见，宋表示反对用兵讨伐张、杨。

同日 又分别致电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希望他们“务以介公回京为要”作为大局。

12月14日 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当此外来祸患,犹复未已,收复失土,初有成绩之日,尤需正确之策略与统一之指导。”同日,李德全向宋美龄表示:“拟陪其到西安去”,冯极力支持李的想法。

12月20日 与杜重远相商后,又派刘治洲携亲笔函去陕西面见杨虎城,请杨释蒋回京。

12月26日 蒋获释返京。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十六岁

1月9日 函蒋介石,要其接受“西安事变”教训,注意得民心、得军心。

2月15日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获大会通过。

3月12日 致韩复榘函,要其释放因共党嫌疑而被捕的刘姓青年。

4月18日 到庐山。19日出席蒋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

4月26日 致陈布雷函,为释放“七君子”事,“请求先生鼎力设法予以周全,为国家惜人才,将来为国效用”。

7月7日 为解救“七君子”再次函蒋提出:“应无条件释放”,指出“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等。

同日 日军进攻芦沟桥,全面抗战爆发。

7月8日 电勉二十九军全体将士:“抗敌守土,断不容丝毫退让。”

7月10日 发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我国固望和平,但断不能容忍侵略事态之存续与扩大”,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

不畏不骄,忠诚勇敢”;“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

7月11日 致张自忠函:“此次芦沟桥之役,我军为守土与敌死拼,全国闻之,同申敬仰”,“北方存则中国存,北方亡则中国亡”,鼓励张等“现大军已动员,希弟等努力为之”。

同日 在给冯治安的信中,称赞“芦沟桥之役,大放军人之光明”。

同日 又致张、冯和秦德纯三人函:“日寇日逼,国难日急,须仗大家努力,为民族争生存。望弟等务下有敌无我之决心,作正当自卫之抗战”。

同日 致韩复榘电道:“情势如此,非拚命抗敌无法图存”。

7月15日 再次给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写信:“喜峰口抗日精神震动全国”,勉励他们“坚持到底,保我国土,歼彼顽敌”。

7月27日 致宋哲元函:“二十九军在芦沟桥之英勇抗战,中外无不敬佩”。

8月6日 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方面战事。“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于15日在苏州就职。16日即赴上海南翔指挥抗战。冯到前线后发现工事和兵力不足等许多问题,当即以函电致蒋要求迅予解决,但无效。此后几乎每日函电请求,始终置之不理。且蒋越级指挥,使冯难以行使战区司令长官职权。

9月17日 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平、津失陷后,蒋划津浦线北段为第六战区,部队多系冯的旧部,意在利用冯与西北军的关系阻挡日军南下,但又害怕冯与旧部结合,故又多方掣肘,使冯的意图难以贯彻。

9月18日 发表《九·一八第六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力量,是基于伟大的民族意识的人力。机械固是利器,但机器要靠人来制造,也要靠人来使用”。

10月9日 又被调往平汉线视察,第六战区遂于10月下旬取消。

10月20日 应召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

10月底至年底 针对亡国论的论调,先后写了《我们一定胜利》和《日本并不可怕》等著名论文。还写了《战区民众组织》、《战区难民救济》和《战地服务的要点》、《官长救国十问》等文章和小册子。

11月 在给韩复榘信中指出:“敌人的办法是,兵力没有配备好的时候讲和平,军队集中好以后便翻脸不认人”。“现在国家同仇敌忾,第八路军放弃过去的成见,替国家打了许多光荣的胜仗”。“弟等要趁津浦线上敌军最单薄的时候”,“立即沿津浦线以东、以西反攻,即使不能下天津,也要一举收复马厂”。

11月21日 离南京赴武汉。沈钧儒、沙千里、陈绍尤、孙晓村、赵望云等随行。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十七岁

1月11日 《新华日报》创刊,冯热情题词:“大众喉舌”。

1月15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副委员长职务,冯被任命为委员。20日,发表《为什么抗日,怎样抗日》一文。28日,《学生救国问答》出版,动员全国军民抗日,同时抨击投降理论。

3月6日 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成立,被推选为会长。

3月27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冯以“丘八诗人”身份当选为理事,在会上发表了《为战士与民众准备精神食粮》的讲演,指出抗战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更重要;文艺作家是全民族精神上的领导者。强调精神力量对抗战的重大作用。

5月31日 当鹿钟麟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时,冯劝鹿到冀省后,要和八路军合作抗日。

8月25日 致函蒋介石,指出目前“民众尚未发动”;“军队之弊病太大”;“国有人才而未重用”三点。

9月 受蒋之委托,作为督导长官,在湖南长沙、常德、衡阳,广西桂林及贵、川等地督察国防工事及新兵训练。

10月29日 冯受李烈钧等抗战派之托,专程到长沙容园见蒋,以坚定蒋的抗战信念。冯对蒋说:“我们抗战已益入佳境,抗战到底必得胜利”。接着冯对蒋讲了三国时东吴在曹军压境时以鲁肃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之争论的故事。“在今日的情形,委员长亦应……对众宣言,如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必定要这样办,方能使人人坚定信念。”

11月6日 冯“接叶剑英先生转译朱(德)、彭(德怀)告捷电”。立即“复电祝贺”。

12月4日 在致蒋函中谈到,在贵州视察中发现大汉族主义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由于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政策与观念,民族压迫,歧视不一而足,少数民族对汉族反感”,这会利于“日寇收买汉奸,挑拨离间,欺骗利用,扩大民族隔阂,对我抗战前途有莫大威胁”。为此,“需彻底改进我政府之民族政策,以消除我后方之隐忧,增大抗战力量。”

本年 冯为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先后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及《抗日游击战术问答》等通俗易懂的小

册子，在群众中广为散发。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十八岁

1月1日 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予以通缉。

同日 十一时，会见彭德怀，说：“我替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谢谢您，您那里打的很好。”彭谈到鹿钟麟用人欠妥当，张荫梧经常和共产党搞摩擦，望冯能给鹿写信。冯答应下午即给鹿写信，并请彭顺便带给鹿。同时，又拍电致鹿：要与八路军合作杀敌。

1月3日 李烈钧来电告汪精卫叛国事。复电曰：“叛国巨奸，业经国外，抗战前途，更见光明。”

1月6日 建议蒋对汪的叛国要广为揭露，使“其妥协主张，得以根绝，长期抗战，信念益坚。”

1月19日 对赵力钧（地下党员）等身边工作人员说：鹿钟麟应“去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就是信仰三民主义，学共产党的作风。”

1月21日 同白崇禧谈话时说：“国民党要处在大哥的地位上去，包容其他小党”，“就是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只要不违背抗日，怎么样忍耐都可以。”

2月8日 电劝鹿钟麟：“我们的党是大哥的党，要容纳一切小兄弟”，“大家和衷共济，把日本鬼子打出去，谁都欢欢喜喜，万不可自己弄自己。”

5月7日 给张自忠、孙连仲等前方官兵写信，鼓励他们注意“官兵一体，军民一体”，多读新书。

5月5日、11日、14日、17日、21日 多次谈到鹿在河北的情况，一再强调：“当前最大敌人是日本”，共同抗日是大局。

6月8日 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提出通缉汪精卫之提案,获通过。

6月18日 到巴中会见叶剑英、王梓木。除谈河北问题外,还向他们通报了有关抗战情况。

6月20日 将所住房屋取名“抗倭庐”,大门名“抗倭寇门”。三个二门,“中:‘不忘辽热门’;左:‘不忘吉黑门’;右:‘不忘北天门’。至二门外左边的门贴的‘复国仇门’;右写的是‘雪国耻门’。后门一为‘收复失地门’,一为‘还我山河门’。”

7月7日 与张允荣、余心清谈河北问题,拟调张荫梧为民政厅长,设一省府秘书长,以余心清任之。以此避免与八路军的冲突。

7月9日 再次强调共同敌人是日本,“除去日本是我们的仇人外,其余都是弟兄。”7月10日,当河北来说共产党不好时,冯劝道:“你只看见自己的兄弟不好,忘了日本鬼子不好”,他们再有什么缺点,“也比日本人强得多,大家互相谅解,没话不说,自然就没摩擦了!”15日,余心清去河北上任,冯再次阐明上述观点。

8月16日 张自忠到重庆时,冯赞誉张为:一、退却时自己留在最后;二、退却时将汽车和乘马均让给伤、病兵坐,自己“步下走”;三、善抄敌人后路;四、善冲敌人之腰;五、善用埋伏打击敌人;六、百折不挠、誓死杀敌。张在渝期间几乎终日相聚,研讨抗敌大计。

8月17日 在会见共产党员王梓木时说:“革命就是克服困难。现在主张抄共的人,都是甘心作汪逆精卫的儿子。我认为除去日寇是我们的敌人,其余都是弟兄。”

9月7日 请王梓木介绍之八路军代表王明及林伯渠、博

古、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吃饭。

9月15日 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在重庆生生花园,欢迎新任苏联大使潘友新。

10月18日 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作词:“学博思深群尊儒林巨擘;笔枪墨剑实开抗倭先河。”

11月8日 在邵力子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词,强调加强两国友谊和人民的感情。

11月20日 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七次会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2月4日会见王梓木、叶剑英,并共进午餐。

12月9日 鹿钟麟的中将参谋长黄百韬来谈与八路军冲突情形。冯说:“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应当自己打自己人。我想鹿主席除在中央告状外,还得想个办法才好”。旋即王梓木又来谈国共双方“在某地又发生冲突了,真是痛心的事,不知我国古语的一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同日 在给吴佩孚家属的唁电中称,吴“身居北平”时:“坚拒敌伪诱迫,正气凛然”。

12月22日 请叶剑英、王炳南、钱俊瑞、王昆仑、孙科、于右任、陈豹隐、甘介侯等晚餐。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五十九岁

1月10日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1月28日 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团结抗战,粉碎日汪协定》。

1月31日 庞炳勋赴河北任省主席前来访。冯说：“我嘱你到那里唯一的就拥护中央……最后是精诚团结、抗日救国。至于八路军，只要把日本赶走，什么都好说，把一切的私仇完全消灭，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鬼子。”

2月2日 与王卓然商量，响应东北三少年倡议，为汪精卫、陈璧君铸长跪铁像，再建一无名英雄碑，“使忠奸对列，黑白分明”。

2月21日、24日 与张克侠交谈多时。

2月27日 “潘梓年先生来，谈他们的人被抓走了十多个，想找我帮他们的忙”。

3月12日晚，与王炳南、王昆仑、陶行知、钱俊瑞、赖亚力等开谈话会。

3月14日 请潘梓年、郭沫若、王卓然等三十多人吃晚饭，“讨论为汉奸汪精卫铸铁像的事”。

3月23日 致函向蒋提出“汪逆傀儡组织登场后应行注意之四点”。

3月24日 与王梓木畅谈抗日形势等问题。

3月29日 “拜谒陈嘉庚先生，谈抗战大局”，对陈支持抗战深表钦敬。4月2日、6日再次会晤陈。

4月15日 会见何基沣，因何被“人家说他有共产党的嫌疑撤差了”。

4月16日 “叶剑英、董必武、林祖涵、秦邦宪诸先生来谈甚久”。

4月17日 给蒋介石题写中堂：“倭寇杀我们同胞的父母，此仇不报，真是不能算人”，提醒蒋坚持抗战到底。

5月1日 鹿钟麟来见，交谈在河北与共产党摩擦问题。而

后将鹿留在身边，勿使鹿答应国民党有关部门请其外出报告国共冲突。

5月16日 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19日，接冯治安电，“闻噩耗后，沉痛万分，实国家目前之大不幸也”。5月22日，复冯治安函：“苾忱总司令为国捐躯”，“凶信传来”，“痛哭流涕”，“实乃倭贼伤我国家之瑰宝”，“伤我之右臂”，“断我之右手也！”28日，迎祭张自忠灵。30日，“到北碚去祭张苾忱总司令”，亲作挽联：“抗战来建最大功劳正气千秋死无遗恨；从戎后同半生患难国仇初雪恸失元良。”

6月7日在《新华日报》著文《痛悼张自忠将军》，高度评价这位民族英雄的非凡人生及高尚品格，赞誉张“死的无比的光荣，无比的伟大”。

6月8日 会见周恩来，“谈国际情形及国内精诚团结”。冯说：“现在我国有三种汉奸：一是亲日的汉奸；二是反苏的汉奸；三是挑拨的汉奸。国家到了危难容发之际，……不管是中央军、红军，只要是为抗日牺牲的，都是革命军。”

7月上旬 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加强抗战具体工作，肃清妥协投降思想，粉碎汪逆傀儡组织，早日完成胜利案》。

8月18日 代表蒋介石在歌乐山宴请苏联大使及大使馆人员。

9月5日函蒋再请“免去玉祥所有各项名义”。

9月6日 对胡宗南出兵打共产党极为不满；对卫立煌不与八路军为敌甚表赞许。

9月7日、14日 均与周恩来会晤，评论蒋介石应该走的道路，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等问题。

10月19日 在重庆主持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老舍等出席。冯讲话高度赞扬鲁迅的“真”“硬”“韧”三种精神，号召大家学习。

11月1日 又与周恩来谈抗战干部问题。

11月16日 同蒋介石等人将张自忠的灵柩移入厝中。

12月9日 谴责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除报告鄂北胜利之后，完全是骂新四军和八路军、朱德、彭德怀等”。“可是你只是骂，可以办事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一失足是亡国灭种问题”。冯记述许崇智话道：“听说国共摩擦的很厉害，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自己打起仗来，国家还要不要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之一部分，希望各位多研究总理的三民主义和民生主义”。冯听后赞同。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六十岁

1月6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行径愈加不满，为表示不与其同流合污，遂称病到川西灌县等地。

3月底 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提出《请决定带官知官，及待遇伤官病官故官，防止逃官等改进办法，以安军心，以强兵力，而迅速完成反攻准备案》。

4月14日 复陈嘉庚函，称赞其对改善滇缅公路路政所提之意见，允代催促“迅加改善”，以使之“畅运无阻”。

5月1日 在为自己去年诗辑写的《自序》诗中说道：“二十九年，不算多产，百余首诗，酸辣苦甜”，“或为自叙，或为闻见，总而言之，多为抗战”。

7月6日 复卫立煌函，赞其对晋南战事，“神机妙算”，使

之“化凶为吉”。

8月31日 建议蒋加强与美、英、苏的邦交,争取后援,以便孤立日寇,今日之大计“乃军事与外交,二者并重”。

11月6日 为冯六十(虚岁)寿辰,重庆《新华日报》特辟整版,刊出《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通栏大标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来电祝贺,周恩来亲笔题写了《贺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寿》标题并撰写祝贺专文,对冯作了高度评价,称冯“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林伯渠、邓颖超等均题写了贺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从蒋介石起,直至五院院长、各部、会首脑纷纷祝贺。而冯却避寿至农村。

12月14日 在反侵略互援大会上致词《加强团结,消灭共同敌人》。

12月15日 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二个提案:一、《请普遍提倡钢铁工业,以巩固国防基础案》;二、《为配合英美友邦作战,完成民主集团胜利,应速切实整肃外交内政,开始积极准备总反攻案》。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十一岁

1月4日 被选为全国基督教联谊会会长。

2月4日 致孔祥熙函称:许德珩、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老舍、程希孟等著名教授,“皆被生活所迫,一筹莫展”,请孔按月“致津贴若干”。同函还为陈铭枢、戴戟、王法勤等请求生活资助。

3月20日 函蒋介石“米价突涨、关乎民生”,请其设法平抑物价。此后为物价飞涨问题,曾数次给蒋介石写信。

8月2日 何香凝来函,望营救在广东被国民党逮捕的儿子廖承志。冯当日立即复何函道:“令郎承志事自当竭力营救”。旋致蒋长函,历数廖仲恺与何香凝为革命和国民党所作的贡献后说:“其令郎承志事,似可准其所请,交李任潮或余幄奇(汉谋)先生就近训导”,既便于何就近探视,又对得住在九泉之下之廖仲恺先生。

10月11日 在中韩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韩人士携手打倒日本强盗》。

10月29日 致蒋函再次指出,物价飞涨已成抗战期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信中还提出解决物价飞涨的十项对策。

10月29日 冯与陶行知、沈天灵等发起组织“利他社”。

12月19日 在重庆成立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救济从沦陷区逃到后方的难民。

本年 应周恩来请求,和李宗仁一起将胡志明营救出狱。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十二岁

1月 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特撰《愉快的观感与恳切的希望》一文,高度赞扬《新华日报》记者与工人职员,在抗战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希加倍努力,为团结抗战,鼓励人民,大声疾呼,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5月6日 被推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理事。

10月14日 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改名为“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

11月 开始在四川二十多县发动献金救国运动。

12月4日 为保护儿童视力,特亲函教育部长陈立夫,建议将小学“课本印刷应更清晰”。并寄陈三本课本作实例。陈立

夫旋即复冯表示立即改正。

12月11日 致冯纪法函：“老舍先生家属来”，因“他的困难不小”，特命冯纪法“每月送的钱改为六百元”，并要纪法亲自“汇往北碚”老舍先生家。同时还请朱浩然送给“老舍一石谷子，越快越好”。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十三岁

1月16日 在成都召开节约献金大会，共献一千多万元。

6月3日 制订《冯氏家塾规则》，共十四条，强调尊师长、重礼节、慎言行等。

8月22日 冯函蒋要其“得民心、得军心、刷新内政、加强外交、增强经济力量、联络各方人士”等，对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的问题，冯认为“可以同意，只要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9月24日 重庆各界代表黄炎培、董必武、章伯钧、沈钧儒、张澜等五百多人，在迁川工厂联合会集会，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座谈宪政问题，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冯发表演说痛陈：“再不民主，唯有亡国”。

12月24日 开列文化界知名人士生活艰难者名单一百零六位交给蒋介石：“文化界友人八年以来，艰难困苦，流离迁徙。然均随同政府，抗战救亡，赤血忠诚，至可钦佩。唯生活如斯，不可不有以救济”，告其由“献金款内拨二百二十万元先行救济”。

同日 又函请郭沫若、老舍、洪深、邓初民及秘书王冶秋，请他们“详商支配”这二百二十万元。

12月28日 向蒋介石报告已委托郭沫若、舒舍予、洪深、邓初民、王冶秋办理“开列名单诸事”。

本年 共募款金额高达两万三千余两黄金，除救济文化界

人士二百二十万元外，将其中部分献金转给八路军办事处，其余悉数交给国民党当局支援抗战，并详报了蒋介石本人。

194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十四岁

2月 为防地方官吏乘机搜刮群众，在张澜及部属劝导下结束献金运动。

5月9日撰《张故上将蓁忱殉国五周年感言》一文，盛赞张自忠将军的高尚品格“是至诚与精忠”两者的结合；“诚是一种生命力量的总表现”；“忠即舍己为人”；“不顾一己之毁誉，唯知效力于国家；不惜一己之生命，甘愿捐躯于疆场”。号召国人“猛省奋发，革面洗心，以继承先烈不朽的事业！”

6月22日 撰写《哀悼桂柳会战阵亡将士》文，称“他们的死，实在是为国家为民族最伟大的牺牲，值得人人尊敬，万世礼拜”。

8月16日 抗战甫告胜利，即向蒋介石提出“整饬纲纪，肃清贪污”；“广征博采，兼收并包”等八点注意事项。强调“民为贵思想”是“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人民为主人，官吏为公仆”。最后提出“一俟大局平定”，即“赴欧美各国一游”的要求。

8月24日 就冯八月十六日函，蒋复函曰：“甚表赞同”，但“请稍缓数月”，以便“多获匡逮”。

9月1日 重庆各界代表在中苏友好协会欢迎毛泽东，冯与毛泽东首次会面。当晚，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作东，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冯玉祥、邵力子、甘乃光作陪。

9月2日 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冯作陪。

9月3日 苏联驻华大使宴请毛泽东，冯氏夫妇应邀赴宴。

同日 在重庆同蒋一起参加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9月6日 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宋庆龄、于右任、孙科、张群、邵力子夫妇、张治中、吴铁城等作陪。

10月8日 张治中宴请毛泽东和各党派人士，冯致词。冯记述这一盛况时写道：“右边站了先生毛泽东，左边站了部长张治中，二位都说要统一，并且都说要和平。”“中华民族要复兴，……欢欢喜喜喝几盅”。

12月 出版《建国问答二〇四问》一书，集中表达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即富且强的国家”，书中对“发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改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等等方面，均提出解决的办法。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十五岁

1月20日 出席陪都各界庆祝和平大会，并发表重要演说。

1月25日 在致蒋介石函中称：共计收到节约献金国币九八六一八二二·五四元，请蒋查收，并附上支票一纸，清册一份。

1月30日 在致张学良函中沉痛回顾：抗战中老百姓“养活我们这些军人，到了保卫人民的时候，反倒不能保卫，利用两条腿，不顾羞耻地只是往后跑”；“我很愿意我自己诚诚实实向已经沦陷过的地方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承认罪孽深重。”

2月3日 致函张治中，对其与三边革命军达成和平协议（释放关押在狱中的一百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一

事)极为高兴。赞扬张使“西北和平解决,国家民族两获大益,非先生之客观主张,未克臻此。”

2月9日 与董必武、沈钧儒、邵力子等二十七人被重庆各界推为“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筹委,负责筹备“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2月10日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校场口举行,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主持人和报告人被国民党特务打伤,新闻记者和群众六十余人失踪,是为“校场口事件”。冯赋诗《校场口》,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反民主的暴行。引起特务包围冯在重庆的办公处——特园康庄二号,写恐吓信,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质问等一系列非难,使冯深感在国内实现和平民主已不可能,遂与李济深等商拟出国及出国后彼此联络的方法等。对国内旧部的反蒋力量也做了安排。

4月7日 经国民政府和蒋批准,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赴美。蒋在批文中写道:“由国府明令发表,特派冯委员玉祥赴美考察水利事宜”。

4月 得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遇难后,立即给周恩来发去唁电:“惊悉若飞先生等飞机失事殉国,曷胜伤悼!为国献身,为民舍命,奔走和平,解救苍生。正值国家转折之际,民主自由行将实现之日,陨此群星,实不只为贵党之损失而已也!”

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几次邀冯乘机飞宁,冯均婉拒。

5月27日 冯特意偕同李济深、王宠惠、邹鲁、徐悲鸿、侯外庐、安娥等数百人,乘“民联”号离渝东下。

8月26日 在宁致蒋长函,作为临别赠言,向蒋提出应注意之五点:“一、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

要和”。“二、社会凋敝，民生贫困，至今日已达成极点。”“三、我国古圣先贤，都有取法于天地之训”。冯借用华盛顿成功之自白：“我唯能使我之敌人成为我之友人而已，”来规劝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打内战。“四……言论自由，实为政治之起点”。“五、风纪败坏，危险之极”。9月1日，该长函在《大公报》刊登。

8月28日 离京赴沪候船赴美。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等登门看望，同时请李德全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9月2日 偕夫人、女儿及随员一行八人，乘“美琪将军号”轮船离沪赴美。十四日，抵旧金山，住加利福尼亚大学区柏克莱镇。

10月15日 闻史迪威将军病逝，持致其夫人唁电：“将军乃中国之老友”，“对日之战”，“勇猛杀敌，艰苦备尝”，“中国人民对其丰功伟绩，必世代铭刻于心，永远纪念不忘”。

10月下旬 开始在美国考察水利工程，并写有详细考察报告。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十六岁

1月 偕冯纪法、吴组缙、刘宅仁、章元羲等一行，到美国南部考察水利。3月31日返回柏克莱，参观了八个州的水利工程，行程3万余里。

3月中旬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应《中央日报》记者的请求，对会议发表了个人看法。

3月18日为《中央日报》及旧金山《世界日报》著文，对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开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一节，申述了个人意见。

5月19日 记述道：“报上登着学生罢课的事更厉害了，没

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因为米价太贵。为什么米价太贵？就是因为打内战”。“今天学生的游行和请愿，都同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他们要活着，请求你不要再打内战。执政掌权的人说，这是共产党挑拨的，用枪打他们，打死好几个，打伤一大堆。这种野蛮的行为，在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也找不出先例来”。

5月21日 作考察水利报告，共八个部分：一、总论。二、防洪。三、灌溉。四、水利发电。五、航运。六、给水。七、防虐。八、结论。全面介绍了考察美国水利的情况。

5月26日 发表著名的《告全国同胞书》，严厉谴责蒋介石政府血腥镇压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该信发表后得到时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的热烈响应。

8月 致行政院长张群函，要求延长留美一年。虽经应允，但蒋介石却扣留半年经费。

9月5日 致美原驻华大使魏德迈电，对其暴露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情况的作法表示赞赏。

9月7日 对美国一万四千名青年发表了题为《青年人的天职》的讲话，他说，中国抗战胜利后需要美国援助，“但万不可帮独裁政府的忙，更不可帮中国人自己残杀自己”。“现在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更没有和平。谁说真话，谁就被关起来。蒋介石政府正在打学生、杀学生，你们不见盈千累万的中国学生遭受虐待吗？”

9月22日 致胡适公开信，对胡适在上海对新闻记者称：“冯玉祥和他同行诸位，在一年中共领美金六十万元”一事，公开

质问。胡适于十月四日在《大公报》以“胡适对冯玉祥道歉”为题,公开承认错误。

9月 赖亚力、吴茂荪、王枫等,由纽约电冯,请其速到纽约领导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的工作。

9月28日 接赖、吴、王等人电后,立即离柏克莱。10月9日,抵纽约。同老舍共进晚餐。

10月10日 在纽约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庆祝国庆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国庆演词》,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中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过”。“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是不能摧毁的革命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同日在《纽约新报》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

11月2日 在纽约洗衣业联合会上以《非和平民主人民不能生活了》为题,发表重要讲话。

11月5日 在美国《民族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这一著名讨蒋檄文,总结了自己和蒋斗争的亲身经历后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美国应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因为“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1月9日 中国旅美侨胞在纽约成立“旅美和平民主联盟”,冯被推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该联盟总部设于纽约,在华盛顿、旧金山、明尼苏达等地设有分部。联盟成立后发表了宣言。冯还以联盟主席的名义,分别向美国总统杜

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和美国国会发函，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助长中国内战。

12月7日“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为纪念“珍珠港事变”六周年召开大会，邀冯到会讲演。冯论证了“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12月10日至12日 在美国《纽约新报》发表《美国应立刻停止援蒋》的文章。

12月中旬 抵明尼苏达州。在两个星期中，在美中西部各地共发表二十七次演说，反对美国援蒋。

12月27日 中国驻美使馆转达蒋介石的命令，限冯于是年12月底之前回国。

12月30日 冯公开发表声明严词拒绝。声明说：“蒋介石个人命令我在年底前回国”。但就在此前不久“收到行政院张群院长一封信，指示我明年继续在此地进行我的水利考察任务，张群先生甚至善意地给代表团预支了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经费。”“我的任务是由行政院指派”，应向行政院负责，“由此，我对蒋介石的个人命令感到困惑，因为这是同行政院的命令相矛盾的。这是明显地践踏政府既定的工作步骤的个人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行为。我本人为能拒绝承认这一行为而感到万分荣幸”。

12月30日 接夫人李德全鼓励信：“老蒋召你回国，这一切都说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冯回信说：“接你来信，我就等着他通缉了，还有什么呢？”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十七岁

1月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月7日 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当晚写道：“我的决心办法：一、做真革命党；二、为民众死；三、努力写东西；四、读英文。”

1月14日 在纽约发表《被开除党籍发表的声明》，指出：“我被控告为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指蒋介石）进行的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公开向蒋宣战。

2月1日 致李济深函，告以美国“有新援蒋计划”，请李等“由港发电给杜(鲁门)、马(歇尔)及国会反对此事，免助我内战，杀我同胞。并说明此款中国人一定不还。”

2月初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冯为驻美代表。

2月7日 函告李济深，称2月5日，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话，被二百多名美国学生轰跑，“中美青年们亦正携起手来向独裁的狗进攻！”

2月8日 在美《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九·一八”后采取不抵抗主义，以致酿成西安事变，众叛亲离；“七·七”之后，动摇不定，暗中通敌；执政以来个人独裁，任人唯亲，不纳忠言；法律、正义均被践踏，政府贪污、无能。这些均由其一手造成。最后以“老友”“教兄”的情谊，劝其早日“下野，立即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找个合适的地方，“以终余年。”

2月10日 在纽约写下《冯玉祥亲笔遗嘱》，随时准备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和美国援蒋而殉国。

3月7日 致翦伯赞函,称“衡老(沈钧儒)、沫老、茅盾、外庐、初民、伯钧各位先生,都是实实在在要牺牲一切来救国救民的”“而蒋家皇帝和他的狗们反把这些贤能朋友们当作仇人,可叹又复可恨!”

3月27日 给美国国会每个议员写一封信,劝他们不要用美元援助蒋介石来打内战。

4月9日 晚八时,哈布顿代表美国政府“拜访”冯说:“大多数的民众,都盼望着冯玉祥先生回国去收拾局面”,但是“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冯严词驳斥道:“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哈布顿限冯等民主人士以六个月的时间考虑。冯断然回答:“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即“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喜欢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听自美国人听,天视自美国人视”的道理,严词拒绝美国收买民主人士的阴谋。

4月15日 致刘思慕函,称其主持香港《华商报》笔政,能“为劳苦大众发出正义的呼声,真使我敬佩万分!”

5月19日 向李济深报告:“近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退伍军人学会、海员工会及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和美以美会的领袖们多次演讲,皆为打击独裁、铲除专制,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事”“听众有时一二千人之众。”

7月30日 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在这离别的时候,对于侨胞们和同学们,玉祥一方面是衷心地万分感谢,一方面是希望朋友们再接再厉,完成我们未竟的工作。”同时指出“蒋氏独裁政权已日趋危殆,摇摇欲坠。”“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

“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蒋氏独裁,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国援蒋。”

“希望诸位同学要同侨胞们携起手来,掀起一个争自由争民主的巨浪。”

7月31日 发表《告别美国人士书》,指出:“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经济与军事援助最贪污反动的蒋介石政权,以苟延其生命,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的。结果,中国人民的苦痛是延长了,美国纳税人民的钱,都等于丢在老鼠洞里,而中美之间传统友谊是被破坏了。”他希望“美国的朋友们,尽一切的努力来变更日前这种有害的政策。”

同日 经中国共产党长期周密安排和苏联驻美国大使潘友新的协助,与夫人李德全,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美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秘书赖亚力及女婿罗元铮和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达随船同行。

8月10日 船行至大西洋,冯作了最后一首诗《小燕》,表达了他离美前后的心情:“我国正革命,大师日开展,高举民主旗,群起把蒋铲”。“美若为大众,帮交永友善;不意助独裁,我人心实寒”,并警告美国援助蒋介石来打内战必将彻底失败。

8月12日 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寄给李济深长函,记述了他在美国的处境,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详述了严词拒绝哈布顿以软硬两手收买他个人及民主人士的斗争经过。信中热烈表达了他对未来新中国的向往。

9月1日 中午,“胜利号”在向敖德萨行进时,船上失火,冯被烟熏而窒息,抢救不及与幼女晓达一同遇难。

9月7日 苏联政府特派专机将其遗体空运莫斯科,并举行了隆重葬礼。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友好人士纷纷发出唁电,向冯夫人李德全致以慰问。

10月3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为冯玉祥举行了追悼大会。

11月 夫人李德全捧着冯的骨灰盒回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

9月1日 系冯遇难一周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在北京为冯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六百余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同志亲书挽词。大会由李济深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对冯的一生,尤对其在美所进行的反对美援,反对蒋家王朝专制独裁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3年

10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冯玉祥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读书救国的名山——泰山西麓。郭沫若为之题写墓碑:“冯玉祥先生之墓”。